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一个情妇的日记

庐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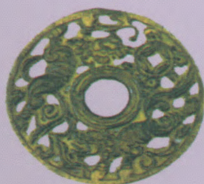




台海出版社

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第一辑）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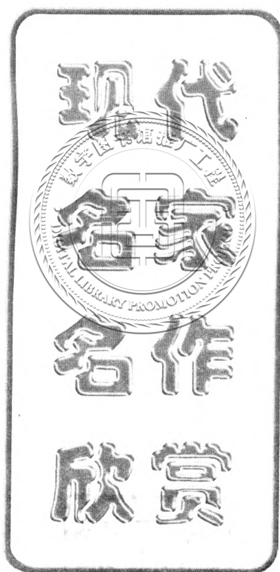


庐 隐 像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一个情妇的日记

庐 隐著



主 编：燕 鸣

台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洋　谢　香
封面设计：郑炳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第1辑／《现代名家名作欣赏》编委会编。－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4

ISBN 7-80414-040-8

Ⅰ.现…　Ⅱ.现…　Ⅲ.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Ⅳ.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8258号



台海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景山东街20号
邮编：100009
河北省满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10印张　220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80414-040-8／I·22
定价：（全十册）158.00元（单册）15.80元

前　言

“五四”时期，有一位与冰心同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享有齐名之誉的女作家，她就是庐隐。如同冰心的名字为人熟知一样，“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1899年5月她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封建官宦家庭。刚出生的她便被视为不祥的小生物，为全家嫌弃。那时她的名字是黄英。

1921年2月，她写了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罪恶的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发表于《小说月报》，成为庐隐获得社会承认的处女作，由此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1922年至1923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等。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它也是使这位女作家蜚声文坛的成名作。1928年春，偶然机会，结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唯建，两人产生了很深感情。1930年夏东渡日本，旅行结婚，年底回国后暂居杭州，次年迁上海教书，这期间完成了散文，短篇小说集《北京小品》、《玫瑰的刺》，写出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女人的心》。

庐隐同冰心一样，最初也是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的。庐隐初时的创作大都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社会悲剧。《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等篇，或控诉高利贷剥削下贫家女儿的悲惨遭遇，或揭露军阀政府的士兵毒打为“教育的前途”参加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或反映纱厂女工的身心痛苦。尽管作品在技巧上颇为幼稚，但它像当时大多数“问题小说”一样，反映了对腐朽政治的不满和改造旧世界的要求。

庐隐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妇女问题的执著思考，小说揭示一个既渴求爱情又不能战胜旧道德观念的知识女性的矛盾心理。她们渴望忠实于自己感情和理想，却又为环境、世俗所迫，不得不努力用合乎社会传统规范的理性来扑灭情感之火，于是内心痛苦、失衡。在《海滨故人》中，作者较早对此做了反映。露沙的恋人梓青有着不如意的婚姻，所以尽管两人“情感成熟已久”却畏于世俗，过着心心相印的精神恋爱生活，虚无的人生观，世人的流言蜚语使露沙在情智纠葛中躁动不宁。

短篇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在描写“女人的心”方面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作品在主人公美娟坦露、奔放的内心独白中映出她的精神世界。美娟蔑视传统道德，热恋已有家室的仲谦。为了这爱，她要“冲破人间固执的藩篱”，宁愿作一个“忠心的情妇”，对周围人的指责、讥讽或劝诫她一概不睬，宣称“只尊重我的自我，完成我理想中的爱的伟大。”庐隐一扫以往作品中哀婉幽怨气息，是先前作者笔下那些沉缅于个人生活之苦闷的人物所不曾具有的。

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结成了庐隐的悲愁之网，她在这网中艰难地挣扎，焦灼地呼号，哀伤地低吟。悲哀是庐隐创作的主旋律，她的“伤痕文学”虽多写自己的哀痛，但绝非仅限一己。她的歌哭为当时的文坛，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庐隐是伟大的“五四”时代造就的一位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

目　录

小　说

散　文

海滨故人[1]



呵！多美丽的图画！斜阳红得象血般，照得碧绿的海波上，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五个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们住在靠海的村子里；只要早晨披白绡的安琪儿，在天空微笑时，她们便各人拿着书跳舞般跑了来。黄昏红裳的哥儿回去时，她们也必定要到。

她们到是什么来历呢？有一个名字叫露沙，她在她们五人里，是最活泼的一个。她总喜欢穿白纱的裙子，用云母石作枕头，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里念书，现在正是暑假期中，约了她的好朋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住在海边避暑，每天两次来赏鉴海景。她们五个人的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区别。露沙是个很清瘦的面庞和体格，但却十分刚强，她们给她的赞语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气很爽快，但心思极深，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对人们交接，总是诙谐的。玲玉是富于情感，而体格极瘦弱，她常常喜欢人们的赞美和温存。她认定世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0、12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界的伟大和神秘，只是爱的作用；她喜欢笑，更喜欢哭，她和云青最要好。云青是个智理比感情更强的人。有时她不耐烦了，不能十分温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泪，有时竟至放声痛哭了。莲裳为人最周到，无论和什么人都交际得来，而且到处都被人欢迎，她和云青很好。宗莹在她们里头，是最娇艳的一个，她极喜欢艳妆，也喜欢向人夸耀她的美和她的学识，她常常说过分的话。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极反对她思想的近俗，不过觉得她人很温和，待人很好，时时的牺牲了自己的偏见，来附和她。她们样样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学亲热，就在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云上的时候，她们五个人又来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莹蹲在她的身旁，莲裳、玲玉、云青站在海边听怒涛狂歌，看碧波闪映，宗莹和露沙低低地谈笑，远远忽见一缕白烟从海里腾起。玲玉说："船来了！"大家因都站起来观看，渐渐看见烟筒了。看见船身了，不到五分钟整个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许多水手都对她们望着，直到走到极远才止。她们因又团团坐下，说海上的故事。

开始露沙述她幼年时，随她的父母到外省做官去，也是坐的这样的海船。有一天因为心里烦闷极了，不住声地啼哭，哥哥拿许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声，妈妈用责罚来禁止她的哭声，也是无效。这时她父亲正在作公文，被她搅得急起来，因把她抱起来要往海里抛。她这时惧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声。

宗莹插言道："露沙小时的历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妈妈和她家认识，露沙生的那天，我妈妈也在那里。"玲玉说："你既知道，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宗莹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许可与否，露沙说："小时的事情我一概不记得，你说说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于是宗莹开始说了："露沙出世的时候，亲友们都庆贺她的命运，因为露沙的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哥儿了。当孕着露沙的时候，只盼望是个女儿。这时露沙正好出世。她母亲对这嫩弱的花蕊，十分爱护，但同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免妨碍露沙的幸运，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经派人来接她的母亲，为了露沙的出世，终没去成，事后每每思量，当露沙闭目恬适睡在她臂膀上时，她便想到母亲的死，晶莹的泪点往往滴在露沙的颊上。后来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亲的热情，变成憎厌露沙的心了！

"还有不幸的，是她母亲因悲抑的结果，使露沙没有乳汁吃，稚嫩的哀哭声，便从此不断了。有一天夜里，露沙哭得最凶，连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她母亲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床沿垂泪，她父亲也叹息道：'这孩子真讨厌！明天雇个奶妈，把她打发远点，免得你这么受罪！'她母亲点点头，但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露沙已不在她母亲怀抱里了，那个新奶妈，是乡下来的，她梳着奇异象蝉翼般的头，两道细缝的小眼，上唇撅起来，露着牙龈。露沙初次见她，似乎很惊怕，只躲在娘怀里不肯仰起头来。后来那奶妈拿了许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强把她哄去。但到了夜里，她依旧要找娘去，奶妈只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唱催眠歌儿，才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为小时吃了母亲忧抑的乳汁，身体十分孱弱，况且那奶妈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时哭了，奶妈竟不理她，这时她的小灵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她身体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岁了她还不能走路和说话，并且头上还生了许多疮疥。这可怜的小生命，更没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鸟儿全都轻唱着，花儿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绿草地上玩耍，那时露沙得极重的热病，关闭在一间厢房里。当她病势沉重的时候，她母亲绝望了，又恐怕传

染，她走到露沙的小床前，看着她瘦弱的面庞说：‘唉！怎变成这样了！……奶妈！我这里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里去治吧！能好再抱回来，不好就算了！’奶妈也正想回去看看她的小黑，当时就收拾起来，到第二天早晨，奶妈抱着露沙走了。她母亲不免伤心流泪。露沙搬到奶妈家里的第二天，她母亲又生了个小妹妹，从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亲的怀里，并且也不在她母亲的心里了。

“奶妈的家，离城有二十里路，是个环山绕水的村落，她的屋子，是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一共四间，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篱笆，篱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绿的麦秀，被风吹着如波纹般涌漾。奶妈的丈夫是个农夫，天天都在田地里做工；家里有一个纺车，奶妈的大女儿银姊，天天用它纺线；奶妈的小女儿小黑和露沙同岁。露沙到了奶妈家里，病渐渐减轻，不到半个月已经完全好了，便是头上的疮也结了痂，从前那黄瘦的面孔，现在变成红黑了。

“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过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影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

“露沙回家的时候，已经四岁了。到六岁的时候，就随着她的父母做官去，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宗莹说到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云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阳已经到了正午，我们回去吃饭吧！”她们随着松荫走了一程已经到家了。

在这一个暑假里，寂寞的松林，和无言的海流，被这五个女孩子点染得十分热闹，她们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潮高歌，对着朝霞微笑，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不久暑假将尽了，那天夜里正是月望的时候，她们黄昏时拿着箫笛等来了。露沙说：“明天我

们就要进城去，这海上的风景，只有这一次的赏受了。今晚我们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这海边上虽有几家人家，但和我们也混熟了，纵晚点回去也不要紧，今天总要尽兴才是。”大家都极同意。

西方红灼灼的光闪烁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阳足有一个脸盆大，起初盖着黄红色的云，有时露出两道红来，仿佛火神怒睁两眼，向人间狠视般，但没有几分钟那两道红线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阳已到了水平线上，一眨眼那太阳已如狮子滚绣球般，打个转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来，只在西方还有些五彩余辉闪烁着。

海风吹拂在宗莹的散发上，如柳丝轻舞，她倚着松柯低声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
白云阻其去路。
我欲攀绿萝之俊藤兮；
惧颓岩而踟躇。
伤烟波之荡荡兮；
伊人[1] 何处？
叩海神久不应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声，又是一阵箫韵，其声嘤嘤似蜂鸣群芳丛里，其韵溶溶似落花轻逐流水，渐提渐高激起有如孤鸿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后又渐转和缓恰似水渗滩底呜咽不绝，最后音响渐杳，歌声又起道：

---

① 伊人：那个人。

"临碧海对寒素兮，
何烦纡[1] 之萦心！
浪滔滔波荡荡兮，
伤孤舟之无依！
伤孤舟之无依兮！
愁绵绵而永系！"

大家都被了歌声的催眠，沉思无言，便是那作歌的宗莹，也只有微叹的余音，还在空中荡漾罢了。

二

她们搬进学校了。暑假里浪漫的生活，只能在梦里梦见，在回想中想见。这几天她们都是无精打采的。露沙每天只在图书馆，一张长方桌前坐着，拿着一枝笔，痴痴地出神，看见同学走过来时，她便将人家慢慢分析起来。同学中有一个叫松文的从她面前走过，手里正拿着信，含笑地看着，露沙等她走后，便把她从印象中提出，层层地分析。过了半点钟，便抽去笔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写道：——

"一个很体面的女郎，她时时向人微笑，多美丽呵！只有含露的荼蘼能比拟她。但是最真诚和甜美的笑容，必定当她读到情人来信时才可以看见！这时不止象含露的荼蘼了，并且象斜阳熏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艳丽呢！"她写到这里又有一个同学从她面前走过。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换了宗旨不写那美丽含笑的松文

① 烦纡：烦闷郁结。

了！她将那个后来的同学照样分析起来。这个同学姓郦，在她一级中年纪最大——大约将近四十岁了——她拿着一堆书，皱着眉走过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长叹一声，又拿起笔来写道：——“她是四十岁的母亲了，——她的儿已经十岁——当她拿着先生发的讲义——二百余页的讲义，细细的理解时，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儿来了。她那时皱紧眉头，合上两眼，任那眼泪把讲义湿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伤心。

“先生们常说：‘她是最可佩服的学生。’我也只得这么想，不然她那紧皱的眉峰，便不时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么傻呵！因为不相干的什么知识——甚至于一张破纸文凭，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牺牲了……’”当当一阵吃饭钟响，她才放下笔，从图书馆出来，她一天的生活大约如是，同学们都说她有神经病，有几个刻薄的同学给她起个绰号，叫“著作家”，她每逢听见人们嘲笑她的时候，只是微笑说：“算了吧！著作家谈何容易?”说完这话，便头也不回地跑到图书馆去了。

宗莹最喜欢和同学谈情。她每天除上课之外，便坐在讲堂里，和同学们说：“人生的乐趣，就是情。”她们同级里有两个人，一个叫作兰香，一个叫作孤云，她们两个最要好，然而也最爱打架。她们好的时候，手挽着手，头偎着头，低低地谈笑。或商量两个人做一样衣服，用什么样花边，或者做一样的鞋，打一样的别针，使无论什么人一见她们，就知道她们是顶要好的朋友。有时预算星期六回家，谁到谁家去，她们说到快意的时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来。这时宗莹必定要拉着玲玉说：“你看她们多快乐呵！真是人若没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润草木的甘露，要想开美丽的花，必定要用情汁来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谈论着，我们级里谁最有情，谁有真情，宗莹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没情就是露沙了。她永远不相信人，我们对她说情，她便要笑我们。其实她的见地实在不对。”玲玉便

怀疑着笑说道："真的吗？……我不相信露沙无情，你看她多喜欢笑，多喜欢哭呀。没情的人，感情就不应当这么易动。"宗莹听了这话，沉思一回，又道："露沙这人真奇怪呀！……有时候她闹起来，比谁都活泼，及至静起来，便谁也不理的躲起来了。"

她们一天到晚，只要有闲的时候，便如此地谈论，同学们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情迷"。她们也笑纳不拒。

云青整天理讲义，记日记。云青的姊妹最多，她们家庭里因组织了一个娱乐会。云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这里，下课的时候，除理讲义，抄笔录，和记日记外，就是作简章，和写信。她性情极圆和，无论对于什么事，都不肯吃亏，而且是出名的拘谨。同级里每回开级友会，或是爱国运动，她虽热心帮忙，但叫她出头露面，她一定不答应。她唯一的推辞只说："家里不肯。"同学们能原谅她的，就说她家庭太顽固，她太可怜；不能原谅她的，就冷笑着说："真正是个薛宝钗。"她有时听见这种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里。露沙若问她出什么神？她便悲抑着说："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听惯看惯她这种语调态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实说便是自己有时也不了解自己呢！"云青听了露沙的话，就立刻安适了，仍旧埋头作她的工作。

莲裳和她们四人不同级，她学的是音乐。她每日除了练琴室里弹琴，便是操场上唱歌。她无忧无虑，好象不解人间有烦恼事，她每逢听见云青露沙谈人无味一类的话，她必插嘴截住她们的话说："哎呀！你们真讨厌。竟说这些没意思的话，有什么用处呢？来吧！来吧！操场玩去吧！"她跑到操场里，跳上秋千架，随风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来，她的目的，只是快乐。她最憎厌学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们不能常常在一处，只有假期中，她们偶然聚会几次罢了。

她们在学校里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

现。到了第三个年头，学校里因为爱国运动，常常罢课。露沙打算到上海读书。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来了，只短一个露沙，云青、玲玉、宗莹都感十分怅惘，云青更抑抑不能耐，当日就写了一封信给露沙道：

露沙：

赐书及宗莹书，读悉，一是离愁别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丝万缕，从何诉说？知惜别之不免，悔欢聚之多事矣！悠悠不决之学潮，至兹告一结束，今日已始行补课，同堂相见，问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胜为吾四人憾，况身受者乎？吾不欲听其问，更不忍笔之于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侪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会，不难旧雨重逢，再作昔日之游，话别情，倾积愫，且喜所期不负，则理想中乐趣，正今日离愁别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别，以致永久之乐乎？云素欲作积极语，以是自慰，亦勉以是为露沙慰，知露沙离群之痛，总难恝然[1]于心。姑以是作无聊之极想，当耐味之榆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开学式，一种萧条气象，令人难受，露沙！所谓“别时容易见时难”。吾终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来信，余言续详，顺颂

康健

云青

云青写完信，意绪兀自懒散，在这学潮后，杂乱无章的生活里，只有觉闷烦纡，那守时刻司打钟的仆人，一天照样打十二回钟，但课堂里零零落落，只有三四个人上堂。教员走上来，四面

---

① 恝（jiá）然：无动于衷，不经心。

找人，但窗外一个人影都没有。院子里只有垂扬对那孤寂的学生教员，微微点头。玲玉、宗莹和云青三个人，只是在操场里闲谈。这时正是秋凉时候，天空如洗，黄花满地，西风爽竦。一群群雁子都往南飞，更觉生趣索然。她们起初不过谈些解决学潮的方法，已觉前途的可怕，后来她们又谈到露沙了，玲玉说："露沙走了，与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没意思了，现在我们都是作学生的时代，肩上没有重大的责任，尚且要受种种环境支配，将来投身社会，岂不更成了机械吗？……"云青说："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结束了，看透了倒不值得愁前虑后呢?"宗莹这时正在葡萄架下，看累累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恼，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云青说："也只有作如此想 "她们说着都觉倦了，因一齐回到讲堂去。宗莹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是露沙寄来的，她忙忙撕开念道：——

> "人寿究竟有几何？穷愁潦倒过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决定日内北上，以后的事情还讲不到，且把眼前的快乐享受了再说。
>
> 宗莹！云青！玲玉！从此不必求那永不开口的月姊——传我们心弦之音了！呵！再见!"

宗莹喜欢得跳起来，玲云、云青也尽展愁眉，她们并且忙跑去通知莲裳，预备欢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们都到火车站接她。把她的东西交给底下人拿回去。她们五个人一齐走到公园里。在公园里吃过晚饭，便在社稷坛散步，她们谈到暑假分别时曾叮嘱到月望时，两地看月传心曲，谁想不到三个月，依旧同地赏月了！在这种极乐的环境里，她们依旧恢复她们天真活泼的本性了。

她们谈到人生聚散的无定。露沙感触极深，因述说小时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从九岁开始念书，启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书房，就在她寝室的套间里。我的书桌是红漆的，上面只有一个墨盒，一管笔，一本书，桌子面前一张木头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课书，教完之后，她便把书房的门倒锁起来，在门后头放着一把水壶，念渴了就喝白开水，她走了以后，我把我的书打开。忽听见院子里妹妹唱歌，哥哥学猫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从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猫，我心里也象帮忙一块追似的。我这样站着两点钟也不觉倦，但只听见姑母的脚步声，就赶紧爬下来，很规矩的坐在那里，姑母一进门，正颜厉色地向我道：‘过来背书。’我哪里背得出，便认也不曾认得。姑母怒极，喝道：‘过来！’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拿着皮鞭抽了几鞭，然后狠狠地说：‘十二点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饭呵！’我这时恨极这本破书了。但为要吃午饭，也不能不拼命地念，侥幸背出来了，混了一顿午饭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经》还不曾念完，姑母恨极了，告诉了母亲，把我狠狠责罚了一顿，从此不教我念书了。我好象被赦的死囚，高兴极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做小衣服玩，忽听见母亲叫我说：‘露沙！你一天在家里不念书，竟顽皮，把妹妹都引坏了。我现在送你上学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赶出来，我就不要你了。’我听了这话，又怕又伤心，不禁放声大哭。后来哥哥把我抱上车，送我到东城一个教会学堂里。我才迈进校长室，心里便狂跳起来。在我的小生命里，是第一次看见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况且这校长满脸威严。我哥哥和她说：‘这小孩是我的妹妹，她很顽皮，请你不用客气的管束她。那是我们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长对我看了半天说：‘哦！小孩子！你应当听话，在我的学校里，要守规矩，不然我这里有皮鞭，它能责罚你。’她说着话，把手向墙

上一捺。就听见‘琅琅!’一阵铃响，不久就走进一个中国女人来，年纪二十八九，这个人比校长温和得多，她走进来和校长鞠了个躬，并不说话，只听见校长叫她道：‘魏教习！这个女孩是到这里读书的，你把她带去安置了吧!’那个魏教习就拉着我的手说：‘小孩子！跟我来!’我站着不动。两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说：‘你好好在这里念书，我过几天来看你。’我知道无望了，只得勉勉强强跟着魏教习到里边去。

“这学校的学生，都是些乡下孩子，她们有的穿着打补钉的蓝布褂子，有的头上扎着红头绳，见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里又彷徨，又凄楚。在这满眼生疏的新环境里，觉得好似不系之舟，前途命运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见魏教习领我走到楼下东边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轻轻敲了几下门，那门便‘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郎戴着蔚蓝眼镜，两颊娇红，眉长入鬓，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微笑着对魏教习鞠了躬说：‘这就是那新来的小学生么?’魏教习点点头说：‘我把她交给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应，’说完又回头对我说：‘这里的规矩，小学生初到学校，应受大学生的保护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应当叫她姐姐，好好听她的话，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请教她。’说完站起身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说：‘你多大了？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学校的规矩很厉害，外国人是不容情的，你应当事事小心。’她正说着，已有人将我的铺盖和衣物拿进来了。我这时忽觉得诧异，怎么这屋子里面没有床铺呵?后来又看她把墙壁上的木门推开了。里头放着许多被褥，另外还有一个墙根，便是放衣服的地方。她告诉我这屋里住五个人，都在这木板上睡觉，此外，有一张长方桌子，也是五个人公用的地方。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简鄙的生活，仿佛到了一个特别的所在，事事都觉得不惯。并且那些大学生，又都正颜厉色地指挥我

打水扫地，我在家从来没做过，况且年龄又太幼弱，怎么能做得来。不过又不敢不做，到烦难的时候，只有痛哭，那些同学又都来看我，有的说：‘这孩子真没出息！’有的说：‘管管她就好了。’那些没有同情的刺心话，真使我又羞又急，后来还是秦美玉有些不过意，抚着我的头说：‘好孩子！别想家，跟我玩去。’我擦干了眼泪，跟她走出来。院子里有秋千架，有荡木，许多学生在那里玩耍，其中有一个学生，和我差不多大，穿着藕荷色的洋纱长衫，对我含笑的望，我也觉得她和别的同学不同，很和气可近的，我不知不觉和她熟识了，我就别过秦美玉和她牵着手，走到后院来。那里有一棵白杨树，底下放着一块捣衣石，我们并肩坐在那里。这时正是黄昏的时候，柔媚的晚霞，缀成幔天红罩，金光闪射，正映在我们两人的头上，她忽然问我道：‘你会唱圣诗吗？’我摇头说‘不会’，她低头沉思半晌说：‘我会唱好几首，我教你一首好不好？’我点头道：‘好！’她便轻轻柔柔地唱了一首，歌词我已记不得了。只是那爽脆的声韵，恰似娇莺低吟，春燕轻歌，到如今还深刻脑海。我们正在玩得有味，忽听一阵铃响，她告诉我吃晚饭了。我们依着次序，走进膳堂，那膳堂在地窖里，很大的一间房子，两旁都开着窗户，从窗户外望，平地上所种的杜鹃花正开得灿烂娇艳，迎着残阳，真觉爽心动目。屋子中间排着十几张长方桌，桌的两旁放着木头板凳，桌上当中放着一个绿盆，盛着白木头筷子和黑色粗碗，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煮白水，每两人共吃一碗。在桌子东头，放着一菠萝棒子面的窝窝头，黄腾腾好似金子的颜色，这又是我从来没吃过的，秦美玉替我拿了两块放在面前。我拿起来咬了一口，有点甜味，但是嚼在嘴里，粗糙非常，至于那碗茄子，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又涩又苦。想来既没有油，盐又放多了，我肚子其实很饿，但我拿起筷子勉强吃了两口，实在咽不下，心里一急，那眼泪点点滴滴都流在窝窝头上了。那些同学见我这种情形，有的诽笑我，有的谈

论我，我仿佛听见她们说：‘小姐的派头倒十足，但为什么不吃小厨房的饭呢？’我那时不知道这学校的饭是分等第的，有钱的吃小厨房饭，没钱的就吃大厨房的饭，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只怔怔地看着饭菜垂泪。直等大家都吃完，才一齐散了出来。我自从这一顿饭后，心里更觉得难受了，这一夜翻来覆去，无论如何睡不着，看那清碧的月光，从树梢上移到我屋子的窗棂上，又移到我的枕上，直至月光充满了全屋，我还不曾入梦，只听见那四个同学呼声雷动，更感焦躁，那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直到天快亮，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第二天的饭菜，依旧是不能下箸。那个小朋友知道这消息，到吃饭的时候，特把她家里送来的菜，拨了一半给我，我才吃了一顿饱饭，这种苦楚直挨了两个星期，才略觉习惯些。我因为这个小朋友待我极好，因此更加亲热。直到光复那一年，我家里搬到天津去，我才离开这学校，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到光复以后我已经十三岁了，我的小朋友十二岁，我们一齐都进公立某小学校，后来她因为想学医到别处去。我们五六年不见，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来，我们因又得欢聚，不过现在她又走了——听说她已和人结婚——很不得志，得了肺病，将来能否再见，就说不定了。”

“你们说人生聚散有一定吗？”露沙说完，兀自不住声地叹息。这时公园游人已渐渐散尽，大家都有倦意。因趁着光慢慢散步出园来，一同雇车回学校去。

露沙自从上海回来后，宗莹和云青、玲玉，都觉格外高兴。这时候她们下课后，工作的时候很少，总是四个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轻歌快谈。说到快意时，便哈天扑地的狂笑，说到凄楚时便长吁短叹，其实都脱不了孩子气，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究竟！不过嘴里说说，真的苦趣还一点没尝到呢！

三

光阴快极了，不觉又过了半年，不解事的露沙、玲玉、云青、宗莹、莲裳，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

第一个不幸的便是露沙，当她幼年时饱受冷刻环境的熏染，养成孤僻倔强的脾气，而她天性又极富于感情，所以她竟是个智情不调和的人。当她认识那青年梓青时，正在学潮激烈的当儿。天上飘着鹅毛片般的白雪，空中风声凛冽，她奔波道途，一心只顾怎么开会，怎么发宣言，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讨论这一项，解决那一层，她初不曾预料到这一点的，因而生出绝大的果来。

梓青是个沉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议论最彻底，在会议的席上，他不大喜欢说话，但他的论文极多，露沙最喜欢读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沟里，她和他不知不觉已打通了，因此不断的通信，从泛泛的交谊，交为同道的深契。这时露沙的生趣勃勃，把从前的冷淡态度，融化许多，她每天除上课外，便是到图书馆看书，看到有心得，她或者作短文，和梓青讨论；或者写信去探梓青的见解，在这个时期里，她的思想最有进步，并且她又开始研究哲学，把从前懵懵懂懂的态度都改了。

有一天正上哲学课，她拿着一枝铅笔记先生口述的话。那时先生正讲人生观的问题，中间有一句说："人生到底做什么？"她听了这话，忽然思潮激涌，停了手里的笔，更听不见先生继续讲些什么，只怔怔地盘算，"人生到底做什么？……牵来牵去，忽想到恋爱的问题上去，——青年男女，好象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芬芳的气息，足以满足自己，迷恋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做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做？恋爱不也是一样吗？青春

时互相爱恋，爱恋以后怎么样？……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呵！并且爱恋的花，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净一辈子呢？……”她越想越玄，后来弄得不得主意，吃饭也不正经吃，有时只端着饭碗拿着筷子出神，睡觉也不正经睡，半夜三更坐了起来发怔，甚至于痛哭了。

这一天下午，露沙又正犯着这哲学病，忽然梓青来了一封信，里头有几句话说：“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单调了！……唉！什么时候才得甘露的润泽，在我空漠的心田，开朵灿烂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爱神’，求她的怜悯了！”这话和她的思想，正犯了冲突。交战了一天，仍无结果。到了这一天夜里，她勉勉强强写了梓青的回信，那话处处露着彷徨矛盾的痕迹。到第二天早起从新看看，自己觉得不妥。因又撕了，结果只写了几个字道：“来信收到了，人生不过尔尔，苦也罢，乐也罢，几十年全都完了，管他呢！且随遇而安罢！”

活泼泼的露沙，从此憔悴了！消沉了！对于人间时而信，时而疑，神经越加敏锐，闲步到中央公园，看见鸭子在铁栏里游泳，她便想到，人生的鸭子一样的不自由，一样的愚钝；人生到底做什么？听见鹦鹉叫，她便想到人们和鹦鹉一样，刻板的说那几句话，一样的不能跳出那笼子的束缚；看见花落叶残便想到人的末路——死——仿佛天地间只有愁云满布，悲雾迷漫，无一不足引起她对世界的悲观，弄得精神衰颓。

露沙的命运是如此。云青的悲剧同时开演了，云青向来对于世界是极乐观的，她目的想作一个完美的教育家，她愿意到乡村的地方——绿山碧水，——的所在，招集些乡村的孩子，好好的培植她们，完成甜美的果树，对于露沙那种自寻苦恼的态度，每每表示反对。

这天下午她们都在学校园葡萄架下闲谈，同级张君，拿了一封信来，递给露沙，她们都围拢来问：“这是谁的信，我们看得

吗?"露沙说:"这是蔚然的信,有什么看不得的。"她说着因把信撕开,抽出来念道:——

露沙君:

不见数月了!我近来很忙。没有写信给你,抱歉得很!你近状如何?念书有得吗?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好象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四无涯际,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底点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进行,有效否,极盼望早得结果,慰我不定的心。别的再谈。

蔚然

宗莹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上次在公园遇见的吗?……他真有趣,抱着一大捆讲义,睡在椅子上看,……他托你什么事?……露沙!"

露沙沉吟不语,宗莹又追问了一句,露沙说:"不相干的事,我们说我们的吧!时候不早,我们也得看点书才对。"这时玲玉和云青正在那唧唧哝哝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宗莹招呼了她们,一齐来到讲堂。玲玉到图书室找书预备作论文,她本要云青陪她去,被露沙拦住说:"宗莹也要找书,你们俩何不同去。"玲玉才舍了云青,和宗莹去了。

露沙叫云青道:"你来!我有话和你讲。"云青答应着一同出来,她们就在柳荫下,一张凳子上坐下了。露沙说:"蔚然的信你看了觉得怎样?"云青怀疑着道:"什么怎么样?我不懂你的意思!"露沙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想你也不至于恼我吧?"云青说:"什么事?你快说就是了。"露沙说:"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为什么?……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他对于你十分信任,从前和

我说过好几次，要我先容，我怕碰钉子，直到如今不曾说过，今天他又来信，苦苦追问，我才说了，我想他的人格，你总信得过，作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云青听了这话，一时没说什么，沉思了半天说：“朋友原来不成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露沙想了想答道：“也好吧！但希望快点！”她们谈到这里，听见玲玉在讲堂叫她们，便不再往下说，就回到讲堂去。

露沙帮着玲玉找出《汉书·艺文志》来，混了些时，玲玉和宗莹都伏案作文章，云青拿着一本《唐诗》，怔怔凝思，露沙叉着手站在玻璃窗口，听柳树上的夏蝉不住声地嘶叫，心里只觉闷闷的，无精打采地坐在书案前，书也懒看，字也懒写。孤云正从外头进来，抚着露沙的肩说：“怎么又犯了毛病啦，眼泪汪汪是什么意思呵！”露沙满腔烦闷悲凉，经她一语道破，更禁不住，爽性伏在桌上呜咽起来，玲玉、宗莹和云青都急忙围拢来，安慰她，玲玉再三问她为什么难受，她只是摇头，她实在说不出具体的事情来。这一下午她们四个人都沉闷无言，各人叹息各人的，这种的情形，绝不是头一次了。

冬天到了，操场里和校园中没有她们四人的影子了，这时她们的生活只在图书馆或讲堂里，但是图书馆是看书的地方，她们不能谈心，讲堂里人又太多，到不得已时，她们就躲在栉沐室里，那里有顶大的洋炉子，她们围炉而谈，毫无妨碍。

最近两个星期，露沙对于宗莹的态度，很觉怀疑。宗莹向来是笑容满面，喜欢谈说的；现在却不然了，镇日坐在讲堂，手里拿着笔在一张破纸上，画来画去，有时忽向玲玉说：“做人真苦呵！”露沙觉得她这种形态，绝对不是无因。这一天的第二课正好教员请假，露沙因约了宗莹到栉沐室谈心，露沙说：“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她沉吟了半天说：“你怎么知道？”露沙说：“自然知道，……你自己不觉得，其实诚于中形于外，无论谁都瞒不

了呢！”宗莹低头无言，过了些时，她才对露沙说：“我告诉你，但请你守秘密。”露沙说：“那自然啦，你说吧！”

“我前几个星期回家，我母亲对我说有个青年，要向我求婚，据父亲和母亲的意思，都很欢喜他，他的相貌很漂亮，学问也很好，但只一件他是个官僚。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和官僚结婚多讨厌呵！而且他的交际很广，难保没有不规则的行动，所以我始终不能决定。我父亲似乎很生气，他说：‘现在的女孩子，眼里哪有父母呵，好吧！我也不能强迫你，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我作父亲的有对你留意的责任，你若自己错过了，那就不能怨人，……据我看那个青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至少也有科长的希望……’我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真觉难堪，我当时一夜不曾合眼，我心里只恨为什么这么倒霉？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晋学校。只过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来，看看不相干的闲书，作两首谰调的诗，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从四德的观念，那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没有什么苦恼了！现在既然晋了学校，有了智识，叫我屈伏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我牺牲一个人不要紧，其奈良心上过不去，你说难不难？…”宗莹说到伤心时，泪珠儿便不断地滴下来。露沙倒弄得没有主意了，只得想法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天下没有不爱女子的父母，她绝不忍十分难为你……”

宗莹垂泪说：“为难的事还多呢！岂止这一件。你知道师旭常常写信给我吗？”露沙诧异道：“师旭！是不是那个很胖的青年？”宗莹道：“是的。”……“他头一封信怎么写的？”露沙如此的问。宗莹道：“他提出一个问题和我讨论，叫我一定须答复，而且还寄来一篇论文叫我看完交回，这是使我不能不回信的原因。”露沙听完，点头叹道：“现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他

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从人生问题里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打动了你，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简直是作戏，所幸当局的人总是一往情深，不然岂不味同嚼蜡！”宗莹说：“什么事不是如此？……做人只得模糊些罢了。”

她们正谈着，玲玉来了，她对她们作出娇痴的样子来，似笑似恼地说：“啊哟！两个人象煞有介事，……也不理人家，”说着歪着头看她们笑。宗莹说：“来！来！……我顶爱你！”一边说，一边走，过来拉着她的手。她就坐在宗莹的旁边，将头靠在她的胸前说：“你真爱我吗？……真的吗？”……“怎么不真！”宗莹应着便轻轻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露沙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虚传，情迷碰到一起就有这么些做作！”玲玉插嘴道：“咦！世界上你顶没有爱，一点都不爱人家。”露沙现在很悲凉的形状道：“自爱还来不及，说得爱人家吗？”玲玉有些恼了，两颊绯红说：“露沙顶忍心，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说着当真眼圈红了，露沙说：“得啦！得啦！和你闹着玩呵！……我纵无情，但对于你总是爱的，好不好？”玲玉虽是哈哈地笑，眼泪却随着笑声滚了下来。正好云青找到她们处来，玲玉不容她开口，拉着她就走，说：“走吧！走吧！露沙一点不爱人家，还是你好，你永远爱我！”云青只迟疑地说：“走吗？……真是的！”又回头对她们笑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走吗……”宗莹说：“你先走好了，我们等等就来。”玲玉走后，宗莹说：“玲玉真多情，……我那亲戚若果能娶她，真是福气！”露沙道：“真的！你那亲戚现在怎么样？你这话已对玲玉说过吗？”宗莹说：“我那亲戚不久就从美国回来了，玲玉方面我约略说过，大约很有希望吧！”“哦！听说你亲戚从前曾和另外一个女子订婚，有这事吗？”露沙又接着问。宗莹叹道：“可不是吗？现在正在离婚，那边执意不肯，将来麻烦的日子有呢！”露沙说：“这恐怕还不成大问题，……只是玲玉和你的亲戚有否发生感情的可能，倒是个大问题呢？……听说现

在玲玉家里正在介绍一个姓胡的，到底也不知什么结果?”宗莹道：“慢慢地再说吧！现在已经下堂了。底下一课文学史，我们去听听吧!”她们就走向讲堂去。

她们四个人先后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从前的无忧无愁的环境，一天一天消失。感情的花，已如荼如火地开着，灿烂温馨的色香，使她们迷恋，使她们尝到甜蜜的爱的滋味，同时使她们了解苦恼的意义。

这一年暑假，露沙回到上海去，玲玉回到苏州去，云青和宗莹仍留在北京。她们临别的末一天晚上，约齐了住在学校里，把两张木床合并起来，预备四个人联床谈心。在傍晚的时候，她们在残阳的余辉下，唱着离别的歌儿道：

“潭水桃花，故人千里，
离歧默默情深悬，
两地思量共此心!
何时重与联襟?
愿化春波送君来去，
天涯海角相寻。”

歌调苍凉，她们的声音越来越低，直至无声，露沙叹道：“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云青道：“真是无聊！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见别人读书，十分羡慕，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识，不知怎样的快乐，若果知道越有知识，越与世界不相容，我就不当读书自苦了。”宗莹说：“谁说不是呢？就拿我个人的生活说吧！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兄弟姊妹，父母十分溺爱，也不许进学校，只请了一位老学究，教我读《毛诗》《左传》，闲时学作几首诗。一天也不出门，什么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觉得除依赖父母过我无忧无虑的生活外，没有一点

别的思想，那时在别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于觉得我很可怜，其实我自己倒一点不觉得。后来我有一个亲戚，时常讲些学校的生活，及各种常识给我听，不知不觉中把我引到烦恼的路上去，从此觉得自己的生活，样样不对不舒服，千方百计和父母要求晋学校。晋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件发明了。……岂不是知识误我吗？”她们三人的谈话，使玲玉受了极深的刺激，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一语不发。云青无意中望见，因撇了露沙、宗莹走过来，拊在她的肩上说：“你怎样了？……有什么不舒服吗？”玲玉仍是默默无言，摇摇头回过脸去，那眼泪便扑簌簌滚了下来。她们三人打断了话头，拉着她到栉沐室里，替她拭干了泪痕，谈些诙谐的话，才渐渐恢复了原状。

到了晚上，她们四人睡在床上，不住地讲这样说那样，弄到四点多钟才睡着了。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车离开北京，宗莹和云青送到车站。当火车头转动时，玲玉已忍不住呜咽起来。露沙生性古怪，她遇到伤心的时候，总是先笑，笑够了，事情过了，她又慢慢回想着独自垂泪。宗莹虽喜言情，但她却不好哭。云青对于什么事，好象都不足动心的样子，这时对着渐去渐远的露沙、玲玉，只是怔怔呆望，直到火车出了正阳门，连影子都不见了，她才微微叹着气回去了。

在这分别的期中，云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说：

云青：

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无论怎样聪明，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回想临别的那天晚上，我们所说的理想生活——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

事，多少快乐——但是我恐怕这话，永久是理想的呵！你知道宗莹已深陷于爱情的漩涡里，玲玉也有爱剑卿的趋势。虽然这都是她们俩的事，至于我们呢？蔚然对于你陷溺极深，我到上海后，见过他几次，觉得他比从前沉闷多了。每每仰天长叹，好象有无限隐忧似的。我屡次问他，虽不曾明说什么，但对于你的渴慕仍不时流露出来。云青！你究竟怎么对付他呢？你向来是理智胜于感情的，其实这也是她们不到的观察，对于蔚然的诚挚，能始终不为所动吗？况且你对于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绝他的，岂另有苦衷吗？……

按我说的为人，在学校里，同学都批评我极冷淡寡情，其实人间的虫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矫情罢了！不过有的人喜欢用情——即世上所谓的多情——有的不喜欢用情，一旦若是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挚得多呢！我相信你不是无情，只是深情，你说是不是？

你前封信曾问我梓青的事，在事实上我没有和他发生爱情的可能，但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外来的桎梏，正未必能防范得住呢？以后的结果，实不可预料，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罢了。

露沙

云青接到这封信，受了极大的刺激，用了两天两夜的思维，仍不能决定，她只得打电话叫宗莹来商量。宗莹问她对于蔚然本身有无问题，云青答道："我向来没有和男子们交谈，我觉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于蔚然的人格，我始终信仰，不过我向来理智强于感情，这事的结果，若是很顺当的，那末倒也没什么，若果我父母以为不应当……或者亲戚们有闲话，那我宁可自苦一辈子，报答他的情义，叫我勉强屈就是作不到了。"

宗莹听完这话，沉想些时说："我想你本身若是没有问题，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叫他托人对你父母提出，岂不妥当吗?"云青懒懒道："大约也只有这么办了，……唉！真无聊……"她们商量妥当，宗莹也就回去了。

傍晚的时候，兰馨来找云青谈话，谈话之间，便提到露沙。兰馨说："我前几天听见人说，露沙和梓青已发生恋爱了，但梓青已经结婚了，这事将来怎么办呢?"

云青怔怔地看着墙上的风景画出神，歇了半天说："这或者是人们的谣传吧！……我看露沙不至于这么糊涂！"

"咦！你也不要说这话，……固然露沙是极明白，不至于上当，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强迫的，本没有爱情可言，他纵对于露沙要求情爱，按真理说并不算大不道；不过社会上一般人，未免要说闲话罢了。……露沙最近有信吗?"

"有信，对于这事，她也曾说过，但她的主张，怕不至于就会随随便便和梓青结婚吧？她向来主张精神生活的，就是将来发生结婚的事情，也总得有相当的机会。"

"其实她近年来，在社会上已很有发展的机会，还是不结婚好，不然埋没了未免可惜……你写信还是劝她努力吧！"

她们正谈着，一阵电话铃响，原来是孤云找兰馨说话，因打断了她们的话头，兰馨接了电话。孤云要约她公园玩去，她于是辞了云青到公园去。

云青等她走后，便独自坐在廊子底下，默默沉思，觉得："人生真是有限，象露沙那种看得破的人，也不能自拔！宗莹更不用说了……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转因物！"云青正在遐想的时候，只见听差走进来说有客来找老爷，云青因急急回避了，到屋里看了几页书，倦上来就收拾睡下。

第二天早晨。云青才起来，她父亲就叫她去说话，她走进父亲的书房，只见她父亲皱着眉道："你认得赵蔚然吗?"云青听了

这话，顿时心跳血涨，嗫嚅半天说：“听见过这人的名字。”她父亲点头道：“昨天伊秋先生来，还提起他，我觉得这个人太懦弱了，而且相貌也不魁梧，”一边说着，一边看着云青，云青只是低头无言。后来她父亲又道：“我对于你的希望很大，你应当努力预备些英文，将来有机会，到外国走走才是。”说到这里，才慢慢站起来走了。

云青怔怔望着窗外柳丝出神，觉有无限怅惘的情绪，萦绕心田，因到书案前，伸纸染毫写信给露沙道：

露沙：

前信甫发，接书一慰，因连日心绪无聊，未能即复，抱歉之至！来书以处世多磨，苦海无涯为言，知露沙感喟之深，子固生性豪爽者，读到“雄心壮志早随流水去”之句，令人不忍为设地深思也。“不享物质之幸福，亦不愿受物质之支配。”诚然！但求精神之愉快，闭门读书，固亦云唯一之希望，然岂易言乎？

宗莹与师旭定婚有期矣，闻宗莹因此事，与家庭冲突，曾陪却不少眼泪。究竟何苦来？所谓“有情人都成眷属”亦不过霎时之幻影耳。百年容易，眼见白杨萧萧，荒冢累累，谁能逃此大限？此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渠结婚佳期闻在中秋，未知确否，果确，则一时之兴尚望露沙能北来，共与其盛，未知如愿否？

玲玉事仍未能解决，而两方爱情则与日俱增，可怜！有限之精神，怎经如许消磨，玲玉为此事殊苦，不知冥冥之运命将何以处之也！嗟！嗟！造化弄人！

最后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即蔚然之事，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又安忍与

抗乎？乃近闻外来传言，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云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愿露沙有以正之！至于蔚然处，亦望露沙随时开导，云诚不愿陷人滋深，且愿终始以友谊相重，其他问题都非所愿闻，否则只得从此休矣！

思绪不宁，言失其序，不幸！不幸！不知无常之天道，伊于胡底也，此祝

健康！

云青

云青写完信后，就到姑妈家找表姊妹们谈话去了。

四

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后，和玲玉虽隔得不远，仍是相见苦稀，每天除陪了母亲兄嫂姊妹谈话，就是独坐书斋，看书念诗。这一天，十时左右，邮差送信来，一共有五六封，有一封是梓青的信，内中道：——

露沙吾友：

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我到家以来，只觉无聊。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时，我到学校去找你，虽没有一次不是相对无言，但精神上已觉有无限的安慰，现在并此而不能，怅惘何极！

上次你的信说，有时想到将来离开了学校生活，而踏进恶浊的社会生活，不禁万事灰心，我现虽未出校，已无事不灰心了！平时有说有笑，只是把灰心的事搁起，什么读书，什么事业，只是于无可奈何中聊以自遣，何尝有真乐趣！——我心的苦，知者无人——然亦未始并不幸中之幸，

免得他们更和我格格不入了。

我于无意中得交着你，又无意于短时间中交情深刻这步田地！这是我最满意的事，唉！露沙！这的确是我们一线的生机！有无上的价值！

说到“人生不幸”，我是以为然而不敢深思，我们所想望的生活，并不是乌托邦，不可能的生活，都是人生应得的生活；若使我们能够得到应得的生活，虽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聊且满意，于不幸的人生中，我们也就勉强自足了！露沙！我连这一层都不敢想到，更何敢提及根本的“人生不幸”！

你近来身体怎样，务望自重，有功夫多来信吧！此祝快乐！

梓青书

露沙接到信后，只感到万种凄伤，把那信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直到能背诵了，她还是不忍收起——这实在是她的常态，她生平喜思量，每逢接到朋友们的来信，总是这种情形——她闷闷不语，最后竟滴下泪来。本想即刻写回信，恰巧蔚然来找，露沙才勉强拭干眼泪，出来相见。

这时已是黄昏了，西方的艳阳余辉，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过来，正照在蔚然的脸上，微红而黑的两颊边，似有泪痕。露沙很奇异地问道：“现在怎么样?”蔚然凄然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心绪恶劣，要想到西湖，或苏州跑一趟，又苦于走不开，人生真是干燥极了!”露沙只叹了一声，彼此缄默约有五分钟，蔚然才问露沙道：“云青有信吗？……我写了三封信去，她都没有回我，不知道怎样，你若写信时，替我问问吧!”露沙说：“云青前几天有信来，她曾叫我劝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终久叫你失望……她那个人作事十分慎重，很可佩服，不过太把自

已牺牲了！……你对她到底怎样呢？”蔚然道：“我对于她当然是始终如一，不过这事也并不是勉强得来的，她若不肯，当然作罢，但请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终保持从前的友谊好了。”露沙说：“是呀！这话我也和她谈过，但是她说为避嫌疑起见，她只得暂时和你疏远，便是书信也拟暂时隔绝，等到你婚事已定后，再和你继续前此友谊……我想云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对于你绝非无情，不过她为了父母的意见，宁可牺牲她的一生幸福……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今年春假，云青、玲玉、宗莹、莲裳，我们五个人，在天津住着。有一天夜里，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厮并，红浪碧波，掩映斗媚。那时候我们坐在日本的神坛的草地上，密谈衷心，也曾提起这话，云青曾说对于你无论如何，终觉抱歉，因为她固执的缘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创痕，……但是她也绝非木石，所以如此的原因，不愿受人訾议[①] 罢了。后来玲玉就说：这也没有什么訾议，现在比不得从前，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么忌讳呢？云青当时似乎很受了感动，就道：‘好吧！我现在也不多管了。叫他去进行，能成也罢，不成也罢！我只能顺事之自然，至于最后的奋斗，我没有如此大魄力——而且闹起来，与家庭及个人都觉得说来不好听……’当日我们的谈话虽仅此而止，但她的态度可算得很明瞭。我想你如果有决心非她不可，你便可稍缓以待时机。”蔚然点头道：“暂且不提好了。”

蔚然走后，玲玉恰好从苏州来，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吴淞去接剑卿去。露沙就留她住在家里，晚饭后闲谈些时，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五点多钟玲玉就从睡中惊醒，悄悄下了床梳好了头。这时露沙也起来了，她们都收拾好了，已经到六点半。因乘车到火车站，距开车才有十分钟忙忙买了车票，幸喜车上还有座位。玲玉脸向车窗坐着，早晨艳阳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娇美无

① 訾议：说人坏话。

比，衬着她那似笑非笑的双靥好象浓绿丛中的紫罗兰。露沙对她怔怔望着，好象在那里猜谜似的。玲玉回头问道："你想什么！你这种神情，衬着一身雪般的罗衣，直象那宝塔上的女石像呢！"露沙笑道："算了吧！知道你今天兴头十足，何必打趣我呢？"玲玉被露沙说得不好意思了。仍回过头去，佯为不理。

半点钟过去了，火车已停在吴淞车站。她们下了车，到泊船的码头打听，那只美国来的船，还有两三个钟头才进口。她们便在海边的长堤上坐下，那堤上长满了碧绿的青草。海涛怒啸，绿浪澎湃，但四面寂寥。除了草底的鸣蛩，抑抑悲歌外，再没有其他的音响和怒浪骇涛相应和了。

两点多钟以后，她们又回到码头上。只见许多接客的人，已挤满了，再往海面一看，远远的一只海船，开着慢车冉冉而来。玲玉道："船到了！船到了！"她们往前挤了半天，才站了一个地位，又等半天，那船才拢了岸。鼓掌的欢声和呼唤的笑声，立刻充溢空际。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望来望去终不见剑卿的影子，十分彷徨。只等到许多人都下了船，才见剑卿提着小皮包，急急下船来。玲玉走向前去，轻轻叫道："陈先生！"剑卿忙放下提包，握着玲玉的手道："哦！玲玉！我真快活极了！你几时来的？那一位是你的朋友吗？……"玲玉说："是的！让我给你介绍介绍，"因回过头对露沙道："这位是陈剑卿先生。"又向陈先生道："这位是露沙女士。"彼此相见过，便到火车站上等车。玲玉问道："陈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吗？"剑卿道："已都托付一个朋友了，我们便可一直到上海畅谈竟日呢！"玲玉默默无言，低头含笑，把一块绢帕叠来叠去。露沙只听剑卿缕述欧美的风俗人情。不久到了上海，露沙托故走了，玲玉和剑卿到半淞园去。到了晚上，玲玉仍回到露沙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苏州。

过了几天，玲玉寄来一封信，邀露沙北上。这时候已经是八

月的天气，风凉露冷，黄花遍地，她们乘八月初三早车北上。在路上玲玉告诉露沙，这次剑卿向她求婚，已经不能再坚执了。现在已双方求家庭的通过，露沙因问她剑卿离婚的手续已办没有?玲玉说："据剑卿说，已不成问题，因为那个女子已经有信应允他。不过她的家人故意为难，但婚姻本是两方同意的结合，岂容第三者出来勉强，并且那个女子已经到英国留学去了。……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那个女子罢了!"露沙沉吟道："你倒没什么对不住她。不过剑卿据什么条件一定要和这女子离婚呢?"玲玉道："因为他们定婚的时候，并不是直接的，其间曾经第三者的介绍，而那个介绍人又不忠实，后来被剑卿知道了，当时气得要死，立刻写信回家，要求家里替他离婚，而他的家庭很顽固，去信责备了他一顿，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出马，当时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女子，陈说利害。那个女子倒也明白，很爽快就答应了他，并且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家人，意思是说，婚姻大事，本应由两个男女，自己做主，父母所不能强逼，现在剑卿既觉得和她不对，当然由他离异等语。不过她的家人，十分不快，一定不肯把订婚的凭证退还，所以前此剑卿向我求婚，我都不肯答应。……但是这次他再三的哀求，我真无法了，只得答应了他。好在我们都有事业的安慰，对于这些事都可随便。"露沙点头道："人世的祸福正不可定，能游嬉人间也未曾不是上策呢?"

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后，就在中学里担任些钟点，这时她们已经都毕业了。云青、宗莹、露沙、玲玉都在北京，只有莲裳到天津女学校教书去了。莲裳在天津认识了一个姓张的青年，不久他们便发生了恋爱，在今年十月十号结婚，她们因约齐一同到天津去参加盛典。

莲裳随遇而安的天性，所以无论处什么环境，她都觉得很快活。结婚这一天，她穿着天边彩霞结就的裙衫，披着秋天白云网成的软绡，手里捧着满蓄着爱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礼堂

的中间。男女来宾有的啧啧赞好，有的批评她的衣饰。只有玲玉、宗莹、云青、露沙四个人，站在莲裳的身旁，默默无言。仿佛莲裳是胜利者的所有品，现在已被胜利者从她们手里夺去一般，从此以后，往事便都不堪回忆！海滨的联袂倩影，现在已少了一个。月夜的花魂不能再听见她们五个人一齐的歌声。她们越思量越伤心，露沙更觉不能支持，不到婚礼完她便悄悄地走了。回到旅馆里伤感了半天，直至玲玉她们回来了，她兀自泪痕不干，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

从天津回来以后，露沙的态度，更见消沉的。终日闷闷不语，玲玉和云青常常劝她到公园散心去，露沙只是摇头拒绝。人们每提到宗莹，她便泪盈眼帘，凄楚万状！有一天晚上。月色如水，幽景绝胜，云青打电话邀她家里谈话，她勉强打起精神，坐了车子，不到一刻钟就到了。这时云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块云母石上坐着，露沙因也上了山，并肩坐在那块长方石上。云青说："今夜月色真好，本打算约玲玉、宗莹我们四个人，清谈竟夜，可恨剑卿和师旭把她们俩伴住了不能来——想想朋友真没交头，起初情感浓挚，真是相依为命，到了结果，一个一个都风流云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余！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我真是太相信人了！"露沙说："世界上的事情，本来不过尔尔，相信人，结果固然不免孤零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尝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总而言之，求安慰于善变化的人类，终是不可靠的，我们还是早些觉悟，求慰于自己吧！"露沙说完，不禁心酸，对月怔望，云青也觉得十分凄楚，歇了半天，才叹道："从前玲玉老对我说：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那时我曾驳她这话不对，她还气得哭了，现在怎么样呢？"露沙说："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莹最近还有信对我说：'十年以后同退隐于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话，若果都相信她们的话，我们的后路只有失望而自杀罢了！"

她们直谈到夜深更静，仍不想睡。后来云青的母亲出来招呼她们去睡，她们才勉强进去睡了。

露沙从失望的经验里，得到更孤僻的念头，便是对于最信仰的梓青，也觉淡漠多了。这一天正是星期六，七点多钟的时候，梓青打电话来邀她看电影，她竟拒绝不去，梓青觉得她的态度变得很奇怪。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来了一封信道：

露沙！

我在世界上永远是孤零的呵！人类真正太惨刻了！任我流涸了泪泉，任我粉碎了心肝，也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叫一声可怜！更没有人为我洒一滴半滴的同情之泪！便是我向日视为一线的光明，眼见得也是暗淡无光了！唉！露沙！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前头没有路了！"那末我决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任这一钱不值的躯壳，随万丈飞瀑而去也好；并颓岩而同堕于千仞之深渊也好；到那时我一切顾不得了。就是残苛的人类，打着得胜鼓宣布凯旋，我也只得任他了……唉！心乱不能更续，顺祝

康健！

梓青

露沙看完这封信，心里就象万弩齐发，痛不可忍，伏在枕上呜咽悲哭，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人世的谜始终打不破，一面又觉得对不住梓青，使他伤感到这步田地，智情交战，苦苦不休，但她天性本富于感情，至于平日故为旷达的主张，只不过一种无可如何的呻吟。到了这种关头，自然仍要为情所胜了，况她生平主张精神的生活。她有一次给莲裳一封信，里头有一段说：

"许多聪明人，都劝我说：'以你的地位和能力，在社会上很有发展的机会，为什么作茧自束呢？'这话出于好意者的口里，

我当然是感激他，但是一方我却不能不怪他，太不谅人了！……若果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吃饭穿衣服两件事，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涛里了，岂有今日？……我觉得宛转因物，为世所称倒不如行我所适，永垂骂名呢？干枯的世界，除了精神上，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还有别的可滋生趣吗？……”

露沙的志趣，既然是如此，那末对于梓青十二分恳挚的态度，能不动心吗？当时拭干了泪痕，忙写了一封信，安慰梓青道：——

梓青！

你的信来，使我不忍卒读！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涡？所以我几次三番，想使你觉悟，舍了这九死一生的前途，另找生路，谁知你竟误会我的意思，说出那些痛心话来！唉！我真无以对你呵！

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宝贵，就是能彼此谅解的知己，我在世上混了二十余年，不遇见你，固然是遗憾千古，既遇见你，也未尝不是夙孽呢？……其实我生平是讲精神生活的，形迹的关系有无，都不成问题，不过世人太苛毒了！对于我们这种的行径，排斥不遗余力，以为这便是大逆不道，含沙射影，使人难堪，而我们又都是好强的人，谁能忍此？因而我的态度常常若离若即，并非对你信不过，谁知竟使你增无限苦楚，唉！我除向你诚恳的求恕外，还有什么话可说！愿你自己保重吧！何苦自戕过甚呢？祝你

精神愉快！

露沙

梓青接到信后，又到学校去会露沙，见面时，露沙忽触起前情，不禁心酸，泪水几滴了下来，但怕梓青看见，故意转过脸

去，忍了半天，才慢慢抬起头来。梓青见了这种神情，也觉十分凄楚，因此相对默默，一刻钟里一句话也没有。后来还是露沙问道："你才从家里来吗？这几天蔚然有信没有？"梓青答道："我今天一早就出门找人去了，此刻从于农那里来，蔚然有信给于农，我这里有两三个礼拜没接到他的信了。"露沙又问道："蔚然的信说些什么？"梓青道："听于农说，蔚然前两个星期，接到云青的信，拒绝他的要求后，苦闷到极点了，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醉后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里，因为只有他一个独子，很希望早些结婚，因催促他向她方面进行，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定呢！不过他精神的创伤也就够了 。……云青那方面，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吗?"

"这事真有些难办，云青又何尝不苦痛？但她宁愿眼泪向里流，也绝不肯和父母说一句硬话。至于她的父母又不会十分了解她，以为她既不提起，自然并不是非蔚然不嫁。那末拿一般的眼光，来衡量蔚然这种没有权术的人，自难入他们的眼，又怎么知道云青对他的人格十份信仰呢？我见这事，蔚然能放下，仍是放下吧！人寿几何？容得多少磨折?"

梓青听见露沙的一席话，点头道："其实云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奋斗一点，这事自可成功……若果她是坚持不肯，我想还是劝蔚然另外想法子吧！不然怎么了呢?"说到这里，便停顿住了，后来梓青又向露沙说："……你的信我还没复你，……都是我对不住你，请你不要再想吧!"说到这里眼圈又红了。露沙说；"不必再提了，总之不是冤家不对头！……你明天若有工夫，打电话给我，我们或者出去玩，免得闷着难受。"梓青道："好！我明天打电话给你，现在不早了，我就走吧。"说着站起来走了。露沙送他到门口，又回学校看书去了。

宗莹本来打算在中秋节结婚，因为预备来不及，现在改在年底了。而师旭仿佛是急不可待，每日下午都在宗莹家里直谈到晚

上十点，才肯回去。有时和宗莹携手于公园的苍松荫下，有时联舞于北京饭店跳舞场里，早把露沙和云青诸人丢在脑后了。有时遇到，宗莹必缕缕述说某某夫人请宴会，某某先生请看电影，简直忙极了，把昔日所谈的求学著书的话，一概收起。露沙见了她这种情形，更觉格格不入。有时觉得实在忍不住了，因苦笑对宗莹说："我希望你在快乐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宗莹听了这话，似乎很能感动她。但她确不肯认她自己的行动是改了前态，她必定说："我每天下午还要念两点钟英文呢!"露沙不愿多说，不过对于宗莹的情感，一天淡似一天，从前一刻不离的态度，现在竟弄得两三个星期不见面，纵见了面也是相对默默，甚至于更引起露沙的伤感。

宗莹结婚的上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里住下，宗莹自己绣了一对枕头，还差一点不曾完工，露沙本不喜欢作这种琐碎的事，但因为宗莹的缘故，努力替她绣了两个玫瑰花瓣。这一夜她们家里的人忙极了，并且还来了许多亲戚，来看她试妆的。露沙嫌烦，一个人坐在她父亲的书房，替她作枕头。后来她父亲走了进来，和她谈话之间，曾叹道："宗莹真没福气呵！我替她找一个很好的丈夫她不要，唉！若果你们学校的人，有和那个姓祝的结婚，真是幸福！不但学问好，而且手腕极灵敏，将来一定可以大阔的。……他待宗莹也不算薄了，谁知宗莹竟看不上他!"露沙不好回答什么，只是含笑唯诺而已。等了些时她父亲出去了，宗莹打发老妈子来请露沙吃饭。露沙放下针线，随老妈子到了堂屋，许多艳装丽服的女客，早都坐在那里，露沙对大家微微点头招呼了，便和宗莹坐在一处。这时宗莹收拾得额覆卷发，凸凹如水上波纹，耳垂明珰，灿烂与灯光争耀，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缎袍，手上戴着订婚的钻石戒指，锐光四射。露沙对她不住的端详，觉得宗莹变了一个人。从前在学校时，仿佛是水上沙鸥，活泼清爽。今天却象笼里鹦鹉，毫无生气，板板地坐在那里，任人

凝视，任人取笑，她只低眉默默，陪着那些钗光鬓影的女客们吃完饭。她母亲来替她把结婚时要穿的礼服，一齐换上。祖宗神位前面点起香烛，铺上一块大红毡子。叫人扶着宗莹向上叩了三个头。后来她的姑母们，又把她父母请出来，宗莹也照样叩了三个头。其余别的亲戚们也都依次拜过。又把她扶到屋里坐着。露沙看了这种情形，好象宗莹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从前的宗莹已经告一结束，又见她的父母都凄凄悲伤，更禁不住心酸，但人前不好落泪，仍旧独自跑到书房去，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泪。后来客人都散了，宗莹来找她去睡觉。她走进屋子，一言不发，忙忙脱了外头衣服，上床脸向里睡下。宗莹此时也觉得有些凄惶，也是一言不发地睡下，其实各有各的心事，这一夜何曾睡得着。第二天天才朦胧，露沙回过脸来，看见宗莹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地道："宗莹！从此大事定了！"说着涕泪交流。宗莹也觉得从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话，十分伤心，不免伏枕呜咽。后来还是露沙怕宗莹的母亲忌讳，忙忙劝住宗莹。到七点钟大家全都起来了，忙忙地收拾这个，寻找那个，乱个不休。到十二点钟，迎亲的军乐已经来了，那种悲壮的声调，更觉得人肝肠裂碎。露沙等宗莹都装饰好了，握着她的手说："宗莹！愿你前途如意！我现在回去了，礼堂上没什么意思，我打算不去，等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吧！"宗莹只低低应了一声，眼圈已经红润了，露沙不敢回头，一直走了。

露沙回到家里，恹恹似病，饮食不进，闷闷睡了两天。有一天早起家里忽来一纸电报，说她母亲病重，叫她即刻回去。露沙拿着电报，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脉，差不多都凝住了，只觉寒战难禁。打算立刻就走，但火车已开过了，只得等第二天的早车。但这一下半天的光阴，真比一年还难挨。盼来盼去，太阳总不离树梢头，再一想这两天一夜的旅程，不独凄寂难当，更怕赶不上与慈母一面，疑怕到这里，心头阵阵酸楚，早知如此，今年就不

当北来?

好容易到了黄昏。宗莹和云青都闻信来安慰她，不过人到真正忧伤的时候，安慰决不生效果，并且相形之下，更触起自己的伤心来。

夜深了，她们都回去，露沙独自睡在床上，思前想后，记得她这次离家时，母亲十分不愿意，临走的那天早起，还亲自替她收拾东西，叮嘱她早些回来，——如果有意外之变，将怎样？她越思量越凄楚！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匆匆上了火车。莲裳这时也在北京，她到车站送她，莲裳惜然的神情，使露沙陡怀起，距此两年前，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时候，她到莲裳家里，问候她母亲的病，谁知那时她母亲正断了气。莲裳投在她怀里，哀哀地哭道："我从今以后没有母亲了！"呵！那时的凄苦，已足使她泪落声咽。今若不幸，也遭此境遇，将怎么办？觉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可怜，七岁时死了父亲，全靠阿母保育教养。有缺憾的生命树，才能长成到如今，现在不幸的消息，又临到头上。……若果再没有母亲，伶仃的身世，还有什么勇气和生命的阻碍争斗呢？她越想越可怕，禁不住握着莲裳的手，呜咽痛哭。莲裳见景伤情，也不免怀母陪泪，但她还极诚挚的安慰她说："你不要伤心，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经好了，也说不定……并且这一路上，你独自一人，更须自己保重，倘若急出病来，岂不更使伯母悬心吗?"露沙这时却不过莲裳的情，遂极力忍住悲声。

后来云青和永诚表妹都来了。露沙见了她们，更由不得伤心，想每回南旋的时候，虽说和她们总不免有惜别的意思，但因抱着极大的希望——依依于阿母肘下，同兄嫂妹妹等围绕于阿母膝前如何的快活？自然便把离愁淡忘了，旅程也不觉凄苦了。但这一次回去，她总觉得前途极可怕，恨不得立时飞到阿母面前。而那可恨的火车，偏偏迟迟不开，等了好久，才听铃响，送客的人纷纷下车，宗莹莲裳她们也都和她握手言别，她更觉自己伶仃

得可怜，不免又流下泪来。

在车上只是昏昏恹恹，好容易盼到天黑，又盼天亮，念到阿母病重，就如堕身深渊，浑身起栗，泪落不止。

不久车子到了江边，她独自下了车，只觉浑身疲软，飘飘忽忽上了渡船。在江里时，江风尖利，她的神志略觉清爽，但望着那奔腾的江浪，只觉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惊怕，唉！上帝！若果这时明白指示她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了，她一定要藉着这海浪缀成的天梯，去寻她母亲去……

过了江，上了沪宁车，再有六七个钟头到家了，心里似乎有些希望，但是惊惧的程度，更加甚了，她想她到家时，或者阿母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心里要怎样的难受？……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绝人——病是很平常的事，何至于一病不起呢？

那天的车偏偏又误点了，到上海已经十二点半钟，她急急坐上车奔回家去。离家门不远了，而急迫和忧疑的程度，也逐层加增，只有极力嘘气，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车子将转弯了，家门可以遥遥望见，母亲所住的屋子，楼窗紧闭，灯火全熄，再一看那两扇黑门上，糊着雪白的丧纸。她这时一惊，只见眼前一黑，便昏晕在车上了，过了五分钟才清醒过来。等不得开门，她已失声痛哭了。等到哥哥出来开门时，麻衣如雪，涕泪交下，她无力地扑在灵前，哀哀唤母，但是桐棺三寸，已隔人天。露沙在灵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更不支，竟寒热交作卧病一星期，才渐渐好了。

露沙在母亲的灵前守了一个月，每天对着阿母的遗照痛哭，朋友们来函劝慰，更提起她的伤心。她想她自己现在更没牵挂了，把从前朋友们写的信，都从书箱里拿出来，一封封看过，然后点起一把火烧了。觉得眼前空明，心底干净。并且决心任造物的播弄，对于身体毫不保重，生死的关头，已经打破。有一天夜里她梦见她的母亲来了，仿佛记得她母亲已死，痛哭起来，自己

从梦中惊醒。掀开帐子一看，星月依稀，四境凄寂，悄悄下了床，把电灯燃着，对着母亲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场。然后含泪写了一封信给梓青道：——

梓青！

可怜无父之儿复抱丧母之恨，苍天何极，绝人至此——清夜挑灯，血泪沾襟矣！

人生朝露，而忧患偏多，自念身世，怆怀无限！阿母死后，益少生趣。沙非敢与造物者抗，特雨后梨花，不禁摧残，后此作何结局，殊不可知耳！

目下丧事已楚，友辈频速北上，沙亦不愿久居此地，盖触景伤情，悲秋益不胜也！梓青来函，责以大义，高谊可感。唯沙经此折磨，灰冷之心，有无复燃之望，实不敢必。此后惟飘泊天涯，消沉以终身，谁复有心与利禄征逐，随世俗浮沉哉，望梓青勿复念我，好自努力可也。

沙已决明旦行矣。申江云树，不堪回首，嗟乎？冥冥天道，安可论哉？……

露沙写完信后，天已发亮。因把行李略略检楚，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车站送她。临行凄凉，较昔更甚，大家洒泪而别。露沙到京时，云青曾到车站接她，并且告诉她，宗莹结婚后不到一个月，便患重病，现在住在医院里。露沙觉得人生真太无聊了！黄金时代已过，现在好象秋后草木，只有飘零罢了！

玲玉这时在上海，来信说半年以内就要结婚，露沙接信后，不象前此对于宗莹、莲裳那种动心了，只是淡淡写了一封贺她成功的信。这时露沙昔日的朋友，一个个都星散了。北京只剩了一个云青和久病的宗莹，至于孤云和兰馨，虽也在北京，但露沙轻易不和她见面，所以她最近的生活，除了每天到学校里上课外，

回来只有昏睡。她这时住在舅舅家里，表妹们看见她这样，都觉得很可忧的。想尽种种方法，来安慰她，不但不能止她的愁，而且每一提起，她更要痛哭。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极好，恐怕能安慰她的只是他了，因给梓青写了一封信道：

梓青先生：

我很冒昧给你写信，你一定很奇怪吧？你知道我表姊近来的状况怎样吗？她自从我姑母死后，更比从前沉默了！每天的枕头上的泪痕，总是不干的，我们再三地劝慰，终无益于事，而她的身体本来不好，哪经得起此种的殷忧呢？你是她很好的朋友，能不能想个法子安慰她？我盼望你早些北来，或者可稍煞她的悲怀！

我们一家人，都为她担忧，因为她向来对于人世，多抱悲观，今更经此大故，难保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要说起她，也实在可怜，她自幼所遇见的事，已经很使她感觉世界的冷苛，现在母亲又弃她而去，一个人四海飘泊，再有勇气的人，也不禁要志馁心灰呵！你有方法转移她的人生观吗？盼望得很，再谈吧！此祝

康乐！

露沙的表妹上

露沙这一天早起，觉得头脑十分沉闷，因走到院子里站了半晌，才要到屋里去梳头，听差的忽进来告诉她说，有一个姓朱的来访。她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谁，走到客厅，看见一个女子，面上微麻，但神情眼熟得很，好象见过似的，凝视了半天，才骇然问道：“你是心悟吗？我们三年多不见了！……你从哪里来？前些日子竹荪有信来，说你去年出天花，很危险，现在都康全了？”心悟愔然道：“人事真不可料，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几岁，还免不

了出这场天灾，我早想写信给你，但我自病后心情灰冷，每逢提笔写信，就要触动我的伤感。人们都以为我病好了，来称贺我！其实能在那时死了，比这样活着强得多呢！”露沙说：“灾病是人生难免的，好了自然值得称贺，你为什么说出这种短气的话来？”心悟被露沙这么一问，仿佛受了极大的刺激般，低头哽咽，歇了半天，她才说：“我这病已经断送了我梦想的前途，还有什么生趣？”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只为不过她一时的感触，不愿多说，因用别的话岔开，谈了些江浙的风俗，心悟也就走了。

过了几天，兰馨来谈，忽问露沙说：“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经解除婚约了吗？”露沙惊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怪道那天她那样情形呢！”兰馨因问什么情形，露沙把当日的谈话告诉她。兰馨叹道：“做人真是苦多乐少，象心悟那样好的人，竟落到这步田地？真算可怜！心悟前年和一个青年叫王文义的订婚，两个人感情极好，已经结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来，病势十分沉重，直病了四个多月才好。好了之后脸上便落了许多麻点，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偏偏心悟古怪心肠，她说：男子娶妻，没一个不讲究容貌的，王文义当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过因爱她的貌，现在貌既残缺，还有什么可说，王文义纵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话，而他的家人已经有闲话了。与其结婚后使王文义不满意，到不如先自己退婚呢！心悟这种的主张发表后，她的哥哥曾劝止她，无奈她执意不肯，无法只得照她的话办了。王文义起初也不肯答应，后来经不起家人的劝告，也就答应了。离婚之后心悟虽然达到目的，但从此她便存心逃世，现在她哥哥姊妹们都极力劝她。将来怎么样，还说不定呢！”兰馨说完了，露沙道：“怎么年来竟是这些使人伤心的消息呵！心悟从前和我在中学同校时，是个极活泼勇进的人，现在只落得这种结果，唉！前途茫茫，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不久兰馨走了。露沙正要去看心悟，邮差忽送来一封信，是梓青寄的。她拆开看道：

露沙！露沙！

你真忍决心自戕吗？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残忍的，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不止你一个人呵，你纵不爱惜自己，也当为那同病的人，稍留余地！你若绝决而去，那同病者岂不更感孤零吗？

露沙！我唯有自恨自伤，没有能力使你减少悲怀，但是你曾应许我作你唯一的知已，那末你到极悲痛的时候，也当为我设想，若果你竟自绝其生路，我的良心当受何种酷责？唉！露沙！在形式上，我固没有资格来把你孤寂的生活，变热闹了。而在精神上，我极诚恳的求你容纳我，把我火热的心魂，伴着你萧条空漠的心田，使她开出灿烂生趣的花，我纵因此而受任何苦楚，都不觉悔的。露沙！你应允我吧！

我到京已两日，但事忙不能立时来会尔，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里来，请你不要出去。别的面谈，祝你快活！

梓青

露沙看过信后，不免又伤感了一番，但觉得梓青待她十分诚恳，心里安慰许多。第二天梓青来看她，又劝她好些话，并拉她到公园散步，露沙十分感激他，因对梓青道："我此后的几月，只是为你而生！"梓青极受感动，一方面觉得露沙引自己为知已，是极荣幸的，但另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又万感丛集，明知若无这层阻碍，向露沙求婚，一定可操左券，现在竟不能。有一次他曾向露沙微露要和他妻子离婚的意思，露沙凄然劝道："身为女子，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我的缘故，我更何心？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无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过不去，……不过我们相知相谅，到这步田地，申言绝交，自然是矫情。好在我生平主张

精神生活，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而两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况且我是劫后余灰，绝无心情，因结婚而委身他人，若果天不绝我们，我们能因相爱之故，在人类海里，翻起一堆巨浪，也就足以自豪了！”梓青听了这话，虽极相信露沙是出于真诚，但总觉得是美中不足，仍不免时时怅惘。

过了几个月，蔚然从上海寄来一张红帖，说他已与某女士订婚了，这帖子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请她转寄给云青的，云青接到贴子以后，曾作了一首诗贺蔚然道：——

“燕语莺歌，
不是赞美春光娇好，
是贺你们好事成功了！
祝你们前途如花之灿烂！
谢你们释了我的重担！”

云青自得到蔚然订婚消息后，转比从前觉得安适了，每天努力读书，闲的时候，就陪着母亲谈话，或教弟妹识字，一切的交游都谢绝了，便是露沙也不常见。有时到医院看看宗莹的病，宗莹病后，不但身体孱弱，精神更加萎靡，她曾对露沙说：“我病若好了，一定极力行乐，人寿几何？并且象我这场大病，不死也是侥幸！还有什么心和世奋斗呢？”露沙见她这种消沉，只有凄楚，也没什么话可说。

过了半年宗莹病虽好了，但已生了一个小孩子，更不能出来服务了。这时云青全家要回南。云青在北京读书，本可不回去，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国求学，母亲在家无人侍奉，所以她决计回去。当临走的前一天，露沙约她在公园话别。她们到公园时才七点钟，露沙拣了海棠荫下的一个茶座，邀云青坐下。这时园内游人稀少，晨气清新，一个小女娃，披着满肩柔发，穿着一件洋式

水红色的衣服，露出两个雪白的膝盖，沿着荷池，跑来跑去，后来蹲在草地上，采了一大堆狗尾巴草，随身坐在碧绿的草上，低头凝神编玩意。露沙对着她怔怔出神，云青也仰头向天上之行云望着，如此静默了好久，云青才说："今天兰馨原也说来的，怎么还不见到?"露沙说："时候还早，再等些时大概就来了。……我们先谈我们的吧!"云青道："我这次回去以后，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露沙说："我总希望你暑假后再来！不然你一个人回到孤僻的家乡，固然可以远世虑，但生气未免太消沉了!"云青凄然道："反正做人是消磨岁月，北京的政局如此，学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而且世途多难，我们又不惯与人征逐，倒不如回到乡下，还可以享一点清闲之福。闭门读书也未尝不是人生乐事!"她说到这里，忽然顿住，想了一想又问露沙道："你此后的计划怎样?"露沙道："我想这一年以内，大约还是不离北京，一方面仍理我教员的生涯，一方面还想念点书，一年以后若有机会，打算到瑞士走走；总而言之，我现在是赤条条无牵挂了。作得好呢，无妨继续下去，不好呢，到无路可走的时候，碧玉宫中，就是我的归局了。"云青听了这话，露出很悲凉的神气叹道："真想不到人事变幻到如此地步，两年前我们都是活泼极的小孩子，现在嫁的嫁，走的走，再想一同在海边上游乐，真是做梦。现在莲裳、玲玉、宗莹都已有结果，我们前途茫茫，还不知如何呢？……我大约总是为家庭牺牲了。"露沙插言道："还不至如是吧！你纵有这心，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云青道："那倒不成问题，只要我不点头，他们也不能把我怎样。"露沙道："人生行乐罢了，也何必过于自苦!"云青道："我并不是自甚……不过我既已经过一番磨折，对于情爱的路途，已觉可怕，还有什么兴趣再另外作起？……昨天我到叔叔家里，他曾劝我研究佛经，我觉得很好，将来回家乡后，一切交游都把它谢绝，只一心一意读书自娱，至于外面的事，一概不愿闻问。若果你们到南方的时

候，有兴来找我，我们便可在堤边垂钓，月下吹箫，享受清雅的乐趣，若有兴致，作些诗歌，不求人知，只图自娱。至于对社会的贡献，也只看机会许我否，一时尚且不能决定。”

她们正谈到这里，兰馨来了，大家又重新入座，兰馨说：“我今天早起有些头昏，所以来迟！你们谈些什么？”云青说：“反正不过说些牢骚悲抑的话。”兰馨道：“本来世界上就没有不牢骚的人，何怪人们爱说牢骚话！……但是我比你们更牢骚呢！你知道吗？我昨天又和孤云生了一大场气。孤云的脾气真可算古怪透了。幸亏是我的性子，能处处俯就她，才能维持这三年半的交谊，若是遇见露沙，恐怕早就和她绝交了！”云青道：“你们昨天到底为什么事生气呢？”兰馨叹道：“提起来又可笑又可气，昨天我有一个亲戚，从南边来，我请他到馆子吃饭。我就打电话邀孤云来，因为我这亲戚，和孤云家里也有些来往，并且孤云上次回南时也曾会过他，所以我就邀她来。谁知她在电话里冷冷地道：‘我一个人不高兴跑那么远去。’其实她家住在东城，到西城来也并不远，不过半点钟就到了！——我就说：‘那末我来找你一同去吧！’她也就答应了。后来我巴巴从西城跑到东城，陪她一齐来，我待她也就没什么对不住她了。谁知我到了她家，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烦的样子说：‘这怪热的天我真懒出去。’我说：‘今天还不大热，好在路并不十分远，一刻就到了。’她听了这话才和我一同走了。到了饭馆，她只低头看她的小说，问她吃什么菜？她皱着眉头道：‘随便你们挑吧。’那末我就挑了。吃完饭后，我们约好一齐到公园去。到了公园我们正在谈笑，她忽然板起脸来说：‘我不耐烦在这里老坐着，我要回去，你们在这里畅谈吧！”说完就立刻嚷着‘洋车！洋车！’我那亲戚看见她这副神气，很不好过，就说：‘时候不早了，我们一齐回去吧。’孤云说：‘不必！你们谈得这么高兴，何必也回去呢?’我当时心里十分难过，觉得很对不住我那亲戚，使人家如此的难堪！……一面

又觉得我真不值！我自和她交往以来，不知陪却多少小心，和人好了，就不愿和人坏，她一点不肯原谅我，我想想真是痛心！当时我不好发作，只得忍气吞声，把她招呼上车，别了我那亲戚，回学校去。这一夜我简直不曾睡觉，想起来就觉伤心，"她说到这里，又对露沙说："我真信你说的话，求人谅解是不容易的事！我为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

云青道："想不到孤云竟怪僻到这步田地？"露沙道："其实这种朋友绝交了也罢！……一个人最难堪的是强不合而为合，你们这种的勉强维持，两方都感苦痛，究竟何苦来？"

兰馨沉思半天道："我从此也要学露沙了！……不管人们怎么样，我只求我心之所适，再不轻易交朋友了。云青走后可谈的人，除了你（向露沙说）也没有别人，我倒要关起门来，求慰安于文字中。与人们交接，真是苦多乐少呢！"云青说："世事本来是如此，无论什么事，想到究竟都是没意思的。"

她们说到这里，看看时候已不早，因一齐到来今雨轩吃饭。饭后云青回家，收拾行装，露沙、兰馨和她约好了，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车站见面，也就回去了。

云青走后，露沙更觉得无聊，幸喜这时梓青尚在北京。到苦闷时，或者打电话约他来谈，或者一同出去看电影。这时学校已放了暑假，露沙更闲了，和梓青见面的机会很多，外面好造谣言的人，就说她和梓青不久要结婚，并且说露沙的前途很危险，这话传到露沙耳里，十分不快，因写一封信给梓青说：——

梓青！

吾辈夙以坦白自勉，结果竟为人所疑，黑白倒置，能无怅怅！其实此未始非我辈自苦，何必过尊重不负责任之人言，使彼喜含毒喷人者，得逞其伎俩，弄其狡狯哉？

沙履世未久，而怀惧已深！觉人心险恶，甚于蛇蝎！地

球虽大，竟无我辈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浊世，同归于极乐世界耳！唉！伤哉！

沙连日心绪恶劣，盖人言啧啧，受之难堪！不知梓青亦有所闻否？世途多艰，吾辈将奈何？沙怯懦胜人，何况刺激频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惊震之忧矣！梓青其何以慰我？临楮凄惶，不尽欲言，顺祝

康健！

露沙上

梓青接到信后，除了极力安慰露沙外，亦无法制止人言。过了几个月，梓青因友人之约，将要离开北京，但是他不愿抛下露沙一个人，所以当未曾应招之前，和露沙商量了好几次。露沙最初听见他要走，不免觉得怅怅，当时和梓青默对至半点钟之久，也不曾说出一句话来。后来回到家里，独自沉沉想了一夜，觉得若不叫梓青去，与他将来发展的机会，未免有碍，而且也对不起社会，想到这里，一种激壮之情潮涌于心。第二天梓青来，露沙对他说："你到南边去的事情，你就决定了吧！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负，……至于我们暂时的分别，很算不了什么，况我们的爱情也当有所寄托，若徒徒相守，不但日久生厌，而且也不是我们的夙心。"梓青听了这话，仍是犹豫不决道："再说吧！能不去我还是不去。"露沙道："你若不去，你就未免太不谅解我了！"说着凄然欲泣，梓青这才说："我去就是了！你不要难受吧！"露沙这才转悲为喜，和他谈些别后怎样消遣，并约年假时梓青到北京来。他们直谈到日暮才别。

云青回家以后曾来信告诉露沙，她近来生活十分清静，并且已开始研究佛经了，出世之想较前更甚，将来当买田造庐于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导弟妹，十分快乐。露沙听见这个消息，也很觉得喜慰，不过想到云青所以能达到这种的目的，因为

她有母亲，得把全副的心情，都寄托在母亲的爱里，若果也象自己这样漂零的身世，……便怎么样？她想到这里不禁又伤感起来。

有一天露沙正在书房，看《茶花女遗事》，忽接到云青的来信，里头附着一篇小说。露沙打开一看，见题目是《消沉的夜》其内容是：——

"只见惨绿色的光华，充满着寂寞的小园，西北角的榕树上，宿着啼血的杜鹃，凄凄哀鸣，树荫下坐着个年约二十三四的女郎，凝神仰首。那时正是暮春时节，落花乱瓣，有清光下飞舞，微风吹皱了一池的碧水。那女郎沉默了半响，忽轻轻叹了一口气，把身上的花瓣轻轻拂拭了，走到池旁，照见自己削瘦的容颜，不觉吃了一惊，暗暗叹道：'原来已憔悴到这步田地！'她如悲如怨，倚着池旁的树干出神，迷糊间，仿佛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青年，对她苦笑，似乎说：'我赤裸裸的心，已经被你拿去了，现在你竟弄了我！唉！'那女郎这时心里一痛，睁眼一看，原来不是什么青年，只是那两竿翠竹，临风摇摆罢了。

"这时月色已到中天，春寒兀自威凌逼人，她便慢慢踱进屋里去了，屋里的月光，一样的清凉如水，她便拥衣睡下。朦胧之间，只见一个女子，身披白绢，含笑对她招手，她便跟了去。走到一所楼房前，楼下屋窗内，灯光亮极，她细看屋里，有一个青年的女子，背灯而坐，手里正拿着一本书，侧首凝神，好象听她旁边坐着的男子讲什么似的，她看那男子面容极熟，就是那个瘦削身材的青年，她不免将耳头靠在窗上细听。只听那男子说：'……我早应当告诉你，我和那个女子交情的始末。她行止很端庄，性情很温和，若果不是因为她家庭的固执，我们一定可以结婚了。……不过现在已是过去的事，我述说爱她的事实，你当不至怒我吧！'那青年说到这里，回头望着那女子，只见那女子含笑无言……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说：'我倒不怒你向我述说爱她的

审美，我只怒你为什么不始终爱她呢？’那青年似露着悲凉的神情说：‘事实上我固然不能永远爱她，但在我的心象里，却始终没有忘了她呢！……’她听到这里，忽然想起那人，便是从前向她求婚的人，他所说的女子，就是自己，不觉想起往事，心里不免凄楚，因掩面悲泣。忽见刚才引她来的白衣女郎，又来叫她道：‘已往的事，悲伤无益，但你要知道许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这戴紫金冠的魔鬼剥夺了！你看那不是他又来了！’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果见有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戴着金碧辉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个大字是‘礼教胜利’。她看到这里，心里一惊就醒了，原来是个梦，而自己正睡在床上，那消沉的夜已经将要完结了，东方已经发出青白色了。”

露沙看完云青这篇小说，知道她对蔚然仍未能忘情，不禁为她伤感，闷闷枯坐无心读书。后来兰馨来了，才把这事忘怀。兰馨告诉她年假要回南，问露沙去不去，露沙本和梓青约好，叫梓青年假北来，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说他事情太忙，一时放不下，希望露沙南来，因此露沙就答应兰馨，和她一同南去。

到南方后，露沙回家，到父母的坟上祭扫一番，和兄妹盘桓几天，就到苏州看玲玉。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露沙在她家里住了一星期。后来梓青来找她，因又回到上海。

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静安寺一带散步，梓青对露沙说：“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不知肯答应我不？”露沙说：“你先说来再商量好了。”梓青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发轫之始，必要每个同志集全力去作，才有成熟的希望，而我这半年试验的结果，觉得能实心踏地作事的时候很少，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悬怀于你……所以我想，我们总得想一个解决我们根本问题的方法，然后才能谈到前途的事业。”露沙听了这话，呻吟无言，……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们从长计议罢！”梓青也不往下说去，不久他们回去了。

过了几个月，云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

云青！

别后音书苦稀，只缘心绪无聊，握管益增怅惘耳。前接来函，藉悉云青乡居清适，欣慰无状！沙自客腊南旋，依旧愁怨日多，欢乐时少，盖飘萍无根，正未知来日作何结局也！时晤梓青，亦郁悒不胜；唯沙生性爽宕，明知世路险峻，前途多难，而不甘踯躅歧路，抑郁瘦死。前与梓青计划竟日，幸已得解决之策，今为云青陈之。

曩在京华沙不曾与云青言乎？梓青与沙之情爱，成熟已久，若环境顺适，早赋于飞矣，乃终因世俗之梗，夙愿莫遂！沙与梓青非不能铲除礼教之束缚，树神圣情爱之旗帜，特人类残苛已极，其毒焰足逼人至死！是可惧耳！

日前曾与梓青，同至吾辈昔游之地，碧浪滔滔，风响凄凄，景色犹是，而人事已非，怅望旧游，都作雨后梨花之飘零，不禁酸泪沾襟矣！

吾辈于海滨徘徊竟日，终相得一佳地，左绕白玉之洞，右临清溪之流，中构小屋数间，足为吾辈退休之所，目下已备价购妥，只待鸠工造庐，建成之日，即吾辈努力事业之始。以年来国事蜩螗[1]，固为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辈则志不在斯，唯欲于此中留一爱情之纪念品，以慰此干枯之人生，如果克成，当携手言旋，同逍遥于海滨精庐；如终失败，则于月光临照之夜，同赴碧流，随三闾大夫[2]游耳。今行有

① 蜩螗：蜩、螗，指蝉。《诗经·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谓时人悲叹之声如蜩螗之鸣。后因以形容纷扰不宁。

② 三闾大夫：即屈原。战国时楚国人，初曾辅佐怀王，作三闾大夫。后遭人谗毁长期放逐，相传秦兵破楚国都后，愤而投汨罗江自尽。

期矣，悠悠之命运，诚难预期，设吾辈卒不归，则当留此庐以飨[1] 故人中之失意者。

宗莹、玲玉、莲裳诸友，不另作书，幸云青为我达之。此牍或即沙之绝笔，盖事若不成，沙亦无心更劳楮墨以伤子之心也！临书凄楚，不知所云，诸维珍重不宣！

露沙书

云青接到信后，不知是悲是愁，但觉世界上事情的结局，都极惨淡，那眼泪便不禁夺眶而出。当时就把露沙的信，抄了三份，寄给玲玉、宗莹、莲裳。过了一年，玲玉邀云青到西湖避暑。秋天的时候，她们便绕道到从前旧游的海滨，果然看见有一所很精致的房子，门额上写着“海滨故人”四个字，不禁触景伤情，想起露沙一年不通音信了，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败，屋迩人远，徒深驰想，若果竟不归来，留下这所房子，任人凭吊，也就太觉多事了！

她们在屋前屋后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云雾罩满，天空星光闪烁，才洒泪而归。临去的一霎，云青兀自叹道：“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

① 飨：用酒食款待人，也泛指请人享受。

一个著作家[①]

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他很孤凄，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子里；他桌上堆满了纸和书；地板上也满了算草的废纸；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堆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他觉得除书以外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书能帮助他的思想，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所以他无论对于那一种事情，心里都很能了解；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一双黑漆漆的眼珠，时时转动，好象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没有很好的运动，所以脸上渐渐退了红色，泛上白色来，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他镇天坐在书案前面，拿了一支笔，只管写，有时停住了，可是笔还不曾放下，用手倚着头部的左边，用左肘倚在桌上支着头在那里想；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不动，沉沉的想，他常常是这样。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的一棵树上，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放着黄色闪烁的光；他的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眼珠也转动起来，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到了冬天，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和一条条玻璃穗子，他也很注意去看；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或乌鸦噪杂的声音，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容易受刺激；遇到春天的黄莺儿在他窗前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

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衬着那宝蓝色的天，煞是姣艳，可是这少年著作家，不很注意，约略动一动眼珠，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他写得很快，看他右手不住的就可以知道了。

当啷！当啷！一阵铃声，旅馆早点的钟响了，他还不动，照旧很快的往下写，一直写，这是他的常态，茶房看惯了，也不来打搅他；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心里觉得空洞洞地；他很失意的放下笔，踱出他的屋子，走到旅馆的饭堂，不说甚么，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把馒头夹着小菜，很快的吞下去，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他也很快的咽下去；急急回到那间屋里，把门依旧锁上，伸了一个懒腰，照旧坐在那张椅上，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他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没有一个人来搅他，也没有人和他通信；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但是五年以前，他也曾有朋友，有恋爱的人；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

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身上穿戴很奇整的，玫瑰色的颊和点漆的眼珠，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对着胡同白字的蓝色牌子望，一直望了好几处，都露着失望的神色，末了走

到顶南边一条胡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荣庆里……荣庆里……"随手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纸念道："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她念到这里，脸上的愁云惨雾，一霎那都没有了；露出她姣艳活泼的面庞，很快的往迎宾旅馆那边走；她走得太急了，脸上的汗一颗颗象珍珠似的流了下来；她也顾不得甚么，用手帕擦了又走；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她仰着头，看了看匾额，很郑重的看了又看；这才慢慢走进去，到了柜房那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在那里打算盘，很认真的打，对她看了一眼，不说甚么，嘴里念着三五一十五，六七四十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滴滴嗒嗒价响；她不敢惊动他，怔怔在那里出神，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手里拿着开水壶，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对着她问道："姑娘！要住栈房吗？"她很急的摇头说："不是！不是！我是来找人的。"茶房道："你找人啊，找那一位呢？"她很迟疑地说："你们这里二楼上东边三十五号，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哦！你找邵浮尘先生啊？"茶房说完这句话，低下头不再言语，心里可在那里奇怪，"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别说没一个来看过他，就连一封信都没有人寄给他，谁想道还有一位体面的女子来找他！……"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她不禁有些不自在，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她到底忍不住了！因问茶房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你怎么不说话？""是！是！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那间屋子就是，可是姑娘你贵姓啊？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你不用问我姓什么，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哦！那末，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她心里很乱，一阵阵地乱跳，她很忧愁悲伤！眼睛渐渐红了，似乎要哭出来，茶房来了！"请跟我上来罢！"她很慢的挪动她巍颤颤的身体，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她很费力，两只腿象有几十

斤重!

少年著作家，丢下他的笔，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把窗户开得很大，对着窗户用力的呼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来往不住的走，很急很重的脚步声，震得地板很响，楼下都听见了！“邵先生，客来了!”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他听了这话不说甚么，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呀！一声门开了，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更由白变成青的了！她的身体不住的抖，一包眼泪，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他才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道：“沁芬，你为甚么来?”他的声音很低弱，并且夹着哭声！她这时候稍为清楚了，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她倚在门上很失望地低下头，用手帕蒙着脸哭！很伤心的哭！他这时候的心，几乎碎了！想起五年前她在中西女塾念书的一天下午，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从那天以后，这园子的花和草，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和枝上的鸟，都添了生气，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长方的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来往的游人，往往站住了脚，对她和我注目，河里的鱼，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哼！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的幸福！他想到这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对着她很绝决的道“沁芬！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但是……”她这时候止住了哭，很悲痛地说道：“浮尘！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她的气色益发青白的难看，两只眼直了，怔怔地对着他望，久久的望着；他也不说甚么，照样的怔了半天，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很沉痛的说道：“沁芬！我想罗㑩他的运气很好，他可以常

常爱你，作你生命的寄托！……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无论什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她的心实在要裂了！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她现在已经作了罗倗的妻子了！罗倗确是很富足，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极值钱的字画，和很温软的绸缎被褥，钢丝的大床；也有许多仆人使唤，她的马车很时新的并且有强壮的高马，她出门坐着很方便；但是她常常的忧愁，锁紧了她的眉峰，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数那壁上时计摇摆的次数；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罗倗出去的时候，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有时微微露出笑容，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落泪！但是她为了甚么？谁也不知道！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她现在不能说甚么，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哇的一声，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身体摇荡站不住了！他急了顾不得甚么，走过去扶助她，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也顾不得甚么，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昏过去了！他又急又痛，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用开水撬开牙关，灌了进去，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他不能说甚么，也呜咽的哭了！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叫茶房叫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

她回去不久就病了，玫瑰色的颊和唇，都变了青白色，漆黑头发散开了，披在肩上和额上，很憔悴的睡在床上。罗倗急得请医生买药，找看护妇，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静悄悄地没一个人，她自己用力的爬起来，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已经累得出了许多汗，她又倒在床上了！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伏在床上，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你……”她写到这里，一口鲜血喷了出

来，满纸满床，都是腥红的血点！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也很伤心，对她怔怔的望着；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意思叫她到面前来，看护妇走过来了。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信！折……起……"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看护妇不明白，她又用力的说道："折起来……放在盒子里……"啊呀！她又吐了！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看护妇把信放好，看见盒子盖上写着"送邵浮尘先生收"，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她为什么要写信给邵浮尘？"啊呀！好热！"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后来她竟坐起来了！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反照；她已是没有多少时候的命了！因赶紧把罗倾叫起来。罗倾很惊惶的走了进来，看她坐在那里，通红的脸和干枯的眼睛，又是急又是伤心！罗倾走到床前，她很恳切的说道："我很对不住你！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她说着哭了！罗倾的喉咙，也哽住了，不能回答。后来，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倾说道："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罗倾看了邵浮尘三个字，一阵心痛，象是刀子戳了似的，咬紧了嘴唇，血差不多要出来了！末后对她说道："你放心！咳！沁芬我实在害了你！"她一阵心痛，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只有罗倾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一断一续的在那里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

在法租界里，有一个医院，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他是个狂人，——披散着一头乱蓬蓬地头发，赤着脚，两只眼睛都红了，瞪得和铜铃一般大，两块颧骨象山峰似的凸出来，颜色和蜡纸一般白，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骷髅差不多。他住在第三层楼上，一间很大的屋子里；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桌子药水瓶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他睡下又爬起来，在满屋子转来转去，嘴里喃喃的说，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沁芬！你为什么爱他！……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你欢喜吗？哼！谁说他是一个著作

家？——只是一个罪人——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不！不！我不相信！啊呀！这腥红的是什么？血……血……她为什么要出血？哼！这要比罂粟花好看得多呢！”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瓶子碎了！药水流了满地；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露出枯瘦的胸膛来，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红的血出来了，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袜子，他大笑起来道：“沁芬！沁芬！我也有血给你！”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著作家邵浮尘只是摇头，叹息！他忽的跳了起来，又摔倒了，他不能动了。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到床上，脉息已经很微弱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少年著作家，也离开这世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

一　封　信[①]

冬天的日子实在太短，现在太阳只露着些微弱的残照，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烟筒上，一闪一闪的放光，屋子里也渐渐黑上来，但那火炉里熊熊的火光，却照耀着地毡现在一片红润；我坐在炉边一张卧椅上，四面沉寂的空气围绕着我，差不多要睡着了。

铛琅琅一阵电话铃响，我就赶忙走过去接了，原来是我的朋友王彝西的电话，约我到她家里参观她们的家庭康乐会的成立会，我很高兴的答应了。披上围巾，戴上手套，叫了一辆车子，约有一刻钟就到了。许多来宾已经都坐在礼堂里，我进去也照样的坐下，恰好才开会。她的兄弟克逊报告了开会的宗旨——建设新家庭为改造社会的基础——跟着就是她小弟弟仕予，年纪只有七岁，也有一篇很明了恳切的演说，满屋子鼓掌的声音，劈拍劈拍响个不休；后来她们姊妹三人又有一个很美丽的跳舞，约有一点钟这会开完了。来宾出了礼堂，散在各屋子，三五成群的谈笑。我就和彝西还有几个同学围着炉子成一个半圆圈坐着，大家说故事猜谜；热闹极了。在这个个人愉快充满心田的景象中，忽然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因问彝西道："清漪有信来吗？"彝西听了这话并不答言，凝神从她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我心里很急，等不到她递给我，早就夺过来了。文宣她们也急着要看，因而我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12卷第6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就把这封信高声念了出来，下面的话，正是清漪说的：

“我亲爱的老友彝西：我们又有两个礼拜没通信了——因为没什么可告诉你的话，所以也就不写，昨天我忽得到一件很可怜的消息——这个你应该也是这样想。前几个月，你到我家里来，梅生不仍旧是一个很活泼天真的小女孩子吗？我想你总能记得。她今年只有十五岁；但是她是一个很微弱可怜的小羊，她的母亲没有能力保护她，因为没有饭和衣服，使她很活泼的生长，所以当她十二岁的时候，就常到我家里帮她母亲作活，——她母亲在我家佣工差不多够八年了——那时候我就很爱她，每逢我有空的时候，常常教她认字；她很聪明，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珠，你不是也称赞过她吗？我很佩服你的眼光，她实在是一个天才！

“我曾记得有一次，从学堂里回来，抄了一个很好听的唱歌，我就和着钢琴唱了两遍。她在旁边凝神听着，等我唱完了，她笑嘻嘻和我说她也愿意唱这个歌，要我教她，我想她通共只认了不到二百个字，怎能唱这个歌呢？我就告诉她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等过些日子再教你。’她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后来她再三说她要试试看，我没法子，就教了她一遍，老友！你猜怎么样？她竟唱出来了！如此的才质，我真没有多见呢！

“我自从知道了梅生的天才，我格外的喜爱她，这时候我家里曾请一个先生教我弟妹，因也叫梅生和他们一齐念书；她的精神益发畅快活泼。一直这样过了两年，她已经是十四岁了。她的母亲因为要到乡下看她外祖母去，也要把她带回去。过了一年萧妈仍旧到我家来，但是梅生竟没同来，我心里很奇怪，就问她，萧妈还未答言，已经先哭了！

“呀！老友！可怜的历史，就从此开始了！

“萧妈哭了半天才断断续续的说道：‘小姐！梅生……死……死了！……唉！”

“我听了这一句话，心里不知是苦是愁！呀！老友！一个人若是忽然听见她夙昔所爱的人好好的便死了，这不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吗？……

“但是梅生到底为什么死的呢？我不能不追问；后来听萧妈说，才知道梅生因为她外祖母病了，没钱买药，和他们庄子上陈大郎借了十块钱。陈大郎本是一个‘为富不仁’的恶棍，他看见梅生就起了不良的心，所以才把钱借给她！

“老友！你想乡下人知道什么？何曾知道因这有限的十块钱，便把个可爱的孩子——或者将来的天才——送掉了！

“有一天晚上，濛濛的细雨把个村庄浇得非常湿润，在村子东头有一间小茅屋，外面的篱笆已经倒了一半，茅屋的土墙也破了一个洞，从这洞里，露出一线黯淡的灯光，射在那棵小枣树的树枝上，树枝被风吹得上下飘荡，隐隐约约好象是一个美人在那惨绿灯光一跳舞似的。这时候屋子里发出一阵呻吟的声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媪，睡在木板床上，这上头除了一捆稻草，和一床又薄又破的被窝以外，没有别的。一个中年妇人，坐在这老媪的床沿‘愁眉不展’，脸上露出无限愁苦憔悴的形状，不住用手替睡在床上的老媪，在胸口上不住的摩挲。屋角有一个三脚破炉，上头斜放着一个沙吊子，那炉子里有几块烧残的煤球，还有些许火气，旁边站着一个满身褴褛的女孩子，面上黑灰涂满了，但是她那明亮的眼珠；和雪白的牙齿；红润的嘴唇；苦闷，肮脏，却掩不住她的秀媚聪明！

“这时候忽听中年妇人轻轻的说道：

“‘梅生呀！这屋子露风，……外婆怕吹，你想个法子把它补上罢！’

“老友！你看到这里，应该很明白这屋里的老媪，就是萧妈的妈；中年妇人就是萧妈了，至于那个可爱的女孩子，除了梅生还有谁呢？呀！可怜呵！老友！梅生的外婆年纪很大，况且又没钱调养，所以不到十几天，这个‘睡病呻吟’的老媪，便两眼一闭，七十五年的岁月，就此结束了！

“梅生外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一件很薄的棉袄，和一条破旧的棉裤，此外除了一张破桌子，和一个三脚火炉沙吊子，更没有什么，现在人虽死了，药钱可以不必再费，但是埋葬的一笔款怎么样呢？先借陈大郎的十块钱，早就用得精光，萧妈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末后还是托人向陈大郎又借了十块钱，买了一口薄棺材，把老媪装起来，葬在义冢上，萧妈的心事才算完了。但是借陈大郎的钱又怎么还呢？

“老友呀！我知道你必定也要发这个疑问。

“梅生这天一早起来，一轮红日正射在这茅屋上，屋子里立刻明亮了；梅生帮着她妈收拾床上的稻草，和扫净地上的灰尘；萧妈坐在床上包她们几件已经破了的衣裳；预备第二天早上回北京。这时候忽听见篱笆旁的一个老黑狗汪汪叫个不住，梅生掀开那破穴上补的纸向外看望，只见一个年约三十八九岁的男人正向里走……一直走到屋里。

“‘啊唷，陈老爷你来啦……怎么好？钱！’

“‘钱啊？日子真好快，眼看又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了。佣人割粮食，正等着用钱呢！’

“老友呀！你想萧妈她一年到头的辛苦，只有三十多块钱的进项，她吃饭穿衣那一样少得了钱？一时哪有二十块钱拿出来还人家呢？我听萧妈说到这里，很替她为难！你觉得怎么样？

“过了两天庄上的刘二——陈大郎的管家——又来了，

立逼着萧妈还钱，并且不只二十块，连本带利二十五块呢！她有什么法子还？只好再三再四的恳求陈大郎暂宽些时；但是陈大郎本居此为奇货，又怎能放松她们呢？后来陈大郎竟越发狠起来，他说若是不还钱，就要到县上去打官司。可怜的萧妈吓得只是发抖。

“老友，你应当知道，法庭待乡下人是什么样？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和可怕森严的公堂，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

“萧妈她自然不敢去了！但是陈大郎的目的达到了！……

“老友，穷人真是可怜呢！……什么是世界，简直是一座惨愁怨苦的地狱！

“在一天下午，庄南那所高大青砖瓦房东边上屋里，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妇人，脸上的脂粉涂得极厚，把本来青黄色的皮肤都遮过了；但那干枯细长的皱纹，反被粉衬得格外显明；一双狠毒而嫉炉的眼珠，露着逼人的凶光；穿着一身花缎的衣裤，盘脚坐在床上，床中间放着一份抽大烟的器具；烟杆上还留着抽余的烟灰。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头上戴着瓜皮小帽，身上穿着一件蓝布大衫，象是听差模样，向这妇人道：‘太太，那件事情已经打听着了，大约老爷的意思太太总是知道的，小人不敢胡说。’

“这妇人很愤恨的大声说道：‘死不长进的老货！……她现在到底在那里？赶快把她带进来！’

“仆人应了一声‘是’退出去。没有五分钟的工夫带进一个人来，眼中充满了泪水，映着太阳亮晶晶发出苦惧的光来；两只腿索索抖个不住！低着头跟这仆人向里走。才一进门，这妇人睁大了她那赛铜铃的眼珠，把这个微弱失去保护的小羔羊，上下打量个不住！末后忽听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道：‘模样倒还妖精似的，怪不得惹得他——那个恶鬼——千方百计弄了来！好呀，我可叫你们安生呢！’

“末后这妇人自言自语的说了半天，她的气越说越旺，竟厉声向梅生道：‘你既到了我这里，第一要知道规矩，早上天没亮就得起来，扫院子，烧火，预备开水；晚上伺候着我们都睡了才许你睡，没得我的话，不准和别的人说一句话，或出这屋子一步，晚上就拿张板凳在门后头搭铺睡觉……这些话，都听见了没有？’梅生吓怔了，不知要说什么。这妇人看她不应，走过去伸出手来，狠命在她左右颊上打个不休；牙血和鼻血染了她的大襟和脸上，斑斑点点好象开残的桃花落片，但这妇人怒气还没消，听梅生痛哭，益发火上加油，从床底下拿一块棉花塞住她的嘴，从墙上摘下一根藤鞭，用力毒打！

“老友啊！可怜她细嫩的皮肉上，怎经得起这无情的‘夏楚’呢？我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已经不能安全在泪胞里存着，竟夺眶而出了，你也有同情吗？

我把这封信念到这里，我的心跳起来；我的眼泪充满了眼眶，遮住了瞳仁，我竟不能再往下念了，彝西和文宣她们，也低下头不说什么，这时候屋子里十分沉静，只听见风吹树枝，刷拉刷拉的响，和远远狗叫的声音罢了！停了好久，我又续着念下去：

“梅生遭了这顿毒打，竟痛得昏沉过去，第二天满身都露着青紫的伤痕和浮肿，活泼的眼睛也失去了清莹皎洁的光；眼皮肿了起来，象两个核桃似的。

“萧妈听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到那里，但陈家的仆人不许她进去，她没能力反抗，站在门口痛哭了一阵，自己回去

了！

“过了几天，陈家后院厕所旁边，有一间矮小的破屋子，窗格子已经被风打得斜在一边，从这窗户看进去，很模糊，看不见什么，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但那细弱的呻吟声，和惨凄的哭声，却顺着风吹过来，末后在这呻吟声中更夹着一种哀厉的呼声‘妈呀！……痛……天啊！’喊了许久，但是没有一个人应她，或安慰她！若有只是那冥冥中的上帝罢了！

“哀号的声音，渐渐微弱，还余着些许断续的呻吟声，如此支持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的阳光重照到这个破屋子来的时候，那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出笑容，因为她已经离开这污浊世界，人间地狱，到极乐园去了！

“老友！梅生的结果就是如此了！我所要告诉你的，也就由此告一段落，但是老友！你对于这段悲剧觉得很平常吗？……我心里不知为什么，好象有一种东西填住了我的气管似的，我实在觉得不平！这或许是我没有多少经验，你以为怎样呢？……可是你再来我家的时候，永不能再见那个聪敏可爱的小孩子了！只有她的影子，和她的命运，或者要永久存在你脑子里，因为这是很深的印象！再谈！”

我把这封信念完了。大家仍旧沉默，回想前一点钟彝西姊妹兄弟开会的乐趣，大家不能再愉快，因为愁苦的同情充满了大家的心田！

铛，铛，铛，壁上的钟一连响了十下，这才觉得时候已经不早，遂都分途回去。我也坐了车子，趁着昏沉的夜色，映着几点的疏星，冒着寒风晚雾回来。到了家里，这个很深的印象，仍不住在我脑子里回旋，直到现在！

两个小学生[1]

国枢今天早晨绝早就起来了。月儿的倩影还隐约云端，偷窥世人未醒的酣梦呢！他急急穿好衣服，也顾不得吃点心，背上他的小书包——里面装着昨夜他亲爱的母亲替他预备的饼，和鲜黄色甜美可口的鸡蛋糕，还有红如胭脂的苹果。他含着微微的笑容，轻轻走出街门，向东约走一里多路，他便站在一家红漆大门前面，用小手轻轻拍了两下。呀的一声门开了，一个年纪和他相仿佛的孩子，也含着微微的笑容，愉快的眼光，走上前来，拉着国枢的手，两人半肩走到靠西边的一间书房里去。国枢带着喜悦和惶恐疑惧的余情，轻轻问他的小伴侣道："坚生——你母亲没有拦阻你吗？"

"可不是吗？我几乎急得要哭了，后来还是我姊姊说也去，母亲才答应了！你呢？"

国枢听坚生问他，含着笑道："我也是和你一样，母亲起先一定不许我去，她说：'这么点小孩子，也学管那些事；请什么愿？倘若闯出祸来，岂不是白吃亏吗？没的吓得爹妈的心都碎了！'我没有说话，但是我就急得哭起来了！我爹爹想了半天才说：'他们学生去请愿，按理说只有有效没效罢了。断不至有什么意外的祸事，他既是一定要去，也就让他去，小孩子们也应该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8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使他们锻炼锻炼。'我母亲这才没说什么，末了又嘱咐我早点回来，……我还怕她今天早起又许翻悔，不叫我去，所以我一早就出来了，也没告诉她呢。"

坚生道："我们今天去了，不知总统答应我们的要求不答应呢？现在快七点了，我们快去吧！你看这天上的雨还没止住，母亲要是知道一定不叫我们去呢！"

"对啦！我们赶紧走吧！"

说着他们俩手牵着手走出大门，天上布满着阴云，雨点如连珠般淅淅沥沥落个不止；他们两个并无些许畏怯的样子，活泼泼地支着一把雨伞往前走去；脚底下沾满了滑泥，几次要滑倒，但是他们互相牵扯着，才没有摔下去。

几个他们的同伴，从远远走过来了，彼此含笑取下帽子行了早晨见面的礼；络绎着走向白色粉墙那边一个黑油漆大门里去。大门的两旁还挂着两块五尺长的木板，写着北京公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字样，他们进去了。但是满院里站满了他们的同学，正在乱糟糟搬运白纸小旗，见他们俩进来了，很欢迎地叫道："呀！你们来了，好啊！"说着递过两面旗子来，他们接了旗子，见大家都按着秩序，排起队伍来，也就赶紧插进队中，一个稍大的学生——他们的代表，站在高台阶上大声的说道："今天我们大家为了教育的前途，都抱着绝大牺牲去和政府请愿，但愿诸位亲爱的同学，还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气象，并且在街上走的时候，大家更要保持好秩序，现出我们学生无上的尊严。"

他的话说完，仍回到队中。这时候大家脸上都露出勇敢庄严的样子来，在他们队伍的前面，那一个年纪最小的汴忱，披着满肩的黄黑色的头发，挺直胸膛，含着微微的笑容，头也不回地，跟着大队前面两个拿旗子的学生向前去。现在走到转弯的地方了，国枢一眼正看见他那小同学尊严的样子，立刻受了暗示，更

直起他们的身体，放齐他们的脚步。

不久他们的目的地到了，那金字辉煌的高等师范的学校匾额已在面前，他们益发振起精神，用整齐和谐的脚步向操场里面去，忽听见耳旁刷刺、刷刺的声音，好似风吹落叶那般清脆，眼前一片白旗，上下飞舞，有如穿花蝴蝶活泼而踊跃，这就是所有的学生，欢迎他们的小朋友的诚意；他们脸上都含着笑容，但是无论他们怎样的伪饰，那一种深藏灵府的惨愁悲愤的情绪，仍旧不时的流露出来；看着他们纯洁无瑕的小朋友，满身淋着无情的愁雨，沾着泞腻的污泥，衬着他们时时振作活泼的精神，益发使他们灵魂上感受一种委屈难伸的苦痛，大家不约而同的寂静了，只听见微微地叹息声，在空中回旋萦绕，含着无限悲哀恻怨的味道。

哨子响了，大家都预备着进发，于是踏踏地脚步声充塞在空气里头，大队直向西长街公府门口走去。街上过路的人，看了这个大队——冒雨前进的大队不禁受了一种暗示，竟停止他们的脚步，忘了他们所急要作的事，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无限怀疑的表示，有的和他的同伴说："这不知又为了什么事呢？这些个学生究竟也想不开，放着优游行乐的地方，不去开心，却来这大雨底下淋着，莫非说他们这么作，就能感动那衣冠禽兽的什么……这些孩子们更是无辜受罪了！"国枢听了那人的话，不觉抬头对他望望，只见那人眼圈红着，眉峰皱着，似乎要哭的样子，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鼻子一酸，落下泪来。坚生一回头，正好看见，不知什么缘故，因轻轻地扯他的手道："是不是冷了，肚子痛吧！"国枢喉咙里哽咽得不能回答，只是摇摇头，坚生正要再往下推究的时候，不提防花拉一声，两人都吓怔了。

公府面前那两扇大铁门，现在闭得紧紧的——适才惊人的声响，就是这个拒绝公道的铁门作他胜利的快鸣呢！——一队队的黄衣卫兵和警察，层层叠叠地站满了公府的门前，凶狠狠地对着

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就好似身临十万雄兵大敌似的，——他们聚精会神的各处调派救兵，后盾埋伏，煞费苦心啊！但是学生们为了公理而来，公理就是他们的唯一的兵器，对着这些——兵士和武器，他们并不畏怯，停止在公府的门口，冀得公理战胜最后的胜利。

他们现在不前进了，虽是助威的淫雨，冷峻的气焰时时刺激他们的皮肤，僵冷他们的热血，他们绝不退后一步。就是那小小的国枢和坚生也只紧紧互握住他们的手，抵抗天公的恶作剧，两只黑漆似的眼睛，不住望着他们自己所委任的代表，表示一种坚决诚挚的样子，希望他们能得到圆满的结果。但是铁门紧紧闭住，没有一点同情的卫兵，安能了解他们这些孩子们赤心热肠呢？他们只明白他们每月是有八块钱的薪水，这是他们的主人——唯一的主人的恩典赏给他们的，他们才能不委身沟壑，并且还能作威作福欺压他们的同类，他们得到这许多利益，怎样不格外感激他们的主人呢？至于这些学生们，究竟算得了什么啊！他们这么想着，益发觉得他们的恩人的可感，这些学生可恶了！所以他们的面容，越变越凶；国枢和坚生的手也越握越紧，他们不能更矜持了。恐怖的神已经打破他们紧闭的心门，闯入占住了，他们嫩弱的心灵几乎碎了！他们的面色渐渐失掉红润，转入苍白而黯淡了！

“他们不开门，怎么办呢？”国枢低声问坚生说。坚生摇摇头不回答什么，只是垫起脚来，看着那许多欲入不得，站在门口焦愁满面的代表，叹了一声，紧紧握住国枢的手道：“咦！怎么好？”国枢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彼此对看着发闷，如是的过了两点多钟，一些办法也想不出来了！

远远地一队人也向这边来了，手里也拿着白色旗子，但是国枢和坚生望过去，这些来人，没有和他们一般大的同伴，只是有胡须，和他们父亲和叔叔相仿佛的人们，他们不明白到底是谁。

"呀！那不是我们的吴老师吗？"坚生一壁嚷着，一壁[①]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了。适才的满面愁容，顷刻都洗刷干净。又见自己队里的同伴，各个人都举起旗子，正如早晨欢迎他们的一样。这时候人声嘈杂，国枢和坚生也不觉着"哈拉，哈拉"的乱叫；这队人渐渐走近总统府那座铁门前面了。但这两扇门仍旧关得一条缝都没有，只听见一声"往前进呵！"果见人头攒动，一齐向前蜂拥前进。国枢和坚生和他们的小朋友也一齐向前拥进；但是还没走上两步，只听见哎呀哭叫的声音，把这愁闷的空气，更一变而为惨凄悲痛的空气了。

国枢和坚生正在往前走，前面的人忽一齐向后退，后边的人不提防被这一挤，更加着满地的滑泥，都滑倒地上，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了！国枢摔在路旁，头部碰伤，鲜血被面，一时支持不住昏晕过去，及至清醒来抬头向前一看，但见适才那些如虎狼的卫兵举着枪杆刀靶，不分头面，对着他们的教师和同学，正在乱砍哪！刹时间哭声震天，鲜血湿透了他们的衣服，更流到地上和泥水渗和得暗红刺目。国枢正看得心碎魂越的时候，忽听见一声凄苦的惨叫"国枢！好痛啊！"国枢一吓，回头一看，隔他约有十步光景，他亲爱的小朋友坚生，满面鲜红的血，倒在那一堆的泥水里，愁苦的形状，把国枢的心刺碎了，一声哀叫又昏了过去，任他的朋友怎样呼救，他也不会知道啊！

行路的人，看了这两个小学生——可怜的孩子，万分的凄惨，都赶紧回过头去，偷拭他们同情的辛酸泪，不忍再看那两个孩子了。

这时候的雨，仍是沛然未息，新华门一带已变作血肉横飞的战场，什么人民代表的总统府的尊严，早已烟消云灭，不知去向了！便是那不懂人事的苍天，也把那助威的淫雨，化作悲惨哀悯

① 一壁……一壁：多见于早期白话文，意为"一边……一边……"。

的痛泪，滴在那些被黑暗压制，有怀莫伸的学生们身上，作深情的慰籍和洗刷了。

这绝大的惨剧——摧人肝胆的惨剧，和那两个小学生的哀呼，便是“不仁”的天地，也不忍目睹了！现在已是背过他光明的脸，露出那黑暗沉沉的背影来。惟有那三层楼上一间小屋子里，露出些微黯的灯光；夹着两个孩子呼痛和呻吟的悲声，从那窗隙里送了出来。

“唉！这些孩子们，永远不肯听话！他们的任性，只是苦了无数作母亲的心！”

“谁说不是呢？我早就说，不用去了，去了也没有用处！他们这些大人那有工夫来理你们这些无力无财的秀才，他偏不听，还有他爹纵着他，说什么请愿是法律应许的行为，不能干涉啦，我也不知道这些，自然让他去了……现在果然闯出这么个大祸来，还说什么法律呢？……这孩子真不叫人省心！养活了这么大，也不是容易！……倘若有个好歹……唉！那便怎样……？

她伤心泪哽住喉咙不能再往下说了！那一个母亲也禁不住伤心，她们的话头断了，只是呜咽的哭声破了夜的沉寂。

微弱的呻吟声，打断她们的哭声，一个小孩子巍颤颤的声音叫道：“娘啊！……那边的兵又拿着刀，砍破坚生的头了，嗳呀！……怕呵！”说着不住用手摸着他头上包的那块白布，脸上露出可怜恐惧的颜色——灰白而惨淡！

他母亲带着哭声安慰他道：“国枢啊！你醒醒吧，不用怕。娘在这里看着你呢！坚生也在这里，没有人来打他，你放心呵！”

国枢果睁大了眼睛，对着他慈爱的母亲的脸上望着道：“娘呵！你为什么哭？他们的心比石头还硬呢！哭是没有用的，那两扇门是永远不开的啊！？

坚生这时清醒了，听见国枢的话，一阵心急，竟哭道：“呵！那门永远不开吗？娘呵！怎么办？”说着握着他母亲的手不住的

流泪。两个母亲看见两个孩子可怜的样子，忍不住把住他们的头，悲悲切切地哭作一团。

惨凄的哭声，刺碎了全医院的病人的心，无数同情的叹声，和那母子的血泪，衬出无限夜的苍凉，和世界的黑暗来！

灵魂可以卖吗?[1]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那铿锵悠扬的工厂开门的钟声，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姑拿着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几块烧饼，或是还有两片卤肉，——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只不过彼此对望着，仅在这两双视线里，打个照会。后来日子长了，我们也更熟悉了，不象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每次遇见的时候，彼此都含着温和地微笑，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到我的窗下，便停住了，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仰着头，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吗?”说完俯下头去，静待我的回答。我虽不知道她要我帮助她作甚么，但是我的确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得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够！凡是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1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你所要我作的事，我都愿意帮助你！”

“呵！谢上帝！你肯帮助我了！”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采来，那两颊温和的笑痕，在我的灵魂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甜美，神秘，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过了些时，她又对我说：“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再会吧！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我也说道：“再会吧！”她便回转身子，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

荷姑走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壮气，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但是象荷姑那种委屈沉痛的可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呵！

我决定帮助她了！那末我所帮助她的，必要使她满足，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她若果和我借钱，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她，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一齐给她，一定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缺乏金钱，实在是不幸的运命呢！但是能济人之急，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可贵的德性！我有绝大的自尊心，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我不住的这么想，我豪侠的壮气，也不住的增加，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我不要她向我乞求，便把我所有的钱，好好地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

我自从荷姑走后，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着，走路都不象平日了。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①] 那一流的人，“气概不可一世”。

---

① 虬髯客、红拂：唐代传奇《虬髯客传》中的人物。

今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往日那太阳射在棉纱厂的烟筒尖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至少总有十几次，从这窗外看过去，日影总没到那里，现在还差一寸呢！

“呵！那烟筒的尖上，现在不是射着太阳，放出闪烁的光来吗？荷姑就要来了！”我俯在窗子上，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

远远地一队工人，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顷刻间便都散尽了。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我急切地盼望着，又过了些时，那工厂的大铁门，才又“呀”的一声开了，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她脸上满了汗珠，好似雨点般滴下来，两颊红得真象胭脂，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和疲劳的压迫。

她渐渐地走近了，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你拿回去吧！若果还有需用，我更想法子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我真不明白，也没有想到，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但是我不能不后悔，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就造次[①]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竟致刺激得她感伤，唉！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了！羞和急的情绪，激成无数的泪水，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

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好久好久，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就是我要求你帮助的。”我就点头应许她，以

① 造次：匆忙，鲁莽。

下的话，便是她所告诉我的故事了。

“在四年前，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现在自然是不象了！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

荷姑说到这里，不禁叹息流下泪来，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怎能不陪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等了许久，荷姑才又继续说：——

“日子过得极快，好似闪电一般，这个冰雪森严的冬天，早又回去了，那时我离开中学预科毕业期，只有半年了，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因春天到了，便又发作起来，不能到店里去作事，家境十分困难，我不能不丢弃这张将要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里侍奉父亲的病！当然我不能不灰心！但是这还算不得什么，因为慈爱的父母和弟妹，可以给我许多安慰。不过没有几天，我的叔叔便托人替我荐到那所绝大的棉纱厂里作女工，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于是我便不能不离开我的父母弟妹，去作工了，幸亏这时我父亲的病差不多快好了，我还不至于十分不放心。

“走到工厂临近的那条街上，早就听见轧轧隆隆的声音，这种声音，实含着残忍和使人厌憎的意思，足以给人一种极大不快的刺激，更有那乌黑的煤烟和污腻的油气，更加使人头目昏胀！

“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看见四面黯淡的神气，实在忍耐不住，但是这些新奇的境地，和庞大的机器，确能使我的思想轮子，不住的转动，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过了几天，我被编入纺纱的那一队里。那个纺车的装置和转动，我开手学习，也很要用我的脑力，去领会和记忆，所以那时候，我仍不失为一个有活泼思想的人，常常从那油光的大铜片上，映出我两颊微笑的窝痕。

“那一年春天，很随便的过去了！所以鲜红的桃花托上，那时不是托着桃花，是托着嫩绿带毛的小桃子，榆树的残花落了一

地，那叶子却长得非常茂盛，遮蔽着那灼人肌肤的太阳，竟是一个天然的凉篷。所有春天的燕子、杜鹃、黄莺儿，也都躲到别处去了，这一切新鲜夏天的景致，本来很容易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和新趣味。但是在那工厂里的人，实在得不到这种机会呢！

“我每天早晨，一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没有别的爽快的事情和希望，只是每次见你俯在窗子上，微笑着招呼，那便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事情了！除了这件，便是那急徐高低永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的机器声，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和永远用一定规矩去转动那纺车，这便是我每天的工作了！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有时我看见别的工人打铁，我便有一个极热烈的愿望，就是要想把那铁锤放在我的手中，拿起来试打两下，使那金黄色的火星，格外多些，似乎能使这沉黑的工厂，变光明些。

“有一次我看着刘良站在那铁炉旁边，摸擦那把铁锤头，火星四散，不觉看怔了，竟忘记使纺车转动，忽听见一种严厉的声音道：‘唉！’我吓了一跳，抬头只见管纺纱组的工头板着铁青的面孔，恶狠狠地向我道：‘这个工作便是你唯一的责任，除此以外，你不应该更想什么；因为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不是叫你运用思想，只是运用你的手足，和机器一样，谋得最大的利益，实在是你们的本分！’

“唉！这些话我当时实在不能完全明白，不过我从那天起，我果然不敢更想什么，渐渐成了习惯，除了谋利和得工资以外，也似乎不能更想什么了！便是离开工厂以后，耳朵还是充满着纺车轧轧的声音，和机器隆隆的声音；脑子里也只有纺车怎样动转的影子，和努力纺纱的念头，别的一切东西，我都觉得仿佛很隔膜的。

“这样过了三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机器，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我纺纱不过是手自然的活动，有秩序的旋转，除此更没有别的意义。至于我转动的熟习，

可以说是不能再增加了!

“在那年秋天里的一天——八月十号——是工厂开厂的纪念日，放了一天工。我心里觉得十分烦闷，便约了和我同组的一个同伴，到城外去疏散，我们出了城，耳旁顿觉得清静了！天空也是一望无涯的苍碧，不着些微的云雾，只有一阵阵地西风吹着那梧桐叶子，发出一种清脆的音乐来，和那激石潺潺的水声，互相应和。我们来到河边，寂静的站在那里，水里映出两个人影，惊散了无数的游鱼，深深地躲向河底去了。

“我们后来拣到一块白润的石头上坐下了，悄悄地看着水里的树影，上下不住的摇荡，一个乌鸦斜刺里飞过去了。无限幽深的美，充满了我们此刻的灵魂里，细微的思潮，好似游丝般不住地荡漾，许多的往事，久已被工厂里的机器声压没了，现在仿佛大梦初醒，逐渐地浮上心头。

“忽一阵尖利的秋风，吹过那残荷的清香来，五年前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我灵魂深处，渐渐地涌现上来，好似电影片一般的明显：在一个乡野的地方，天上的凉云，好似流水般急驰过去，斜阳射在那蜿蜒的荷花池上，照着荷叶上水珠，晶晶发亮，一队活泼的女学生，围绕着那荷花池，唱着歌儿，这个快乐的旅行，实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呢！今天的荷花香，正是前五年的荷花香，但是现在的我，绝不是前五年的我了！

“我想到我可亲爱的学伴，更想到放在学校标本室的荷瓣和秋葵，我心里的感动，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出来，使你真切的知道!”

荷姑说到这里，喉咙忽咽住了，眼眶里满含着痛泪，望着碧蓝的天空，似乎求上帝帮助他，超拔她似的，其实这实在是她的妄想呵！我这时满心的疑云乃越积越厚，忍不住的问荷姑道：“你要我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

荷姑被我一问才又往下说她的故事：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各自默默地沉思着，后来我的同伴忽和我说：‘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呵！这是何等痛心的疑问！我只觉得一阵心酸，愁苦的情绪，乱了我的心，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停了半天只是自己问着自己道：‘灵魂可以卖吗？’除此我不能更说别的了！

“我们为了这个痛心的疑问，都呆呆地瞪视那去而不返的流水，不发一言，忽然从庐苇丛中，跑出四五个活泼的水鸭来，在水里自如的游泳着，捕捉那肥美的水虫充饥，水鸭的自由，便使我们生出一种嫉恨的思想——失了灵魂的工人，还不如水鸭呢！——而这一群恼人的水鸭，也似明白我们的失意，对着我们，作出傲慢得意的高吟，不住‘呵，呵！’的叫着，这个我们真不能更忍受了！便急急地离开这境地，回到那尘烟充满的城里去。

“第二天工厂照旧开工，我还是很早地到了工厂里，坐在纺车的旁边，用手不住的摇转着，而我的目光和思想，却注视在全厂的工人身上，见他们手足的转动，永远是从左向右，他们所站的地方，也永远没有改动分毫，他们工作的熟练，实在是自然极了！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的钟响了，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1]的，便是作了一天的工作，所得的成绩，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愉快，只有那发工资的一天，大家脸上是露着凄惨的微笑！

“我渐渐地明白了，我同伴的话实在是不错，这工厂里的工人，实在不止是单卖他们的劳力，他们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灵魂应享的权利，他们不是卖了他们的灵魂吗？

“但是我永远不敢相信，我的想头是对的，因为灵魂的可贵，

① 木强：质朴刚强。

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灵魂可以卖吗？’这个绝大的难题，谁能用忠诚平正的心，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呢！”

荷姑说完这段故事，只是低着头，用手摸弄着她的衣襟，脸上露着十分沉痛的样子，我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的乱跳，更不能说出半句话来，过了些时荷姑才又说道：“我所求你帮助我的，就是请你告诉我，灵魂可以卖吗？”

我被她这一问，实在不敢回答，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不合理的太多呵！我实在自悔孟浪[①]，为什么不问明白，便应许帮助她呢？现在弄得欲罢不能！我急得眼泪湿透了衣襟，但还是一句话没有，荷姑见我这种为难的情形，不禁叹道：“金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

她现在不再说什么了！我更不能说什么了！只有忏悔和羞愧的情绪，激成一种小声浪，责备我道：“帮助人呵！用你的勇气回答她呵！灵魂可以卖吗？”

---

① 孟浪：鲁莽。

或人的悲哀[1]

亲爱的朋友KY：

我的病大约是没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后，我独自坐在窗前玫瑰花丛前面，那时太阳才下山，余辉还灿烂地射着我的眼睛，我心脏的跳跃很厉害，我不敢多想甚么，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娇艳的色彩，和清润的香气，这时风渐渐大了，于我的病体不能适宜，媛姊在门口招呼我进去呢。

我到了屋里，仍旧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张软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张张在我心幕上跳跃着，过去的一件一件事情，也涌到我洁白的心幕上来，唉！KY，已经过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渗在我的血液里，回忆着便不免要饮泣！

第一次，使我忏悔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紫藤花架下，那几张石头椅子上坐着，你和心印谈人生究竟的问题，你那时很郑重的说："人生那里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过象演戏一般，谁不是涂着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场呢？……"后来你又说："梅生和昭仁他们一场定婚，又一场离婚的事情简直更是告诉我们说：人事是作戏，就是神圣的爱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爱恋的定婚，后来大家又十分憎恶的离起婚来。一切的事情，都是靠

[1]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2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不住的。”心印听了你的话，她便决绝的说：“我们游戏人间吧！”我当时虽然没有开口，给你们一种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里更决绝的，和心印一样，要从此游戏人间了！

从那天以后，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态度；把从前冷静考虑的心思，都收起来，只一味的放荡着，——好象没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飘泊，无论遇到怎么大的难事，我总是任我那时情感的自然，喜怒笑骂都无忌惮了！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冷清清的书房里，忽然张升送进一封信来，是叔和来的。他说：他现在很闷，要到我这里谈谈，问我有工夫没有？我那时毫不用考虑，就回了他一封说：“我正冷清得苦，你来很好！”不久叔和真来了，我们随意的谈话，意消磨了四点多钟的光阴；后来他走了，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虑吧？但是已经过去了！况且我是游戏人间呢！我转念到这里，也就安贴了。

谁知自从这一天以后，叔和便天天写信给我，起初不过谈些学术上的问题，我也不以为奇，有来必回，最后他忽然来了一封信说：“我对于你实在是十三分的爱慕；现在我和吟雪的婚事，已经取消了，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总该知道呵！我生平最恨见异思迁的人，况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缘，总算是朋友，谁能作出此种不可思议的事呢？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痛痛地拒绝他了。但是他仍然纠缠不清，常常以自杀来威胁我，使我脆弱的心灵受了非常的打击！每天里，寸肠九回，既恨人生多罪恶！又悔自家太孟浪！唉！KY！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了！现在更蔓延到心脏了！昨天医生用听筒听了听，他说很要小心，节虑少思，或者可以望好，唉！KY！这种种色色的事情，怎能使我不思呢？

明天我打算搬到妇婴医院去，以后来信，就寄到那边第二层

楼十五号房间；写得乏了！再谈吧！

你的朋友亚侠

六月十日

亲爱的 KY：

我报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脏病，已渐渐好了！失眠也比从前减轻，从前每一天夜里，至多只睡到三四个钟头，就不能再睡了。现在居然能睡到六个钟头，我自己真觉得欢喜，想你也一定要为我额手称贺！是不是？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这医院里，有一个看护妇刘女士，是一个最笃信宗教的人，她每天从下午两点钟以后，便来看护我，她为人十分和蔼，她常常劝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为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发现；不过现在我却有些相信了！因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寻不到，不如暂此将此心寄托于宗教，或者在生的岁月里不至于过分的苦痛！

昨天夜里，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里的电灯拧灭了；看那皎洁的月光，慢慢透进我屋里来。刘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声的祷祝，一种恳切的声音，直透过我的耳膜，深深地侵进我的心田里，我此时忽感一种不可思议的刺激，我觉得月光带进神秘的色彩来，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我这时虽不敢确定宇宙间有神，然而我却相信，在眼睛能看见的世界以外，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了。

我这一夜，几乎没闭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过我这时彷徨的心神好象有了归着，下午睡了一觉，现在已经觉得十分痊愈了！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这么快，他说：若以此种比例推下去——没有变动再有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来看我一次，她近来颜色很不好！不知道有甚么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大约她现在彷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来的一束兰花，今天还很有生气，这时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阳，更显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这花一样灿烂。再谈，祝你康健！

亚侠

七月六日

KY 吾友：

我现在真要预备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为我自从病后便不耐幽居，听说蓬莱的风景佳绝，我去散散心，大约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来，因为我打算后天早车到天津乘长沙丸东渡，在这里的朋友，除了你，和心印以外，还有文生，明天我们四个人，在我家里畅叙一下罢！我这一走，大约总要半年才能回来呢！

你明天来的时候，请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给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带了来，她那边有一个问题，——“名利的代价是什么？”我当时心里很烦，没有详细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见面时，我们四个人讨论一个结果出来，不过这个问题，又是和“人生究竟的问题”差不多，恐怕结果，又是悲的多，乐的少，唉！何苦呵！我们这些人总是不能安于现在，求究竟，——这于人类的思想，固然有进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讨论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满就好了！

我现在屋子乱得不成样子，箱子里的东西乱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实在心烦，所以跑到外书房里来，给你们写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见，心就不烦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KY！你记得前些日子，我们看见一个盲诗人的作品，他说：“中午的太阳，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惊异指示给人们，但是夜，却把宇宙无数的星，无际限的空间，——全生活，广大和惊异指

示给人们。白昼指示给人们的，不过是人的世界，黑暗和污染。夜却能把无限的宇宙指示给人们，那里有美丽的女神，唱着甜美的歌，温美的云织成洁白的地毡，星儿和月儿，围随着低低地唱，轻轻地舞。”这些美丽的东西，岂是我们眼睛所能领略得到的呢？KY，我宁愿作一个瞎子呢！倘若我真是个瞎子，那些可厌的杂乱的东西，再不会到我心幕上来了。但是不幸！我实在不是个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的痕迹了！

任笔写来，不知说些什么，好了！别的话留着明天面谈的！

亚侠

九月二日

KY 呵！

丝丝的细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云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涛震动着船身；海天辽阔，四顾苍茫，我已经在海里过了一夜，这时正是开船的第二天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墙的精致小房子里的四个人，握着手谈着天何等的快乐？现在我是离你们，一秒比一秒远了！唉！为什么别离竟这样苦呵！

我记得：分别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说："人生和水一样的流动，岁月和水一样的飞逝；水流过去了，不能再回来！岁月跑过去了，也不能再回来！希望亚侠不要和碧水时光一样。早去早回呵。”KY，这话真使我感动，我禁不住哭了！

你们送我上船，听见汽笛呜咽悲鸣着，你们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泪，急急转过头走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对你们望，你们以为我看不见你们了，用手帕拭泪，偷眼往我这边看，咳！KY，这不过是小别，便这样难堪！以后的事情，可以设想吗？

“名利的代价是什么?”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劳碌”。你却说:“是人生生命的波动;若果没有这个波动,世界将呈一种不可思议的枯寂!”你们的话在我心里,起伏不定的浪头,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这波动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价只是愁苦劳碌。唉! KY! 我心彷徨得很呵! 往那条路上去呢? 我还是游戏人间吧!

今天没有什么风浪,船很平稳,下午雨渐渐住了,露出流丹般的彩霞,罩着炊烟般的软雾;前面孤岛隐约,仿佛一只水鸦伏在那里。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涌起,好象田田荷丛中窥人的睡莲。我坐在甲板上一张旧了的藤椅里,看海潮浩浩荡荡,翻腾奔掀,心里充满了惊惧的茫然无主的情绪,人生的真象,大约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户;一星期后可到东京,到东京住什么地方,现在还没有定,不过你们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学我哥哥那里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脏病,昨日夜里又有些发作,大约是因为劳碌太过的缘故,今夜风平浪静,当得一好睡!

现在已经黄昏了。海上的黄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红日映成紫色,波浪被余辉射成银花,光华灿烂,你若是到了这里,大约又要喜欢得手舞足蹈了! 晚饭的铃响了,我吃饭去。再谈!

亚侠

九月五日

KY 吾友:——我到东京,不觉已经五天了。此地的人情风俗和祖国相差太远了! 他们的饮食,多喜生冷;他们起居,都在席子上,和我们祖国从前席地而坐的习惯一样,这是进化吗? 还是退化? 最可厌的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脱了鞋子走路;这样赤足的生活,真是不惯! 满街都是吱吱咖咖木屐的声音,震得我

头疼，我现在厌烦东京的纷纷搅搅，和北京一样！浮光底下，所盖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样：莫非凡是都会的地方都是罪恶荟萃之所吗？真是烦煞人！

昨天下午我到东洋妇和平会去，——正是她们开常会的时候，我因一个朋友的介绍，得与此会。我未到会以前，我理想中的会员们，精神的结晶，是纯洁的，是热诚的。及至到会以后，所看见的妇女，是满面脂粉，贵族式的夫人小姐；她们所说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只许我共他人之产不许人共我的产一样。KY！这大约是：人世间必不可免的现象吧？

昨天回来以后，总念念不忘日间赴会的事，夜里不得睡，失眠的病又引起了！今天心脏觉得又在急速的跳，不过我所带来的药还有许多，吃了一些，或者不至于再患。

今午吃完饭后，我跟着我哥哥，去见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住的地方离东京很远，要走一点半钟。我们一点钟从东京出发，两点半到那里。那地方很幽静，四围种着碧绿的树木和菜蔬，他的屋子就在这万绿丛中。我们刚到了他那门口，从他房子对面，那个小小草棚底下，走出两个警察来，盘问我们住址，藉贯，姓名，与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关系。我当时见了这种情形，心里实感一种非常的苦痛，我想，这些巩固各人阶级和权利的自私之虫，不知他们造了多少罪孽呢？KY 呵！那时我的心血沸腾了！若果有手枪在手，我一定要把那几个借强权干涉我神圣自由的恶贼的胸口，打穿了呢！

麻烦了半天，我们才得进去，见着那位社会主义者。他的面貌很和善，但是眼神却十分沉着。我见了他，我的心仿佛热起来了！从前对于世界所抱的悲观，而酿成的消极，不觉得变了！这时的亚侠，只想用弹药炸死那些妨碍人们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碍物，KY！这种的狂热回来后想想，不觉失笑！

今天我们谈的话很多，不过却不能算是畅快；因为我们坐的

那间屋子的窗下，有两个警察在那里监察着。直到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位社会主义者才说了一句比较畅快的话，他说："为主义牺牲生命，是最乐的事，与其被人的索子缠死，不如用自己的枪对准喉咙打死！"KY，这话的味道，何其隽永呵！

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孙成来谈，这个人很有趣，客中得有几个解闷的，很不错！

写得不少了，再说罢。　　　　　　　　　　　亚侠

九月二十日

KY 呵！

我现在不幸又病了！仍旧失眠，心脏跳动，和在京时候的程度差不多。前三天搬进松井医院。作客的人病了，除了哥哥的慰问外，还有谁来看视呢！况且我的病又是失眠，夜里睡不着，两只眼看见的，是桌子上的许多药瓶，药末的纸包，和那似睡非睡的电灯，灯上罩着深绿的罩子，——医生恐光线太强，于病体不适的缘故。——四围的空气，十分消沉、暗淡。耳朵所听见的，是那些病人无力的吟呻；凄切的呼唤，有时还夹着隐隐地哭声！

KY！我仿佛已经明白死是什么了！我回想在北京妇婴医院的时候看护妇刘女士告诉我的话了，她说："生的时候，作了好事，死后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是永久的乐园，没有一个人脸上有愁容，也没有一个人掉眼泪！"KY！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彷徨无着处的时候，我不能不寻出信仰的对象来；所以我健全的时候，我只在人间寻道路；我病痛的时候，便要在人间之外的世界，寻新境界了。

这几天，我一闭眼，便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意象所造成的花园，立在我面前，比较人间无论那一处都美满得多。我现在只求死，好象死比生要乐得多呢！

人间实在是虚伪得可怕！孙成和继梓——也是在东京认识

的，我哥哥的同学；他们两个为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互相倾轧。有一次，恰巧他们两人，不约而同时都到医院来看我，两个人见面之后，那种嫉妒仇视的样子，竟使我失惊！KY！我这时才恍然明白了！人类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们要是欢喜什么东西，便要据那件东西为已有！

唉！我和他们两个只是浅薄的友谊，那里想到他们的贪心，如此厉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KY！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我的人生观你是明白的，我对于我的生，是非常厌恶的！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轻视的，不过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设法不虚此生！我对于人类，抽象的概念，是觉得可爱的，但对于每一个人，我终觉得是可厌的！他们天天送鲜花来，送糖果来，我因为人与人必有交际，对于他们的友谊，我不能不感谢他们！但是照现在看起来，他们对于我，不能说不是另有作用呵！

KY！你记得，前年夏天，我们在万牲园的那个池子旁边钓鱼，买了一块肉，那里你曾对我说："亚侠！作人也和作鱼一样，人对付人，也和对付鱼一样！我们要钓鱼，拿他甘心，我们不能不先用肉，去引诱他，他要想吃肉，就不免为我们所甘心了！"这话我现在想起来，实在佩服你的见识，我现在是被钓的鱼，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KY！人与人的交际不过如此呵！

心印昨天有信来，说她现在十分苦闷，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知战胜了，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她现在大有自杀的倾向。她这封信，使我感触很深！KY！我们四个人，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气奋斗外，心印你我三个人，困顿得真苦呵！

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我想了便要写出来给你看，好象二十年来，茹苦含辛的生活，都可以在我给你的信里寻出来。

KY！奇怪得很！我自从六月间病后，我便觉得我这病是不能好的，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说，希望你，把我从病时，给你的

信，要特别留意保存起来。但是死不死，现在我自己还不知道，随意说说，你不要因此悲伤吧！有工夫多来信，再谈。祝你快乐！

亚侠

十一月三日

KY：

读你昨天的来信，实在叫我不忍！你为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竟悲伤了几天！KY！我实在感激你！但是你也太想不开了！这世界不过是个寄旅，不只我要回去，便是你，心印，文生，——无论谁，迟早都是要回去的呵！我现在若果死了，不过太早一点。所以你对于我的话，十分痛心！那你何妨，想我现在是已经百岁的人，我便是死了，也是不可逃数的，那也就没什么可伤心了！

这地方实在不能久住了！这里的人，和我的隔膜更深，他们站在桥那边；我站在桥这边，要想握手是很难的，我现在决定回国了！

昨天医生来说：我的病很危险：若果不能摒除思虑，恐怕没有好的希望！我自己也这样想，所以我不能不即作归计了！我的姑妈，在杭州住，我打算到她家去，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疗治我的沉疴，我们见面，大约又要迟些日子了。

昨夜我因不能睡，医生不许我看书，我更加思前想后的睡不着，后来我把我的日记本，拿来偷读，当时我的感触，和回忆的热度，都非常厉害，我顾不得我的病了！我起来把笔作书，但是写来写去，都写不上三四个字，便写不下去了，因又放下笔，把日记本打开细读，读到三月十日我给心印的信上面，有几首诗说：

“我在世界上，
不过是浮在太空的行云！
一阵风便把我吹散了，
还用得着思前想后吗？”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
苦闷的眼泪
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来呵！”

这一首诗可以为我矛盾的心理写照：我一方说不想什么，一方却不能不想什么，我的眼泪便从此流不尽了！这种矛盾的心理，最近更厉害，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时觉得死比什么都甜美！病得厉害的时候，我又惧怕死神，果真来临！KY呵！死活的谜，我始终猜不透！只有凭造物主的支配罢了！

我的行期，大约是三天以内。我在路上，或者还有信给你。

现在天气渐渐冷了。长途跋涉，诚知不宜，我哥哥也曾阻止我，留我到了春天再走，但是KY！我心里的秘密，谁能知道呢？我当初到日本去，是要想寻光明的花园，结果只多看了些人类偏狭心理的怪现状！他们每逢谈到东亚和平的话，他们便要眉飞色舞的说：这是他们唯一的责任，也是他们唯一的权利！欧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他们不用镜子，照他们魑魅的怪状，但我不幸都看在眼里，印在心头，我怎能不思虑？我的病如何不添重？我不立刻走，怎么过呢？

况且我的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毫无把握！我固然是厌恶人间，但是我活了二十余年，我究竟是个人，不能没有人类的感情，我还有母亲，我还有兄嫂，他们和我相处很久；我要走了，也应该和他们辞别，我所以等不到春天，就要赶回来了！

我到杭州住一个礼拜，就到上海去，若果那时病好了，当到北京和你们一会。

我从五点钟给你写信，现在天已大亮了！医生要来了，我怕他责备，就此搁笔吧！

亚侠

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KY：

我离东京的时候，接到你的一封信，当时忙于整理行装，没有复你，现在我到杭州了。我姑妈的屋子，正在湖边，是一所很精致的小楼，推开楼窗，全湖的景色，都收入脑海，我疲病之身，受此自然的美丽的沐浴，觉得振刷不少！

湖上天气的变幻，非常奇异，我昨天到这里，安顿好行李，我便在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我看见湖上的雾，很大——大约五分钟的工夫，便密密幂起，四围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淅淅沥沥的雨点往下洒，游湖的小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荡，但是不到半点钟，雨住云散，天空飞翔着鲜红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绿的色彩来。山涧里的白云随风袅娜，真是如画境般的湖山，我好象做了画中的无愁童子，我的病似乎好了许多。

我姑妈家里的表兄，名叫剑楚的，我们本是幼年的伴侣；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见，大家都觉得生疏了！这时他已经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神气，自然不象从前那样活泼，不过我苦闷的时候，还是和他谈谈说说觉得好些！（十二月二十日写到此）

KY！我写这封信的一半，我的病又变了！所以直迟了五天，才能继续着写下去，唉！KY！你知道恶消息又传来了！

我给你写信的那天晚上，——我才写了上半段，剑楚来找我，他说："唯逸已于昨晚死了！"唉！KY！这是什么消息？你回想一年前，我和你说唯逸的事情，你能不黯然吗？唯逸他是极

有志气的青年，他热心研究社会主义，他曾决心要为主义牺牲，但是他因为失了感情的慰藉，他竟抑抑病了，昨晚竟至于死了。

他有一封信给我，写得十分凄楚，里头有一段说："亚侠！自从前年夏天起，我便种了病的因，只因为认识了你！但是我的环境，是不容我起奢望的，这是知识告诉我，不可自困！然而我的精神，从此失了根据。我觉得人生真太干枯！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我何心去助增别人的生活趣味？为主义牺牲的心，抵不过我厌生的心，但是我也不愿意作非常的事，为了感情牺牲我前途的一切！且知你素来洁身自好，我也决不忍因爱你故，而害你，但是我终放不下你！亚侠！现在病已深入了！我深藏心头的秘密，才敢贡诸你的面前！你若能为你忠心的仆人，叫一声可怜！我在九泉之灵也就荣幸不少了……"唉！KY！游戏人间的结果，只是如此呵！

我失眠两天了！昨天还吐了几口血，现在疲乏得很！不知道还能给你几封信呵！

亚侠伏枕书

十二月二十五日

KY 亲爱的朋友：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接到你两封信，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但是我病了，不能回你们！

唉！KY！我想不到，我已经不能回上海了！也不能到北京了！昨天我姑妈打电报，给我的家里，今天我母亲嫂嫂已经来了！她们见了我，只是掉眼泪，我的心也未尝不酸！但是奇怪的很！我的泪泉，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干枯了？

自从上礼拜起，我就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我便把我一生的事情，从头回想一遍，拉杂写了下来！现在我已经四肢无力，头脑作痛，眼光四散，我不能写了！唉！

……

“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没什么可记，但是我精神上起的变化，却十分剧烈：我幼年的时候，天真烂漫，不知痛苦。到了十六岁以后，我的智情都十分发达起来。我中学卒业以后，我要到西洋去留学，因为种种的关系，作不到；我要投身作革命党，也被家庭阻止，这时我深尝苦痛的滋味！

但是这些磨折，尚不足以苦我！最不幸的，是接二连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涡，使我欲拔不能！这时一方，又被知识苦缠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这时的心，彷惶到极点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来，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结果呢？并且人生除了死，没有更比较大的事情，我既不怕死，还有什么事不可作呢！……唉！这时的我，几乎深陷堕落之海了！……幸一方面好强的心，很占势力，当我要想放纵性欲的时候，他在我头上，打了一棒，我不觉又惊醒了！不敢往这里走，但是究竟往什么地方去呢？我每天夜里，睡在床上，殚精竭虑的苦事搜索，然而没有结果！

我在极苦痛的时候，我便想自杀，然而我究竟没有勇气！我否认世界的一切；于是我便实行我游戏人间的主义，第一次就失败了！接二连三的，失败了五六次！唯逸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凄之感！

唉！天乎！不可治的失眠病，从此发生！心脏病，从此种根！颠顿了将及一年，现在将要收束了！

今夜他们都睡了。更深人静，万感丛集！——虽没死的勇气，然而心头如火煎逼！头脑如刀劈、剑裂！我纵不欲死，病魔亦将缠我至于死呵！死神还不降临我，实在等不得了！这时我努力爬下床来，抖战的两腿，使我自己惊异！这时窗子外面，射进

一缕寒光来，湖面上银花闪烁，我晓得那湖底下朱红色的珊瑚床，已为我预备好了！云母石的枕头，碧绿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我回去吧！唉！亲爱的母亲！嫂嫂！KY……再见吧！”

……

我表姊，昨夜不知什么时候，跳在湖心死了！她所写的信，和她自己的最后的一页日记，都放在枕边。唉！湖水森寒，从此人天路隔！KY！姊呵！我表姊临命的时候，瘦弱可怜的影子，永远深深刻在我脑幕上。今天晚上，我走到她住的屋子里去，但见雪白的被单上，溅着几滴鲜红的血迹，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张椅子上，痛哭了！

她的尸首，始终没有捞到，大约是沉在湖底，或者已随流流到海里去了。

她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交给我舅母带回去，有一本小书，——《生之谜》，上面写着留给你作纪念品的，我现在由邮寄给你，望你好好保存了吧！

亚侠的表妹附书。一月九日

彷徨[1]

“我记得我曾乘着一叶的孤舟，
荡漾在无边的大海里，
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进。
我记得我曾在充满春夜明月的花园里，
嗅过兰芷的幽香；
穿过轻柔的柳丝，
走遍这座花园，
寻找那管花园的主人。
我记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的早晨，
听芭蕉和梧桐喳喳喊喊地私语，
看见枫叶红得和朝霞似的；
这时我曾恳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来的的女神。
我记得我曾在没有人迹的穷崖绝谷里，
听石隙中细流潺潺地低唱着；
山顶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长啸着；
我这时曾极力寻找散布自然种子的神秘使者。
但那里有彼岸？
那里有花园的主人？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那里有秋天的女神？
那里有自然的使者？
彷惶！失望！
无论在甚么地方，我只是彷惶着呵！

“无论谁总尝过彷惶和失望的悲哀了！”这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其实是信念常常横梗在无数的人类心里。

秋心他天生好深思——在他额颜上微微有两三道细嫩的皱褶，便可以知道了。他这时已经完了刻板的教师工作，安享那星期六下半天闲暇的清福，学生们都回去了。同事们都忙着个人的事情，也有出去拜会朋友的，静悄悄的学校里，只剩了他一个人，他忙着收拾书籍，洗澡，不觉得已到五点多钟了。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叠四五封朋友们的信来，打算一封封回复。他提着饱吸墨水的笔，展开雪样白的信笺，在上面如飞般写了几行。忽而停住，放下笔，把那张信笺细细轻轻地念道：——

“友周！——

你的信收到了。教育对于人类究竟有甚么效力？我始终不敢回答你……不过你听说的青年的悲哀，我实在有同感！现在我们的同伴，十个有九个是沉沦在悲哀的海里——尤其是沉沦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里，在他们脆弱嫩稚的心里，横放着两件不相融洽的战器，——情与智——终日不住的战争……”

他看到这里，不觉叹了一口气，又把友周的来信读了几行，接着往下写道：——

“不错！悲哀的确是人生不能避免的，尤其是我们青年人，我们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压迫……我们充满着希望，完美的前途的热情，我们恳切的盼望我们能被每一个人慈祥而含重视的目光照临。当我们偶然听见我们的朋友微笑着，赞扬我们的时候，绚烂的光明的前途，仿佛就要寻到了。我们柔弱的心芽，活泼泼地跳跃起来了。但是当我们初次遇到人们无意的嘲笑，我们的心便受了冷森森锥子的伤痕，对于人间战兢了！甚至于痛哭绝望，否认我们的前途，我们这时没有希望了，绚烂的光明的前途，都成了深夜的梦，这时我便镇静着愤怒和悲抑的情绪，更深一层问甚么是人生的究竟？唉！聪明人纵牺牲一生的精神，躲在神秘的研究室里，谁又曾找到人生的究竟？呵！明知没有究竟，偏要追求究竟，他们怎能不发狂呢？怎能不求脱弃躯壳，而使我们的灵魂徜徉于我们的故乡——白云深处呢！……“

他写到这里不能往下再写了，沙沙地一阵秋声，呜咽着，从一半萎黄的芭蕉树里，轻轻地透出来，他的心好象受了电流的激荡，迷离着，懒散着，睡在一张躺椅上了。他回忆——儿时的年华：

在一棵白杨树下，那时正是黄昏之后，淡薄的青光，映着白杨树摇摆着，震荡着，他第一次离开母亲的保护，儿时第一次的彷徨，深沉的悲哀浸透他嫩弱的心了。但他还希望着，母亲的爱，绚烂的光明的前途。

他第一次进学校的时候，只十岁，他离开他亲爱的母亲，他的心酸痛，但是他忍着泪，和他的小朋友说：“我母亲告诉我，读了书，便可以作先生，便可以独立。”他的小朋友微笑说：“我爹爹也是这样说的。”他们俩手牵着手，在白杨树下互相安慰着，这不过十二三年前的事。

光阴一年年的飞跑过去，他也一年年大了。小学毕业了，又考进中学，在中学四年，也是不负责任的过去了。到他进了高等师范，他希望作先生的心十分热烈了，很顺当过了三年。……

当他快毕业的那一年夏天，一个月夜的晚上，清光映进他的自修室里。他凄苦着，坐在案旁的椅上，他盘算着："再有两个月，就和这三年半朝夕亲近的自修室告别了！"茫茫的世界，生疏的面孔的人们，叫他到甚么地方去呢？吃饭的问题不能不解决了！上午他回到家里去，母亲曾对他说："好了！好容易盼望着你卒业了！家里以后也多一个帮手了！你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吗？"他想到这里只觉得无限心酸，今天听了校长和主任先生的报告，现在知识阶级的生活，差不到要破产了，一般有志的青年，个人都是被压服于生计问题之下，使他们不能再有思想一切的余裕，所以我们这次卒业的三十几个人很不容易安置呢！"……若不得安置，怎么对母亲，怎么对亲友……咳！更怎么对自己！肚子饿便要吃饭呵！前途！唉，可怕！

昨日听得一个亲戚说，"他这次试教的成绩很好，或者有希望留堂吧……但是靠不住，比自己好的还有……况且那几个同学同校长主任都特别的联络，并且又是同乡，轮得到自己吗？……不留堂，怎么样？什么地方可以插足呢？若果终久失望，怎么对得住母亲，……什么意思在倚赖人家吃一口闲饭呢？"他想到绝路上来了，不禁对着暗淡的月光滴下泪来……

多大的一个伤痕呵！当他听见他的同学和他说："主任先生始终没有提起安置你的问题，留堂的事情恐怕也是失望了！"他想自己的学问或者不如人，平常又不大喜欢联络先生，现在谁又知道自己的抱负？岂不埋没了前途？——那里还有前途？只是绝望和悲哀。他那时正和几个朋友，站在公园里的山石旁，来往的游人，络绎不绝，从他身后走过，他禁不住呜咽哭了！他的朋友十三分温存劝慰着他，把他送回家去，这件事就算告一个段

落。然而深刻的伤痕，不时还要复现。

他想到这里，忽然自己站了起来，把他的住室，上下左右看了半天，又走到窗户面前，对着对面的课堂，望了望，不觉叹了一声道：“这不是学堂吗？我不是已经作了先生吗？生活独立了，真的！这一切真真实实绝不是梦了。呵！母亲！对得住她了。……”

这时他似乎很骄傲的，露着自喜的神气，光明绚烂的前途……成功！呵，成功吗？他忽然又怀疑起来了，他回想他初到这学校里的时候，秋雨正淅淅沥沥地下着，秋风正呜呜咽咽的吹着，他独自坐在冷清清的屋子里，留恋着家人，思念着朋友，要想写封长篇的信，痛痛快快发舒，发舒，但是他才提起笔来，他的心又跳了，明天第一点钟就要上课，我第一句对他们怎么说？我的功课预备了，恐怕因为矜持，临时或者要遗忘，再看一遍吧！他赶紧放下笔，从书堆里抽出一本《地理》来，看了两行，仿佛熟了，心又他驰，——母亲含笑的坐在软钢丝的床上，她呢？眼圈微红的，轻轻地说道：“年假早点回来！”……“咳！看书吧！明天四十多个人怎么对付呢？”他自言自语的，勉力的打断了思路，极力低下头看书，……明天呵！要上战场了吗？……不是！不过是给四十多个学生讲学呵！我知道甚么？——历史、地理大约都还记得，但是“周朝封建制度的流弊如何？”似乎想不起来了！急忙走到书架上，把《通鉴》拿下来，翻了半天，又把历史教科书打开看看，仿佛知道了！紧张的心弦，微微平定了，写信吧！匆匆忙忙把《历史》、《通鉴』依旧放在书架上，放下心写信。写了半天，“作人苦——人生没意思”唉！写不下去！熄了灯，蒙起头努力的睡觉吧！

第二天，天色才朦胧，他便心慌得睡不着了，无精打采的，下了床，披上衣服，坐在案旁，又把讲义拿出来看了一遍，似乎

有了把握，洗脸吧！推开窗户，望着讲堂的门，不觉又心跳起来！

时间又象快得很，眼看就要走进那个门，登在那座讲台上去，……不！这时候实在太不好过，快些上了堂吧！命运——没决定的命运，悬着，不如已受裁判！心里象吊桶般，七上八下的跳动着！

“铛铛铛”一阵响，仿佛一阵枪声，心跳了！不觉默默地沉思：“我作学生的时候，钟声怎么那种温和？这里的钟声怎么特别惨厉呢?”……“走吧！上堂了！”他听见一个同事对他这么讲，他跟着他们一齐走了。进了讲堂，四十多双眼睛，逼视的寒光，和电般激得他战悚了！只觉头昏，眼花，心头扑扑地乱跳，学生站起来了，他的右脚迈上讲堂，两腿不觉也抖起来了，勉强镇静了，鞠了一个躬，学生都坐下了。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他仿佛只听见心房跳动，扑扑地响声，无论怎么样，实在得开口了，他用力的说“诸君！……”气又急促起来了！歇了半天，才又接着说……“鄙人很感愉快得有这个好机会……和诸君一堂研究！……”他说着话，看见有两个学生，微微地笑了笑，他不知不觉脸红了，心里更觉慌忙，眼前黑漆漆地；一秒钟里，他的确失了感觉，他想他自己站在四十几个，冷冰冰的面孔的学生面前，好象孤身到了北冰洋，四面寒气逼着他，全身的血脉都凝固了！他的心冰冷了！但是还用力高声讲，继续着不竭声的讲，……看看表，下课还差二十分呢！讲！努力的讲！声音抖战着；心弦紧张着，但是不能不作他应作的事：“你们都明白了吗?”他问了一声，没有人答应，再问一声，有两三个人，微微点点头，他不由得，又焦灼，又心伤，他极力忍着泪说：“你们对于教授上，有什么意见吗？有，请你们说……我一定愿意采纳诸君的意见”……他诚恳的问。学生们只是微笑着，对面相望着，永没有人肯发言，他更心慌了！他想：莫非他们是取消极的

抵抗法吗？……要想把他们的心，掀起来看看，但是不能，要想问他们："你们不满意我教吗？"咳！没有勇气，若果他们真答应"是！"怎么处呢？等了半天，有一个学生说话了。他说："我们应当怎么去读书？"好大问题，他不能不对付他们，一件一件告诉他们，说了许多话，还不听见打下堂铃，咳！这一点钟怎么好象快到一年了！……挨了又挨，迟了又迟，赦罪的铃才响了，拍拍身上的白粉面，慌慌张张走下讲堂，无精打采回到屋子里，放下书，莫明其妙的辛酸味道，窜上心头，咳！人生什么意思？耐不住流泪了！

放下窗帘，斜倚在卧椅上，猜想这一点钟学生们的心理，好意吗？不敢自信，他们笑甚么？……咳！若果不满意，或者不至于这么平安吧！……依旧不能自信，到外面打探同事们的口气，……一点的希望……真不敢再想了！掩上门出来，到了同事面前，看看他们的脸色，……要问，然而不敢开口，怯弱羞涩，——嗫嚅了半响，只得自言自语的说："今天都得真是不好！"……果然这话有效力，同事们都笑道："你还有不好的吗？实在好得很！"这话仿佛可以安慰彷徨的心，然而不敢深信，深深回想适才讲堂上的情形，回想自己说的话，一遍两遍好象没有什么大缺漏，成绩大约不至于十分的坏吧！心弦渐渐弛缓了，紧皱的眉峰渐渐舒展了！渐渐地有说有笑，——奇怪这时间真作怪，快乐的时候，一点钟好象一分钟便过去，他觉得还没说上几句话，已经去了两点多钟。天又要黑，明天又得上课，心弦又紧张了！撤了一切，又躲到书堆里去看书，一页，两页，三页，眼皮盖上来了。伏在书案上，要睡，但是那里睡得着，——看看钟已经十二点，夜深了，唉！坐在软钢铁床的母亲。她和蔼的微笑，乡园的相片，又一张张摆在面前了！回想登船的那天晚上，辛酸失望，他伏在枕上哭了！迷迷昏昏，不知怎么便过了一夜……

一天一天和度年般挨过去了。他不觉已上了一星期的课，命运似乎有些把握了。不幸有一天他看见许多学生，围在一起，窃窃私语着，好象商议着什么事，他脆弱的心，久经波折的心，禁不住又狂跳起来，这个私语莫非有关系自己吧？若果失望了，朋友们的冷眼，家人们的埋怨，自己的羞惭，呵！千万把利刃，刺透了他的心！……

"希望作一个良好的教师，更不容易，现在德谟克拉西[①]的声浪，非常激烈，教授时不取这种精神，总是不高明。"他自己殚精竭虑，想了一夜，到第二天，他上课了，走进讲堂，把气特别抑住，声音特别沉着说："教育的目的，是阐发个人的个性的，所谓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所以我对于诸君的意见，是异常尊重，诸君有什么意见吗？——对于这一本教科书，觉得深还是浅泥？"他的问题发过了，台下的学生，切切的商议着，嘈嘈杂杂地谈论着，约摸乱了两三分钟，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先生！我们觉得这本书生字太多了！换一本浅一点的罢！"他点点头答道："这本书生字，确实不少，你们大家都感困难吗？"台下一部分学生，小声答道："是！困难得很！"他才要说换书的话，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们觉得，这本书于我们，很适宜，并且已经学了好几页了，再换书，不是很讨厌吗？"这个学生的话说完了，就听见台下乱哄哄一阵响声，一部分人，仿佛抱愤不平的样子，跟着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凡事应由浅而深，学英文更是不能好高鹜远的，这本书我们觉得实在读不来，勉强下去，有什么益处呢？"他这时竟没有方法了！心想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是这个样子呵！——咳！台底下的秩序简直大乱了！有几个学生，私自争执起来，他直觉左右为难，怔怔站在台上，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家实在争执得不象样了，他蓄着满腔的闷气，嗫嚅着道：

① 德谟克拉西：英文 demcracy 的音译。意为民主。

“你们……你们先不要乱，慢慢想法子，……总要使你们两方面都不大吃亏！”学生们听了这话，稍微平静了，然而还有几个很露着不满意的神气，自言自语的，不知是抱怨，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学，还是觉得先生不能想个周全办法。他这时只觉得心头闷郁，两颊发热，幸而这时下堂铃响了，这个德谟克拉西的教授法的败将，才得脱逃重围！

咳！教授了一个多月的书，没有一天不是在荆天刺地里恐慌着。战兢着办事呢？也一样的困难，——昨天为着学生们更换住室，自己事前大大地费了一番的盘算，——管理上便利，学生们的方便。他把这所有的住所，按着次序画了一张很整齐的图，作一张很有条理的启事，已经弄到夜深更静了，但是总算作成了一件事，心里略觉舒展，睡在床上，很快便入梦了。到了第二天早起，兴兴头头，把这张图和启事都挂出来了，一方面，又去监督着学生搬移，——平常有秩序的生活，立刻呈着紊乱的现象，满院子都是学生们喧哗的声音，满地都是碎纸破书，随着秋风落叶一齐乱飞乱舞。他站在走廊上，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方感得肩着很重的责任，似乎很可以骄傲，一方又很感得烦躁，究竟作人是没多大意义吗？他想到这里，十分心烦，又觉得两腿站得很疲倦，因吩咐了学生们几句话，他便回到教员办事处，坐在椅上，正端着一碗茶，喝了两口，只见两个学生走进来说：“先生，我们几个本来好好住在一间屋子里，彼此都很相得，现在把我们分到两三个地方，很觉得不方便。并且那两间屋子，又不是我们同年级的人住的，温习起功课来，种种不方便，请先生替我们掉换掉换吧！”他听完沉吟了半晌说：“这里实在有许多困难，你们顾了你们的小团休，管理上便大费麻烦！并且排的时候，四方八面都费了一次盘算，若你们一动，便要全局都牵动了！你们还是将就点吧！”那几个学生，又申说了半天，他也照样的解释半天，那几个学生无奈何的走了。他心想或者他们还是可以搬吧？同事

们大家也都这样想着，所以都轻轻把这问题放下了。但是没到半点钟又来了三四个学生说："先生，你不是派我们三个住第五间房子吗？但是他们那几个人，不肯搬，说他们住得好好地，为什么又要叫他们分开？先生：我们到底住到甚么地方去呢？"他站了起来说："他们不肯搬，等我和他们说去。"他和学生般一齐走了。到了那里，只见那几个学生，板着面孔，很不高兴的，站在廊庑上。他忍着气，和他们再三的解释，费了两点钟的光阴，才算把他们勉勉强强地说动了，答应搬。他的心略觉安慰，仍回到教务处坐下，不知不觉又把适才的事情，想了一遍，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低心下气呢？——咳！作人只为了吃饭吗？精神上的苦痛，始终得不到代价，平心静气的，替他们布置了，而永远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以为先生总是他们的敌人，……咳！这碗饭真不容易吃！——我为吃饭！……他想到这里不觉脸红了，心酸了，眼泪滴下来了！这时又有几个学生，进来说："先生，我丢了东西。"他只得跟着他们过住室这边来，检查了半天，那里有踪迹，——自己不免觉着责任的压迫和失物学生的懊丧，定须想个追求的方法，一面又想到教育的效果在那里？教育的事业有甚么趣味？但是到那里去呢？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是荡荡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没有一支渡船。"咳呀！作人原来只是吃饭——吃饭——值得这么劳碌的活着吗？悲哀呀！无论在甚么地方我只遇见他呵！"

秋心坐在躺椅上，想起往事，竟想出了神，他不觉得这是已往的旧痕，他不觉得这时正安坐着享星期六安闲的清福，他只觉得心头是苦的，喉头是哽着，鼻子是辣着，泪水是膨胀着，他不止住呜咽的哭，泪水湿了襟袖，灵魂的伤痕大大地爆烈了。静悄悄地黄昏里，一切都模糊了。唯有桌上放着的洋灯，吐着惨绿的光焰，从窗隙时来的冷风，吹得灯光摇荡不定。"咳！不可捉摸的命运，只有悲哀是永久系住了！……"

隐隐听得杂乱的脚步声，和谈话声，知道同事们已经回来了，看看手上的表，已经七点了，外面吃饭的铃响了！又惹起他的悲哀来，——不免要咒诅吃饭的事，因吹熄了灯，关上房门立誓不吃今晚上的饭。……

丽石的日记[①]

今日春雨不住响的滴着，窗外天容黯淡，耳边风声凄厉，我静坐幽斋，思潮起伏，只觉怅然惘然！

去年的今天，正是我的朋友丽石超脱的日子，现在春天已经回来了，并且一样的风凄雨冷，但丽石那惨白梨花般的两靥，谁知变成什么样了！

丽石的死，医生说是心脏病，但我相信丽石确是死于心病，不是死于身病，她留下的日记，可以证实，现在我将她的日记发表了吧！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记日记已经半年了。只感觉着学校的生活单调，吃饭，睡觉，板滞的上课，教员戴上道德的假面具，象俳优[②]般舞着唱着，我们便象傻子般看着听着，真是无聊极了。

图书馆里，摆满了古人的陈迹，我掀开了屈原的《离骚》念了几页，心窃怪其愚——怀王也值得深恋吗……

下午回家，寂闷更甚；这时的心绪，真微玄至不可捉摸……日来绝要自制，不让消极的思想入据灵台，所以又忙把案头的《奋斗》杂志来读。

晚饭后，得归生从上海来信——不过寥寥几行，但都系心坎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6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

② 俳优：古代指演滑稽戏的艺人。

中流出，他近来因得不到一个归宿地，常常自戕其身，白兰地酒，两天便要喝完一瓶，……他说："沉醉的当中，就是他忘忧的时候。"唉！可怜的少年人！感情的海里，岂容轻陷？固然指路的红灯，只有一盏，但是这"万矢之的"底红灯，谁能料定自己便是得胜者呢？

其实象海兰那样的女子，世界上绝不是仅有，不过归生是永远不了解这层罢了。

今夜因复归生的信，竟受大困——的确我搜尽枯肠，也找不出一句很恰当的话，那是足以安慰他的，……其实人当真正苦闷的时候，绝不是几句话所能安慰的哟！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因俗例的冬至节，学堂里放了一天假，早晨看姑母们忙着预备祭祖，不免起了想家的情绪，忆起"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怆然下泪！

姑丈年老多病，这两天更觉颓唐，干皱的面皮，消沉的心情，真觉老时的可怜！

午后沅青打发侍者送红梅来，并有一封信说："现由花厂买得红梅两株，遣人送上，聊袭古人寄梅伴读的意思。"我写了回信，打发来人回去，将那两盆梅花，放在书案的两旁，不久斜阳销迹，残月初升，那清淡的光华，正笼照在那两株红梅上，更见精神。

今夜睡得极迟，但心潮波涌，入楚仍难，寂寞长夜，只有梅花吐着幽香，安慰这生的漂泊者呵！

十二月二十四日　穷冬寒严，逆风虎吼，心绪更觉无聊，切盼沅青的信，但是已经三次失望了。大约她有病吧？但是不至如此，因为昨天见面的时候，她依旧活泼泼地，毫无要病的表示呵，咳！除此还有别的原因吗？……我和她相识两年了，当第一次接谈时，我固然不能决定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由我们不断的通信和谈话看来，她大约不至于很残忍和无情吧！……不过，

“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幻不测的人类，谁能认定他们要走的路呢？

下午到学校听某博士的讲演，不期遇见沅青，我的忧疑更深，心想沅青既然没有病，为什么不来信呢？当时赌气也不去理她，草草把演讲听完，愁闷着回家去了；晚饭懒吃，独坐沉思，想到无聊的地方，陡忆起佛经所说：“菩萨畏因，众生果果”，我不自造恶因，安得生此恶果？从此以后，谨慎造因罢！情感的漩涡里，只是愁苦和忌恨罢了，何如澄澈此心，求慰于不变的“真如”呢……想到这里，心潮渐平，不久就入睡乡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昨夜睡时，心境平稳，恶梦全无，今早醒来，不期那红灼灼的太阳，照满绿窗了。我忙忙自床上坐了起来，忽见桌上放着一封信，那封套的尺寸和色泽，已足使我澄澈的心紊乱了，我用最速的目力，把那信看完了，觉得昨天的忏悔真是多余，人生若无感情维系，活着究有何趣？春天的玫瑰花芽，不是亏了太阳的照拂，怎能露出娇艳的色泽？人类生活，若缺乏情感的点缀，便要常沦到干枯的境地了，昨天的芥蒂，好似秋天的浮云，一阵风洗净了。

下午赴漱生的约，在公园聚会，心境开朗，觉得那庄严的松柏，都含着深甜的笑容，景由心造，真是不错。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到某校看新剧，得到一种极劣的感想，——当我初到剧场时，见她们站在门口，高声哗笑着，遇见来宾由她们身边经过，她们总作出那骄傲的样子来，惹得那些喜趁机侮辱女性的青年，窃窃评论，他们所说的话，自然不是持平之论，但是喜虚荣的缺点，却是不可避免之讥呵！

下午雯薇来——她本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可惜近来却憔悴了——当我们回述着儿时的兴趣，过去的快乐，更比身受时加倍，但不久我们的论点变了。

雯薇结婚已经三年了，在人们的观察，谁都觉得她很幸福，

想不到她内心原藏着深刻的悲哀，今天却在我面前发现了，她说："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象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到劳碌，烦燥，但当阿玉——她的女儿——没出世之前，还不觉得，……现在才真觉得彩票中后的无趣了。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彩线，被她捆住了，虽是厌烦，也无法解脱。"

四点半钟雯薇走了，我独自回忆着她的话，记得《甲必丹之女》[①] 书里，有某军官与彼得的谈话说："一娶妻什么事都完了。"更感烦闷!

十二月二十七日　呵！我不幸竟病了，昨夜觉得心躁头晕，今天竟不能起床了，静悄悄睡在软藤的床上，变幻的白云，从我头顶慢慢经过，爽飒的风声，时时在我左右回旋，似慰我的寂寞。

我健全的时候，无时不在栗栗中觅生活，我只领略到烦搅，和疲敝的滋味，今天我才觉得不断活动的人类的世界，也有所谓"静"的境地。

我从早上八点钟醒来，现在已是下午四点钟了，我每回想到健全时的劳碌和压迫，我不免要恳求上帝，使我永远在病中，永远和静的主宰——幽秘之神——相接近。

我实在自觉惭愧，我一年三百六十日中，没有一天过的是我真愿过的日子，我到学校去上课，多半是为那上课的铃声所勉强，我恬静的坐在位子上，多半是为教员和学校的规则所勉强，我一身都是担子，我全心也都为担子的压迫，没有工夫想我所要想的。

今天病了，我的先生可以原恕我，不必板坐在书桌里，我有

---

① 《甲必丹之女》：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现通译作《上尉的女儿》。

朋友原谅我，不必勉强陪着她们到操场上散步……因为病被众人所原谅，把种种的担子都暂且搁下，我简直是个被赦的犯人，喜悦何如？

我记得海兰曾对我说："在无聊和勉强的生活里，我只盼黑夜快来，并望永永不要天明，那末我便可忘了一切的烦恼了。"她也是一个生的厌烦者呵！

我最爱读元人的曲，平日为刻板的工作范围了，使我不能如愿，今夜神思略清，因拿了一本《元曲》就着烁闪的灯光细读，真是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要快活呢！

我读到《黄粱梦》一折，好象身驾云雾，随着骊山老母的绳拂，上穷碧落了。我看到东华帝君对吕岩说：……把些个人间富贵，都作了眼底浮云，"又说："他每得道清平有几人？何不早抽身？出世尘，尽白云满溪锁洞门，将一函经手自翻；一炉香手自焚，这的是清闲真道本。"似喜似悟，唉！可怜的怯弱者呵！在担子底下奋斗筋疲力尽，谁能保不走这条自私自利的路呢！

每逢遇到不如意事时，起初总是愤愤难平，最后就思解脱，这何尝是真解脱，唉！只自苦罢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热度稍高，全身软疲，不耐作字，日记因阙，今早服了三粒"金鸡纳霜"，这时略觉清楚。

回想昨天情景，只是昏睡，而睡时恶梦极多，不是被逐于虎狼，就是被困于水火，在这恐怖的梦中，上帝已指示出人生的缩影了。

午后雯薇使人来问病，并附一信说："我吐血的病，三年以来，时好时坏，但我不怕死，死了就完了。"她的见解实在不错！人生的大限，至于死而已；死了自然就完了。但死终不是很自然的事呵！不愿意生的人固不少，可是同时也最怕死；这大约就是滋苦之因了。

我想起雯薇的病因，多半是由于内心的抑郁，她当初作学生

的时代，十分好强，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好强的人，只能听人的赞扬，不幸受了非议，所有的希望便要立刻消沉了。其实引起人们最大的同情，只能求之于死后，那时用不着猜忌和倾轧了。

下午归生的信又来了，他除为海兰而烦闷外，没有别的话说，恰巧这时海兰也正来看我，我便将归生的信让她自己去看，我从旁边观察她的态度，只见她两眉深锁，双睛发直；等了许久，她才对我说："我受名教的束缚太甚了……并且我不能听人们的非议，他的意思，我终久要辜负了，请你替我尽友谊的安慰吧！……这一定没有结果的希望！"她这种似迎似拒的心理，看得出她智情激战的痕迹。

正月一日　今天是新年的元旦，当我睡在床上，看小表妹把新日历换那旧的时，固然也感到日子的飞快，光阴一霎便成过去了。但跟着又成了未来，过去的不断过去，未来的也不断而来，浅近的比喻，就是一盏无限大的走马灯，究有什么意思！

今天看我病的人更多了，她们并且怕我寂寞，倡议在我房里打牌伴着我，我难却她们的美意，其实我实在不欢迎呢！

正月三日　我的病已经好了，今天沅青来看我，我们便在屋里围着火炉清谈竟日。

我自从病后，一直不曾和归生通信，——其实我们的情感只是友谊的，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

沅青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

的确我们两人都有长久的计划，昨夜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真使我兴奋！我一夜都是作着未来的快乐梦。

我梦见在一道小溪的旁边，有一所很清雅的草屋，屋的前面，种着两棵大柳树，柳枝飘拂在草房的顶上，柳树根下，拴着

一只小船。那时正得斜阳横窗，白云封洞，我和沅青坐在这小船里，御着清波，渐渐驰进那芦苇丛里去。这时天上忽下起小雨来，我们被芦苇严严遮住，看不见雨形，只听见淅淅沥沥地雨声。过了好久时已入夜，我们忙忙把船开回，这时月光又从那薄薄的凉云里露出来，照得碧水如翡翠砌成，沅青叫我到水晶宫里去游逛，我便当真跳下水，忽觉心里一凉，就醒了。

回思梦境，正是我们平日所希翼的呵！

正月四日　今天因为沅青不曾来，只感苦闷，走到我和沅青同坐着念英文的地方，更觉得忽忽如有所失。

我独自坐在葡萄架下，只是回忆和沅青同游同息的陈事：玫瑰花含着笑容，听我们甜蜜的深谈，黄莺藏在叶底，偷看我们欢乐的轻舞，人们看见我们一样的衣裙，联袂着由公园的马路上走过，如何的注目呵！唉！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为自己而生，我实在是为她而生呢！

晚上沅青遣人送了一封信来说："亲爱的丽石！我决定你今天必大受苦闷了！……但是我为母亲的使命，不能不忍心暂且离开你。我从前不是和你说过，我有一个舅舅住在天津吗？因为小表弟的周岁，母亲要带我去祝贺，大约至迟五六天以内，总可以回来，你可以找雯薇玩玩，免得寂寞！"我把这信，已经反复看得能够背诵了，但有什么益处？寂寞益我苦！无聊使我悲！渴望增我怒！

正月十日　沅青走后，只觉恹恹懒动，每天下课后，只有睡觉，差强人意！

今天接到天津的电话，沅青今夜可以到京，我的心怀开放了，一等到柳梢头没了日影，我便急急吩咐厨房开饭；老妈子打脸水，姑母问我忙甚么？我才觉得自己的忘情，不禁羞惭得说不出话来。

到了火车站，离火车到时还差一点多钟呢！这才懊悔来的太

早了!

盼得心头焦躁了，望得两眼发酸了，这才听见呜呜汽笛响，车子慢慢进了站台，接客的人，纷纷赶上去欢迎他们的亲友，我只远远站着，对那车窗一个个望去；望到最后的一辆车子，果见沅青含笑望我招手呢！忙忙奔了过去，不知对她说什么好，只是嬉嬉对笑。出了站台，雇了车子一直到我家来，因为沅青应许我今夜住在这里。

正月十一日　昨夜和沅青说的话太多了，不免少睡了觉，今天觉得十分疲倦，但是因沅青的缘故，今夜依旧要睡的很晚呢!

今天沅青回家去了，但黄昏时她又来找我，她进我屋门的时候，我只乐得手舞足蹈！不过当我看她的面色时，不禁使我心脉狂跳，她双睛红肿，脸色青黄，好象受了极大的刺激。我禁不住细细追问，她说："没有什么？作人苦罢了！"这话还没说完，她的眼泪却如潮涌般滚下来，后来她竟俯在我的怀里痛哭起来，急得我不知怎样才好，只有陪着她哭。我问她为什么伤心？她始终不曾告诉我，晚上她家里打发车子来接她，她才勉强擦干眼泪走了。

沅青走后，我回想适才的情境，又伤心，又惊疑，想到她家追问她，安慰她，但是时已夜深，出去不便。只有勉强制止可怕的想头，把这沉冥的夜度过。

正月十二日　为了昨夜的悲伤和失眠，今天觉得头痛心烦，不过仍旧很早起来，打算去看沅青，我在梳头的时候，忽沅青叫人送封信来，我急急打开念道——：

"丽石！丽石！

人类真是固执的，自私的呵！我们稚弱的生命完全被他们支配了！被他们戕贼了！

我们理想的生活，被她们所不容，丽石！我真不忍使你

知道这恶劣的消息！但是我们分别在即了，我又怎忍始终瞒你呢！

我的表兄他或者是个有为的青年——这个并不是由我观察到的，只是我的母亲对他的考语，他们因为爱我，要我与这有为的青年结婚，咳！丽石！你为什么不早打主意，穿上男子的礼服，戴上男子的帽子，妆作男子的行动，和我家里求婚呢？现在人家知道你是女子，不许你和我结婚，偏偏去找出那什么有为的青年来了。

他们又仿佛很能体谅人，昨晚母亲对我说："你和表兄，虽是小时常见面的，但是你们的性情能否相合，还不知道，你舅舅和我的意思，都是愿意你到天津去读书，那末你们俩可以常见面，彼此的性情就容易了解了。如果合得来，你们就订婚，合不来再说。"丽石！母亲的恩情不能算薄，但是她终究不能放我们自由！

我大约下礼拜就到天津去。唉！丽石！从此天南地北，这离别的苦怎么受呢？唉！亲爱的丽石！我真不愿意离开你，怎么办？你也能到天津来吗？……我希望你来吧！"

唉！失望呵！上帝真是太刻薄了！我只求精神上一点的安慰，他都拒绝我！"沅青！沅青！"唉！我此时的心绪，只有怨艾罢了！

正月十五日　我自得到沅青要走的消息，第二天就病了，沅青虽刻刻伴着我，而我的心更苦了！这几天我们的生活，就如被判决的死囚，唉！我回想那一年夏天，那时正是雨后，蕴泪的柳枝，无力的荡漾着，阶前的促织，切切私语着，我和沅青，相倚着坐在浅蓝色的栏杆上，沅青曾清清楚楚对我说："我只要能找到灵魂上的安慰，那可怕的结婚，我一定要避免。"现在这话，只等于往事的陈迹了！

雯薇怜我寂寞和失意，这两天常来慰我，但我深刻的悲哀，永远不能消除呵！

今天雯薇来时，又带了一个使我伤心的消息来，她告诉我说："可怜的欣於竟堕落了！"这实在使我惊异！"他明明是个志趣高尚的青年呵？"我这么沉吟着，雯薇说："是呵！志趣高尚的青年，但是为了生计的压迫，——结婚的结果——便把人格放弃了；他现在作了某党派的走狗，谄媚他的上司；只是为四十块钱呵！可怜！"

唉！到处都是污浊的痕迹！

二月一日　懊恼中，日记又放置半月不记了，我真是无用！既不能澈悟，又不能奋斗，只让无情的造物玩弄！

沅青昨天的来信，更使我寒心，她说："丽石，我们从前的见解，实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爱恋，终久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

我表兄的确是个很有为的青年，他并且对我极诚恳，我到津后，常常和他聚谈，他事事都能体贴入微，而且能任劳怨！……"

唉！人的感情，真容易改变，不过半个月的工夫，沅青已经被人夺去了，人类的生活，大约争夺是第一条件了！

上帝真不仁，当我受着极大的苦痛时，还不肯轻易饶我，支使那男性特别显著的少年郦文来纠缠我，听说这是沅青的主意，她怕我责备，所以用这个好方法堵住我的口，其实她愚得很，恋爱岂是片面的？在郦文粗浮的举动里，时时让我感受极强的苦痛，其实同是一个爱字，若出于两方的同意，无论在谁的嘴里说，都觉得自然和神圣，若有一方不同意，而强要求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是最不道德的事实，含着极大的侮辱。郦文真使我难堪呵！唉！沅青何苦自陷？又强要陷人！

二月五日　今天又得到沅青的信，大约她和她表兄结婚，不

久便可成事实。唉！我不恨别的，只恨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唉！我更不幸，为什么要爱沅青！

我为沅青的缘故，失了人生的乐趣！更为沅青故得了不可医治的烦纡！

唉！我越回忆越心伤！我每作日记，写到沅青弃我，我便恨不得立刻与世长辞，但自杀我又没有勇气，抑郁而死吧！抑郁而死吧！

我早已将人生的趣味，估了价啦，得不偿失，上帝呵！只求你早些接引！……

我看着丽石的这些日记，热泪竟不自觉的流下来了。唉！我什么话也不能再多说了。

父　亲[1]

这几天正是秋雨连绵的时候，虽然院子里的绿苔，蓦然增了不少秀韵，但我们隔着窗子向外看时，只觉那深愁凝结的天空，低得仿佛将压在我们的眉梢了。逸哥两手交叉胸前，闭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他的朋友绍雅手里拿着一本小说，默然地看着。四境都十分沉寂，只间杂一两声风吹翠竹，飒飒地发响。我虽然是站在窗前，看那挟着无限神秘的雨点，滋润那干枯的人间和人间的一切，便是我所最爱的红玫瑰——已经憔悴的叶儿，这时已似含着绿色，向我嫣然展笑；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拨的心，已被无言的悲哀的四境，牵起无限的怅惘。

逸哥忽然睁开似睡非睡的倦眼，用含糊的声调说道："我们作什么消遣呵？……"绍雅这时放下手里的小说，伸了伸懒腰，带着滑稽的声调道："谁都不许睡觉，好好的天，都让你睡昏暗了！"说着拿一根纸作的捻子，往逸哥的鼻孔里戳。逸哥触痒打了两个喷嚏，我们由不得大笑。这时我们觉得热闹些，精神也就振作不少。

绍雅把棋盘搬了出来，打算下一盘围棋，逸哥反对说："不好！不好！下棋太静了，而且两个人下须有一个人闲着，那末我又要睡着了！"绍雅听了，沉思道："那末怎么办呢？……对了！

[1]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你们愿意听故事，我把这本小说念给你们听，很有意思的。”我们都赞同他的提议，于是都聚拢在一张小圆桌的四围椅上坐下。桌上那壶喷芬吐雾的玫瑰茶，已预备好了。我用一只白玉般的瓷杯，倾了一杯，放在绍雅的面前，他端起喝了，于是我们谁都不说话，只凝神听他念。他把书本打开，用洪亮而带滑稽的声调念了。

九月十五日

真的！她是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虽然她到我们家已经十年了，但我今天才真认识她——认识她的魂灵的园地——我今年二十五岁了。我曾三次想作日记，但我总觉得我的生活太单调，没什么可记的；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浅红色的小本子，开始记我的日记了。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记日记总要等到每年的元旦，以为那是万事开始的时候。这在他们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而我却等不得，况且今天是我新发现她的一切的纪元！

但是我将怎样写呢？今天的天气算是清朗极了，细微的尘沙，不曾从窗户上玻璃缝里吹进来，也不曾听见院子里的梧桐喳喳私语。门窗上葡萄叶的影子，只静静的卧在那里，仿佛玻璃上固有的花纹般。开残的桂花，那黄花瓣依旧半连半断，满缀枝上。真是好天气呵！

哦！我还忘了，最好看是廊前那个翠羽的鹦鹉，映着玫瑰色的朝旭，放出灿烂的光来。天空是蔚蓝得象透明的蓝宝石般，只近太阳的左右，微微泛些淡红色色彩。

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绒睡衣，拖着拖鞋，头上的短发，覆着眼眉，有时竟遮住我的视线了。但我很懒，不愿意用梳子梳上去，只借重我的手指，把它往上掠一掠。这时我正看太戈尔《破舟》的小说，“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台上，晒她金丝般的柔发。

……”我的额发又垂下来了，我将手向上一掠，头不由得也向上一抬。呵！真美呵！她正对着镜子梳妆了。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岁，但她披散着又长又黑的头发时，那时媚妙的态度，真只象十七八岁的人——这或者有人要讥笑我主观的色彩太重，但我的良心决不责备我，对我自己太不忠实呢！

“我是个世界上最有野心的男子。”在平时我绝对承认这句话，但这一瞬间，我的心实在收不回来了。我手上的书，除非好管闲事的风姨替我掀开一页，或者两页，我是永远不想掀的。但我这时实在忙极了，我两只眼，只够看她图画般的面庞，——这我比得太拙了，她的面庞绝不象图画上那种呆板，她的两颊象早晨的淡霞，她的双眼象七巧星里最亮的那两颗；她的两道眉，有人说象天上的眉月，有的说象窗前的柳叶，这个我都不加品评，总之很细很弯，而且——咳！我拙极了，不要形容吧！只要你们肯闭住眼，想你们最爱的人的眉，是怎样使你看了舒服，你就那么比拟好了，因为我看着是极舒服，这么一来，谁都可以满意了。

我写了半天，她到底是谁呢？咳！我仿佛有些忸怩了。按理说，我不应当爱她，但这个理是谁定下的？为什么上帝给我这副眼睛，偏看上她呢？其实她是父亲的妻，不就是我的母亲吗？你儿子爱母亲也是很正当的事呵！哼！若果有人这样批评我，我无论如何，不能感激说他是对我有好意，甚至于说他不了解我。我的母亲——生我的母亲——早已回到她的天国去了。我爱她的那一缕热情，早已被她带走了。我怎么能当她是我的母亲呢？她不过比我大两岁，怎么能作我的母亲呢？这真是笑话！

可笑那老头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头上除了白银丝的头毛外，或者还能找出三根五根纯黑的头毛吧！但是半黄半白的却还不少。可是他不象别的男人，他从不留胡须的，这或者可以使他变年轻许多，但那额上和眼角堆满的皱纹，除非用淡黄色的粉，

把那皱纹深沟填满以外，是无法可以遮盖的呵！其实他已经作了人的父亲，再过了一两年，或者将要作祖父了。这种样子，本来是很正当的，只是他站在她的旁边，作她丈夫，那真不免要惹起人们的误会，或者人们要认错他是她的父亲呢！

真煞风景，他居然搂着她细而柔的腰，接吻了。我真替她可惜。不只如此，我真感到不可忍的悲抑，也许是愤怒吧，不然我的心为什么如狂浪般澎湃起来呢。真奇怪，我的两颊真象火焚般发起热来了。

我真不愿意再往下看了。我收起我的书来，我决定回到我的书房去，但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仿佛觉得她对我望了一眼，并且眼角立刻涌出两点珍珠般的眼泪来。

奇怪，我也由不得心酸了。别人或者觉得我太女人气，看人家落泪，便不能禁止自己，但我问心，我从来不轻易落没有意思的眼泪。谁知道她的身世，谁能不为她痛哭呢？

这老头子最喜欢说大话。为诚——他是我异母的兄弟——那孩子也太狡猾了，在父亲面前他是百依百顺的，从来不曾回过一句嘴。父亲常夸他比我听话得多。这也不怪父亲的傻，因为人类本喜欢受人奉承呵！

昨天父亲告诉我们，他和田总长很要好，约他一同吃饭。这些话，我们早已听惯了；有也罢，没有也罢，我向来是听过去就完了。为诚他偏喜欢抓他的短处，当父亲才一回头，他就对我们作怪脸，表示不相信的意思。后来父亲出去了，他把屋门关上，悄悄地对我们说："父亲说的全是瞎话，专拿来骗人的；真象一只纸老虎，戳破了，便什么都完了。"

平心而论，为诚那孩子，固然不应当背后说人坏话，但父亲所作的事，也有许多值得被议论的。

不用说别的，只是对于她——我现在的庶母的手段，也太厉害了。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父母只生这一个孩子。父亲骗人

家家里没有妻，愿意赘入她家。

老实说，我父亲相貌本不坏，前十年时他实在看不出是三十二岁的人了，只象二十六七岁的少年。她那时也只有十七八岁。自然啰，父亲告诉人家，只二十五岁，并且又假装很有才干和身份的样子。一个商人懂得什么，他只希望女儿嫁一个有才有貌，而且是做官人家的子弟，便完了他们的心愿。

那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老家住着，——我们的老家在贵州。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只跟我继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那时家里的日子很艰难，祖父又老了，只靠着几亩田地过日子。我父亲便独自到北京保定一带地方找些事作。

这个机会真巧极了，庶母[①] ——咳！我真不愿意称她为庶母，我到现在还不曾叫过她一次——虽然我到这里不过一个月，日子是很短的，自然没有机会和她多说话，便是说话也不见得就要很明显的称呼，我只是用一种极巧妙哼哈的语赘，掩饰过去了。

所以在这本日记里，我只称她吧！免得我的心痛。她的父亲由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不久便赏识了我的父亲，把唯一的娇女嫁给他了。

真是幸运轮到人们的时候，真有不可思议的机会和巧遇。我父亲自从娶了她，不但得了一个极美妙的妻，同时还得到十几万的财产，什么房子咧，田地咧，牛马咧，仆婢咧。我父亲这时极乐的住在那里，竟七八年不曾回贵州来。不久她的父母离开人间的世界，我父亲更见得所了。钱太多了，他种种的欲望，也十分发达，渐渐吸起鸦片烟来——现在这种苍老，一半还是因吸鸦片烟呢，不然，四十二岁的人，何至于老得这么厉害？

说起鸦片烟，我这两天也闻惯了。记得我初到这里的那一

① 庶母：宗法制度下，子女称父亲的妾。

天，坐在堂屋里，闻嗅到这烟味，立刻觉得房子转动，好象醉于醇醪[1]般，昏昏沉沉竟坐立不住，过了许多时候，烟气才退了。这吗啡真厉害呵！

我今天写得太多了，手有些发酸，但是我的思绪仍和连环套似的，扯了一个又一个。夜已经很深，我看见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仿佛已在预备安眠了，我也只得放下笔明天再写了。

九月十九日

我又三四天不曾作日记了。我只为她发愁，病了这三四天，听阿妈说眼泪直流了三四天。我不禁起了猜想，她也许并不曾病，不过要痛快流她深蓄的伤心泪，故意不起来，但是她到底为什么伤心呢？父亲欺骗她的事情，被她知道了吗？可是我那继母仍旧还住在贵州，谁把这秘密告诉她呢？

我继母那老太婆，实在讨厌。其实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这话是我姑母告诉我的。并且她的出身很微贱呢！姑母说我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不成器，专喜欢做不正当的事情，什么嫖呵！赌呵！我祖父因为只生这个儿子，所以不舍得教管，不过想早早替他讨个女人，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所以他十七岁就和我的生母结婚，这时他好嫖的性情，还不曾改。我生母时常劝戒他，他因此很憎恶我的生母，时时吵闹。我生母本是很有志气的女孩子，自己嫁了这种没有真情又不成器的丈夫，便觉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不免暗自伤心。不久就生了我，因产后又着了些气恼，从此就得了肺痨，不到三年工夫就长眠了。——唉！女人们因为不能自立，倚赖丈夫；丈夫又不成器，因此抑郁而死，

---

[1] 醇醪：味道浓厚的美酒。

已经很可怜了；何况我的生母，又是极富于热烈情感的女子，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给她，更指望得美满的家庭乐趣！我父亲一味好嫖，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间的绝路呢！

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岁呢！才过了我母亲的百日，我父亲就和那暗娼，名叫红玉的结了婚。听我姑母说，那红玉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美人，但我现在觉得她，只是一个最丑恶的贱女人罢了。她始终强认她是我的生母，诚然，若拿她的年纪论，自然有资格做我的生母；但我当没人在跟前的时候，总悄悄拿着镜子，照了又照，我细心察看，我到底有一点象那老太婆没有？镜子——总使我失望。我的鼻子直而高，鼻孔较大，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鼻孔且又很小。我的眼角两梢微向上。而她却两梢下垂。我的嘴唇很厚，而她却薄得象铁片般。简直没有丝毫相象的地方。

下午我进去问她的病。她两只秀媚的眼睛，果然带涩，眼皮红肿；当时我真觉得难过，我几乎对着她流下泪来。她见了我叫了一声："元哥儿，坐吧！"我觉得真不舒服，这个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头叫的，为什么她也这样叫我，莫非她也当我作儿子呀？我没有母亲，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亲一样，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能做我的母亲，她只是我心上的爱人……可是我不敢使我这思想逼真了，因为或者要被她觉察，竟怒我不应当起这种念头。但是无效，我明知道她是父亲的，可是父亲真不配，他的鸦片烟气和衰惫的面容，正仿佛一堆稻草，在那上面插一朵娇鲜的玫瑰花，怎么衬呢？

午后父亲回来了，吩咐仆人打扫东院的房子。那所房子本来空着，有许多日子没人住了。院子里的野草，长得密密层层，间杂着一两朵紫色的野花，另有一种新的趣味。我站在门口看阿妈拿着镰刀，刷刷割了一阵，那草儿都东倒西歪的倒下来了。我看着他们收拾，由不得怀疑，这房子，究竟预备给谁住呢？是了，

大约是父亲的朋友来了吧！我正自猜想着，已听见父亲隔着窗户喊我呢。因离了这里，忙忙到我父亲面前，只见父亲皱着眉头，气象很可怕，对我看了两眼说："明天贵州有人来，你到车站接去罢！"我由不得问道："是继母来了吧！""不是她还有谁！……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怪不得我父亲这两天的气色，这么难看，原来为了这件事情。他自找的苦恼，谁能替得，只可怜她罢了！那个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样子又丑陋，她怎能和她相处得下。为了这件事，我整个下午不曾做事，只是预想将来的结果。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已起来了。我和她一同吃饭，但她只吃两口稀饭，便放下筷子，长叹了一声，走回屋里去了。我父亲这时也觉得很不安似的。我呢，又替她可怜，又替父亲为难，也不曾吃舒服，胡乱吞了一碗，就放下筷子，回到自己的房里，心里觉得乱得很。最奇怪的，心潮里竟起了两个不同的激流交战着，一方面我只期望贵州的继母不要来，使她依旧恢复从前的活泼和恬静的生活；但一方面我又希望她们来，似乎在这决裂里，我可以得到万一的希望——可是我也有点害怕，我自己是越陷越深；她呢！仿佛并不觉得似的。如果这局势始终不变，真危险，但我情愿埋在玫瑰的荒冢里，不愿如走肉行尸般的活着。

我一夜几乎不曾合眼，当月光照在我墙上一张油画上，——一株老松树，蟠曲着直伸到小溪的中间，仿佛架着半截桥似的，溪水碧清，照见那横杈上的一双青年的恋人，互相偎倚的双影——这时我更禁不住我的幻想了。幻想如奔马般，放开四蹄，向前飞驰——绝不回顾的飞驰呵！她也和哈美利林般，散开细柔的青丝发，这细发长极了，一直拖到白玉砌成的地上，仿佛飘带似的，随着微风，一根一根如雪般的飘起。我只藏在合欢树的背后，悄悄领略她的美，这是多少可以渴望的事！

九月二十日

天才朦胧，我仿佛听见父亲说话的声音，但听不真切，不知道他究竟和谁说话。不禁我又想到她了，一定在他们两人之间，又起了什么变故，不然我父亲向例不到十二点他是不起来的，晚上非两三点他是不睡的，听说凡吸大烟的人都是如此。——一定，准是她责备父亲欺骗她没有妻子，现在又来了一个继母，她怎么不恼呵！但她总是失败的，妇女们往往因被男子玩弄，而受屈终身的，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

午饭的时候，阿妈来报告那边房子都收拾好了。父亲便对我说："火车两点左右可到，你吃完饭就带看门的老张到车站去吧！到那里你继母若问我为什么不来，你就说我有些不舒服好了，别的不用多说吧！"我应着就出来了。

当我回到自己屋里，忽见对面屋里，她正对着窗子凝立呢！呵！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我不看她那无告凄楚的表示罢！但是不能，我在窗前站了不知多少时候，直到老张进来叫我走，我才急急从架上拿下脸布，胡乱把嘴擦了擦，拿了帽子，匆匆走了。

我这几天心里，一切都换了样。我从前在贵州的时候，虽听说父亲又娶了一个庶母，我绝不在意，并不曾在脑子里放过她一分钟。自从上月到了这里，我头一次见她心里就受了奇异的变动；到现在差不多叫她把我的心田全占了。呵！她的魔力真大——唉！罪过！……我或者不应当这么说，这全不是她的错处，只怪我自己被自然支配罢了。

到车站的时候，还差半点钟，车才能到。我同老张买了月台票，叫老张先进去等，我只在侯车室里，独自坐着。我的态度很安闲，但思想可忙极了，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了。我和她谈话的机会很少，我来了一个半月，只和她对谈过三次，其余都只在吃饭

的时候，谈过一两句不相干的话。我们本是家人，而且又是长辈对于晚辈，本来没有避嫌这一层；不过她向来不大喜欢说话，而且我们又是第一次见面，她自己觉得，又站在母亲的地位，觉得说话很难，所以我纵然顶喜欢和她谈，也是没有用处呢！……

火车头"呜！呜！"的汽笛声，打断我的思路，知道火车已经到了，因急急来到站台里面。这时火车已经停了，许多旅客，都露着到了的喜色，匆匆由车上下来。找了半天，才在二等车上，找到我继母和我的兄弟。把行李都交代老张，我们一直出了车站，马车已预备好了。我们跳上车后，继母果然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来，我就把父亲所交代的话答复了，继母似乎很不高兴，歇了半晌，忽听她冷笑道："什么有病呵！必定让谁绊住呢！"

女人们的心里，有时候真深屈得可怕。我听了这话，只低着头，默然不语，但是我免不得又为她发愁了，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

车子到家的时候，我父亲已叫阿妈迎了出来，自己随后也跟着出来，但是她呢！……我真是放心不下，忙忙走进来，只见她呆坐在窗下的椅子上，两目凝视自己的衣襟。我正在奇怪，忽见她衣襟上，有一件亮晶晶的东西一闪，咳！我真傻呵！她那里是注视衣襟，她正在那里落泪呢！

父亲已将继母领到东院去了。过了许久父亲走过来，不知对她说些什么，只见她站了起来。仿佛我父亲求她什么似的，直对她作揖，大概是叫她去见我继母，她走到里间屋里去了，过了一刻又同我父亲出来，直向东院去。我好奇的心，催促我立刻跟过去，但我走到院子不敢进去，因为只听我继母说："你这不长进的东西，我并不曾对不住你，你一去就是十年；叫我们在家里苦等，你却在外头，什么小老婆娶着开心。你父亲死了叫你回去，你都不回去。呸！象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人，……"继母说到这里竟放声大哭。我父亲在屋里跺脚。我正想进去劝一劝，忽见门帘

一动，她已哭得和泪人般，幽怨不胜的走了出来。我这时由不得跟她到这边来。她到了屋里，也放声呜咽起来，这时我只得叫她庶母了。我说："庶母！你不要自己想不开，悲苦只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庶母是明白人，何苦和她一般见识呢！"只听她凄切的叹道："我只怨自己命苦，不幸做了女子，受人欺弄到如此田地——你父亲做事，太没有良心了，他不该葬送我……"咳！我禁不住热泪滚滚流下来了，我正想用一两句恳切的话安慰她，父亲忽然走进来了。他见我在这里，立刻露出极难看的面孔，怒狠狠对我说："谁叫你到这里来！"我只得怏怏走了出来。到了自己屋里，心里又是羞愧自己父亲不正当的行为，又是为她伤感，受我继母的抢白；这些紊乱热烈的情绪，缠搅得我一夜不曾睡觉。

九月二十二日

我父亲也就够苦了，这几天我继母给他的冷讽热嘲，真够他受的了！女人们的嘴厉害的很多，她们说出话来，有时候足以挖人的心呢！只是她却正和这个反对，头几天她气恼的时候，虽曾给父亲几句不好听的话，但我从不曾听她和继母般的谩骂呢！

近来家庭里，丝毫的乐趣都没有了。便是那架上的鹦鹉，也感觉到这种不和美的骚扰，不耐烦和人学舌了。我这几天仿佛发见我们家庭的命运，已经是走到很可怕的路上来了，倘若不是为了她，我情愿离开这里呢。

她近来真抑郁得成病了，朝霞般的双颊，仿佛经雨的梨花了，又憔悴又惨淡呢！我真忍不住了。昨晚我父亲正在床上过烟瘾的时候，她独自站在廊下。我得了这个机会，就对她说："你不如请求父亲，自己另搬出来住，免得生许多闲气！"她听了这话，很惊异对我望了一眼，又低下头想了一想，似解似不解的说："你也想到这一层吗？"我当时只唯唯应道："是"。她就也转

身进屋里去了。

照她的语气，她已经想到这一层了。她真聪明，大约她也许明白我很爱她吗？……不！这只是我万一的希望罢了。

为诚今天又在她和我的面前，议论父亲了。他说父亲今天去买烟枪，走到一家商行里，骗人家拿出许多烟枪来；他立时放下脸说："这种禁烟令森严的时候，你们居然敢卖这种货物，咱们到区里走走吧！"他这几句话，就把那商人吓昏了。赶紧把所有的烟枪，恭恭敬敬都送给他了。

这件事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我适才的确见父亲抱了一大包的烟枪进来，但不知为诚从什么地方听来。这孩子最爱打听这些事，其实他有些地方，也极下流呢！他喜欢当面奉承人，背后议论人，这多半都是受那老太婆的遗传吧！

我父亲的脾气，真暴戾极了，近来更甚。她自从知道我父亲不正的行为后，她已决心不同他合居了。这几天她另外收拾了一间卧房，总是独自睡着。我这时心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安慰，我觉得她已渐渐离开父亲，而向我这方面接近了。

九月二十八日

另外一所房子已经找好了，她搬到那边去。父亲忽然叫我到那边和她作伴，呵！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呵！

她的脾气很喜欢洁净，正和外表一样。这时她仿佛比前几天快活了，时时和我商量那间屋子怎样布置，什么地方应当放什么东西——这一次搬家的费用，全是她自己的私囊，所以一切东西都很完备。这所房子，一共有十间，一间是她的卧房，卧房里边还有一小套间，是洗脸梳头的地方。一间是堂屋，吃饭就在这里边。堂屋过来有两大间打成一间的，就布置为客厅。其余还有四间厢房。我住在东厢房。西厢房一半女仆住，一半做厨房。靠门

还有一间小门房。每间屋子，窗子都是大玻璃的。她买了许多淡青色的罗纱，缝成窗幔，又买了许多美丽的桌毡，椅罩，一天的工夫已把这所房子收拾得又清雅又美丽。我的欣悦还不只此呢！我们还买了一架风琴，她顶喜欢弹琴。她小的时候也曾进过学堂，她嫁我父亲的时候，已在中学二年级了。

这一天晚上，因为厨房还不曾布置好，我们从邻近酒馆叫来些菜；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不免又起了许多幻想，若果有一个很生的客人，这时来会我们，谁能不暗羡我们的幸福呢？——可恨事实却正和这个相反：她偏偏不是我的妻，而是我的母亲！我免不得要诅咒上帝，为什么这样布置不恰当呢？

晚饭以后，她坐在风琴边，弹了一曲《闺怨》，声调抑怨深幽，仿佛诉说她心里无限的心曲般。我坐在她旁边，看她那不胜清怨的面容，又听她悲切凄凉的声音，我简直醉了，醉于神秘的恋爱，醉于妙婉的歌声。呵！我不晓得是梦是真，我也不晓得她是母亲还是爱的女神。我闭住眼，仿佛……咳！我写不出来，我只觉得不可形容的欣悦和安慰，一齐都尝到了。

九点钟的时候，父亲来到这里，看了看各屋子的布置，对她说："现在你一切满意了吧！"她只淡淡的答道："就算满足了吧！"父亲又对我说："那边没有人照应，你兄弟不懂事，我仍须回去，你好好照应这边吧！"呵！这是多么爽快的事。父亲坐了坐，想是又发烟瘾了，连打了几个呵欠，他就站起来走了。我送他到门口，看他坐上车，我才关了门进来。她正在东边墙角上一张沙发上坐着，见我进来，便叹道："总算有清净日子过了！但细想作人真一点意思没有呢！"我头一次听她对我说这种失望的话。呵！我真觉得难受！——也许是我神经过敏，我仿佛看出她的心，正凄迷着，似乎自己是没有着落——我想要对她表同情，这并不是我有意欺骗她，其实我也正是同她一样的无着落呵！我有父亲，但是他不能安慰我深幽的孤凄，也正和她有丈夫，不能

使她没有身世之感的一样。

我和她默默相对了半晌，我依旧想不出说什么好。我实在踌躇，不知道当否使她知道我真实的爱她，——但没有这种道理，她已经是有夫之妇，并且又是我的长辈，这实是危险的事。我若对她说："我很爱你，"谁知道她眼里将要发出一种的光——愤怒，或是羞媚，甚而至于发出泪光。恋爱的戏是不能轻易演试的，若果第一次失败了，以后的希望更难期了。

不久她似乎倦了，我也就告别，回到我自己的房里去。我睡在被窝里，种种的幻想又追了来。我奇怪极了，当我正想着，她是怎么样可爱的时候，我忽想到死；我仿佛已走近死地了，但是那里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可怕，有什么小鬼，又是什么阎王，甚至于青面獠牙的判官。

我觉死是最和美而神圣的东西。在生的时候，有躯壳的限制，不止这个，还有许多限制心的桎梏，有什么父亲母亲，贫人富人的区别。到了死的国里，我们已都脱了一切的假面具，投在大自然母亲的怀里，什么都是平等的。便是她也可以和我一同卧在紫罗兰的花丛里，说我所愿意说的话。简直说吧！我可以真真切切告诉她，我是怎样的爱她，怎么热烈的爱她，她这时候一定可以把她无着落的心，从人间的荆棘堆里找了回来，微笑的放在我空虚的灵府里，……便是搂住她——搂得紧紧地，使她的灵和我的灵，交融成一件奇异的真实，腾在最高的云朵，向黑暗的人间，放出醉人的清光。……

十月五日

虽然忧伤可以使人死，但是爱恋更可使人死，仿佛醉人死在酒坛旁边，赌鬼死在牌桌座底下。虽然都是死，可是爱恋的死，醉人的死，赌鬼的死，已经比忧伤的死，要伟大的多了。忧伤的

心是紧结的，便是死也要留下不可解的痕迹。至于爱恋的死，他并不觉得他要死，他的心轻松得象天空的云雾般，终于同大气融化了。这是多么自然呵！

我知道我越陷越深，但我绝不因此生一些恐惧，因为我已直觉到爱恋的死的美妙了。今天她替我作了一个淡绿色的电灯罩，她也许是无意，但我坐在这清和的灯光底下读我的小说，或者写我的日记，都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愉快。

午后我同她一起到花厂里，买了许多盆淡绿的，浅紫，水红的各色的菊花。她最喜欢那两盆绿牡丹，回来她亲自把它们种在盆里。我也帮着她浇水，费了两点钟的工夫，才算停当。她叫阿妈把两盆绿的放在客厅里，两盆淡紫的放在我的屋里，她自己屋里是摆着两盆水红的，其余六盆摆在回廊下。

我们觉得很高兴，虽然因为种花，蹲在地下腿有些酸，但这不足减少我们的兴味。

吃饭的时候，她用剪刀蒴下两朵白色的菊花来，用鸡蛋和面粉调在一起，然后用菜油炸了，一瓣一瓣很松脆的，而且发出一阵清香来，又放上许多白糖。我初次吃这碗新鲜的菜，觉得甜美极了，差不多一盆都让我一个人吃完。

饭后又吃了一杯玫瑰茶，精神真是爽快极了！我因要求她唱一曲《闺怨》，她含笑答应了，那声音真柔媚得象流水般，可惜歌词我听不清；我本想请她写出来给我，但怕她太劳了——因为今天她做的事实在不少了。

这几天我父亲差不多天天都来一次，但是没有多大工夫就走了。父亲曾叫我白天到继母那边看看，我实在不愿意去，留下她一个人多么寂寞呵！而且我继母那讨厌的面孔，我实在不愿意见她呢，可是又不得不稍稍敷衍敷衍她们，明天或者走一趟吧！

十月六日

可笑！我今天十二点钟到那边，父亲还在做梦，继母的头还不曾梳好，院子弄得乱七八糟，为诚早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这种家庭连我都处不来，何况她呢？近来我父亲似乎很恨她，因为有一次父亲要在她那里住下，她生气，独自搬到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夜。我父亲气得天还不曾亮，就回那边去了。其实象我父亲那样的人，本应当拒绝他，可是他是最多疑，不要以为是我掏的鬼呢，这倒不能不小心点，不要叫她吃亏吧！她已经是可怜无告的小羊了，再折磨她怎禁受得起呵！

我好多次想鼓起勇气，对她说："我真实的爱你，"但是总是失败。我有时恨自己怯弱，用尽方法自己责骂自己，但是这话才到嘴边，我的心便发起抖来，真是没用。虽然，男子们对于一个女人求爱，本不是太容易的事呵！忍着吧！总有一天达到我的目的。

今天下午有一个朋友来看我，他尖锐的眼光，只在我身上绕来绕去。这真奇怪，莫非他已有所发见吗？不！大概不至于，谁不知道她是我父亲的妻呢。许的贼人胆虚吧？我自己这么想着，由不得好笑起来！人们真愚呵！

她这几天似乎有些不舒服，她沉默得使我起疑，但是我问她有病吗？她竭力辩白说："没有的事！"那么是为什么呢？

晚上她更忧抑了，晚饭都不曾吃，只懒懒的睡在沙发上。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才好。唉！我的脑子真笨。桌上三炮台的烟卷，我已经吸完两支了，但是脑子依旧发滞，或者是屋里的空气不好吧？我走到廊下，天空鱼鳞般的云现着淡蓝的颜色，如弦的新月，正照在庭院里，那几盆菊花，冷清清地站在廊下。一种寂寞的怅惘，更扰乱了我的心田。呵！天空地阔，我仿佛是一团飞

絮飘零着，到处寻不到着落；直上太空，可怜我本是怯弱的，哪有这种能力；偃卧在美丽的溪流旁边吧，但又离水太近了。我记得儿时曾学过一只曲子："飞絮徜徉东风里，漫夸自由无边际！须向高，莫向低，飞到水面飞不起。"呵！我将怎么办？

她又弹琴了，今天弹的不是《闺怨》了，这调子很新奇，仿佛是《古行军》的调子，比《闺怨》更激昂，更悲凉。我悄悄走到她背后，她仿佛还不觉得，那因她正低声唱着。仿佛是哽着泪的歌喉。最后她竟合上琴长叹了。当她回头看见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她仿佛很吃惊，脸上立刻变了颜色，变成极娇艳的淡红色。我由不得心浪狂激，我几乎说出："我真实的爱你！"的话了。但我才预备张开我不灵动的唇的时候，她的颜色又惨白了。到这时候，谁还敢说甚么。她怏怏的对我说："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要早些睡了。"我只得应道："好！早点睡好。"她离了客厅，回她的卧房去，我也回来了。

奇异呵！我近来竟简直忘记她是我的庶母了。还不只此，我觉得她还是十七八岁青春的处女呢。——她真是一朵美丽的玫瑰，我纵然因为找她，被刺刺伤了手，便是刺出了血，刺出了心窝里的血，我也绝不皱眉的。我只感谢上帝，助我成功，并且要热诚的祈祷了。

十月十二日

今天我都在客厅看报，——她最喜欢看报上的文艺。今天看了一篇翻译的小说，是《玫瑰与夜莺》。她似解似不解，要我替她说明这里面的意思。后来她又问我，"西洋人为什么都喜欢红玫瑰？"我就将红玫瑰是象征爱情的话告诉她，并且又说："西洋的青年，若爱一个少女，便要将顶艳丽的玫瑰送给那少女。"她听完，十分高兴道："这倒有意思！到底她们外国人知道快活，

中国人谁享过这种的幸福，只知道女儿大了，嫁了就完了，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得到这种好机会，我绝不能再轻易错过，我因鼓勇对她说：“你也喜欢红玫瑰吗？”她怔了一怔，含泪道：“我现在一切都完了！”

唉！我又没有勇气了！我真是不敢再说下去，倘若她怒了，我怎么办呢！当时我只默默不语，幸亏她似乎已经不想了，依旧拿起报纸来看。

午饭后父亲来了，坐在她的屋子里。我心里真不高兴，这固然是没理由，但我的确觉得她不是父亲的，她的心从来没给过父亲，这是我敢断定的。至于别的什么名义咧！……那本不是她的，父亲纵把得紧紧的也是没用。她是谁的呢？别人或者要说我狂了，诚然我是狂了，狂于爱恋，狂于自我呵！

睡觉前，我忽然想到我如果送她一束红玫瑰，不知道她怒我，还是感激我……或者也肯爱我？……我想象她抱着我赠她的那束红玫瑰，含笑用她红润的唇吻着，那我将要发狂了，我的心花将要尽量的开了。这种幸福便是用我的生命来换，我也一点不可惜呢！简直说，只要她说她爱我，我便立刻死在她的脚下，我也将含着欢欣的笑靥归去呢！

说起来，我真有些惭愧！我竟悄悄学写恋歌。我本没有文学的天才，我从来也不曾试写过。今夜从十点钟写起，直写到十二点，可笑只写两行，一共不到十个字。我有点妒嫉那些诗人，他们要怎么写便怎么写，他们写得真巧妙；女人们读了，真会喜欢得流泪呢！——他们往往因此得到许多胜利。

我恨自己写不出，又妒诗人们写得出，他们不要悄悄地把恋歌送给她吧，倘若他们有了这机会，我一定失败了！……红玫瑰也没用处了！

她的心门似乎已开了一个缝，但只是一个缝，若果再开得大

一点，我便可以扁着身体走进去。但是用什么法子，才能使她更开得大一点呢！——我真想入非非了。不过无论如何，到现在还只是幻想呵，谁能证实她也正在爱恋我呢。

在这世界上，我不晓得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心的地盘占据了，象她占据一样充实和坚固。我觉得我和她正是一对，——但是父亲呢，他真是赘疣呵！——我忽然想起，我不能爱她，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倘若没有父亲在里头作梗，她一定是我的了。

这个念头的势力真大，我直到睡觉了，我梦里还牢牢记着，她不能爱我，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十月十五日

我一直沉醉着，醉得至于发狂，若果再不容我对她说："我真实的爱你"，或者她竟拒绝我的爱，我只有……只有问她是不是因为父亲的缘故；若果我的猜想不错，那么我只得恳求父亲，把她让给我了。父亲未必爱她，但也未必肯把她让给我，而且在人们听来，是很不好听的呵！世界上哪有作儿子的，爱上父亲的妻呢？呵！我究竟要绝望的呵！……但是她若肯接受我的爱，那倒不是绝对想不出法子的呵。……

我早已找到一个顶美的所在，——那所在四面都环着清碧的江水，浪起的时候，激着那孤岛四面的崖石，起一阵白色的飞沫，在金黄色的日光底下，更可以看见钻石般缥碧的光辉。在那孤岛里，只要努力盖两间的小房子，种上些稻子和青菜，我们便可以生存了，——并且很美满的生存。若再买一只小船，系在孤岛的边上，我们相偎倚着，用极温和的声调，唱出我心里的曲子，便一切都满足了。……

我幻想使我渐渐疲倦了，我不知不觉已到梦境里了。在梦里我看见一个形似月球的东西，起先不停的在我面前滚，后来渐渐

腾起在半空中。忽见她，披着雪白云织的大衣，含笑坐在那个奇异的球上，手里抱着一束红玫瑰轻轻的吻着，仿佛那就是我送她的。我不禁喜欢得跪下去，我跪在沙土的地上，合着掌恳切的感谢她说："我的生命呵！……这才证实了我的生命的现实呵！"我正在高声的祈祷着，那奇异的球忽然被一阵风，连她一齐卷去了。我吓得失心般叫起来，不觉便醒了。

自从梦里惊醒以后，我再睡不着了。我起来，燃着灯，又读几页《破舟》，天渐渐亮了。

十月十六日

因为昨晚上梦里的欣悦，今天还觉余味尚在，并且顿时决心一定要那么办了。我不等她起来，便悄悄出去了，那时候不过七点钟。秋末的天气，早上的凉风很犀利，但我并没有感到一点不舒服。我觉在我的四周都充满了喜气，我极相信，梦里的情景，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我找红玫瑰。……

我走到街尽头，已看见那玻璃窗里的秋海棠向我招手，龙须草向我鞠躬，我真觉得可骄傲，——但同时我有些心怯，怎么我的红玫瑰，却深深藏起，不以她的笑靥，对她忠实的仆人呢！

花房渐近了。我轻轻推那玻璃门时，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含笑招呼我道："先生早呵！要买什么花？这两天秋海棠开得最茂盛，龙须草也不错。"他指这种，说那种固然殷勤极了，但我只恨他不知道我需要是什么？我问他："红玫瑰在哪里？"他说："这几天正缺乏这个，先生买几枝秋海棠吧，那颜色多鲜艳呵！也比红玫瑰不差什么……不然，先生就买几朵黄月季吧！"其实那秋海棠实在也不坏，花瓣水亮极了，平常我也许要买他两盆摆在屋里，现在我却不需要这个了。我懒懒辞别那卖花的人，又折出这条街，向南走了。又经过两三个花铺，但都缺少红玫

瑰。我真懊丧极了，但我今天买不到，绝不就回去。

还算幸运，最后买到了。只有一束，用白色的绸带束着，下面有一个小小竹子编得花盆很精巧，再加上那飘带，和蝴蝶般翩舞着，真不错，我真感谢这家花铺的主人，他竟预备我所需要的东西了。

我珍重着，把这花捧到家里，已经过了午饭的时候，但是她还是支颐[①]坐着等我呢！我不敢把这花很冒昧就递给她，我悄悄地把它放在我的屋里，若无其事般的出来，和她一同吃完午饭。

她今天似乎很高兴，午饭后我们坐在堂屋里闲谈。她问我今天一早到什么地方去，我真想趁这机会告诉她我是为她买红玫瑰去了，但是我始终不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说："我买东西去了。"她以后便不再往下问了。我回到屋里，想了半天，我便把红玫瑰捧着，来到她的面前。她初看这美艳的花，不禁叫道："真好看，你哪里买来的？"她似乎已忘了我上次对她说的话，我忙答道："好看吗？我打算送给你！"我这时又欣悦，又畏怯。她接了花，忽然象是想起什么来了。她迟迟的说："你不是说红玫瑰……我想你是预备送别人的吧！我不应当接收这个。"我赶忙说："真的，我除了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送的，因为在这世界上，我是最孤零的，也正和你一样。"她眼里忽然露出惊人的奇光，抖颤着，将玫瑰花放在桌上，仿佛得了急病，不能支持了。她睡在沙发上，眼泪不住的流。咳！这使我懊悔，我为什么使她这样难堪，我恨我自己，我由不得也伤心的哭了。

在这种极剧烈的刺激里，在她更是想不到的震恐。就是我呢，也不曾预想到有这种的现象。真的，我情愿她痛责我。唉！我真孟浪呵！为什么一定要爱她！……我心里觉得空虚了，我还

---

① 支颐：手托住腮。

不如飞絮呵！我不但没有着落，并且连飞翔的动力也都没有了。

阿妈进来了，我勉强掩饰我的泪痕，我告诉阿妈，把她扶进屋里，将她安放在床上，然后我回我自己的屋子。伏在枕上，痛切的流我忏悔的眼泪，但我总不平，我不应该受这种责罚呵？

十月二十日

她一直病了！直到现在不曾减轻。父亲虽天天请医生来，但是有什么用处呢？唉！父亲真聪明！他今天忽然问我，她起病的情形，这话怎能对父亲说呢？我欺骗父亲说："我不清楚！"父亲虽然怒骂我"糊涂！"我真感激他，我只望他骂得更狠一点，我对于她的负疚，似乎可以减轻一点。

医生——那李老头子真讨厌，他哪里会治病呵！什么急气攻心咧，又是什么外感内热咧，用手理着他那三根半的鼠须，仰着头瞪着眼，简直是张滑稽画。真怪，世界上的人类，竟有相信这些糊涂东西的话……我站在窗户下面，听他捣鬼，真恨不得叫他快出去呢！

父亲也似乎有些发愁，他预备晚上住在这边。她仿佛极不高兴，她对父亲说："我这病只是心烦，你在这里，我更不好过，你还是到那边去吧！"父亲果然仍回那边去了。

八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屋里伤心，阿妈来找我，她在叫我。其实我很畏怯，我实在对不起她呵！在平常的一个妇女的心里，自然想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也告诉别人不得的，总算是不冠冕的事呵！唉！……

她拥着一床淡湖色的绉被，含泪坐在床上。她那憔悴的面容，无告而幽怨的眼神，使我要怎样的难过呵！我不敢仰起头来，我只悄悄站在床沿旁边。她长叹了一声，这声音只仿佛一口利剑，我为着这个，由不得发抖，由不得落泪。她喘息着说：

"你来！你坐下！"我抖战着，怯怯地傍着她坐下了。她伸出枯瘦的手来，握着我的手说："我的一生就要完了，我和你父亲本没有爱情，我虽然嫁了十年，我总不曾了解过什么是爱情。你父亲的行为，你们也都明白，我也明白，但是我是女子，嫁给他了，什么都定了，还有我活动的余地吗？有人也劝我和他离婚，——这个也说不定是与我有益的。但是世界上男人有几个靠得住的，再嫁也难保不一样的痛苦，我一直忍到现在——我觉得是个不幸的人。你不应当自己害自己，照我冷眼看来，你们一家也只有你一个是人，我希望你自己努力你的前途！"

唉！她诚实的劝戒我，真使我惭愧，真使我懊悔！我良心的咎责，使我深切的痛苦。我对她说什么？我只有痛哭，和孩子般赤裸裸无隐瞒的痛哭了！她抚着我的头和慈母般的爱怜，她说："你不用自己难过，这不是你的错，只是你父亲……"她禁不住了，她伏在被上呜咽了。

父亲来了，我仍回我自己的屋里去，除了痛切的哭，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处置我自己呵！如果这万一的希望，是不能存在了，我还有什么生趣。

十一月一日

她的病越来越重，父亲似乎知道没指望了。他昨天竟对我说："你不要整天坐在家里，看看就有事情要出来了，你也应当替我帮帮忙。"我听了吩咐，不敢不出去，预备接头一切，况且又是她的事情。但不知怎么，我这几天仿佛失了魂似的，走到街上竟没了主意，心里本想向南去，脚却向北走。唉！

晚上回来的时候，父亲恰好出去了。我走到她的床前，只见她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比平时更娇艳。她含着泪，对我微笑道："你的心我很知道，就是我也未尝不爱你，但他是你的父亲呵！"

我听了这话，立刻觉得所有环境都变了。我不敢再踌躇了，我跪在她的面前，诚挚的说："我真实的爱你！"她微笑着，用手环住我的脖颈，她火热的唇，已向我的唇吻合了。这时我不知是欣悦是战兢，也许这只是幻梦，但她柔软的额发，正覆在我的颊上，她微弱的气息，一丝丝都打透我的心田，她松了手，很安稳的睡下。她忽对我说："红玫瑰呢？"

我陡然想起，自从她病后，我早把红玫瑰忘了，——忙忙跑到屋里一看，红玫瑰一半残了，只剩四五朵，上面还缀着一两瓣半焦的花瓣。我觉得这真不是吉兆——明知花草没有不凋谢的，但不该在她真实爱我时凋谢了呵！且不管她这几片残瓣，也足以使我骄傲，若不是这一束红玫瑰，哪有今天的结果——呵！好愚钝的我！不因这一束红玫瑰她怎么就会病，或者不幸而至于死呵……我真伤心，我真惭愧，我的眼泪，都滴在这残瓣上了。

我将这已残的红玫瑰捧到她的床前，她接过来轻轻吻着，落下泪来。这些滴在残瓣上的，是我的泪痕还是她的泪痕，谁又能分清呢？

从此她不再说话，闭上眼含笑的等着，等那仁慈的上帝来接引她了。今夜父亲和我全不曾睡觉，到五点多钟的时候，她忽睁开眼，向四周看了看，见我和父亲坐在她的旁边，她长叹了一声便断了气。

父亲走进去把手放在她的鼻孔旁，知道是没了呼吸，立时走出来，叫人预备棺木。我只觉一阵昏迷，不知什么时候已躺在自己床上了。

她死得真平静，不象别人有许多号哭的烦扰声。这时天才有一点淡白色的亮光，衣服已经穿好了。下棺的时候她依旧是含笑，我把那几瓣红玫瑰放在她的胸前，然后把棺盖合上。唉！——多残酷的刑罚呵！我只觉我的心被人剜去了，我的魂立刻出了躯壳，我仿佛看见她在前面。她坐在一个奇异的球上披着

白云织就的大衣，含笑吻着一束红玫瑰——便是我给她的那束红玫瑰，真奇异呵！……

唉！我现在清醒了！哪有什么奇异的月球，只是我回溯从前的梦境罢了。

十一月三日

今天是她出殡的日子，埋在城外一块墓地上——这墓地是她自己买的。她最喜欢西洋人的墓，这墓的样子，全仿西洋式做的，四面用浅蓝色的油漆的铁栏，围着一个长方的墓，墓头有一块石牌，刻着她的名字，还有一个爱神的石像，极宁静地仰视天空，这都是她自己生前布置的。

下葬后，父亲只跺了跺脚，长叹了一声，就回去了。等父亲走后，我将一束红玫瑰放在坟前，我心里觉得什么都完了。我决定不再回家去。我本没有家，父亲是我的仇人，我的生命完全被他剥夺净了。我现在所有的只是不值钱的躯壳，朋友们只当我已经死了——其实我实在是死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谁又能当他是人呢，他不过是个行尸走肉呵!

我的日记也就从此绝笔了。我一生不曾作过日记，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我原是为了她才作日记，自然我也要为了她不再作日记了。

绍雅念完了，他很顽皮，趁逸哥回头的工夫，那本书已掷到逸哥头上了。逸哥冷不防吓了一跳，我不觉很好笑，同时也觉得心里怅怅的，不知为什么?

这寂寞冷清的一天算是叫我们消遣过了。但是雨呢，还是丝丝的敲着窗子，风还是飒飒摇着檐下的竹子，乌云依旧一阵阵向西飞跑。壁上的钟正指在六时上，黄昏比较更凄寂了。我正怔怔

坐着，想消遣的法子，忽听得绍雅问道："我的小说也念完了，你们也听了，但是我糊涂，你们也糊涂，这篇小说，到底是个什么题目呵?"被他这一问，我们细想想也不觉好笑起来。逸哥从地下拾起那本书来，掀着书皮看了看，只见这书皮是金黄色，上面画着一个美少年，很凄楚的向天空望着；在书面的左角上斜标着"父亲"两个字。

逸哥也够滑稽了，他说："这谁不知道，谁都有父亲吧!"我们正笑着，又来了一个客人，这笑话便告了结束。

幽　弦[1]

倩娟正在午梦沉酣的时候，忽被窗前树上的麻雀噪醒。她张开惺松的睡眼，一壁理着覆额的卷发，一壁翻身坐起。这时窗外的柳叶儿，被暖风吹拂着，东飘西舞。桃花腥红的，正映着半斜的阳光。含苞的丁香，似乎已透着微微的芬芳。至于蔚蓝的云天，也似乎含着不可言喻的春的欢欣。但是倩娟对着如斯美景，只微微地叹了一声，便不踌躇的离开这目前的一切，走到外面的书房，坐在案前，拿着一支秃笔，低头默想。不久，她心灵深处的幽弦竟发出凄楚的哀音，萦绕于笔端，只见她拿一张纸写道：——

"时序——可怕的时序呵！你悄悄的奔驰，从不为人们悄悄停驻。多少青年人白了的双鬓，多少孩子们失却天真，更有多少壮年人消磨尽志气。你一时把大地妆点得冷落荒凉，一时又把世界打扮得繁华璀璨。只在你悄悄的奔驰中，不知酝酿成人间多少的悲哀。谁不是在你的奔驰里老了红颜，白了双鬓。——人们才走进白雪寒梅冷隽的世界里，不提防你早又悄悄的逃去，收拾起冰天雪地的万种寒姿，而携来饶舌的黄鹂，不住传布春的消息，催起潜伏的花魂，深隐的柳眼。唉，无情的时序，真是何心？那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5号，后收入短篇集《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

干枯的柳枝，虽满缀着青青柔丝，但何能绾[1]系住飘泊者的心情！花红草绿，也何能慰落漠者的灵魂！只不过警告人们未来的岁月有限。唉！时序呵！多谢你："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眼底的繁华，莺燕将对你高声颂扬。人们呢？只有对你含泪微笑。不久，人们将为你唱挽歌了：——

春去了！春去了！
万紫千红，转瞬成枯槁，
只余得阶前芳草，
和几点残英，
飘零满地无人扫！
蝶懒蜂慵，
这般烦恼；
问东风：
何事太无情，
一年一度催人老！

倩娟写到这里，只觉心头怅惘若失。她想儿时的飘泊。她原是无父之孤儿，依依于寡母膝下。但是她最痛心的，她更想到她长时的沦落。她深切的记得，在她的一次旅行里，正在一年的春季的时候。这一天黄昏，她站在满了淡雾的海边，芊芊碧草，和五色的野花，时时送来清幽的香气，同伴们都疲倦倚在松柯上，或睡在草地上。她舍不得"夕阳无限好"的美景，只怔怔呆望，看那浅蓝而微带淡红色的云天，和海天交接处的一道五彩卧虹，感到自然的超越。但是笼里的鹦鹉，任他海怎样阔，天怎样空，绝没有飞翔优游的余地。她正在悠然神往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

① 绾（wǎn）：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

叫道："密司[1] 文，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嫌冷寂吗?"她回头一看，原来是他——体魄魁梧的张尚德。她连忙笑答道："这样清幽的美景，颇足安慰旅行者的冷寂，所以我竟久看不倦。"她说着话，已见她的同伴向她招手，她便同张尚德一齐向松林深处找她们去了。

过了几天，她们离开了这碧海之滨，来到一个名胜的所在。这时离她们开始旅行的时间差不多一个月了。大家都感到疲倦。这一天晚上，才由火车上下来，她便提议明晨去看最高的瀑布，而同伴们大家只是无力的答道："我们十分疲倦，无论如何总要休息一天再去。"她听同伴的话，很觉扫兴，只见张尚德道："密司文，你若高兴明天去看瀑布，我可以陪你去。听说密司杨和密司脱[2] 杨也要去，我们四个人先去，过一天若高兴，还可以同她们再走一趟。好在美景极不是一看能厌的。"她听了这话，果然高兴极了，便约定次日一早在密司杨那里同去。

这天只有些许黄白色的光，残月犹自斜挂在天上，她们的旅行队已经出发了。她背着一个小小的旅行袋，里头满蓄着水果及干点，此外还有一只热水壶。她们起初走在平坦大道上，觉得早晨的微风，犹带些寒意。后来路越走越崎岖，因为那瀑布是在三千多丈的高山上。她们从许多杂树蔓藤里攀缘而上，走了许多泥泞的山洼，经过许多蜿蜒的流水，差不多将来到高山上，已听见隆隆的响声，仿佛万马奔腾，又仿佛众机齐动。她们顺着声音走去，已远远望见那最高的瀑布了。那瀑布是从山上一个湖里倒下来的。那里山势极陡，所以那瀑布成为一道笔直白色云梯般的形状。在瀑布的四围都是高山，永远照不见太阳光。她们到了这里，不但火热的身体，立感清凉，便是久炙的灵焰，也都渐渐熄

① 密司：英语 miss 的音译。即小姐。

② 密司脱：英语 mister 的音译。即先生。

灭。她烦扰的心，被这清凉的四境，洗涤得纤尘不染。她感觉到人生的有限，和人事的虚伪。她不禁忏悔她昨天和张尚德所说的话。她曾应许他，作他唯一的安慰者，但是她现在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怎能安慰他呢？同时觉得人类只如登场的傀儡，什么恋爱，什么结婚，都只是一幕戏，而且还要牺牲多少的代价，才能换来这一刹的迷恋。“唉，何苦呵！还是拒绝了他吧？况且我五十岁的老母，还要我侍奉她百年呢！等学校里功课结束后，我就伴着她老人家回到乡下去，种些桑麻和稻粱，吃穿不愁了。闲暇的时候，看看牧童放牛，听听蛙儿低唱，天然美趣，不强似……”她正想到这里，忽见张尚德由山后转过道：“密司文来看，此地的风景才更有趣呢！”她果真随着他，转过山后去，只见一带青山隐隐，碧水荡漾，固然比那足以洗荡尘雾的瀑布不同。一个好象幽静的处女，一个却似盖世的英雄。在那里有一块很平整的山石，她和他便坐在那里休息。在这静默的里头，张尚德屡次对她含笑的望着，仿佛这绝美的境地，都是为她和他所特设。但这只是他的梦想，他所认为安慰者，已在前一点钟里被大自然的伟力所剥夺了。当他对她表示满意的时候，她正将一勺冷水回报他，她说：“密司脱张，我希望你别打主意罢，实在的！我绝不能作你终身的伴侣。”唉！她当时实在不曾为失意者稍稍想象其苦痛呢！……

倩娟想到这里，由不得流下泪来，她举头看看这屋子，只觉得冷寞荒凉，思量到自己的前途，也是茫茫无际。那些过去的伤痕每每爆裂，她想到她的朋友曾写信道：“朋友！你不要执迷吧！不自然的强制着自己的情感，是对自己不住的呵！”但是现在的她已经随时序并老，还说什么？

人间事，本如浮云飞越，无奈冷漠的心田，犹不时为残灰余烬所燃炙。倩娟虽一面看破世情，而一面仍束缚于环境，无论美丽的春光怎样含笑向人，也难免惹起她身世之感。这是她对着窗

外的春色，想到自身的飘零，一曲幽弦，怎能不向她的朋友细弹呢？她收起所涂乱的残稿，重新蘸饱秃笔写信给她的朋友肖菊了。她写道：——

肖菊吾友：沉沉心雾，久滞灵通，你的近况如何？想来江南春早，这时桃绽新红，柳抽嫩绿，大好春光，逸兴幽趣，定如所祝。都中气候，亦渐暖和，青草绵芊，春意欣欣。昨日伴老母到公园——园里松柏，依然苍翠似玉，池水碧波，依然因风轻漾。澹月疏星，一切不曾改观。但是肖菊！往事不堪回首，你的倩娟已随流光而憔悴了。唉！静悄悄的园中，一个飘泊者，独对皎月，怅望云天，此时的心境，凄楚曷极！想到去年别你的时候正是一堂同业，从此星散的时候，是何等的凄凉？况且我又正卧病宿舍。当你说道："倩娟，我不能陪你了，"你是无限好意，但是枕痕泪渍至今可验。我不敢责你忍心，我也明知你自有你的苦衷。当时你两颊绯红，满蓄痛泪，勉强走了。我只紧闭双目，不忍看。那时我的心，只有绝望……唉！我只不忍回忆了呵！

肖菊！我现在明白了，人生在世，若失了热情的慰藉，无论海阔天空，也都难使郁结之心消释；任他山清水秀，也只增对景怀人之感。我现在活着，全是为了这一点不可扑灭的热情，——使我恋恋于老母和亲友，使我不忍离开她们，不然我早随奔驰的时序俱逝了！又岂能支持到今日？但是不可捉摸的热情，究竟何所依凭？我的身世又是如何飘零，——老母一旦设有不讳，这飘零的我，又将何以自遣？吾友！试闭目凝想，在一个空旷的原野，有一只失了凭依的小羊，——只有一只孤零零的小羊，当黄昏来到世界上，四面罩下苍茫的幕子来，那小羊将如何的彷徨？她嘶声的哀鸣，如何的悲伤。呵，肖菊！记得我们同游苏州，在张公祠

的茅草亭上，那时你还在我的眼前，但当我们听了那虎丘坡上，小羊呜咽似的哀鸣，犹觉惨怛[1]无限。现在你离我辽远，一切的人都离我辽远，我就是那哀鸣的小羊了，谁来安慰我呢？这黑暗的前途，又叫我如何迈步呢？

可笑，我有时想超脱现在，我想出世，我想到四无人迹的空山绝岩中过一种与世绝隔的生活——但是老母将如何？并且我也有时觉得我这思想是错的，而我又不能制住此想。唉！肖菊呵！我只是被造物主播弄的败将，我只是感情帜下的残卒，……近来心境更觉烦恼。窗前的玫瑰发了新芽，几上的腊梅残枝，犹自插在瓶里。流光不住地催人向老死的路上去，花开花谢，在在[2]都足撩人愁恨！

我曾读古人的诗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怜的人类，原是感情的动物呵！

倩娟正写着，忽听一阵箫声，随着温和的春风，摇曳空中，仿佛空谷中的潺潺细流，经过沙碛般的幽咽而沉郁。她放下笔，一看天色已经黄昏，如眉的新月，放出淡淡的清光。新绿的柔柳，迎风袅娜，那箫声正从那柳梢所指的一角小楼里发出。她放下笔，斜倚在沙发上，领略萧声的美妙。忽听萧声以外，又夹着一种清幽的歌声，那歌声和萧韵正节节符和。后来萧声渐低，歌喉的清越，真如半空风响又凄切又哀婉，她细细地听，歌词隐约可辨，仿佛道：——

春风！春风！
一到生机动，

① 惨怛：忧伤哀痛的样子。

② 在在：处处。

河边冰解，山顶雪花融。
草争绿，花夺红，
大地春意浓。
只幽闺寂寞，
对景泪溶溶。
问流水飘残瓣，
何处驻芳踪！

呵！茫茫大地，何处是飘泊者的归宿？正是“问流水飘残瓣，何处驻芳踪?”倩娟反复细嚼歌词越觉悲抑不胜。未完的信稿，竟无力再续。只怔怔的倚在沙发上，任那动人的歌声，将灵田片片的宰割罢，任那无情的岁月步步相逼吧！……

胜利以后[①]

这屋子真太狭小了，在窗前摆上一张长方式的书桌，已经占去全面积的三分之一了，再放上两张沙发和小茶儿，实在没有回旋的余地。至于院子呢，也是整齐而狭小的，仿佛一块豆腐干的形势，在那里也不曾种些花草，只是划些四方形的印痕。无论是春之消息，怎样普遍人间，也绝对听不见莺燕的呢喃笑语，因此也免去了许多的烦闷，——杜鹃儿的悲啼和花魂的叹息，也都听不见了。住在这屋里的主人，仿佛是空山绝崖下的老僧，春光秋色，都不来缠搅他们，自然是心目皆空了。但是过路的和风，莺燕，仿佛可怜他们的冷寂且单调，而有时告诉他们春到了，或者是秋来了。这空谷的足音，其实未免多事呵!

这几天正临到春雨连绵，天空终日只是昏黯着，雨漏又不绝的繁响着，住在这里的人，自然更感到无聊。当屋主人平智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天上的阴云依旧积得很厚。他看看四境，觉得十二分的冷寞。他懒懒的打了一个呵欠，又将被角往上拉了拉，又睡上了。他的妻琼芳，正从后面的屋子里走了进来，见平智又睡了，便不去惊搅他，只怔怔坐在书案前，将陈旧的新闻纸整了整，恰巧看见一封不曾拆看的信，原是她的朋友沁芝寄来的，她忙忙用剪刀剪开封口，念道：——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6号，后收入短篇集《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

吾友琼芳：

人事真是不可预料呢！我们一别三年，你一切自然和从前不同了。听说你已经作了母亲，你的小宝宝也已经会说话了。呵，琼芳！这是多么滑稽的事。当年我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现在呢！一切事情都改观了，不但你如些，便是我对于往事，也有不堪回首之叹！我现在将告诉你，我别你后一切的经过了：当我离开北京时，所给你最后的信，总以为沁芝从此海国天涯，飘宕以终——若果如此，琼芳不免为失意人叹命运不济。每当风清月白之夜，在你的浮沉观念中也许要激起心浪万丈，陨几滴怀念飘零人的伤心泪呢！——但事实这样，在人间的历程，我总算得了胜利。自与吾友别后，本定在暑假以后，到新大陆求学。然而事缘不巧，当我与绍青要走的消息传出后，不意被他的父亲侦知，不忍我们因婚姻未解决的缘故，含愁而去，必待婚后始准作飘洋计。那时沁芝的心情如何？若论到我飘泊的身世，能有个结束，自然无不乐从，但想到婚后的种种牺牲，又不能不使我为之踌躇不绝！不过琼芳，我终竟为感情所战胜，我们便在去年春天，——梅吐清芳，水仙挹露时，在爱神前膜拜了——而且双双膜拜了！当我们蜜月旅行中，我们曾到你我昔日游赏的海滨，在那里曾见几楹小屋，满铺着梨花碎瓣，衬着殷红色的墙砖十分鲜艳。屋外的窗子，正对着白浪滚滚的海面。我们坐在海边崖石上，只悄对默视，忽悲忽喜。琼芳，这种悲喜不定的心情，我实在难以形容。总之想到当初我同绍青结婚，所经过的愁苦艰辛，而有今日的胜利，自然足以骄人，但同时回味前尘，也不免五内凄楚。无如醉梦似的人生，当时我们更在醉梦深酣处，刹那间的迷恋，真觉天地含笑，山川皆有喜色了！

我们在蜜月期中，只如醉鬼之在醉乡，万事都不足动我们的心，只有一味的深恋，唯顾眼前的行乐，从来不曾再往以后的事想一想。凑巧那时又正是春光明媚，风儿温馨的吹着，花儿含笑的开着，蝶儿蜂儿都欣欣然的飞舞着。当我们在屋子里厮守得腻了，便双双到僻静的马路上散步。在我们房子附近有一所外国人的坟园，那里面常常是幽静的，并且有些多情的人们，又不时在那超越的幽灵的墓上，插供上许多鲜花，也有与朝阳争艳的玫瑰，也有与白雪比洁的海棠，至于淡黄色的茶花和月季也常常掺杂在一起。而最圣洁的天使，她们固然是凝视天容，仿佛为死者祝福，而我们坐在那天使们洁如水晶的足下，她们往往也为我们祝福呢。这种很美很幽的境地，常常调剂我们太热闹的生活。我们互倚着坐在那里，无论细谈曲衷，或低唱恋歌，除了偶然光顾的春哥儿窃听了去，或者藏在白石坟后的幽灵的偷看外，再没有人来扰乱我们了！

不知不觉把好景消磨了许多，这种神秘的热烈的爱，渐感到平淡了。况且事实的限人，也不能常此消遥自在。绍青的工作又开始了，他每早八点出外，总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这时静悄悄的深院，只留下我一个人，如环般的思想轮子，早又开始转动了。想到以往的种种，又想到目前的一切，人生的大问题结婚算是解决了，但人决不是如此单纯，除了这个大问题，更有其他的大问题呢！……其实料理家务，也是一件事，且是结婚后的女子唯一的责任，照历来人的说法自然是如此。但是沁芝实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结，只要想到女子不仅为整理家务而生，便不免要想到以后应当怎么作？固然哪！这时候我还在某学校担任一些功课，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并且更有余暇的时候还可以读书，因此我不安定的心神得以暂时安定了。

不久到了梅雨的天气，天空里终日含愁凝泪，雨声时起时歇。四围的空气，异常沉闷，免不得又惹起了无聊和烦恼之感。下午肖玉冒雨而来谈，她说到组织家庭以后的生活，很觉得黯淡。她说："结婚的意趣，不过平平如是。"我看了她这种颓唐的神气，一再细思量，也觉得没意思，但当时还能鼓勇的劝慰她道："我们尽非太上，结婚亦犹人情，既已作到这里，也只得强自振作。其实因事业的成就而独身，固然是哄动一时，但精神的单调和干枯，也未尝不是滋苦；况且天下事只在有心人去作，便是结婚后也未尝不可有所作为，只要不贪目前逸乐，不作衣架饭囊，便足以自慰了。又何必为了不可捉摸的虚誉浮荣而自苦呢。"肖玉经我一番的解释，仍然不能去愁。后来她又说道："你的意志要比我坚强得多，我现在已经萎靡不振，也只好随他去……将来小孩子出世，牵挂更多了，还谈得到社会事业吗?"琼芳！你看了这一段话作何感想?

老实说来，这种回顾前尘，厌烦现在，和恐惧将来的心理，又何止肖玉如此。便是沁芝，总算一切比较看得开了，而实在如何？当时孩子时的梦想那不必去说它，就说才出学校时我的抱负又是怎样？什么为人类而牺牲咧，种种的大愿望，而今仍就只是愿望罢了！每逢看见历史上的伟大者，曾经因为极虔诚的膜拜而流泪。记得春天时印度的大诗人[①]来到中国，我曾瞻仰过他的丰采，他那光亮静默的眼神，好象包罗尽宇宙万象，那如净水般的思想和意兴，能抉示人们以至大至洁的人性。当我静听他的妙论时，竟至流泪了！我为崇拜他而流泪，我更为自惭渺小而流泪！

① 印度的大诗人：指印度作家泰戈尔（1861－1941）。他一生创作丰富，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曾到中国访问。

上星期接到宗的来信，她知道我心绪的不宁，曾劝我不必为世俗之毁誉而动心。我得到她的信，实在觉得她比我们的意兴都强，你说是不是？

最奇怪的，我近来对处女时的幽趣十分留恋。琼芳！你应当还记得，那青而微带焦黄的秋草遍地的秋天。在一个绝早的秋晨，那时候约略只有六点钟，天上虽然已射出阳光，但凉风拂面，已深含秋气。我同你鼓着兴，往公园那条路去。到园里时，正听见一阵风扫残叶的刷刷声，鸟儿已从梦里惊醒，对着朝旭，用尖利的小嘴，剔它们零乱的毛羽，鹊儿约着同伴向四外去觅食。那时园里只有我们，还有的便是打扫甬路的夫役，和店铺的伙计，在整理桌椅和一切的器皿。我们来到假山石旁，你找了一块很洁白的石头坐下，我只斜卧在你旁边的青草地上。你曾笑我狂放，但是这诗情画意的生活，今后只有在梦魂中仿佛到罢了。狂放的我也只有在你的印象中偶一现露罢了！

曾记得前天夜里，绍青赴友人的约。我独处冷寞的幽斋里，而天上都有好月色，光华皎洁。我拧灭了灯坐在对窗的沙发上，只见雪白的窗幕上，花影参横，由不得走到窗前细看，原来院子里小山石上的瘦劲黄花，已经盛开，白石地上满射银光，仰望天空，星疏光静，隔墙柳梢迎风摇曳，泻影地上，又仿佛银浪起伏。我赏玩了半响，忽然想到数年前的一个春天，和你同宗旅行东洋的时候。在一天夜里，正是由坐船到广岛去那天晚上，我们黄昏时上的船。上船不久，就看见很圆满的月球，从海天相接的地方，冉冉上升，升到中天时，清光璀璨，照着冷碧的海水，宜觉清隽逼人。星辉点点，和岸上电灯争映海面，每逢浪动波涌，便见金花千万，闪烁海上。十点钟以后，同船的人，都已睡了，四境只有潺湲的流水声，时敲船舷。一种冷幽之境，如将我们从搅扰的

尘寰中，提到玄秘冷漠的孤岛上。那时我们凭栏无言，默然对月，将一切都托付云天碧海了。直到船要启碇，才回到房舱里去。而一念到当时意兴，出尘洒脱，谁想到回来以后，依然碌碌困人，束缚转深。唉！琼芳！月儿年年如是，人事变迁靡定，当夜怅触往事，凄楚如何？

琼芳！我唯留恋往事过深，益觉眼前之局，味同嚼蜡。这胜利后的情形何甚深说——数月来的生趣，依然是强自为欢，人们骂我怪僻，我唯有低头默认而已！

今年五月的时候，文琪从她的家乡来。我们见面，只是彼此互相默视，仿佛千言万语都不足诉别后的心曲，只有眸子一双，可抉示心头的幽秘。文琪自然可以自傲，她到现在，还是保持她处女的生活。她对于我们仿佛有些异样，但是，琼芳！你知道人间的虫子，终久躲不过人间的桎梏呢！我想你也必很愿意知道她的近状吧？

文琪和我们别后，她不是随她的父亲回到故乡吗？起初她颇清闲，她家住在四面环水的村子里，不但早晚的天然美景，足以洗涤心头尘雾，并且她又买了许多佛经，每天研经伴母，教导弟妹，真有超然世外之趣。谁知过了半年，乡里的人，渐渐传说她的学识很好，一定要请她到城里，担任第一女子小学的校长。她以众人的强逼，只得抛了她逍遥自在的灵的生活，而变为机械的忙碌的生活了。她前一个月曾有信给我说：——

> “沁芝：意外书至，喜有空谷足音之慨。所寄诗章，反复读之，旧情并感，又是一番怅惘。琪近少所作，有时兴动，只为小学生编些童歌耳。盖时间限人，琐事复繁，同僚中又无足道者，此种状况，只有忙人自解。甚矣！不自然之工作逼人，尚何术计及自修，较吾友之闭户读书，诚不可同日语也。憾何如之！……”

琼芳！你只要看了她这一段话，应该能回忆到当初我们在北京那种忙碌的印象了，不过有时因为忙，可以减去多少无聊的感喟呢！

这些话还没有述说尽文琪最近的状况呢。你知道绍青的朋友常君吗？这个人确是一个很有学识而热诚的人，他今约略三十多岁吧——并没有胡须，面貌很平善，态度也极雍容大方，不过他还不曾结婚——这话说出来，你一定很以为奇。中国本是早婚主义的国家，那有三十几岁的人不曾结婚？这话果然不错，这常君在二十岁上已经结过婚了，不过他的妻子已不幸前三四年死了，他不曾续弦罢了。他同绍青很好，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有一次文琪寄给我一张照片，恰巧被常君看见，我们不知不觉间便谈到文琪的生平和学识，常君听了很赞许她，便要求我们介绍和文琪作朋友。当时我想了想，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立刻写信给文琪。不过你应知道文琪绝不是一个很痛快的人，并且她又是一向服从家庭的，这事的能成与否，我们不过试作而已。后来我们托人向他父亲说明，不想她父亲倒很赞许这位常君，文琪方面自然容易为力了。后来文琪又带了她的学生，到我们那里参观教育，又得与常君会面的机会。常君本是一个博学善词的学者，文琪也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子，他们两星期中的接触，两方渐渐了解，不过文琪的态度仍是踌躇不绝，其最大的原因说来惭愧，恐怕还是因为我们呢！前几天她有一封信来说：——

"沁芝！音问久疏，不太隔绝吗？你最后的信，久已放在我信债箱里，想写终未写，实因事忙，而且思想又太单调了。你为什么也默尔无声呢？我知道你们进了家庭，自有一番琐事烦人。肖玉来信说：'想起从前校中情境，不想有现在。'真是增无穷之感，觉得人生太平淡了，但是新得一句

话说：‘摇摇篮的手摇动天下’，谨以移赠你们吧！

夏间在南京开教育会，几位朋友曾谈起：‘现在我国的女子教育，是大失败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这班人简直是高等游民。’你以为这话怎样？女子进了家庭，不作社会事业，究竟有没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兴笔所及，不觉写下许多。你或者不愿看这些干燥无味的话，但已写了，姑且寄给你吧！也何妨研究研究？我很愿听你们进了家庭的报告！

还有一句话，我定要报告你和肖玉等，就是我们从前的同级级友，都预料我们的结局不过尔尔——我们岂甘心认承？我想我们豪气犹存，还是向前努力吧。我们应怎样图进取？怎样预定我们的前途呢？我甚望你有以告我，并有以指导我呵！”

琼芳！我看她的这些话，不是对我们发生极大的怀疑吗？其实也难怪她，便是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怀疑自己此后的结局呢？但是我觉得女子入了家庭，对于社会事业，固然有多少阻碍，然而不是绝对没有顾及社会事业的可能。现在我们所愁的，都不是家庭放不开，而是社会没有事业可作。按中国现在的情形，剥削小百姓脂膏的官僚，自不足道，便是神圣的教育事业，也何尝不是江河日下之势？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怀疑教育能教好学生，我更怀疑教育事业的神圣，不用说别的龌龊的情形，便把留声机般的教员说说，简直是对不起学生和自己呵！

我记得当我在北京当教员的时候，有一天替学生上课回来，坐在教员休息室里，忽然一阵良心发现，脸上立时火般发起热来，说不出心头万分的羞惭。我觉得我实在是天下第一个罪人，我不应当欺骗这些天真的孩子们，并欺骗我自

己，——当我摆起“象煞有介事”的面孔，教导孩子们的时候，我真不明白我比他们多知道些什么？——或者只有奸诈和巧饰的手段比他们高些罢？他们心里烦闷立刻哭出来，而成人们或者要对他们说：哭是难为情的，在人面前应当装出笑脸。唉！不自然的人生，还有什么可说！这种摧残人性的教育有什么可作？而且作教育事业的人，又有几个感觉到教育是神圣的事业？他们只抱定一本讲义，混一点钟，拿一点钟的钱，便算是大事已了。唉，我觉得女子与其和男子们争这碗不干净的教育饭吃，还不如安安静静在家里把家庭的事务料理清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给的报酬，倒是无愧于良心的呢！

至于除了教育以外，可作的事业更少了，——简直说吧，现在的中国，一切都是提不起来，用不着说女子没事作，那闲着的男子——也曾受过高等教育的，还不知有多少呢？这其中固然有许多生成懒惰，但是要想作而无可作的分子居多吧？

琼芳，你不知道我们学校因为要换校长，运动谋得此缺的人不知的多少，那里面倾轧的详情若说出来，真要丢尽教育界的脸。唉！社会如此，不从根本想法，是永无光明时候的！

可是无论如何，文琪这封信，实在是鼓励我们不少。老实说，中国的家庭，实在是足以消磨人们的志气。我觉得自入家庭以后，从前的朋友日渐稀少，目下所来往的不是些应酬的朋友，便是些不相干的亲戚，不是勉强拉扯些应酬话，口不应心的来敷衍，便是打打牌，看看戏。什么高深的学理的谈论不必说，便是一个言志谈心的朋友也得不到，而家庭间又免不了多少零碎的琐事。每天睁开眼，就深深陷入人世间的牢笼里，便是潜心读书已经不容易，更说不上什么活动

了。唉！琼芳！人们真是愚得可怜，当没有结婚的时候，便梦想着结婚以后的圆满生活，其实填不平的大地，何处没有缺憾！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冷岫来了。你大约还记得她那种活泼的性情和潇洒的态度吧！但是而今怎样，她比较我们更可怜呢！她实在是人间的第一失败者。当她和我们同堂受业时，那种冷静的目空一切的态度，谁想得到，同辈中只有她陷溺最深。她往往说世界是一大试验场，从不肯轻易相信人。她对于恋爱的途径，更是观望不前，而结果她终为希冀最后的胜利，放胆迈进试验场中了！虽然当前有许多尖利的荆棘，足以刺取她脚心的血，她也不为此踯躅。当她和少年文仲缔交之初，谁也想不到他和她就会发生恋爱，因为文仲已娶了妻子，而冷岫又是自视极高的心性。终为了爱神的使命，他们竟结合了。他们结婚后，便回到他的故乡去，文仲以前的妻子也在那里。当文仲和冷岫结婚时，也曾征求过他以前妻子的同意，在表面，大家自然都是很和气的笑容相接，可是据冷岫给我的信说，自从她回家后，心神完全变了状态，每每觉得心灵深处藏着不可言说的缺憾。每当夜的神降临时，她往往背人深思，她总觉得爱情的完满，实在不能容第三者于其间——纵使这第三者只是一个形式，这爱情也有了缺陷了！因此她活泼的心性，日趋于沉抑。我记得她有几句最痛心的话道："我曾用一双最锋利的眼，却估定人间的价值，但也正如悲观或厌世的哲学家，分明认定世界是苦海，一切都是有限的，空无所有的，而偏不能脱离现世的牢缚。在我自己生活的历史上，找不到异乎常人之点。我也曾被恋神的诱惑而流泪，我也曾用知识的利剑戳伤脆弱的灵府。我仿佛是一只弱小的绵羊，曾抱极大的愿望，来到无数的羊群里，选择最适当的伴侣。在我想象中的圆满，正如秋

日的晴空，不着一丝浮云，所有的，只是一片融净的合体；又仿佛深秋里的霜菊，深细的幽香，只许高人评赏，不容蜂蝶窥探。”

这些希望，当然是容易得到，但是不幸的冷岫，虽然开辟了荒芜的园地，撒上玫瑰的种子，而未曾去根的荆棘，兀自乘机蓬勃。秋日的晴空，终被不情的浮云所遮蔽 她心头的灵焰，几被凄风冷雨所扑灭。当她含愁默坐，悄对半明半灭的孤灯，她的襟怀如何？又怎怪她每每作鹤唳长空，猿啼深谷的哀音？今年三月间，她曾寄给我一首新歌，我看了直难受几天，她的原稿不幸被我失掉了，但尚隐约记得，象是道——

漏沉沉兮[1] 风凄，
星陨泪兮云泣。
悄挑灯以兀坐[2] 兮，
神伤何极！
念天地之残缺兮，
填恨海而无计！
感君怀之弥苦兮？
绝痴爱而终迷！
悲乎！悲乎！
何激悟之不深兮，
乃踯躅于歧途，
愧西哲之为言兮，
不完全勿宁无！

琼芳，你读了这哀楚的心头之音，你将作何感想？我觉的不

① 兮：语助词。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啊”。
② 兀坐：兀，高高突起的样子。兀坐即直坐。

但要为不幸的冷岫，掬一把同情泪，在现在这种过渡的时代中，又何止一个冷岫。冷岫因得不到无缺憾的爱情，已经感喟到这种田地，那徒赘虚名而一点爱情得不到如文仲的以前的妻子，她们的可怜和凄楚还堪设想吗？

唉！琼芳！我往常每说冷岫是深山的自由鸟，为了爱情陷溺于人间愁海里，这也是她奋斗所得的胜利以后呵！——只赢得满怀凄楚，壮志雄心，都为此消磨殆尽呵！说到这里，由不得我不叹息，现在中国的女子实在太可怜了！

前天肖玉的女儿弥月，我到她那里，看见那孩子正睡在她的膝上。肖玉见了我忽然眼圈红着，对我说道："还是独身主义好，我们都走错了路！"唉！这话何等伤痛！我们真正都是傻子。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到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人们趣味？从前认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情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在星月皎洁的深夜，偶尔与花魂相聚，觉得自身已倘佯四空，优游于天地之间。至于海阔天空的仙岛，和琼草琪花的美景，只有长待大限到来，方有驻足之望呵！琼芳！长日悠悠，我实无以自慰自遣，幽斋冥想，身心都感飘泊。本打算明年春天与绍青同游意大利，将天然美景，医我沉疴，而又苦于经济限人，终恐只有画饼充饥呵！

感谢琼芳以闭门著述振我颓唐。我何尝不想如此，无奈年来浸濡于人间，志趣不知何时已消磨尽净，便有所述作，也都是敷衍文字，安能取心头的灵汁灌溉那干枯的荒园，使它异花开放，仙葩吐露呢？琼芳，你能预想我的结果吗？

沁芝

琼芳看完沁芝的来信，觉得心头如梗。她向四围看着她自己的环境，什么自然的美境，理想的生活，都只是空中楼阁。她不觉叹道："胜利以后只是如此呵！"这话不提防被已经睡醒的平智听见了，便问道："你说什么？"琼芳不愿使他知道心头的隐秘，因笑说道："时间已经不早，还不起来吗？"平智懒懒的答道："有什么可作，起来也是无聊呵！"琼芳忍不住叹道："作人就只是无聊！""对了，作人就只是无聊！"这不和谐的话从此截住，只有彼此微微振动的心弦，互相应和罢了！

蓝田的忏悔录[①]

晚饭后，已经是暮色四合，加以山风虎吼，身心萧疏。我正百无聊赖的独自寂坐，陡然肖圃推进门来，说："隐，想得到我来吗?"我不觉欣然的道："倒是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今夜又没有月色，惊得你会来？……"说着话，我因递一杯茶给她。她一手接着，另一手举着一本小册子道："我只是为了这个使命而来，这种使人灵弦紧张的凄调哀音，难道不应在这幽寂的凉夜中重演吗？……并且我整个脆弱的心房，实有些不能包容这凄厉之音，我焉能不来找你?"我听肖圃一席话，心神奔越，不等她再往下说，已掀开那小册子看了。只见上面的标题是"蓝田的忏悔录'。呵！这尽够了，只这六个字，仅仅只是六个字，已经使得我的步骤乱了，未容我再往下看的当儿，已经有一个很熟识的面貌体态……动作的蓝田的印象涌进我的观念间来。

实话说，若讲起"漂亮"两个字她真轮不到。她长方形的脸蛋，一对疏眉到还不错，不过太阔而且松散了，有些像参差不齐的扫帚。眼睛很够大的，不过眼珠嫌过分的突出，结果有点仿佛金鱼的眼睛。鼻子呢，是扁平的。嘴倒是四方海口，是个古英雄的好嘴脸，然而长在女性的脸上，至少要损去许多嫣然的丰韵。说到身材姿态，虽没有多大毛病，可是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1号，后收入短篇集《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

倒是性子是极诚实而恳切的，若果和她交久了的人，无论谁都能因她的内质的璞美而忘记她外表的不大雅观。

“蓝田为什么有这《忏悔录》，……你从何处得来？……我自从回来后不曾得到她的消息。”我的灵弦为了仅仅那六个字，不由得紧张起来，我既急要知道她的究竟，这本册子固然能仔细告诉我，然而在这个现状之下，不嫌太迟缓吗？于是我不得不先探问肖圃。

“你为什么不赶紧看下去，在那里至少能使你对于她这《忏悔录》之所由来的答案觉得满意。……她近来的消息，甚至于一生的消息都在其中。至于这册子的来源，那更简单了，芝姐从京里寄来的。……好！时候已不早了，你静静的看吧。我现在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谈。”

肖圃说着真站起来走了，我只点了点头表示我送她和希望她明天再来的意思，这一点在直觉上，大家都可不言而喻了。

这当儿风依旧是呼呼的吼着，远处虽也有人声，然而仅仅是依稀可辨认是有人在说话罢了。近处只是沉沉寂寂除了门窗为风所鼓动，偶尔发出微响外，一切都在睡眠状态中，于是给我一个顶好的机会，读蓝田的《忏悔录》。

八月初十日

呵！破屋那堪连夜雨？门窗的纸一片片的飞舞着，雨丝都从那里悄悄地窜了进来。虽还只是初秋的天气，然而病骨支离的我，顿觉寒生肌里。尤其我空洞的心，更经不起这风风雨雨的打击，然而有什么法子拒绝它。从昨天下午，芝姐走了以后，还不曾见一个人影。唉，谁又想到在这破屋子中，尚有一个几乎等于幽灵的蓝田呢？火炉不知什么时候被隔壁的大黑猫弄翻了，药罐子也歪在一旁，药渣子洒了一地。王妈也没什么良心，昨天早晨

走了到现在还不肯回来。自然啦，这一个月的工钱还欠着她的，怎得不由着她使性子？宇宙本来不算小，然而除了这一个漏雨灌风的破屋子外，什么地方还容得我插足？

风雨一阵一阵紧起来，只有阶前的落叶，萧萧瑟瑟的微呻着。它们也许与我同病相怜，然而彼此都太微弱了，相怜亦复何益！我眼睁睁的望着门外，但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十八九个钟头了，除却失望会盼到些什么！

下午芝姐黯然的走了进来，我仿佛拣到宝贝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反而流了下来。及至芝姐问我“王妈还没有来吗?”我竟似受委曲的孩子，被大人提醒了委曲之所以然，竟放声痛哭起来。芝姐很不过意，一面替我整理着杂乱的桌子，和地上纵横歪斜的茶炉药罐，使我益觉心如刀刺。唉，我只要早听她一句话，也不至于到现在这种贫病交困的境地。我忏悔，我惶愧，我竟不知何以对爱我的芝姐，——在这到处埋伏危机的地方，日暮途穷的时候，只有她，不时以温情延长我对世间的留恋！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芝姐，我而今对你只有忏悔啊!”芝姐凄然望着我，她湿润的双睛，充满了怜悯的同情。她这时走到我的床前，坐在我的身旁深深的叹道：“过去的不必再提，现在先说眼前的吧！王妈看样子今天是不会来的，你一个人又是病着，独自在这里，怎么使得？我今天就在这里陪你吧！可是何仁也太没人心了，当初你手里有千把块钱的时候，他不是天天到这里来缠吗？现在却连个影子也不见了!”芝姐悲愤不平的说着，唉！我的空虚寂寞的心，谁能想象悔恨和失望是怎样的摧残我呵!

这风雨，凄楚的雨，尖刻的风，一直吹到夜深，落到夜深。芝姐虽怕我劳神，不使我多说话，——况且我们不谈则已，谈起来又都是些刺激和兴奋的话，——不过纵然芝姐拿着一本小说，

默默的坐在那似鬼焰的灯光下，使得四境都入于催眠的状态中，然而我方寸的灵海里，仍然鼓起惊涛骇浪。我回溯过去的痛苦，悬想未来的可怕的前途，甚至没有前途，我差不多已经是走到天地的尽头了。虽然我也知道地球是圆的，可是我差不多没有勇气了，也没有工具了，那另有新天地的妄想，已如阴云里的电光，倏然消灭了。

我闭着两眼，悄悄的流泪，吞声的饮泣。我最怕使得芝姐不过意，世界上只有她一个怜悯我，我何忍更使她为我担心和悲苦？不久芝姐想是以为我已沉睡了，她轻轻的放下书；悄悄的往我这边看一看，又四面望了望。唉！自然这等于墟墓的鬼境，怎由得她不叹息！她睡在床上的时候，也许也同开着泪泉的闸门，和我一样的弄湿了衾枕！过了约莫半点多钟，微微的“呼鼾”声由芝姐床上发出来，我知道芝姐已经入梦了。我因悄悄的坐了起来，决意的写我对于生命的忏悔。我预料我在这不足留恋的世上，没有多久的时日了，纵使我不死于身病，也当死于心病。并且为我自私起见，也是死了，可把一切的折磨便取消了。

八月十一日

今天早晨芝姐买了许多白莲，插在我床前的小几上的瓷瓶里。一阵阵的清香时时兴奋我的心神，然而也同时引起我的怅惘。人生总有如花般的时期，便如潦倒的我，何尝没有这种值得留恋的回忆，不过我总不如人。——我儿时的岁月，实在过于惨淡了，大约是十五年前罢——我不过七岁，正是依恋于我慈母的肘下。我记得——深深的记得，每天早起，我的慈母总替我梳两个小髻在两鬓的旁边，有时还戴上几朵紫罗兰……但是忽然有一天，我的小髻改成一条辫子，我自然觉得新奇。不过我奇怪我的母亲为什么不替我梳头了，却是张妈替我打辫子，我自然觉得不

高兴的闹脾气了。我正在哭着，忽见我的父亲满面愁容对我说："小乖乖，不要吵罢，妈妈正在生病呵!"生病的经验在我幼弱的脑子里，真没什么特别的了解的能力，不过我同时惧怕父亲的尊严，渐渐止住了哭声。

自从那天起张妈天天替我打辫子，一家人都似乎忙着什么似的。不时的听见张妈告诉我："不要吵，大夫来了，妈妈的病重呢!"忽然在一天夜里，我正睡着了，张妈一把抱起我来，仿佛是在流泪说："可怜的小乖，妈妈没了。"我莫明其妙这是为什么，不过她搅了我的睡兴，我便哭起来了。等到走到妈妈的屋子里，听见爹爹和堂姐姐们都在大哭。我妈妈呢，直挺挺的睡在床上，脸上蒙着一张白纸，从那一天起我永远看不见我的妈了。不久张妈也走了，换了一个王妈，这个人我顶不喜欢她，她常常骂我，有时她也打我。自然啦，我的父亲常不在家，她当然要自作威福!

我妈妈死了一年，我父亲又娶了一个新妈妈来。这个妈妈比给我梳小髻，抱着我不住的抚着吻着的妈妈太两样了。她没有一次抚过我，也没有一次吻着我，她似乎不大注意我。不过只要我一淘气，我的爹爹回来，总是知道的。并且我父亲也似乎和以前两样了。过了一年，我新妈妈养了一个小弟弟，我的父亲时常抱着他，偎着他的小腮儿。于是更没有心肠顾到我了。这时候我虽只是十岁的小女孩，可是我已觉得我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每逢想起爱我的妈妈，我常常独自一个悄悄的流泪！然而我不敢使我的新妈妈看见，因为她常常骂我是"不祥的小生物"!

我觉得家庭对我无情，也许社会还能容我有回旋的余地，于是我努力的在小学校里读书，十四岁，我就进了中学校。可是我的新妈妈往往对于我读书觉得是多余的。有一天她和爹爹说："田儿已经不小了，也要预备替她定一头亲事。"于是她就提起她的内侄儿——一个纨袴少年，样子也许还漂亮，家里很有几个

钱。我父亲也不再加思索的就答应她了。从此我的心灵上更罩上一层愁雾，然而我还希望我不可捉摸的前途，努力的求学，不时看名人的作品，这时节新潮流不知不觉浸入我的脑海，使我不时对于我不同意的婚姻发生愁烦。但是孤苦无告的我，除了悄悄的饮泣，何处容得我泄愤？记得有一天的夜里，我正为了我的前途的危险，埋头痛哭，忽然隔壁的秀姐来找我，——这要算是我唯一的女伴，我们不但是邻居，而且又是同学。……这时她轻轻掀开我的被角说道："田姐，你不舒服吗！什么事情伤心？"唉！我这时的心情，仿佛彷惶在沙漠里的孤客，陡然遇见了一个游侣，——我的孤苦，我的悲伤，只有向她痛述了。……她似乎愤愤不平的望着我说："我想你总要自奋，我今天正是为了关于你不好的消息而来的，你知道你的未婚夫现在已经有三个如夫人了吗？如果你嫁过去，能得到和乐的幸福吗？"唉！天呵！……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真不知怎样措施，并且我的婚期已经定在下月二十日了。我不禁握着秀姐的手，哀求而惶急的说道："秀姐，你想我应当怎么办，我便这样屈服了吗？……我方寸已乱，我除了死还有什么更好的抵拒的方法？"秀姐听了这话，不由得也陪我垂泪……最后她俯耳低声的对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呵！我果然的走了，果然的战胜了这种不自由的婚姻。但是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正是出了火炕又沉溺入水坑了。

如连锁似的思想，整个的将我儿时的遭遇浮现了！上帝！对于这过去的惨伤，使我的心痛增剧。我不禁由沉默而发出呻吟之声。芝姐忙忙放下正替我熬药的罐子，握着我的手道："肝气痛得厉害吗？……"我无力的点了一点头，热泪簌簌的流了下来，滴在她的手上。后来我不禁诅咒道："无代价的生命，越早完结越好，……芝姐，我立刻死了，还能得你的温情热泪清洗我的罪孽。恐怕再延长下去，我的前途更加肮脏和可怕，也许连你的眼泪一并得不到了！一个没有品行的堕落女子，谁能为她原谅是万

恶的环境迫成的呢！呵！我哭，我尽情的哭，我妄想我忏悔的眼泪，或能洗净我对于旧礼教的耻辱，甚至于新学理的玷污。”我不知什么时候已哭晕过去，直到芝姐连声将我唤醒时，我一睁眼，看见有两个少年站在我的面前。唉！又是一刀子的重伤，我依旧绞肠锥心的昏过去了。

八月十四日

我自从决意的写，质实的写，——无论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质实的写，仿佛藉着这一写，可以使我心头所深茹的辛酸一淹。如果这便是绝笔，我也就无憾了。但是自从那一天两次昏晕后，我的肝气一直不曾止住，结果身体的苦痛压迫了心头的苦痛。这两天我不但不能写，且不能想，今天肝气痛稍愈，于是又努力的继续着写……

我自从一病，便在穷困中讨生活，我虽是个有父亲的女孩子，但“等是有家归不得”也就等于是无处依归的孤儿了。有许多人——可以说是有经验的老成人，劝我将就的嫁，但我是醉心妇女运动的人，我不能为了衣食而牺牲了我的志趣和人格，自然除了一两个极亲信的人，大家不免以我为喜欢胡闹的女子。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空落落的身心，没有依靠。社会又是这样的黑暗，他们从不肯为一个有志无力的女子原谅一二分。到现在我不觉要后悔，智识误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随便的嫁了，安知不比这飘零的身世要差胜一筹？呵？弄到现在志比天高，但是被人的蹂躏，全身玷垢，什么时候可以洗清？唉！我恨我的命运！我更恨无情的人类！

记得当初我初到北京的时候，我在某大学里读书，一般如疯狂的青年用尽他们诱惑和轻蔑的手段来坑陷我，而他们一方面又是特别的冠冕堂皇，他们称赞我是奋斗的勇将，是有志气的女

子，甚至谀我是女界的明灯。可怜缺少经验的我，惊弓之余的我，得了这意外的称许和慰藉，怎由得不赤裸裸的将心魂贡献于他们之前，充作他们尽量的捉弄品。

何仁、王义最是狡猾而残忍的两个少年。……我整个的心摧碎于他们的手里。

唉！无所不知的上帝，——我当然不敢瞒你，并且是不能瞒你，当我逃避家庭专制，而求光明前途的时候，我不但是为我个人谋幸福，并且为同病的女同胞作先锋。当时的气概，是不容瞒无所不知的上帝，我自觉得可以贯云穿霄。然而我被他们同情的诱惑，恐怕也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子，必不可免的危险！

记得那时候我也正患着肝气病，可是没有现在这样潦倒落寞。疯狂似的何仁、王义虽是现在他们尽量的显露了狡猾的面目，然而那时候，却是意气充溢。他们说："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有志无力的妇女，况且她又正在病中。"自然啦，我现在才觉悟，我那时还充当某报的通信员，每月有三四十块钱的进款，——才能免如今日的凄凉。……不过这已等于贼去关门，现在觉悟已经晚了。

金钱和虚荣本来最足以使得青年倾倒。那时节的蓝田，虽然病了，甚至病了两个月，而无时无刻没有人来问候，有的送食品，有的送鲜花。尤其何仁、王义对我殷勤，他们两人每夜轮流着服侍我，那时真使我感谢和伤心。我想落寞的我，在这无情的人类中，相与周旋，实在容易被人欺侮，难得这两个青年——尤其是何仁——我和他更有一层同病相怜之感——他的身世也是飘零的，他和我一样在冷酷的继母手下讨生活——自然我和他更容易联络了。后来我病好了，他——何仁托芝姐来表示他的诚意，我们不久便在公园里定婚了。这不是很美满的结合吗？——然而现在想来正是春蚕作茧自缚，自取之咎又复谁怨！唉！我这时心

痛手颤，我后悔，我有什么法子自禁我的眼泪！……

八月十九日

每逢一番刺激，便数日僵然若死。我的病时好时坏，芝姐虽然屡次劝慰警戒我，——唉，这世界上唯有她肯给我生路，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那一句："蓝田，保重你的健康，还有最后的奋斗。你不应当过于自弃！"这的确是一剂兴奋药，使绝望的我仿佛前途不尽是无望！

昨天天气十分晴朗，我的病躯似乎减轻许多。下午芝姐来时，我已经能起来斜倚在藤椅上。芝姐十分欣慰的说："自从你一病，我还不曾到过公园，难得你今天能起来，我们同到公园去疏散疏散，或者有益你的病躯呢。"我难却她的美意，且静极思动，也想出去换一换环境，于是芝姐殷勤替我梳着头。后来我对着镜子洗脸，又不免为了憔悴的病容自惊自悲，由不得流下泪来。芝姐立刻将镜子夺过去，替我拭着泪痕。不久我们就到了柏林挹翠，百鸟婉啭的公园中了。那一天确是好气候，秋风松爽的吹在身上，头脑立时开展了，陡觉四境都含着生意。虽然没有繁花如锦，而树影婆娑，更感到幽趣横生。但是忽然一阵笑语声——刺耳的笑语声又使我的心魂震悸了，果然"不是冤家不聚头"，正是何仁和他的新婚夫人相依相偎的过来。我仿佛不必等脑中枢的命令，我两脚已不由自主的站起来，我匆匆的走了。芝姐莫明其妙的追上来，自然那种灰败的面色使她失惊，当然她再一回顾时，——何仁已经走得较近，她便一切了然了。她轻轻的叹了一声道："唉，真是何苦来！"我不免咀嚼她所说的这几个字，不觉忏悔这真真是何苦来。

自然啦，何仁的新夫人十分的丰韵，这是天厚于她，我不敢怨她。然而何仁未免欺得我好苦。当我们定婚不久，我就发现他

另有所恋。我因对他说："我们的结合，是以彼此人格为担保的，但是我也自知外表上或者与你不合适，不过我们数年相处，我总以你为我的弟弟相待……若果永久继续姐弟的关系也何尝不可……你可推诚对我说。"当初他觉得我有疑惑他的意思，不知他是内愧，还是唯一用的是手段，他竟至哭着对我发誓，自然啦——在现在我觉悟了，无论什么样的傻子在还有求于人的时候，绝不愿意就此放手，而当时我自然被他的眼泪蒙住了。直到他们宣示结婚的头两天，他还住在我家里。唉！这是怎样的罪恶……使我一落深渊，终至不克翻身！

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爱情同时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于逃婚——甚至于受旧社会的排斥，——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不谅人的人类有几个有真曲直的，于是我便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唉！血肉之躯怎堪屡受摧残，我正是暴雨后的嫩苗，只要小小的暴风，便支持不住，自那天起我的病又增重了！

在我身心交困的情形下，若不是耻为怯弱的人，应当早已自杀了。我有时也怀疑，偌大个世界怎么就没有我翻身的余地。然而现在，实际上除了一个抱有上帝爱同胞心的芝姐外，似乎无人不是在窃窃的私议着我的污点，有几个简直当面给我以难堪！我固然是有堕落的嫌疑；然而人类但凡肯存一分的原谅心，容我稍稍的回旋，我不敢奢心求人的援助，只求人不要过猛烈的破坏，我已是感恩不尽了。唉！有什么可说，我并连此最小限度的要求，也没有人肯轻抬他或她压抑的手，使我闯过这一关呵！

九月十日

唉！大限将临了，在这昏愦的十数日中，我不知道人们对我

是怎样的批评，——不过我总想倘若我果然从此与世长辞了，也许那时候可以得到些人们对我不需要的同情，然而这已是不需要的呵！我何必管它呢！只是有一件事，使我略可自慰的，就是适才何仁的夫人来看我，她握着我的手说道："姐姐，我和你虽只是两面之交，然而，我今天来看你，却抱着极深切的同情。何仁与你的交情是我最近才知道是远过于我的，——然而在他向我求婚的时候，并没对我说，终至姐姐颠顿如此！姐姐，我不知将对你说什么，……只有一句话，我知道是足以使你相信的，……唉！姐姐，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呵！况且我更不如姐姐，男子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在我们没有结婚以前，他一面欺骗姐姐，同时他也欺骗我，那时我若果知道他与姐姐的关系，我的头可断，必不甘心受他的愚弄，终至作他的牺牲品……现在我觉悟了。爱情真是混世的魔王，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作了它的牺牲品，所以我今冒昧来见姐姐，一方面求你容我忏悔——因我的孟浪害了姐姐而且自害，一方面忏悔误信不纯正的爱情，作了兽欲的牺牲……"唉，她的心泉之涓流，足洗清我灵魂的污垢。我固然永远的诅咒人类，然而因为她的至诚，我立刻为世界上的妇女原谅，且为她们痛哭。因为不被男子玩视和侮辱的女性，至今还不曾有过。我倘若能战胜病魔，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希望，可惜这希望太微弱了，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

呵！死灰虽然已有复燃之望，然而谁肯为我努力吹嘘，使它果然复燃呢！我的心潮澎湃了！我的灵海沸腾了！然而不可知的天命，和不能预料的社会到底如何？谁能真确的告诉我，结果，适才的兴奋等于一朵虚幻的镜花！等于一个泡影的水月哟！……

《蓝田的忏悔录》至此而止，后面另有一页是芝姐的按语：——

自从蓝田一病，只有我一个人和她日夜相守。她的愁心悲颜，使我几次为她落泪。当她将她的《忏悔录》交给我的时候，病象已很危险，不过医生说她的病，可以说大部分是在精神上，不过因精神而影响身体，若果不谋开展心胸，那么希望身体的恢复健康，也不可能。唉！肖圃！作人真是不容易。社会譬如是天罗地网，到处埋着可以倾陷的危机，不幸一旦失足，使百劫不可翻身了！蓝田的末路，我不敢深想，她自己是料定她这病不会好，所以才把这《忏悔录》交给我，……人类是特别的残酷，恐怕蓝田真是没有病好的希望呢！肖圃！天下不止一个蓝田……我辈都不能不存戒心。唉！黯淡毁灭，正是现在的世界哟！

唉！虎吼的山风，更加凄厉，幽寂的深夜，使我毛发皆竦，万感悲集，又要拼将一夜不睡了！为什么世间只有恶消息频频的传来！……

何处是归程[1]

在纷歧的人生路上，沙侣也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她现在虽然已是一个妻子和母亲了，但仍不时的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

这一天她预备请一个远方的归客，天色才朦胧，已经辗转不成梦了。她呆呆地望着淡紫色的帐顶，——仿佛在那上边展露着紫罗兰的花影。正是四年前的一个春夜吧，微风暗送茉莉的温馨，眉月斜挂松尖把光筛洒在寂静的河堤上。她曾同玲素挽臂并肩，踯躅于嫩绿丛中。不过为了玲素去国，黯然的话别，一切的美景都染上离人眼中的血痕。

第二天的清晨，沙侣拿了一束紫罗兰花，到车站上送玲素。沙侣握着玲素的手说："素姐，珍重吧！……四年后再见，但愿你我都如这含笑的春花，它是希望的象征呵！"那时玲素收了这花，火车已经慢慢的蠕动了，——现在整整已经四年。

沙侣正眷怀着往事，不觉环顾自己的四周。忽看见身旁睡着十个月的孩子——绯红的双颊，垂复着长而黑的睫毛，娇小而圆润的面孔，不由得轻轻在他额上吻了一下。又轻轻坐了起来，披上一件绒布的夹衣，拉开蚊帐，黄金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进来。听听楼下已有轻微的脚步声，心想大约是张妈起来了吧。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2号，后收入短篇集《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

于是走到扶梯口轻轻喊了一声“张妈”，一个麻脸而微胖的妇人拿着一把铅壶上来了。沙侣扣着衣纽欠伸着道：“今天十点有客来，屋里和客厅的地板都要拖干净些……回头就去买小菜……阿福起来了吗？……叫他吃了早饭就到码头去接三小姐。另外还有一个客人，是和三小姐同轮船来的，……她们九点钟到上海。早点去，不要误了事！”张妈放下铅壶，答应着去了。

沙侣走到梳妆台旁，正打算梳头，忽然看见镜子里自己的容颜老了许多，和墙上所挂的小照，大不同了。她不免暗惊岁月催人，梳子插在头上，怔怔的出起神来。她不住的想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结婚，生子，作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女人，……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社会事业——由于个人的意志所发生的活动，只好不提吧。……唉，真惭愧对今天远道的归客！——一别四年的玲素呵！她现在学成归国，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负。她仿佛是光芒闪烁的北辰，可以为黑暗沉沉的夜景放一线的光明，为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哦，这是怎样的伟大和有意义！唉，我真太怯弱，为什么要结婚？妹妹一向抱独身主义，她的见识要比我高超呢！现在只有看人家奋飞，我已是时代的落伍者。十余年来所求知识，现在只好分付波臣，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希望的花，随流光而枯萎，永永成为我灵宫里的一个残影呵！……”沙侣无论如何排解不开这骚愁的秘结，禁不住悄悄的拭泪。忽听见前屋丈夫的咳嗽声，知道他已醒了，赶忙喊张妈端正面汤，预备点心，自己又跑过去替他拿替换的裤褂。一面又吩咐车夫吃早饭，把车子拉出去预备着。乱了一阵子，才想去洗脸，床上的小乖乖又醒了，连忙放下面巾，抱起小乖，换尿布，壁上的钟已当当的敲了九下。客人就要来了，一切都还不曾预备好，沙侣顾不得了，如走马灯似的忙

着。

沙侣走到院子里，采了几支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瓷瓶里，放在客厅的圆桌上。怅然坐在靠窗的沙发上，静静的等候玲素和她的三妹妹。在这沉寂而温馨的空气里，沙侣复重温她的旧梦，眼睫上不知何时又沾濡上泪液，仿佛晨露浸秋草。

不久门上的电铃，琅琅的响了。张妈“呀”的一声开了大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手里提了一个小皮包，含笑走了进来。沙侣忙上前握住她的手，似喜似怅地说道：“你们回来了。玲素呢……”“来了！沙侣！你好吗？想不到在这里看见你，听说你已经做了母亲，快让我看看我们的外甥，……”沙侣默默的痴立着。玲素仿佛明白她的隐衷，因握着沙侣的手，恳切的说道：“歧路百出的人生长途上，你总算找到归宿，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沙侣蒸郁的热泪，不能勉强的咽下去了。她哽咽着叹道：“玲姐，你何必拿这种不由衷的话安慰我，归宿——我真是不敢深想，譬如坑洼里的水，它永永不动，那也算是有了归宿，但是太无聊而浅薄了。如果我但求如此的归宿，——如此的归宿便是人生的真义，那么世界还有什么缺陷？”

“这是为什么？姐姐。你难道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吗？”沙侣摇头叹道：“妹妹，我哪敢妄求如意，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吗？只求事实与思想不过分的冲突，已经是万分的幸运了！”沙侣凄楚而深痛的语调，使得大家惘然了。三妹妹似不耐此种死一般的冷寂，站了起来，凭着窗子看院子里的蜜蜂，钻进花心采蜜。玲素依然紧握沙侣的手，安慰她道：“沙侣，不要太拘迹吧，有什么难受的呢？世界上所谓的真理，原不是绝对的。什么伟大和不朽，究竟太片面了，何尝能解决整个的人生？——人生原来不是这样简单的，谁能够面面顾到？……如果天地是一个完整的，那么女娲氏倒不必炼石补天了，你也太想不开。”

“玲姐的话真不错，人生就仿佛是不知归程的旅行者，走到

哪里算到哪里，只要是已经努力的走了，一切都可以卸责了。……姐姐总喜欢钻牛角尖，越钻越仄，……我不怕你笑话，我独身主义的主张，近来有些摇动了……因为我已觉悟，固执是人生滋苦之因，不必拿别人说，且看我们的姑姑吧。”

“姑姑近来怎么样？前些日子听说她患失眠很厉害，最近不知好了没有？三妹妹，你从故乡来，也听到她的消息吗？”

“姐姐！你自然很仰慕姑姑的努力罗。……人们有的说象她这样才算伟大，但是不幸同时也有人冷笑说她无聊，出风头，姑姑恨起来常常咬着嘴唇道：‘龃龉的人类，永远是残酷的呵！’但有谁理会她，隔膜仿佛铁壁铜墙般矗立在人与人的中间。”

玲素听见三妹妹慨然的说着，也不觉有些心烦意乱，但仍勉强保持她深沉的态度，淡淡的说道：“我想世上既没有兼全的事，那末随遇而安自多乐趣，又何必矫俗干名？”

沙侣摇头道：“玲姐！我相信你更比我明白一切，因此我知道你的话还是为安慰我而发的。……究竟你也是替我咽着眼泪，何妨大家痛快些哭一场呢！……我老实的告诉你吧，女孩子们的心，完全迷惑于理想的花园里。——玫瑰是爱情的象征，月光的洁幕下，恋人并肩的坐在花丛里，一切都超越人间，把两个灵魂搅合成一个，世界尽管和死般的沉寂，而他和她是息息相通的，是谐和的。唉，这种的诱惑力之下，谁能相信骨子里的真象呢！……简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他们是为了家务的管理，和性欲的发泄而娶妻。更痛快点说吧，许多女子也是为了吃饭享福而嫁丈夫。——但是作着理想的花园的梦的女子，跑到这种的环境之下，……玲姐，这难道不是悲剧吗？……前天芷芬来，她曾问我说：‘你现在怎么样？看着杂乱如麻的国事，竟没有一些努力的意思吗？’玲姐，你知道芷芬这话，使我如何的受刺激！但是罪过，我当时竟说出些欺人自欺的话。——‘我现在一切都不想了，抚养大了这个小

孩子也就算了。高兴时写点东西，念点书，消遣消遣。我本是个小人物，且早已看淡了一切的虚荣。’……芷芬听罢，极不高兴，她用失望的眼光看着我道：‘你能安于此也好，不过我也有我的思想，……将军上马，各自奔前程吧!’她大概看我是个不堪造就的废物，连坐也不坐便走了。当时我觉得很抱歉，并且再扪扪心，我何尝真是没有责任心？……呵，玲姐，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为什么要结婚呢?”沙侣说得十分伤心，不住的用罗巾拭泪。

但是三妹妹总不信，不结婚便可以成全一切，她回过头来看着沙侣和玲素说：“让我们再谈谈不结婚的姑姑罢。

“玲姐和姐姐，你们脑子里都应有姑姑的印象吧？美丽如春花般的面孔，玲珑而窈窕的身材，正仿佛这漂亮而馥郁的丁香花。可是只是这时候，是丁香的青春期，香色均臻浓艳；不过催人的岁月，和不肯为人驻足的春之女神，转眼走了，一切便都改观。如果到了鹃啼嫣红，莺恋残枝，已是春事阑珊，只落得眷念既往的青春，那又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冷落？……姑姑近来憔悴得多了，据我的观察，她或者正悔不曾及时的结婚呢!”

沙侣虽听了这话，但不敢深信，微笑道：“三妹妹，你不要太把姑姑看弱了。”

三妹妹辩道：“你听我讲她一段故事吧。

“今年中秋月夜，我和她同在古山住着，这夜恰是满山的好月色，瀑布和涧流都闪烁着银色的光。晚饭后，我们沿着石路土阶，慢慢奔北山峰，那里如疏星般列着几块光滑的岩石，我们拣了一块三角形的，并肩坐下。忽从微风里悄送来阵阵的暗香，我们藉着月色的皎朗，看见岩石上攀着不少的藤蔓，也有如珊瑚色的圆球，认不出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脚下，凹下去的地方有一道山涧，正潺潺湲湲的流动。我们彼此无言的对坐着，不久忽听见悠扬的歌声，正从对山的礼拜堂里发出来。姑姑很兴奋的站起来说：‘美妙极了，此时此地，倘若说就在这时候死了，岂不

……真的到了那一天，或者有许多人要叹道：可惜，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前途成就正未可量呵！……’我听了这话仿佛得了一种暗示，窥见姑姑心头隆起红肿的伤痕。——我因问道：‘姑姑，你为什么说这种短气的话，你的前途正远，大家都希望你把成功的消息报告他们呢。……’姑姑抚着我的肩叹道：‘三妹，你知道正是为了希望我的人多，我要早死了。只有死才能得最大的同情。……想起两年前在北京为妇女运动奔走，结果只增加我一些惭愧，有些人竟赠了我一个准政客的刻薄名词。后来因为运动宪法修改委员，给我们相当的援助，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许多谣言，什么和某人订婚了，最残忍的竟有人说我要给某人作姨太太，并且不止侮辱我一个。他们在酒酣耳热的时候，从他们喷唾沫的口角上，往往流露出轻薄的微笑，跟着，他们必定要求一个结论道：‘这些女子都是拿着妇女运动作招牌，借题出风头。’……你想我怎么受？……偏偏我们的同志又不争气，文兰和美真又闹起三角恋爱，一天到晚闹笑话，我不免愤恨而终至于灰心。不久政局又发生了大变，国会解散，……我们妇女同盟会也就冰消瓦解。在北京住着真觉无聊，更加着不知趣的某次长整天和我夹缠，使我决心离开北京。……还以为回来以后，再想法团结同志以图再举，谁知道这里的环境更是不堪？唉！……我的前途茫茫，成败不可必，倘若事业终无希望，……到不如早些作个结束。……

“姑姑黯然的站在月光之下，也许是悄悄的垂泪，但我不忍对她逼视。当我在回来的路上，姑姑又对我说：‘真的，我现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玲姐，姑姑言外之意便可知了。”沙侣静听着，最后微笑道：“那末还是结婚好！”

玲素并不理会她的话，只悄悄的打算盘，怎么办？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她不觉深深的叹道：“好复杂的人生！”

沙侣和三妹妹沉默了，大家各自想着心事。四围如死般的寂静，只有树梢头的黄鹂，正宛转着，巧弄她的珠喉呢。

秋风秋雨愁煞人[1]

凌峰独乘着一叶小舟，在霞光璀璨的清晨里。——淡雾仿若轻烟，笼住湖水与岗峦，氤氲[2]的岫云，懒散的布在山谷里；远处翠翠隐隐，紫雾漫漫，这时意兴十分潇洒。舟子摇着双浆，低唱小调，这船已荡向芦荻丛旁。凌峰站在船头，举目四望，一片红蓼；几丛碧苇，眼底收尽秋色。她吩咐舟子将船拢了岸，踏着细草，悄悄前进走过一箭多路。忽听长空雁唳，仰头一看，霞光无彩，雾氛匿迹，云高气爽，北雁南飞，正是"一年容易又秋风"，她怔怔倚着孤梧悲叹。

许多游山的人，在对面高峰上唱着陇头水曲，音调悲凉，她愔然危立，忽见树林里有一座孤坟，在孤坟的四围，满是霜后的枫叶，鲜红比血，照眼生辉，树梢头哀蝉穷嘶，似诉将要僵伏的悲愁，促织儿在草底若歌若泣。她在这冷峭的秋色秋声中，忽想起五年前曾在此地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

她不由自主的向那孤坟走去。只见坟旁竖着残碑断碣，青苔斑斓，字迹模糊，从地上捡了一块瓦片，将青苔刮尽才露出几个字是"女烈士秋瑾之墓"。

"哦！女英雄"她轻轻低呼着！已觉心潮激涌，这黄土垅中，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蔷薇周刑》1927年第2卷第29期，后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928年1月初版)。

② 氤氲 (yin yùn)：形容烟或气很盛的样子。

深埋着虽是已腐化的枯骨，但是十几年前却是一个美妙的女英雄。那夜微冷的西风，吹拂着庭前松柯，发出凄厉的涛歌，沙沙的秋雨，滴在梧桐叶上，她正坐在窗下，凄影独吊。忽见门帘一动，进来一个英风满面的女子，神色露着张惶，忽将桌上洋灯吹灭，低声道："凌妹真险，请你领我从你家后园门出去，迟了他们必追踪前来。"凌峰莫明其妙的张慌着！她们冒雨走过花园的石子路，向北转，已看见竹篱外的后门了。凌峰开了后门，把她送出去，连忙关上跑到屋里。还不曾坐稳，已听见前面门口有人打门！她勉强镇定了，看看房里母亲，已经睡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壁上的时针正指在十点，看门的老王进来说："外面有两个侦探要见老爷，我回他老爷没在家，他说刚才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进了咱们的家门，那是一个革命党，如果在这里，须立刻把她交出来，不然咱们都得受连累。"凌峰道："你告诉他并没有人进来，也许他看错了，不信请他进来搜好了，……"

母亲已在梦中惊醒，因问道："什么事?"老王把前头的话照样的回了母亲。仿佛已经料到是什么事了，因推枕起来道："快到隔壁叫李家少爷来……半夜三更倘或闹出事来还了得。"老王忙忙把李家少爷请来，母亲托他和那两个侦探交涉，……这可怕的搅骚才幸免了。

凌峰背着人悄悄将适才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不禁叹道："你姑爹姑妈死得早，可怜剩下她一个孤女……又是生来气性高傲，喜打抱不平，现在竟作了革命党，唉！若果有什么意外发生怎么办?"说着不禁垂下泪来……十二点多钟凌峰的父亲回来了，听知这消息也是一夜的担心，昨夜风雨中不知她躲在什么地方去？……惊惧的云幔一直遮蔽着凌峰的一家。

过了几天忽从邮局送来一封信，正是秋瑾的笔迹。凌峰的父亲忙忙展读道：

舅父母大人尊前：

曩[①]夜自府上逃出，正风雨交作，泥泞道上，仓皇奔驰，满拟即乘晚车北去引避，不料官网密密，卒陷其中，甫到车站，已遭逮捕，虽未经宣布罪状，而前途凶多吉少，则可预臆也。但甥自幼孤露[②]，命运厄蹇[③]，又际国家多事，满目疮痍，危神洲之陆沉[④]，何惜性命！以身许国甥志早决矣。虽刀踞斧钺之加，不变斯衷。念皇皇华胄，又摧残于腥膻之满人手中，谁能不冲发裂眥[⑤]，以求湔雪光复耶？甥不揣愚鄙，窃慕良玉木兰[⑥]之高行，妄思有以报国，乃不幸而终罹[⑦]法网，此亦命也。但望革命克成，虽死犹生，又复何憾？唯夙愿舅父母爱怜，时予训迪[⑧]，得有今日，罔极[⑨]深恩，未报万一，一日溘逝，未免遗恨耳！别矣！别矣！临楮[⑩]凄惶，不知所云。肃叩福安！

甥女秋瑾再拜

自从这消息传来以后，母亲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到处去托人求情，但朝廷这时最忌党人，虽是女流也不轻赦。等到七天以后，就要绑到法场行刑，父亲不敢把这惊人的信息告诉母

---

① 曩（nǎng）：从前的，过去的。

② 孤露：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而无庇护。

③ 厄蹇：遭逢困苦、灾难，境遇不顺利。

④ 陆沉：陆地无水而沉。比喻国土因祸乱而非洪水而沉沦。

⑤ 眥（zì）：眼眶。

⑥ 良玉木兰：指明末代领夫职率兵御清的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之妻秦良玉和文学传说中女扮男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⑦ 罹（lí）：遭遇困难或不幸。

⑧ 训迪：教诲开导。

⑨ 罔极：无极。

⑩ 楮（chǔ）：纸。

亲，只说已托人求情，或者有救。母亲每日在佛堂念佛，求菩萨慈悲，保佑这可怜的甥女。

这几天秋雨连绵，秋风瑟瑟，秋瑾被关在重牢里，手脚都上着镣铐，日夜受尽荼毒，十分苦楚，脸上早已惨白，没有颜色。她坐在墙犄角里，对着那铁窗的风雨，怔怔注视。后来她愔然吟道："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念完这诗句之后，她紧紧闭上眼睛，有时想到死的可怕，但是她最终傲然的笑了，如果因为她的牺牲，能助革命成功，这死是重于泰山，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死法吗？她想到这里，不但不怕死，且盼死期的来临，鲜红的心血，仿佛是菩萨瓶中的甘露，它能救一切的生灵，偃卧断头台旁的死尸，是使人长久纪念的，伟大而隽永……

行刑的头一天，她的舅父托了许多人情，要会她一面，但只能在铁栏的空隙处看一看，并且时间不得过五分钟。秋瑾这时脸色已变得青黄，两只眼球突出，十分惨厉可怕。她舅父从铁栏里伸进手来，握住她那铁镣琅铛的手，禁不住流下泪来。秋瑾怔怔凝注他的脸，眼睛里的血，一行行流在两颊上，她惨笑，她摇头！她凄厉的说："舅舅保重！"她的心已碎了，她晕然的倒在地下，她舅父在外面顿足痛哭，而五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狱吏将他带出去。

到了第二天十点钟的时候，道路上人忙马乱，卫队一行行过去；荷枪实弹的兵士，也是一队队的过去；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蒸腾，杀一个人，究竟怎么一种滋味？呵！这只有上帝知道。

几辆囚车，载着许多青年英豪志士，向刑人场去。最后一辆车上，便是那女英雄秋瑾。凌峰远远的望见，不禁心如刀割，呜咽的哭了。街上看热闹的人，对于这些为国死难的志士，有的莫明其妙的说："这些都是革命党？"有的仿佛很懂得这事情的意味的，只摇着头，微微叹道："可怜！"最后的囚车的女英雄出现了，更使街上的人惊异："女人也作革命党，这真是破天荒的新

闻!”

这些英雄，一刹那间都横卧在刑人场上，他们的魂魄，都离了这尘浊的世界了。秋瑾的尸骸，由她舅父装殓后，便停在普救寺里。

过了不久，革命已告成功，各省都悬上白布旗帜。那腥膻的满洲人，都从贵族的花园里，四散逃亡，皇帝也退了位。这些死难的志士，都得扬眉吐气，各处人士都来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秋瑾尤是其中一个努力的志士，因公议把她葬在西湖，使美妙的湖山，更增一段英姿。

凌峰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底的景物，但见荒草离离，白杨萧萧；举首天涯，兵锋连年，国是日非，这深埋的英魂，又将何处寄栖！哪里是理想的共和国家？她由不得悲绪潮涌，叩着那残碑断碣，慨然高吟道：

“枫林古道，荒烟蔓草，

何处赋招魂！

更兼这——

秋风秋雨愁煞人！

……”

她正心魂凄迷的时候，舟子已来催上道。凌峰懒懒出了枫林，走到湖边，再回头一望，红蓼鲜枫，都仿若英雄的热血。她不禁凄然长叹，上了小船，舟子洒然鼓浆前进，不问人是何心情，它依然唱着小调，只有湖上的斜风细雨，助她叹息呢!

时代的牺牲者[①]

悲哀似乎指示我一切了。对于它高深的意义，使我认识茫茫人世的归程，人生若不了解悲哀，至少是在醉梦的变态中，不然盛血般玫瑰汁的悲翠杯底，总藏着忧郁。鲜红的花朵是怎样使人可爱，但是它的脉络里，渗着一些杜鹃的赤血呢！世上的快乐事或容有诈伪藏在背面，只有真的悲哀，骨子里还是悲哀，所以一颗因悲哀而落的眼泪，是包含人生最高的情绪。

我一生最爱看罩着忧郁的丛林，虽然妙丽的春花，也曾引诱我向她凝眸，向她含笑；不过那种感受未免太粗糙了，仿佛头顶上擦过的行云，立即淡灭。只有悲哀它是永驻于我灵宫的骄子，它往往在静夜里使我全部神经颤动，仿佛柔媚的歌声的音波，和缓而深长，虽也带着些压迫的痛苦，可是不因此而后悔，或逃避。

这几天凝滞着彤云，罩闭着丽日；萧瑟的悲风，鼓动着白杨——境地格外凄清，悲哀仿如潮水：

……

正是春雨淅沥的一个下午吧，美德很优雅的装束——为了下雨穿着一身银灰色的雨衣格外的好看了，她迈着轻盈的步伐，正从我办公室的窗下走过，仰头微笑，她说：

"今天的会开得成吗？"

---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看看再说吧——到这时候只来了你我两个人!”

“不过! 我适才仿佛听见秀贞姊的声音呢, ……秀贞你会对吗? ……”

“哪一个叫秀贞? ……是不是那一位体质很瘦弱差不多近四十岁的手工教员吗?”

“正是那一个, 你觉得怎样?”

“不大清楚, 好象很忠厚的样子。”

“她有一段悲哀的历史——倒是一篇天成的小说呢!”

“本来人生就是一部小说, 不过有的是平凡的, 有的是奇峰突出的。”

“我想秀贞的悲哀史总可算奇峰突出了, 你想写吗?”

“看吧! 如果我觉得灵机应许我, 也许要写——”

“喂! 那一个就是秀贞, 我来替你介绍吧?”

我和美德都到回廊外面, 和秀贞彼此点了点头, 大家又同到办公室里来等开会, 但是雨一阵紧一阵, 打落了许多残瓣剩蕊, 不过丁香仍旧喷着浓烈的芳芬。

“这神气今天这会又是开不成呢……五点半了, 我们不要傻等……”

美德不久就走了, 秀贞殷勤的留我吃晚饭, 我们随便的谈着, 但是我总不敢问她的悲哀史。

秀贞待人十分诚挚, 同事们虽多, 可是我总喜欢到她房里去闲话, 她常常是很细心的招呼我, 于是我们渐渐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 我绝早到了学校, 本预备作一篇讲演稿, 偏巧一只孤雁不住在那棵荔枝树上悲鸣着, 我多感的灵海, 立刻凄浪酸风, 掀腾不止, 要想勉强写一行都似乎不可能, 没有法子, 放下笔无聊赖的在回廊上来回的踱着, 忽想到秀贞, 不知不觉迈进那小小的月洞门, 远远看见她的房门还掩着, 姑且走近窗下听听动

静——或者早已起来了。回廊上许多学生走过，她们仿佛很疑讶我来得特别早，有的含笑对我说："先生真早呵！"我由不得再看手表，只不过七点半，比较是早些。"秀贞大约不曾起来吧！"我独自猜想着，已来到她的窗户根下。我轻轻敲了一下说："秀贞姊，起来了吗？"却不见回答。我打算仍旧回到办公室去，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呀"的一声房门开了一线，又听见哽咽似的声音说："请进来，我以为是谁呢，想不到是你。"我推门进去，立刻感觉四境的异样：煤油灯的罩子，半截熏得漆黑，旁边一根点残的洋蜡烛，四围堆着蜡泪；蚊帐半垂着，叠着的棉被，只打开一半……"大约昨夜不曾好好的睡下罢？"秀贞听见我这样问她，脸上立刻变了颜色，手足抖颤着，嘴唇紧咬着，我赶紧握住她冰冷的两手说："什么事使你这样震惊？我想你还是镇静些吧，世界上的事值不得过于认真。"她两眼含着酸楚的泪水，向书桌上凝注着，一声也不响。我不由自已的，往书桌上一望，只见一封信——上面满了斑斑点点的泪痕，不用说总是秀贞的眼泪的湿迹。我将信拿在手里说："让我看看好吗？"她点了点头，那眼泪便随势落了下来。

母亲呵！亲爱的母亲，这夜是如此的寂静，没有一只夜莺低唱，也没有一个夜游的神祇轻嗽，有的只是孩儿的心浪澎湃，同学们早已到了睡乡，雨后昏昏惨惨的月儿半窗，伴着孤寂的孩儿，但愿母亲不要对月思量，不然怕要看见你儿莹莹的眼泪。母亲！你已鳞伤样的心，又怎样担当！

是的，母亲！"茂儿是青年，是未曾开放的琼葩仙蕊，是包含着无限的生机，不应当常常说悲观话，不应当过于孤僻。"母亲，感谢你每封信都是如此的勉励我——并且孩儿也知道这时候母亲的心是怎样的凄酸！但是，母亲！孩儿在你的怀抱里时，已为母亲那一双含愁蓄泪的眼，种下了多悲

善感的根苗。母亲呵！为了无义的父亲，糟践了你可贵的青春，失去了你的健康——成了失眠的病根——有时一夜不睡，第二天你还是要照样的去上课，要照样的招呼你的孩儿，这种勉强支持怎么能长久。孩儿只要想到，便不由得心惊！母亲，为了你的不幸，孩儿感觉到世界的残苛，感觉到人类的褊私。母亲呵！你不要含泪强笑吧！不要顾虑孩儿，把头藏在被底偷哭吧。更不要对孩儿勉强说乐观的话吧！要知道母亲的心浪是和孩儿息息相通的啊！

——你的茂儿手禀。

这一封书信写得十分恳切，不由得我为这不幸的母子垂泪，尤其是那青年的茂儿在孩提的童心中，已深印上忧郁的心影。然而秀贞不幸的遭遇的事实我并不曾明白，我因对秀贞说："你把世事看平淡些，并且希望你当它是一篇绝高的文艺看吧！无论如此悲哀的遭遇，对你总不是无益的，至少你可以认识人类的背面，如果你肯告诉我，因此得到同情的共鸣，多少可减却拘滞的意味，而使它形成更大的悲哀，——最高的情绪。

秀贞似乎很为我的话感动，她眼中放出慨激的奇光，决然道："隐姊！我值得向你叙说。我相信你能溶解不幸者的悲哀，但是不免加增我的伤感，并且不知从哪里说起，有几页关于这事实的记录，请你看看吧。"

"这也许比述说更能使你明白些。"于是秀贞从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本子来，并且掀开递给我道："以前的不必看吧，那是没什么关系的。你就从这一页看起好了！"我果然依她所指的地方看去。——

九月六日　昨天无意中得到道怀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知道他就要到家了，我们已经分别九年，不知道他近来身体怎样？……茂儿已经十三岁了，今年高小已经毕业。他听见这

个消息，再看见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不知道怎样喜欢呢。感谢上帝！虽然也有这一天，使我的道怀学成归来。九年来所受的孤凄和劳瘁的苦痛都有了代价。记得这九年中每逢风雨淅沥之夜，读古人词："——而今寂寞人何处，脉脉泪沾衣，空房独守，风穿帘子，雨隔窗儿……"总好象是故意形容我，奚落我，常常不能终篇，便柔肠若绞，泪湿枕函。

唉！到现在还有余哀呢！

九月八日　下午忙跑到招商码头，只见许多伕子三五成群的聚在趸船上，也有几个上等的男女人，从他们凝望着飘渺海天的神情，知道他们也是来迎候远来的亲友的。但是这船还不曾拢岸，虽然隐约可以看见枭枭的白烟，和海云征逐，而船身仍看不到。约半个钟头以后，才看见那庞大的船身，蠕蠕然向河岸移动。船身靠岸还差一丈多远，而伕子们都争先恐后的向前拥进，不顾性命的往船上奔窜，这不过是为了生计问题哟！

乘客纷纷的下来了。道怀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皮包，从人群里向四处瞻望，我忙忙迎了上去。哦！彼此都有些异样了，记得他出国的时候，是个不曾留胡须的英武青年，现在虽然还是不曾留胡须，然而额上和眼角的皱纹增加许多。唉！岁月催人，我自然也不似初嫁时了！

我们一同回到家中，我仿佛有许多话，要向他说，但是他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见了茂儿，只问了两句话，便怔怔的默坐着。"这大约是路上过于辛苦了，"我心里是这样的想着，于是我也不敢和他多说。第二天早上他匆匆出门去找朋友，午饭的时候他从外头回来，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凄然长叹着，我不由得心惊，正想问他有什么事情烦恼？忽听他哽咽的说道："秀贞！你相信我对你的心吗？……我们虽然是由父母作主定的婚姻，然而我们的爱情是不在那自由恋爱的

以下。不过因为了前途的希望，和你竟一别九年，这九年中间，无时无刻不想念你，后来不幸因此而病，并且病得很重。那时候精神是变态的，意外的遇合就发生了。但是，秀贞，你要相信我，我不曾忘记你!”

唉! 这到底是什么结局? 我的心不免颤跳了。原来世界上，只有女子是傻子! 我为了他牺牲了宝贵的青春，并且为了他失了身体的康健，以为总是值得的。我实在不愿意问他：“还有什么下文?”因为我仿佛看见幕后的惨剧了，但是残刻的人类——道怀何能例外! 我们沉默了五分钟光景，道怀忽然流起泪来，他颤声说：“秀贞! 我知道是对不起你! 不过你当原谅我一时的错误! ……我虽然和那个外国看护妇结了婚，但是并不是出于我的意志作用，不过是一时诱惑。但是现在她知道我已经是娶过妻子的人，她要向我提起诉讼，并且要我赔偿损失。秀贞你是知道的，我哪里有钱? ……并且重婚在外国有重大的罪名呢! 我想来想去，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救我的命，……秀贞，我们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忍心叫我进外国牢狱吗? ……”唉! 天呵! 我原是怯弱的女子，我经不起人们的哀求，我的心完全乱了。我真不知道应当怎样办? 但是与其使我为他憔悴而死，还是牺牲了我以成全他吧! 我因问他道：“你要想叫我怎么办?”他仿佛已经窥见我悬虚无主的心了，他嗫嚅着道：“秀贞，你如答应我，那真是我救命的恩人，我终身不敢忘记。现在我想求你写一张离婚书给我，可是秀贞你不要惊讶，我和你绝对不会分离，这不过拿来抵御那外国女人的。我可以说：‘我虽有妻，早已离婚。’她看了离婚书，我所有的罪名便完全洗清了，然后我再和她断绝关系，这张离婚书便可付之一炬，我们仍然是恩爱夫妻。”我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得照他的话做了，但是我还希望这只是一张对付外国人的假

离婚书。他见我已经答应了，十分高兴的握着我的手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后来他告诉我两三天以后就要到上海去办这个交涉。他临去的时候，要求对这事守秘密，我想这事也是不能轻易说出来的，因为是欺骗加欺骗的罪名，于道怀不大利，所以我决定不和一个人说。

九月二十五日　道怀走后，只来了一封信，说他在上海了清外国女人的纠葛，还要到南京去，一时不得回来。但是我灵魂上，总仿佛罩着一个可怕的阴影。道怀这件事，总不能使我不怀疑!……在这新时代离婚和恋爱，都是很时髦的，着了魔的狂热的青年男女，一时恋爱了，一时又离婚了，算不得什么，富于固执感情的女子，本来只好作新时代的牺牲品，纵有不幸，谅不止一个秀贞吧!况且我又是个不出众的女人，不能替丈夫在台面上占光，也许是我多疑，不然道怀直截了当的提出离婚有什么不可?——我娘家也没什么台面上重要人，我想到这里心倒安了，每日依然过我的教员生涯，幸喜茂儿聪明勤读，使我安慰了!

十月十一日　今天天气十分和暖，没有冷肃的北风，仿佛初春的气候。想起秀玉有一个多月不见，饭后恰巧没有功课，我便决意去找她谈谈。她住的地方，是在乡村附近，树木非常繁茂，虽是初冬，但因南方气候和暖，还不见凋零气象。她门前两棵荔枝树，这时正照着微微西斜的太阳，闪闪的放光呢。我从她那满植红梅的院子走过时，仿佛已有暗香浮动，其实还不曾生蕊呢。她的屋子，陈设得十分古雅，这时她正坐在一张柔软的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仿佛惊异似的站起来说："想不到你此刻来，我正想去找你呢!你为什么和道怀离婚?""咦!奇怪!谁告诉你的?"我惊疑着向她追求这事情的真象。秀玉踌躇了些时说："我给你一件东西看吧，不过你不要伤心，……这虽是你的不幸，然而正足使

我们四千余年来屈服男性中心下的女子，受些打击，……并且使现在痴心崇拜自由恋爱的女子，饮一些醒酒汤，你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呵！”说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那字迹非常眼熟，仿佛是道怀的手笔，我心下便有些颤跳了，急忙看道：——

幼泉吾兄：

前所云林稚瑜女士事，不知已有眉目否？弟归国后，亦筹思再三，在今日中国社会，欲思出人一头地，金钱势力最不可少，而弟之家世吾兄所深悉，正所谓“门衰祚薄[①]。至于拙荆[②] 外家情况，亦极萧条，卒使鹏飞有志，进身无术，而林女士家既富有，貌亦惊人，于弟前途，实有极大关系，且吾辈留学生，原应有一漂亮善于关际之内助，始可实现理想之新家庭，方称得起新人物。若弟昔日这黄脸婆，则偶实不类，弟一归国即与离异，今使君已无妇，苟蒙吾兄高义玉成，他日得志，不敢忘漂母千金之报。如何？希即惠我好音，临颖无任[③] 神驰。

弟道怀顿首

唉！我这才明白了，道怀原来是一个欺诈小人，我怯弱不能强制的热泪滴下来了。秀玉握住我的手道：“秀贞！你为什么想不开，你既已和他离婚，足见你是个有觉悟的女人，你现在为了他要和别人结婚，你又伤什么心呵！”我知

---

① 门衰祚薄：家门衰微，福分浅薄。指家世衰落。

② 拙荆：旧时对人称自己妻子的谦词。取东汉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故事，兼有表示贫寒之意。

③ 无任：非常，十分。

道秀玉她还蒙在鼓里，以为我们离婚彼此情愿的呢。我便把他欺骗的行为一一告诉了她。秀玉这才惊呼道："哎呀！好险诈的人心呵！我又长了一番见识。秀贞，你大概不明白他的用意吧？这种奸狠的男人，他一面想娶个有钱的女人，一面又怕离婚受金钱上的损失。他要正式提出和你离婚，他至少要拿几千块钱来吧！……现在倒真便宜，一个钱不用花，但是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要紧的东西吧？可叹那正是一个学贯中西的留学生，比杀人放火的强盗，恐怕更不容易蒙天理的的赦免吧！可惜林雅瑜是一个醉心自由恋爱的人……我想，秀贞！我们先要忘却个人的痛苦，为悲悯沉沦的妇女——快点想法救出林雅瑜呢！……我想你今天神经上受了大打击，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我哥哥和林雅瑜的哥哥是朋友，我和林雅瑜也有一面之缘，等我去阻止他们。"

我从秀玉那里回来后，不免把这事的经过，想了一想，觉得中国今日的社会实在太黑暗了！无知识的人们，不过是肉体的堕落，——他们是昏昏沉沉的受环境的支配——这是坏环境害他们；自以为先觉的有知识的人，他们是灵魂的堕落，他们努力把中国社会弄成黑暗悲惨。……唉！我想到这里放声痛哭，我为不幸的中国哭了！

唉！连日总觉得大地的空气悲惨，气压十分紧迫，我仿佛被扼着咽喉，我竟没有方法出气。……前头的荒径，是满了荆棘，不能下脚；但是后面又是水火齐攻。天呵！现在除非将赤血来开辟道路了。荆棘使全体伤损，赤血满染着大地，使后来的人可以辨认这血迹，寻找他们应走的前途。……但是我是怯弱的，有多少血，能终不被黄土模糊了吗?!

十一月五日　今天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史上，要算是最光荣的一页了。午后我正在写信给茂儿，忽见两个人来找我

——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身段很高，面容很清秀，态度非常温和——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妙丽女郎，……面庞身段，都很象中年妇人，大约是母女两个。我正在打量揣度时，忽听见那妇人和声道："请问先生姓李吗？"我点了点头道："是的，请问夫人贵姓？"

"哦，贱姓林，这是我的女孩儿，我们是特来看李先生的。""有什么见教，请坐下谈罢！"那林氏母女这时脸上都露着怀疑的神色，后来那妇人说："先生，请你不要见怪，我要跟先生打听一件事，先生你认得张道怀先生吗？"

"哦，夫人，那正是我的丈夫，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十三岁了。夫人认得他吗？"

"啊！真造孽！先生这样有本事，又这样和气，他告诉我们他没有太太。幸而秀玉小姐告诉我们，不然我的女孩儿要上大当了。"林夫人说着话的时候，我偷眼看看林小姐，只见她面色惨白，两眼含泪。后来林夫人安慰她说："瑜儿！你不要难过，幸而还没有结婚，象这样没有品性的男人，怎么配作我儿的丈夫！唉呀！罪过！李先生，请你不要见怪，我一时着急把话说大意了——其实……"

我听了这话，看了她们母女的神情，由不得鼓起我悲愤的情绪，我握住她们母女的手说："林夫人！林小姐！你们是明白人，……张道怀这种欺诈势利的小人，我难道还护着他？夫人的话很对，他真不配作林小姐的丈夫！"林小姐长叹了一声道："李先生！我并不为不能和张道怀结婚伤心，我只恨我自认错人了。我本来是醉心自由恋爱的，——想不到差一点被自由恋爱断送了我！……张道怀他和先生十余年的夫妻，居然能下这样欺诈的狠心，那么他一向和我说什么高尚的志趣，和神圣的爱情，更是假的了。唉！李先生，我们是一样的不幸呵！"我听了林小姐的话，仿佛已找到旅行

沙漠的伴侣了，……不久她含泪和她母亲一齐走了。我的心不由得又悬虚了……四境冷清清的只充满着悲哀的细菌，不时的摧残我。

这几页的生命史，由纸上传到我的眼里，更由眼里传到我的灵宫，永远占据住了。

我离开秀贞不觉三个多月，我时常不放心，因为她在我灵宫中，印下了深刻的愁影，——屋里桌上的煤油灯，半截熏得漆黑，旁边一根烧残洋蜡烛，四周堆着蜡泪，蚊帐半垂着，床上的棉被只打开一半，……唉！她又是一夜不曾睡。她常常在被底偷哭。感情是不可理喻的，况且她原是太寂寞了！她的儿子离她几千里……除此以外她没有亲人。妇女运动现在剩了尾声，她眼前一线的曙光，早又被阴云遮蔽了。

千里外的秀贞呵！彤云越积越厚，悲风越吹越紧，电灯也觉得惨淡。

“唉，你诚然是时代的牺牲者，但是你不要忘了悲哀有更大的意义呵！”

西窗风雨[1]

天边酝酿着玄色的雨云，仿佛幽灵似的阴冥；林丛同时激扬着瑟瑟的西风，怔坐于窗下的我，心身忽觉紧张，灵焰似乎电流般的一闪。年来蛰伏于烦忧中的灵魂恢宏了元气，才知觉我还不曾整个毁灭，灵焰仍然悄悄的煎逼着呢。——它使我厌弃人群，同时又使我感到孤寂；它使我冷漠一切，同时又使我对于一切的不幸热血腾沸。啊！天机是怎样的不可测度！它不时改换它的方面，它有时使杲杲的烈日，激起我的兴奋，“希望”和蜿蜒的蛇般交缠着我的烦忧久渍的心，正如同含有毒质的讥讽。我全个的灵魂此时不免战栗，有时它又故示冷淡，使凄凄的风雨来毁灭我的灵焰。这虽是恶作剧，但我已觉得是无穷的恩惠；在这冷漠之下至少可抑止我的心波奔扬！

正是一阵风，一阵雨，不住敲打着西窗，无论它是怎样含有音乐的意味，而我只有默默的诅咒似的祈祷，恳求直截了当的毁灭一切吧！忽然夹杂于这发发弗弗的风雨声中，一个邮差送进一封信来，正是故乡的消息。哎！残余生命的河中，久已失却鼓舞的气力了，然而看完这一封信，不由自主的红上眼圈，不禁反复的念着“寿儿一呕而亡！”

正是一个残春的黄昏里，我从学校回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个

---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枯瘦如柴的乡下孩子，穿着一身鸠结龌龊的蓝布衣裳，头光秃秃的不见一根头发，伏在一张矮凳上睡着了。后来才知道是新从乡下买来的小丫头。我正站着对这个倒运的小生命出神，福儿跑来告诉我说："她已经六岁，然而只有这一点点高，脖颈还没邻家三岁的孩子肥大呢。那一双只有骨架的手和脚，更看不得。"我说："她不定怎样受饥冻呢，不然谁肯把自己的骨肉这样糟践，……你看这样困倦，足见精神太差了，为什么不喊她到房里去睡？……""哦！太太说她满身都长着虱子，等洗了澡才许她到屋子里，她不知怎样就坐在这里睡着了。"我同福儿正谈着，邻舍的阿金手里拿着一块烧饼跑过来，一壁吃着一壁高声叫："快看这小叫化子睡觉呢。"这乡下孩子被他惊醒了，她揉揉眼睛，四处张望着，看见阿金手里的饼，露着渴求的注视，最终她哭了。福儿跑过去，吓她道："为什么哭？仔细太太来打你！"这倒是福儿经验之谈，（她也不过七岁买来的，现在十七岁了。）不过我从来没用过丫头，也不知道对付丫头的心理，这时看见这小丫头哭，我知道她定是要想吃阿金手里的饼。如果是在她自己母亲跟前，她必定要向她母亲要求，虽是母亲不给她，她也终至于哭了，然而比这时不敢开口的哭，我总觉是平淡很多。我想若果是我遭了不幸，我的萱儿也被这样看待，我将何以为情！我想到这里不由得十分同情于那小丫头，因拿了两个铜元叫福儿到门口买了一个烧饼给她，她愁锁的双眉舒展了，露着可怜的笑容在那枯蜡般的两颊上。我问她："你家有什么人？"她委委缩缩的往我跟前挪了两步。我说："走过来，不要怕，我不打你，明天还买饼给你吃呢。"她果然又向前凑了凑，我又问她："你爹和你妈呢？"她说："都死了！""那么你跟什么人过活……"她似乎不懂，看着我怔怔不动，我又问她"谁把你卖了？"她摇摇头仍然不回答。

“唉！真是孺子何罪？受此荼毒！[①]”我自叹着到屋里。

萱儿这时正睡醒，她投到我怀里，要吃饼。福儿把炖好的牛奶和饼干都拿来了，她吃着笑着，一片活泼天机，怎么知道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不幸的小生命呢。

过了两天这个乡下孩子已经有了名字，叫寿儿。于是不时听见“寿儿扫地”的呼唤声，我每逢听到这声音，总不免有些怀疑，扫帚比她的身量还高，她竟会扫地？这倒有些难为煞人了！那一天早晨，她居然拿着扫帚到我房里来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喘吁吁的，不自然的扫着。我越看越觉得不受用，我因叫她不用扫了，但她一声不响，也不停止她的拿扫帚的双手，一直的扫完了。我便拉住她的手说：“我不叫你扫，你为什么还在扫？”她低着头不响，我又再三的问她，才听见从咽喉底发出游蜂似的小声道：“太太叫我扫，不扫完要挨打。”她这句话又使我想起昨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曾听见她悲苦的声音，想来就是为了扫地的缘故吧！但我真不忍再问下去，我只问道：“好，现在你扫完了可以去吧？”实在的，我不愿我灵魂未曾整个毁灭之先，再受这不幸的生命的伤痕的焚炙。我抚摸着萱儿丰润的双颊，我深深的感谢上帝！然而我深愧对那个寿儿的母亲，人类只是一个自私的虫儿呵！

桌上放着的信，被西风吹得飘落地上，我拾了起来，“寿儿一呕而亡！”几个字，仿佛金蛇般横据于我灵区之中，我仿佛看见那可怜的寿儿，已经用她天上的母亲的爱泪，洗清她六年来尘梦中的伤污了，上帝仍旧是仁爱的，使她在短促期间内，超拔了自己，但愿从此不要再世为人了！——我不住为寿儿庆幸。

这时西窗外的风雨比先更急了，它们仿佛不忍劫后的余焰再过分的焚炙。不过那种刻骨悲哀的了解，我实在太深切了，欢乐

---

① 荼毒：荼是一种苦菜，毒指毒虫毒蛇之类。比喻毒害。

是怎样麻醉人们的神经，悲哀也是同样使人神经麻醉，况且我这时候既为一切不幸的哀挽，又为已经超脱的寿儿庆幸。

唉，真是说不上来的喜共愁——怎能不使我如醉如梦，更何心问西窗外的风雨，是几时停的呵！

一　幕[①]

六月的天气，烦躁蒸郁，使人易于动怒；在那热闹的十字街头，车马行人，虽然不断的奔驰，而灵芬从公事房回来以后，觉得十分疲惫，对着那灼烈艳阳，懒散得抬不起头来。她把绿色的窗幔拉开，纱帘放下，屋子里顿觉绿影阴森，周围似乎松动了。于是她坐在案前的靠椅上，一壶香片，杨妈已泡好放在桌上，自壶嘴里喷出浓郁的馨香，灵芬轻轻的倒了一杯，慢慢的喝着，一边又拿起一支笔，敲着桌沿细细的思量：

——这真是社会的柱石，人间极滑稽的剧情之一幕，他有时装起绅士派头，神气倒也十足；他有时也自负是个有经验的教育家：微皱着一双浓眉，细撚着那两撇八字须，沉着眼神说起话来，语调十三分沉重。真有些神圣不可轻犯之势。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好笑，——这又算什么呢？社会上装着玩的人真不少，可不知为什么一想便想到他！

灵芬坐在这寂静的书房里，不住发玄想，因为她正思一篇作品的结构。忽然一阵脚步声，把四围的寂静冲破了，跟着说话声，敲门声，一时并作。她急忙站了起来，开了门，迎面走进一个客人，正是四五年没见的智文。

"呵！你这屋子里别有幽趣，真有些文学的意味呢！"智文还是从前那种喜欢开玩笑。

---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别拿人开心吧!"灵芬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她却接着说道："真的！我一直喜欢文学，不过成功一个文学家的确不容易。"

"灵芬，我不是有意和你开心，你近来的努力实在有一部分的成功，如果长此不懈，作个文学家，也不是难事。"

"不见得吧!"灵芬似喜似疑的反诘了一句，自然她很希望智文给她一个确切的证实，但智文偏不提起这个岔，她只在书架上，翻阅最近几期的《小说月报》，彼此静默了几分钟，智文放下《小说月报》，转过脸问灵芬道："现在你有工夫吗?"

"作什么……有事情吗?"

"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有人要见你，若有空最好去一趟。"

"谁要见我?"灵芬很怀疑的望着智文。

"就是那位有名的教育家徐伟先生。"

灵芬听见徐伟要见她，不觉心里一动。心想那正是一个装模作样的虚伪极点的怪物。一面想着一面不由得说道："他吗？听说近来很阔呢！怎么想起来要见我这个小人物呢？你去不去，如果你去咱们就走一趟，我一个人就有点懒得去。"

智文笑道："你这个脾气还是这样!"

"自然不会改掉，并且也用不着改掉，……你到底陪我去不陪我去?"

"好吧！我就陪你走一趟吧！可是你不要太孤僻惯了，不要听了他的话不入耳，拿起脚就要走，那可是要得罪人的。"

"智文，放心吧！我纵是不受羁勒的天马，但到了这到处牢笼的人间，也只好咬着牙随缘了，况且我更犯不着得罪他。"

"既然这样，我们就去吧，时候已将近黄昏了。"

她们走出了阴森的书房，只见半天红霞，一抹残阳，已是黄昏时候。她们叫了两辆车子，直到徐伟先生门前停下。灵芬细打量这屋子：是前后两个院子，客厅在前院的南边，窗前有两棵大槐树。枝叶茂密，仿若翠屏，灵芬和智文进了客厅，一个三十多

岁的男仆进来说："老爷请两位小姐进里边坐吧！"

灵芬和智文随着那男仆到了里头院子，徐伟先生已站在门口点头微笑招呼道："哦！灵芬好久不见了，你们请到这里坐。"灵芬来到徐伟先生的书房，只见迎面走出一个倩装的少妇，徐伟先生对那少妇说："这位是灵芬女士。"回头又对灵芬说："这就是内人。"

灵芬虽是点头，向那少妇招呼，心里不由得想到："这就是内人"一句话，自然她已早知道徐伟先生最近的浪漫史，他两鬓霜丝，虽似乎比从前少些，但依然是花白，至少五十岁了，可是不象，——仿佛上帝把青春的感奋都给了他一个，他比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似乎还年青些，在他的书房里有许多像片，是他和他新夫人所拍的。若果照相馆的人知趣，不使那花白的头发显明的展露在人间，那真俨然是一对青春的情眷。

这时徐伟先生的胡须已经剃去了，这自然要比较显得年轻，可是额上的皱纹却深了许多，他坐在案前的太师椅上，道貌岸然，慢慢的对灵芬讲论中国时局，象煞很有经验，而且很觉得自己是时代的伟人。灵芬静静听着，他讲时，隐约听见有叹息的声音，好象是由对面房子里发出来，灵芬不由得心惊，很想立刻出去看看，但徐伟先生正长篇大论的说着，只得耐着性子听，但是她早已听不见徐伟先生究竟说些什么。

正在这时候，那个男仆进来说，有客要见徐伟先生，徐伟先生看了名片，急忙对那仆人说道："快请客厅坐。"说着站了起来，对灵芬、智文说："对不住，有朋友来找，我暂失陪！"徐伟先生匆匆到客厅去了。

徐伟先生的新夫人，到隔壁有事情去，当灵芬、智文进来不久，她已走了，于是灵芬对智文说道：

"徐伟先生的旧夫人，是不是也住在这里？"

"是的，就住对面那一间房里。"

“我们去见见好吗?”

“可以的，但是徐伟先生，从来不愿意外人去见他的旧夫人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

“徐伟先生嫌她乡下气，不如他的新夫人漂亮。”

“前几年，我们不是常看见，徐伟先生同他的旧夫人游公园吗?”

“从前的事不用提了，有了汽车，谁还愿意坐马车呢?”

“你这话我真不懂！……女人不是货物呵！怎能爱就取，不爱就弃了?”

“这话真也难说！可是你不记得肖文的名语吗？制礼的是周公，不是周婆呵!”灵芬听到这里，不由得好笑，因道：“我们去看看她吧。”

智文点了点头，引着灵芬到了徐伟先生旧夫人的屋里，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手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愁眉深锁的坐在一张破藤椅上，房里的家具都露着灰暗的色彩，床上堆着许多浆洗的衣服，到处露着乖时的痕迹。见了灵芬她们走进来，呆痴痴的站了起来让坐，那未语泪先咽的悲情，使人觉得弃妇的不幸！灵芬忍不住微叹，但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智文说道：

“师母近来更憔悴了，到底要自己保重才是!”

师母握着智文的手道，“自然我为了儿女们，一直的挣扎着，不然我原是一个赘疣，活着究竟多余!”她很伤心的沉默着，但是又仿佛久积心头的悲愁，好容易遇到诉说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她终竟惨然的微笑了。她说：

“你们都不是外人，我也不怕你们见笑，我常常怀疑女人老了，……被家务操劳，生育子女辛苦，以致毁灭了青年的丰韵，便该被丈夫厌弃。男人们纵是老得驼背弯腰，但也有美貌青春的

女子嫁给他，这不是希奇吗？……自然女人们，要靠男人吃饭，仿佛应该受他们的摆弄，可是天知道，女人真不是白吃男人的饭呢！

“你们自然很明白，徐伟先生当初很贫寒，我到他家的时候，除了每月他教书赚二十几块钱以外，没有更多的财产，我深记得，生我们大儿子的时候，因为产里生病，请了两次外国医生诊治，花去了二十几块钱，这个月就闹了饥荒，徐先生终日在外头忙着，我觉得他很辛苦，心里过意不去，还不曾满了月子，我已挣扎着起来，白天奶着孩子，夜晚就作针线，本来用着一个老妈子侍候月子，我为减轻徐先生的担负，也把她辞退。这时候我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佣人，一家子的重任，都担在我一人的肩上。我想着夫妻本是共同甘苦之谊，我虽是疲倦，但从没有因此怨恨过徐先生。而且家里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使他没有内顾之忧，很希望他努力事业，将来有个出头，那里自然苦尽甘来。……但谁晓得我的想头，完全错了。男人们看待妻子，仿佛是一副行头，阔了就要换行头，那从前的替他作尽奴隶而得的报酬，就是我现在的样子，……正同一副不用的马鞍，扔在厩房里，没有人理会它呢！”

师母越说越伤心，眼泪滴湿了大襟，智文“哎”了一声道：“师母看开些吧，在现代文明下的妇女，原没地方去讲理，但这绝不是长久的局面，将来必有一天久郁地层的火焰，直冲破大地呢！”

灵芬一直沉默着，不住将手绢的角儿，折了又折，仿佛万千的悲愤，都藉着她不住的折叠的努力，而发泄出来……

门外徐伟先生走路的声音，冲破了这深惨的空气，智文对灵芬示意，于是装着笑容，迎着徐伟先生，仍旧回到书房。这时暮色已罩住了大地，微星已在云隙中闪烁，灵芬告辞了回来，智文也回去了。

灵芬到了家里，坐在绿色的灯光下，静静地回忆适才的事情，她想到世界真是一个耍百戏的戏场，想不到又有时新的戏文，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徐伟先生谁能说他不是社会柱石呢？他提倡男女平权，他主张男女同学，他更注重人道，但是不幸，竟在那里看见了这最悲惨的一幕！

曼　丽[1]

晚饭以后，我整理了案上的书籍，身体觉得有些疲倦，壁上的时计，已经指在十点了，我想今夜早些休息了吧！窗外秋风乍起，吹得阶前堆满落叶，冷飕飕的寒气，陡感到罗衣单薄；更加着风声萧瑟，不耐久听，正想息灯寻梦，看门的老聂进来报说“有客！”我急忙披上夹衣，迎到院子里，隐约灯光之下只见久别的彤芬手提着皮箧进来了。

这正是出人意料的聚会，使我忘了一日的劳倦。我们坐在藤椅上，谈到别后的相忆，及最近的生活状况；又谈到许多朋友，最后我们谈到曼丽。曼丽是一个天真而富于情感的少女，她妙曼的两瞳，时时射出纯洁的神光，她最崇拜爱国舍身的英雄。今年的夏末，我们从黄浦滩分手以后，一真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只是我们临别时一幅印影，时时荡漾于我的脑海中。

那时正是黄昏，黄浦滩上有许多青年男女挽手并肩在那里徘徊，在那里密谈，天空闪烁着如醉的赤云，海波激射出万点银浪。蜿蜒的电车，从大马路开到黄浦滩旁停住了，纷纷下来许多人，我和曼丽也从人丛中挤下电车，马路上车来人往，简直一刻也难驻足。我们也就走到黄浦滩的绿草地上，慢慢的徘徊着。后来我们走到一株马樱树旁，曼丽斜倚着树身，我站在她的对面。

曼丽看着滚滚的江流说道：“沙姊！我预备一两天以内就动

---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身，姊姊！你对我此行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曼丽决定要走，由不得感到离别的怅惘；但我又不愿使她知道我的怯弱，只得噙住眼泪振作精神说道：

"曼丽！你这次走，早在我意料中，不过这是你一生事业的成败关头！希望你不但有勇气，还要再三慎重！……"

曼丽当时对于我的话似乎很受感动，她紧握着我的手说道：

"姊姊！望你相信我，我是爱我们的国家，我最终的目的是为国家的正义而牺牲一切。"

当时我们彼此珍重而别，现在已经数月了。不知道曼丽的成功或失败，我因向彤芬打听曼丽的近状，只见彤芬皱紧眉头，叹了一口气道："可惜！可惜！曼丽只因错走了一步，终至全盘失败，她现今住在医院里，生活十分黯淡，我离沪的时候曾去看她，唉！憔悴得可怜……"

我听了这惊人的消息，不禁怔住了。彤芬又接着说道："曼丽有一封长信，叫我转给你，你看了自然都能明白。"说着她就开了那小皮箧，果然拿出一封很厚的信递给我，我这时禁不住心跳，不知这里头是载着什么消息，忙忙拆开看道：

沙姊：

我一直缄默着，我不愿向人间流我悲愤的眼泪，但是姊姊，在你面前，我无论如何不应当掩饰，姊姊你记得吧！我们从黄浦滩头别后，第二天，我就乘长江船南行。

江上的烟波最易使人起幻想的，我凭着船栏，看碧绿的江水奔驰，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姊姊！这时我十分的兴奋，同时十分的骄傲，我想在这沉寂荒凉的沙漠似的中国里，到底叫我找到了肥美的草地水源，时代无论怎样的悲惨，我就努力的开垦，使这绿草蔓延全沙漠，使这水源润泽全沙漠，最后是全中国都成绿野芊绵的肥壤，这是多么光明的前途，

又是多么伟大的工作……

姊姊！我永远是这样幻想，不问沙鸥几番振翼，我都不曾为它的惊扰打断我的思路，姊姊你自然相信我一直是抱着这种痴想的。

然而谁知道幻想永远是在流动的，江水上立基础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姊姊！我真悲愤！我真惭愧！我现在是睡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十分的萎靡，并不是我的身体支不起，实是我的精神受了惨酷的荼毒，再没方法振作呵！

姊姊！我惭恨不曾听你的忠告，——我不曾再三的慎重——我只抱着幼稚的狂热的爱国心，盲目的向前冲，结果我象是失了罗盘针的海船，在惊涛骇浪茫茫无际的大海里飘荡，最后，最后我触在礁石上了！姊姊！现在我是沉溺在失望的海底，不但找不到肥美的草地和水源，并且连希望去发现光明的勇气都没有了。姊姊！我实在不耐细说。

我本拚着将我的羞愤缄默的带到九泉，何必向悲惨人间哓舌；但是姊姊，最终我怀疑了，我的失败谁知不是我自己的欠高明，那么我又怪谁？在我死的以前，我怎可不向人间忏悔，最少也当向我亲爱的姊姊面前忏悔。

姊姊！请你看我这几页日记吧！那里是我彷徨歧路的残痕；同时也是一般没有主见的青年人，彷徨歧路的残痕；这是我坦白的口供，这是我藉以忏悔的唯一经签……

曼丽这封信，虽然只如幻云似的不可捉摸；但她涵盖着人间最深切的哀婉之情，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惊；但我要继续看她的日记，我不得不极力镇静……

八月四日　并个月以来，课后我总是在阅报室看报，觉得国事一天糟似一天，国际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低下。内政呢！就更不堪说了，连年征战，到处惨象环生……眼看着梁

倾巢覆，什么地方足以安身？况且故乡庭园又早被兵匪摧残得只剩些败瓦颓垣，唉！……我只恨力薄才浅，救国有志，也不过仅仅有志而已！何时能成事实！

昨天杏农曾劝我加入某党，我是毫无主见，曾去问品绮，他也很赞成。

今午杏农又来了，他很诚挚的对我说："曼丽！你不要彷徨了。现在的中国除了推翻旧势力，培植新势力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希望国家兴盛呢？……并且时候到了，你看世界已经不象从前那种死寂，党军北伐，势如破竹，我们岂可不利用机会谋酬我们的夙愿呢？"我听了杏农的话，十分兴奋，恨不得立刻加入某党，与他们努力合作。后来杏农走了，我就写一封信给畹若，告诉他我现在已决定加入某党，就请他替我介绍。写完信后，我悄悄的想着中国局势的危急，除非许多志士出来肩负这困难，国家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呢……这一天，我全生命都浸在热血里了。

八月七日　我今天正式加入某党了，当然填写志愿书的时候，我真觉得骄傲，我不过是一个怯弱的女孩子，现在肩上居然担负起这万钧重的革命事业！我私心的欣慰，真没有法子形容呢！我好象有所发见，我觉得国事无论糟到什么地步，只要是真心爱国的志士，肯为国家牺牲一切，那末因此国家永不至沦亡，而且还可产生出蓬勃的新生命！我想到这里，我真高兴极了，从此后我要将全副的精神为革命奔走呢！

下午我写信告诉沙姊，希望她能同我合作。

八月十五日　今天彤芬来信来，关于我加入某党，她似乎不大赞成。她的信说："曼丽！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已经加入某党，我自然相信你是因爱国而加入的，和现在一般投机分子不同，不过曼丽，你真了解某党的内容吗？你真是对

于他们的主义毫无怀疑的信仰吗？你要革命，真有你认为必革的目标吗？曼丽，我觉得信仰主义和信仰宗教是一样的精神，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应当立刻跳下河去，拯救那个被溺的妇女和婴孩，那时节你能决不踌躇，决不怀疑的勇往直前吗？曼丽，我相信你的心是纯洁的；可是你的热情往往支配了你的理智，其实你既已加入了，我本不该对你发出这许多疑问，不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既想到这里，我就不能缄默，曼丽，请你原谅我吧！

彤芬这封信使我很受感动，我不禁回想我入党的仓猝，对于她所说的问题我实在未能详细的思量，我只凭着一腔的热血无目的的向人间喷射……唉！我今天心绪十分恶劣，我有点后悔了！

八月二十二日　现在我已正式加入党部工作了，一切的事务都呈露紊乱的样子，一切都似乎找不到系统——这也许是因我初加入合作，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其系统之所在，并不是它本身没有系统吧！可是也就够我彷徨了。

他们派我充妇女部的干事，每天我总照法定时间到办公室。我们妇女部的部长，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身体很魁伟，常穿一套棕色的军服，将头发剪得和男人一样，走起路来，腰干也能笔直，神态也不错；只可惜一双受过摧残，被解放的脚，是支不起上体的魁伟：虽是皮鞋作得很宽大，很充得过去，不过走路的时候，还免不了袅娜的神态，这一来可就成了三不象了。更足使人注意的，是她那如宏钟的喉音，她真喜欢演说，我们在办公处最重要的公事，大概就是听她的演说了……真的，她的口才不算坏，尤其使人动听的是那一句："我们的同志们"真叫得亲热！但我有时听了有些不自在……这许是我的偏见，我不惯作革命党，没有受过好训练——我缺乏她那种自满的英雄气概，——我总觉得我

所想望的革命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中国的情形，是十三分的复杂，比乱麻还难清理。我们现在是要作剔清整理的革命工作，每一个革命分子，以我的理想至少要镇天的工作——但是这里的情形，绝不是如此。部长专喜欢高谈阔论，其他的干事员写情书的依然写情书，讲恋爱的照样讲恋爱，大家都仿佛天下指日可定，自己将来都是革命元勋，作官发财，高车驷马[①]，都是意中事，意态骄逸，简直不可一世——这难道说也是全民所希冀的革命吗？唉！我真彷徨。

九月三日　我近来精神真萎靡，我简直提不起兴味来，这里一切事情都叫我失望!

昨天杏农来说是芸泉就要到美国去，这真使我惊异，她的家境很穷困，怎么半年间忽然又有钱到美国了？后来问杏农才知道她作了半年妇女部的秘书，就发了六七千元的财呵！这话真使我惊倒了，一个小小的秘书，半年间就发了六七千元的财，那若果要是作省党部的秘书长，岂不可以发个几十万吗？这手腕真比从前的官僚还要厉害——可是他们都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志士，他们莫非自己开采得无底的矿吗？……呵！真真令人不可思议呵!

沙姊有信来问我入党后的新生命，真惭愧，这里原来没有光大的新生命，军阀要钱，这里的人们也要钱；军阀吃鸦片，这里也时时有喷云吐雾的盛事。呵！腐朽！一切都是腐朽的……

九月十日　真是不可思议，在一个党部里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派别！昨天一天，我遇见三方面的人，对我疏通选举委员长的事。他们都称我作同志，可是三方面各有他们的意

① 高车驷马：驾四匹马的高盖车，多为显贵者所乘。

见，而且又是绝对不同的三种意见，这真叫我为难了，我到底是谁的同志呢？老实说吧，他们都是想膨胀自己的势力，那一个是为公忘私呢……并且又是一般只有盲目的热情的青年在那里把持一切……事前没有受过训练，唉！我不忍说——真有些倒行逆施，不顾民意的事情呢！

小珠今早很早跑来，告诉我前次派到C县作县知事的宏卿，在那边勒索民财，妄作威福，闹了许多笑话，真叫人听着难受。本来这些人，一点学识没有，他们的进党的目的，只在发财升官，一旦手握权柄，又怎免滥用？杏农的话真不错！他说："我们革命应有步骤，第一步是要充分的预备，无论破坏方面，建设方面，都要有充足的人材准备，第二步才能去作破坏的工作，破坏以后立刻要有建设的人材收拾残局……"而现在的事情，可完全不对，破坏没人才，建设更没人才！所有的分子多半是为自己的衣饭而投机的，所以打下一个地盘以后，没有人去作新的建设！这是多么惨淡的前途呢，土墙固然不好，可是把土墙打破了，不去修砖墙，那还不如留着土墙，还成一个片断。唉！我们今天越说越悲观，难道中国只有这黯淡的命运吗？

九月十五日　今天这里起了一个大风潮……这才叫作丢人呢！

维春枪决了！因为他私吞了二万元的公款，被醒胡告发，但是醒胡同时却发了五十万的大财，据说维春在委员会里很有点势力！他是偏于右方的，当时惹起反对党的忌恨，要想法破坏他，后来知道醒胡和他极要好，因约醒胡探听他的私事，如果能够致维春的死命，就给他五十万元，后来醒胡果然探到维春私吞公款的事情，到总部告发了，就把维春枪决了。

这真象一段小说呢！革命党中的青年竟照样施行了。自

从我得到这消息以后，一直懊恼，我真想离开这里呢！

下午到杏农那里，谈到这件事，他也很灰心，唉！这到处腐朽的国事，我真不知应当怎么办呢？

九月十七日　这几天党里的一切事情更觉紊乱，昨夜我已经睡了，忽接到杏农的信，他说："这几天情势很坏，军长兵事失利，内部又起了极大的内讧——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某军长部下所用一般人，都是些没有实力的轻浮少年，可是割据和把持的本领均很强，使得一部分军官不愿意他们，要想反戈，某军长知道实在不可为了，他已决心不干，所以我们不能不准备走路……请你留意吧！"

唉！走路！我早就想走路，这地方越作越失望，再往下去我简直要因刺激而发狂了！

九月二十二日　支党部几个重要的角色都跑尽了，我们无名小角也没什么人注意，还照旧在这里鬼混，但也就够狼狈了！有能力的都发了财，而我们却有断炊的恐慌，昨晚检点皮箧只剩两块钱。

早晨杏农来了，我们照吃了五毛钱一桌的饭，吃完饭，大家坐在屋里，皱着眉头相对。小珠忽然跑来，她依然兴高采烈，她一进门就嘻嘻哈哈的又说又笑，我们对她诉说窘状，她说："愁什么！我这里先给你们二十块，用完了再计较。"杏农才把心放下，于是我们暂且不愁饭吃，大家坐着谈些闲话，小珠对着我们笑道："我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新闻：你们知道兰芬吗？她真算可以，她居然探听到敌党的一切秘密；自然兰芬那脸子长得漂亮，敌党的张某竟迷上她了！只顾讨兰芬的喜欢，早把别的事忘了……他们的经过真有趣，昨天听兰芬告诉我们，真把我笑死！前天不是星期吗？一早晨，张某就到兰芬那里，请兰芬去吃午饭，兰芬就答应了他。张某叫了一辆汽车，同兰芬到德昌饭店去。到了

那里，时候还早，他们就拣了一间屋子坐下，张某就对兰芬表示好意，诉说他对兰芬的爱慕。兰芬笑道：'我很希望我们作一个朋友，不过事实恐怕不能！你不能以坦白的心胸对我……'张某听了兰芬的话，又看了那漂亮的面孔，真的，他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她，就说道：'兰芬，只要你真爱我，我什么都能为你牺牲，如果我死了，于你是有益的，我也可以照办。'兰芬就握住他的手说道，'我真感激你待我的诚意，不过我这个人有些怪僻，除非你告诉我一点别人所听不到事情，那我就信了。'张某道：'我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你，现我背我的生平你听，兰芬！那你相信我了吧！'兰芬说：'你能将你们团体的秘密全对我说吗？……我本不当有这种要求，不过要求彼此了解起见，什么事不应当有掩饰呢！'张某简直迷昏了，他绝不想到兰芬的另有用意，他便把他的团体决议对付敌人种种方法告诉兰芬，以表示爱意……这真滑稽得可笑！"

小珠说得真高兴，可是我听了，心里很受感动，天下多少机密事是误在情感上呢！

十月一日　在那紊乱的 N 城，断守不出所以然来。今天我又回到了上海，早车到了这里，稍吃了些点心，我就去看朋友。走到黄浦滩，由不得想到前几个月和沙姊话别的情形，那时节是多么兴奋！多么自负！……唉！谁想到结果是这么狼狈。现在觉悟了，事业不但不是容易成功，便连从事事业的途径也是不易选择的呢！

回到上海——可是我的希望完全埋葬在 N 城的深土中，什么时候才能发芽蓬勃滋长，谁能知道？谁能预料呵？

十月五日　我忽然患神经衰弱病，心悸胸闷，镇天生气，今天搬到医院里来。这医院是在城外，空气很好，而且四周围也很寂静。我睡在软铁丝的床上，身体很舒适了。可

是我的病是在精神方面，身体越舒服暇豫，我的心思越复杂，我细想两三个月的经历，好象毒蛇在我的心上盘咬！处处都是伤痕。唉！我不曾加入革命工作的时候，我的心田里，万丛荆棘的当中，还开着一朵鲜艳的紫罗兰花，予我以前途灿烂的希望。现在呢！紫罗兰萎谢了，只剩下刺人的荆棘，我竟没法子迈步呢？

十月七日　两夜来，我只为已往的伤痕懊恼，我恨人类世界，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要让它全个湮灭！……但是我有时并不这样想，上帝绝不这样安排的，世界上有大路，有小路，有走得通的路，有走不通的路，我并不曾都走遍，我怎么就绝望呢！我想我自己本没有下过探路的工夫，只闭着眼跟人家走，失败了！还不是自作自受吗？……

奇怪，我自己转了我愤恨的念头，变为追悔时，我心头已萎的紫罗兰，似乎又在萌芽了，但是我从此不敢再随意的摧残了，……我病好以后，我要努力找那走得通的路，去寻求光明。

以前的闭眼所撞的伤痕，永远保持着吧！……

曼丽的日记完了，我紧张的心弦也慢慢恢复了原状，那时夜漏已深，秋扇风摇，窗前枯藤，声更憭栗[①]！彤芬也很觉得疲倦，我们暂且无言的各自睡了。我痴望今夜梦中能见到曼丽，细认她的心的创伤呢！

① 憭栗：凄凉，寒冷。

房　东[①]

当我们坐着山兜，从陡险的山径，来到这比较平坦的路上时，兜夫“唉哟”的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这可到了”。我们坐山兜的人呢，也照样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气，也是说：“这可到了！”因为长久的颠簸和忧惧，实在觉得力疲神倦呢！这时我们的山兜停在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所三楼三底的中国化的洋房。若从房子侧面看过去，谁也想不到那是一座洋房，因为它实在只有我们平常比较高大的平房高，不过正面的楼上，却也有二尺多阔的回廊，使我们住房子的人觉得满意。并且在我们这所房子的对面，是峙立着无数的山峦。当晨曦窥云的时候，我们睡在床上，可以看见万道霞光，从山背后冉冉而升，跟着雾散云开，露出艳丽的阳光，再加着晨气清凉，稍带冷意的微风，吹着我们不曾掠梳的散发，真有些感觉得环境的松软，虽然比不上列子御风，那么飘逸。至于月夜，那就更说不上来的好了。月光本来是淡青色，再映上碧绿的山景，另是一种翠润的色彩，使人目怡神飞，我们为了它们的倩丽往往更深不眠。

这种幽丽的地方，我们城市里熏惯了煤烟气的人住着，真是有些自惭形秽，虽然我们的外面是强似他们乡下人，凡从城里来到这里的人，一个个都仿佛自己很明白什么似的，但是他们乡下人至少要比我们离大自然近得多，他们的心要比我们干净得多。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就是我那房东，她的样子虽特别的朴质，然而她却比我们好象知道什么似的人，更知道些。也比我们天天讲自然趣味的人，实际上更自然些。

可是她的样子，实在不见得美，她不但有乡下人特别红褐色的皮肤，并且她左边的脖项上长着一个盖碗大的肉瘤。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对于她那个肉瘤很觉厌恶，然而她那很知足而快乐的老面皮上，却给我很好的印象。倘若她只以右边没长瘤的脖项对着我，那到是很不讨厌呢！她已经五十八岁了，她的老伴比她小一岁，可是他俩所作的工作，真不象年纪这么大的人。他俩只有一个儿子，倒有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儿。他们的儿媳妇是个瘦精精的妇人，她那两只脚和腿上的筋肉，一股一股的隆起，又结实又有精神。她一天到晚不在家，早上五点钟就到田地里去做工，到黄昏的时候，她有时肩上挑着几十斤重的柴来家了。那柴上斜挂着一顶草笠，她来到她家的院子里时，把柴担从这一边肩上换到那一边肩上时，必微笑着同我们招呼道："吃晚饭了吗?"当这时候，我必想着这个小妇人真自在，她在田里种着麦子，有时插着白薯秧，轻快的风吹干她劳瘁的汗液；清幽的草香，阵阵袭入她的鼻观。有时可爱的百灵鸟，飞在山岭上的小松柯里唱着极好听的曲子，她心里是怎样的快活！当她向那小鸟儿瞬了一眼，手下的秧子不知不觉已插了许多了。在她们的家里，从不预备什么钟，她们每一个人的手上也永没有带什么手表，然而她们看见日头正照在头顶上便知道午时到了，除非是阴雨的天气，她们有时见了我们，或者要问一声：师姑，现在十二点了罢！据她们的习惯，对于做工时间的长短也总有个准儿。

住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能在五点钟左右起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然而在这岭里的人，确没有一个人能睡到八点钟起来。说也奇怪，我在城里头住的时候，八点钟起来，那是极普通的事情，而现在住在这里也能够不到六点钟便起来，并且顶喜欢早起，因

为朝旭未出将出的天容，和阳光未普照的山景，实在别饶一种情趣。更奇异的是山间变幻的云雾，有时雾拥云迷，便对面不见人。举目唯见一片白茫茫，真有人在云深处的意味。然而霎那间风动雾开，青山初隐隐如笼轻绡。有时两峰间忽突起朵云，亭亭如盖，翼蔽天空，阳光黯淡，细雨靡靡，斜风潇潇，一阵阵凉沁骨髓，谁能想到这时是三伏里的天气。我意记得古人词有“采药名山，读书精舍，此计何时就?”这是我从前一读一怅然，想望而不得的逸兴幽趣，今天居然身受，这是何等的快乐！更有我们可爱的房东，每当夕阳下山后，我们坐在岩上谈说时，她又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故事，使我们想象到农家的乐趣，实在不下于神仙呢。

女房东的丈夫，是个极勤恳而可爱的人，他也是天天出去做工，然而他可不是去种田，他是替村里的人，收拾屋漏。有时没有人来约他去收拾时，他便戴着一顶没有顶的草笠，把他家的老母牛和老公牛，都牵到有水的草地上，拴在老松柯上，他坐在草地上含笑看他的小孙子在水涯旁边捉蛤蟆。

不久炊烟从树林里冒出来，西方一片红润，他两个大的孙子从家塾里一跳一踯的回来了。我们那女房东就站在斜坡上叫道：“难民仔的公公，回来吃饭。”那老头答应了一声“来了”，于是慢慢从草地上站起来，解下那一对老牛，慢慢踱了回来。那女房东在堂屋中间排下一张圆桌，一碗热腾腾的老矮瓜，一碗煮糟大头菜，一碟子海蛰，还有一碟咸鱼，有时也有一碗鱼鲞炖肉。这时他的儿媳妇抱着那个七八个月大的小女儿，喂着奶，一手抚着她第三个儿子的头。吃罢晚饭她给孩子们洗了脚，于是大家同坐在院子里讲家常。我们从楼上的栏杆望下去，老女房东便笑嘻嘻的说：“师姑！晚上如果怕热，就把门开着睡。”我说：“那怪怕的，倘若来个贼呢？……这院子又只是一片石头垒就的短墙，又没个门!”“呵哟师姑！真真的不碍事，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贼，

我们往常洗了衣服，晒在院子里，有时被风吹了掉在院子外头，也从没有人给拾走。到是那两只狗，保不定跑上去。只要把回廊两头的门关上，便都不碍了！”我听了那女房东的话，由不得称赞道：“到底是你们村庄里的人朴厚，要是在城里头，这么空落落的院子，谁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东很高兴的道：“我们乡户人家，别的能力没有，只讲究个天良，并且我们一村都是一家人，谁提起谁来都知道的，要是作了贼，这个地方还住得下去吗？”我不觉叹了一声，只恨我不作乡下人，听了这返朴归真的话，由不得不心惊，不用说市井不曾受教育的人，没有天良；便是在我们的学校里还常常不见了东西呢！怎由得我们天天如履薄冰般的，揣着一把汗，时时竭智虑去对付人，那复有一毫的人生乐趣？

我们的女房东，天天闲了就和我们说闲话儿，她仿佛很羡慕我们能读书识字的人，她往往称赞我们为聪明的人。她提起她的两个孙子也天天去上学，脸上很有傲然的颜色。其实她未曾明白现在认识字的人，实在不见得比他们庄农人家有出息。我们的房东，他们身上穿着深蓝老布的衣裳，用着极朴质的家具，吃的是青菜罗葶白薯搀米的饭，和我们这些穿缎绸，住高楼大厦，吃鱼肉美味的城里人比，自然差得太远了。然而试量量身分看，我们是家之本在身，吃了今日要打算明日的，过了今年要打算明年的，满脸上露着深虑所渍的微微皱痕，不到老已经是发苍苍而颜枯槁了。她们家里有上百亩的田，据说好年成可收七八十石的米，除自己吃外，尚可剩下三四十石，一石值十二三块钱，一年仅粮食就有几百块钱的裕余。以外还有一块大菜园，里面萝葶白菜，茄子豆解，样样俱全。还有白薯地五六亩，猪牛羊鸡和鸭子，又是一样不缺。并且那一所房除了自己住，夏天租给来这里避暑的人，也可租上一百余元，老母鸡一天一个蛋，老母牛一天四五瓶牛奶，倒是纯粹的好子汁，一点不搀水的，我们天天向他

买一瓶要一角二分大洋。他们吃用全都是自己家里的出产品，每年只有进款加进款，却不曾消耗一文半个，他们舒舒齐齐的做着工，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们可说是“外干中强”，我们却是“外强中干”。只要学校里两月不发薪水，简真就要上当铺，外面再掩饰得好些，也遮不着隐忧重重呢！

我们的老房东真是一个福气人，她快六十岁的人了，却象四十几岁的人。天色朦胧，她便起来，做饭给一家的人吃。吃完早饭，儿子到村集里去作买卖，媳妇和丈夫，也都各自去做工，她于是把她那最小的孙女用极阔的带把她驼在背上，先打发她两个大孙子去上学，回来收拾院子，喂母猪，她一天到晚忙着，可也一天到晚的微笑着。逢着她第三个孙子和她撒娇时，她便把地里掘出来的白薯，递一片给他，那孩子嘻嘻的蹲在捣衣石上吃着。她闲时，便把背上的孙女放下来，抱着坐在院子里，抚弄着玩。

有一天夜里，月色布满了整个的山，青葱的树和山，更衬上这淡淡银光，使我恍疑置身碧玉世界，我们的房东约我们到房后的山坡上去玩，她告诉我们从那里可以看见福州。我们越过了许多壁立的巉岩，忽见一片细草平铺的草地，有两所很精雅的洋房，悄悄的站在那里。这一带的松树被风吹得松涛澎湃，东望星火点点，水光泻玉，那便是福州了。那福州的城子，非常狭小，民屋垒集，烟迷雾漫，与我们所处的海中的山巅，真有些炎凉异趣。我们看了一会福州，又从这叠岩向北沿山径而前，见远远月光之下竖立着一座高塔，我们的房东指着对我们说：“师姑！你们看见这里一座塔吗？提到这个塔，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这里相传已久了。——“人们都说那塔的底下是一座洞，这洞叫作小姐洞，在那里面住着一个神道，是十七八岁长得极标致的小姐，往往出来看山，遇见青年的公子哥儿，从那洞口走过时，那小姐便把他们的魂灵捉去，于是这个青年便如痴如醉的病倒，吓得人们都不敢再从那地方来。——有一次我们这村子，有一家的

哥儿只有十九岁，这一天收租回来，从那洞口走过，只觉得心里一打寒战，回到家里便昏昏沉沉睡了，并且嘴里还在说：小姐把他请到卧房坐着，那卧房收拾得象天宫似的。小姐长得极好，他永不要回来。后来又说某家老二老三等都在那里做工。他们家里一听这话，知道他是招了邪，因找了一个道士来家作法。第一次来了十几个和尚道士，都不曾把那哥儿的魂灵招回来；第二次又来了二十几个道士和尚，全都拿着枪向洞里放，那小姐才把哥儿的魂灵放回来！自从这故事传开来以后，什么人都不再从小姐洞经过，可是前两年来了两个外国人，把小姐洞旁的地买下来，造了一所又高又大的洋房，说也奇怪，从此再不听小姐洞有什么影响，可是中国的神道，也怕外国鬼子——现在那地方很热闹了，再没有什么可怕！”

我们的房东讲完这一件故事，不知想起什么，因问我道：“那些信教的人，不信有鬼神，……师姑！你们读书的人自然知道没有鬼神了。”

这可问着我了，我沉吟半响答道：“也许是有，可是我可没看见过，不过我总相信在我们现实世界以外，总另有一个世界，那世界你们说他是鬼神的世界也可以，而我们却认为那世界为精神的世界……”

“哦！倒是你们读书的人明白！……可是什么叫作精神的世界呵！是不是和鬼神一样？”

我被那老婆婆这么一问，不觉嗤的笑了，笑我自己有点糊涂，把这么抽象的名词和他们天真的农人说。现在我可怎样回答呢，想来想去，要免解释的麻烦，因啭嚅[1] 着道：“正是，也和鬼神差不多！”

好了！我不愿更谈这玄之又玄的问题，不但我不愿给她勉强

---

① 啭嚅：鸟婉转地叫。形容声音婉转。

的解释，其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因指着她那大孙子道："孩子倒好福相，他几岁了?"我们的房东，听我问她的孩子，十分高兴的答道："他今年九岁了，已定下亲事，他的老婆今年十岁了，"后又指着她第二个孙子道："他今年六岁也定下亲，他的老婆也比他大一岁，今年七岁……我们家里的风水，都是女人比丈夫大一岁，我比他公公大一岁，他娘比他爹大一岁……我们乡下娶媳妇，多半都比儿子要大许多，因为大些会作事，我们家嫌大太多不大好，只大着一岁，要算得特别的了。"

"吓！阿姆你好福气，孙子媳妇都定下了，足见得家里有，要不然怎么作得起。"我们用的老林很羡慕似的，对我们的房东说。我不觉得有些好奇，因对那两个小孩望着，只见他们一双圆而黑的眼珠对他们的祖母望着，……我不免想这么两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倒都有了老婆，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实。自然在我们受过洗礼的脑筋里，不免为那两对未来的夫妇担忧，不知他们到底能否共同生活，将来有没有不幸的命运临到他和她，可是我们的那老房东确觉得十分的爽意，仿佛又替下辈的人作成了一件功绩。

一群小鸡忽然啾啾的嘈了起来，那老房东说："又是田鼠作怪!"因忙忙的赶去看。我们怔怔坐了些时就也回来了，走到院子里，正遇见那房东迎了出来，指着那山缝的流水道："师姑!你看这水映着月光多么有趣……你们如果能等过了中秋节下去，看我们山上过节，那才真有趣，家家都放花，满天光彩，站在这高坡上一看真要比城里的中秋节还要有趣。"我听了这话，忽然想到我来到这地方，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天了，再有三十天，我就得离开这个富于自然——山高气清的所在，又要到那充满尘气的福州城市去，不用说街道是只容得一辆汽车走过的那样狭，屋子是一堵连一堵排比着，天空且好比一块四方的豆腐般呆板而沉闷。至于那些人呢，更是俗垢遍身不敢逼视。

日子飞快的悄悄的跑了，眼看着就要离开这地方了。那一天早起，老房东用大碗满满盛了一碗糟菜，送到我的房间，笑容可掬的说，“师姑！你也尝尝我们乡下的东西，这是我自己亲手作的，这几天才全晒干了，师姑你带到城里去，管比市上卖的味道要好，随便炒吃炖肉吃，都极下饭的。”我接着说道：“怎好生受，又让你花钱。”那老房东忙笑道：“师姑！真不要这么说，我们乡下人有的是这种菜根子，那象你们城市的人样样都须花钱去买呢！”我不觉叹道：“这正是你们乡下人叫人羡慕而又佩服的地方，你们明明满地的粮食，满院的鸡鸭和满圈子的牛羊猪，是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们样子可都诚诚朴朴的，并没有一些自傲的神气，和奢侈的受用，……这怎不叫人佩服！再说你们一年到头，各人作各人爱作的事，舒舒齐齐的过着日子，地方的风景又好，空气又清，为什么人不羡慕?！……”

那老房东听了这话，一手摸着那项上的血瘤，一面点头笑道：“可是的呢！我们在乡下宽敞清静惯了倒不觉得什么……去年福州来了一班耍马戏的，我儿子叫我去见识见识，我一清早起带着我大孙子下了岭，八点钟就到福州，我儿子说离马戏开演的时间还早咧，我们就先到城里各大街去逛，那人真多，房子也密密层层，弄得我手忙脚乱，实觉不如我们岭里的地方走着舒心……师姑！你就多住些日子下去吧！……”

我笑道：“我自然是愿意多住几天，只是我们学校快开学了，我为了职务的关系，不能不早下去……这个就是城市里的人大不如你们乡下人自在呵！”

我们的房东听了这话，只点了一点头道：“那么师姑明年放暑假早些来，再住在我们这里，大家混得怪熟的，热刺刺的说走，真有点怪舍不得的呢！”

可是过了两天，我依然只得热刺刺的走了，不过一个诚恳而温颜的老女房东的印象却深刻在我的心幕上——虽是她长着一个

特别的血瘤，使人更不容易忘怀；然而她的家庭，和她的小鸡和才生下来的小猪儿……种种都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使我不能忘怀——只要我独坐默想时，我就要为我可爱而可羡的房东祝福！并希望我明年暑假还能和她见面！

一个情妇的日记[①]

九 月 三 日

早晨我在那间公事房里碰见他——唉，当时我用着极甜蜜的心情低声唤着仲谦——他的名字，当然他是不曾听见，并且所有的人都不会听见，因为他们都若无其事的招呼我。

今天他身上穿了一件银灰色的夹衣，洁白而清秀的面庞发出奕奕的神采，静默的伏在案上写一些什么报告。他见我走了进去，抬头向我招呼了一下，那双深到世界上测数器也不能探到底的眼睛——那里面有神秘、有爱情、有生命——虽只轻轻地向我身上投来，但是我是被它所眩惑了。一股热烈的压迫的情绪从心底升上来，我几乎发昏，只好靠在一张椅背上，我才勉强支住我的身体。

我找到一份报纸，正想找些谈话的机会，但他们都象是忙得很，匆匆的写，忙忙的看。后来仲谦又被一个电话叫了去，我送他到了大门口，想同他谈两句，可是我的心，跳得太厉害，话竟不能即刻吐出，于是时间这残酷的东西，在它不停息的转动中那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申江日报》副刊《海潮》1933年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后收入《庐隐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可爱的仲谦的身影已在电车上了。我只得叹口气，怨我的命运不济，闷闷回到寄宿舍去。

我是住在一所两楼两底的亭子里。这间屋子，前面对着一堵高楼，窗子朝北开，西风阵阵吹进来，由不得使我发生一种秋未到先飘零的叹息。——况且今天我心绪是这样颓唐，走进屋，我便倒在床上，我希望仲谦到我的梦里来，哪一天我能睡在他的怀抱里，就是死也觉得甜蜜的。

傍晚时，我从床上被一阵乌鸦的啼声所惊醒。起来，揉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连忙拆开来看，原来是瑞玲寄给我的，她邀我今晚到她那里谈谈。

昨天才从箱里拿出来的夹大衣，这时正好穿，我换了一件淡绿色的夹袍，披上大衣，在黄昏的光影中出了家门。在路上我看见一个男人，他的后影活象仲谦，我连忙加紧脚步，赶到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陌生人，这真叫我脸红，我连忙跳上一部电车躲开了。

在瑞玲那里吃过夜饭，她很恳切的问我道："你所爱的究竟是哪一个？"

我说："你猜猜看。"

她猜了好几个……但都不是，因为这几个人里没有仲谦，瑞玲因为猜不着，她要想知道的心更切，她叫我暗示她一些，我的心正在跳，我恨不得就把那美丽的悦耳的仲谦两个字送到她耳壳里去，可是我终于怕羞只这样隐隐约约的说"……他是一个又漂亮又潇洒的男人，而且他的品格，好象苍翠的松柏、明朗的秋月。我爱他，深切的爱他。但是他已经结了婚，而且他同太太的感情又很好！"

"哦！我晓得了，"瑞玲这样叫着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美娟你的眼光果然不错，他可以算得是一个又蕴藉又有胆识的男子……"

“你别在故意的套我，究竟是哪一个?”我这样逼着瑞玲问。她只笑嘻嘻的不作声，我到底不相信她真猜得对，便对说道：“我想你一定猜不着，不然你为什么不说出名字来。”

“你不要激我，就算我猜不着罢!”她假作生气的说。

我知道她的脾气是越激越僵，便连忙柔声下气的哀求道：“玲姊姊，别生气罢！你告诉我是哪个，……我还有别的要紧话同你商量咧!”

“来，我告诉你罢，仲谦，是不是?”瑞玲含笑说。

唉，这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呢，仲谦——我含着深醇的笑向她点头。

在灯影下我把我对仲谦热烈的爱慕，全向瑞玲表白了。瑞玲说：“仲谦恐怕还不知道呢!”这当然是对的，不过知道不知道，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我是一个方在青春的少女，天赋给我热烈的情绪，而我向任何人身上倾注那是我的自由，他有没有反应那也是另外的问题……不过我同时也极希望他给我个热烈的反应。

九 月 七 日

今天我下决心，要给仲谦写信，虽然我们天天都有见面的机会，不过却少谈话的机会。他太忙，件件事都须他的斟酌。唉，他是个多么多才多艺的人哟，——还不只他的样子可爱呢!

清晨起来，我就把昨夜买来的漂亮信纸，铺在桌上，——那是一张紫罗兰色的洋信笺 。我拿了一杆自来水笔，斟酌了很久，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好，……我想写“先生”可是太客气了。写名字又太不客气了。我想我还是来个没头没脑罢。唉，一张纸一张纸的被我撕了团了，我还是不曾把信写好。想来我是太没有艺术天才了，所以我写不出我内心的热情。……可是天知道越写不出，我内心的燃烧越猛烈。我几次抛了笔要想去找仲谦，我不顾

一切，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我吻他无论什么地方，我要使密吻如雨点般的落在他的颈子上，脸上，口角上。唉，我发狂了。我放下纸笔，我跑到门外，我整个的心集注在这上面。

命运真会播弄人，偏偏仲谦又出去了。我坐在他的办公处整整等了三个钟头，他始终没有来，我只好丧气的回家了。我打算写一首爱情的歌赞颂他，想了一个下半天只有两句："为了爱，我的灵魂永远成为你的罪囚；服帖的，幽静的跪在你的面前！"

我往屉子里抽出一小张浅红色的信笺，把这两句话写在上面，同时把一卷人家寄给仲谦的报纸，收在一起，预备明天早晨送给他去，一切布置妥贴了。我静静的倒在床上，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小小的房间里已充满了黑暗，但我不愿拧亮电灯，只闭着眼，悄悄的在织起那美丽的幻梦：恍惚间仲谦已站在我的面前，我连忙起来，握紧他的手，"呀，仲谦！"我用力的扑了前去，忽然我的臂部感到痛疼，连忙定神，原来是一个梦！屋子里除了黑暗一无所有。难道仲谦是躲在这暗影里吗？有了这一念，我不能不跳起来开亮了电灯，一阵强烈的光，把所有的幻梦打破了。只见一间摆着一些简陋的家具的小屋子冷清、寒伧的环境，包围着一个怀人的少女。唉，真无聊呀！

九 月 八 日

我已经把那张纸条送给了仲谦。不晓得他看了有什么感想？我希望他回我一封信。因此我一整天都不曾出去。我怕送信来时，没有人接收。但是一直等到傍晚，还是一无消息。这多么使我心焦！……我正披上大衣，预备到他住处去找他，忽然听见有人在敲我的房门。

"哪一个？请进来！"我高声应着。果然眼看门打开了，原来是友愚，一个中年的男子，是我们党的同志。我不知道他来干什

么，想来总是关于党工作的交涉吧？我拖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香烟来，一面拿香烟，一面说道："你这两天精神似乎不很好罢！"

"没有什么呀！"我有些脸红了，因为他同仲谦是好朋友，莫非他已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向他脸上一望时，更使我不安，他满脸踌躇的神色弄得我的心禁不住怦怦的跳动。

"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到底忍不住向他问了。

"不错，是有一点事情，不过我要预先声明，我对于你的为人一切都很谅解，我今天要来和你谈谈，也正因为我是谅解你才敢来；所以，一切的话都是很真诚的，也希望你不要拿我当外人。大家从长计议！"

他的这一套话，更使我不知所措了，我觉得我的喉咙有些发哽，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仅仅低低的应了一声："是！"

友愚燃着烟，又沉吟了半晌才说道："今天我看见仲谦，他心里很感激你对他的情意。不过呢，他家里已经有太太，而且他们夫妇间的感情也很好。同时他又是我们党的领袖，当然他不愿意如一般人一样实行那变形的一妻一妾制。这不但是对你不起，也对于他的夫人不起。所以他的意思希望你另外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

"当然，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不过我在这世界始终只爱他一个人。我并不希望他和太太离婚，也不希望他和我结婚。命运老早是这样排定了，难道我还不明白吗？但是，友愚，你要谅解我，也许这是孽缘。我自从见了他以后，我就是热烈的敬他爱他，到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自己织在情网里。除非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是无法摆脱的。"

我这样真诚的说出了我的心，友愚似乎是未曾料到，他张着惊奇的眼望着我，停了很久他才沉着的说道："自然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时要被感情的权威所压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同时

人也是有理智的动物，我总希望你能用冷静的理智，压下那热烈的感情，因为你也是很有识的女子，自然很明白事理……”

友愚的话，难道我不晓得是极冠冕堂皇吗？我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当他走后我便伏在床上痛哭了。唉，从今天起，我要由感情的囚牢里解放我自己。

九月十五日

算了，我在这世界上真受够了蹂躏：几天以来，我似乎被人从高山巅推到深渊里去，那里自有同伴，没有希望，没有生命，我要这躯壳何用？

不知什么时候，我是被几个朋友，从街心把我扶了回来，难道我真受了伤吗？我抬起两只手看过，没有一点伤的痕迹。两只腿，前胸后背头脸我都细细检察过。总而言之，全身肉还是一样的好，那末我怎么会睡在街心呢？……我想了很久似乎有点记得了，当我从仲谦的办公室出来时，我心里忽然呯一阵发迷，大约就是那样躺下了吧？我想到这里，抬眼看见坐在我面前的瑞玲，她皱紧着眉头，露出非常不安的神色望着我：“美娟，现在清醒了吧！唉，怎么会弄到这地步！”我握住瑞玲的手，眼里禁不住滴下泪来，我哽咽着说：“玲姊，我刚才怎么会睡在街心的呵！我自己一点都不清楚，不知我究竟……”

“唉！美娟你真太痴了，不知你心里怎样地受熬煎呢！大家从仲谦那里走出来时，原是好好的，忽然呯的一声响，回头见你昏蹶在地上，后来文天把你抬到车上时，你便大声的叫仲谦，这真把我吓坏了。”

瑞玲的话，使我又羞愧又悲伤，唉，我恨不得立刻死去，——我是这样一个热情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了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这一生里，我只追求这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

愿服帖的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便粉身碎骨都情愿。

瑞玲陪着我，到夜晚她才回去，临走时她还劝我解脱。……但是天知道，在人间只有这一个至宝——热烈的甚至疯狂的爱，假使我能解脱它，就什么也都可解脱了，换句话说我的生命也可不要了。

九月二十日

我对于仲谦的苦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了。许多人在讥笑我，在批评我，也有许多人巴巴的跑到我家里，苦苦的劝我——恶意好意我一概不能接受，除非仲谦死了，我不在这人间去追求他，不然什么话都是白说——一个孩子要想吃一块糖，他越得不到越希望得厉害，我正是一样的情形，人间所有伟大的事业，除了爱的培养永无成功的希望，——我将在仲谦爱的怀抱筑起人类幸福之塔，瑞玲骂我执迷不悟，我情愿忍受。上帝保佑我，并给我最大的勇气吧！

今晚我决定去找仲谦。

九月二十一日

昨夜我坐在仲谦的身旁，虽然他是那样矜持，但是当我将温软的身躯，投向他怀里时，我偷眼望他有一种不平常的眼波在漾溢着。他不会象别的男人一样鲁莽，然而他是静默地在忍受爱情的宰割。……

夜色已经很深了，他镇静的对我说：“美娟，我的生命是另有所寄托，爱情是无法维系我的。我们永远是个好朋友吧！……

而且我不愿因一时的冲动，不负责任地破坏一个处女的贞操。”

“呀！这真是奇迹！”我不等他说完，便这样叫起来！

“什么奇迹？”他莫明其妙地望着我。

“我告诉你吧！仲谦！在这世界上，你竟能碰到一个以爱情为生命的女儿，她情愿牺牲一切应有的权利，不要你对她负什么责任，她此生作你一个忠心的情妇……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话虽是这样说，但我仍希望你稍为冷静些，不要为一时情感所眩惑！”

“不，绝不是一时的情感，你知道你在我心头，整整供养了三年了，起初我是极力的克制着，缄默着，但是有什么益处呢？只把我的生趣消沉了，一切的希望摧毁了，我想能救我的只有这一条路！”

唉，我多么骄傲！当我拥抱着仲谦时，我的心花怒放了，我的眼睛看见世界最美丽最调和的颜色；我的耳朵听出最神密最和平的歌声。宇宙的一切，在这霎那间都变了颜色，正如春神来到人间时，那样的温和灿烂。

十月五日

我现在逃出苦闷的漩涡了，我快乐，我得意，我已占有了我所认人间至宝的仲谦。虽然我是失却了处女的尊严，和一个公开妻子的种种的权利，但这又算什么呢！只要是我追求到我深心所爱慕的东西，我便是人间最幸福的人了。

昨夜，我把一朵白玫瑰花放在枕边，因为那花是仲谦买给我的，同时它的颜色，它的清香，处处都可以象征我的情人的风度性格，所以我吻着温馨的花瓣，走进甜蜜的梦乡中了。

十月六日

我从醒来后，只是望着小玻璃窗外的天空出神——真的！我有时不相信多缺陷的人间，竟有这样使人如愿惬意的事情。因此我常怀疑这仅仅也是一个梦。于是我努力的揉着我惺忪的睡眼，再细看看我温柔的手腕，那上面确然还留着仲谦颈上的香泽。呵，这明切的事实，使我狂喜。我悄悄的轻吻那臂上的香泽，我的心是急切的搏动着呢。

从床上爬起来，一缕艳丽的阳光正射到我的脸上。秋天的晴空真是又明净又爽快，我从衣架上，拿下新做的淡绿色的夹衣着好，薄薄地施了一些脂粉，站在那面菱花镜前，我有些微醉了。——尤其是我想到仲谦那一双明隽的眼波时，我是痴软了，呆呆的倚在床栏旁。忽然一所呜呜的汽笛响，到门口就停住了，我顾不得换拖鞋。连忙下楼去迎接我的情人——仲谦——同时我觉得他特特的坐了汽车来，有些忐忑不定的心情。他见我迎下楼来，似乎有些惊奇的“呵”了一声，“你不曾出去吗？”他低声的问。

“不曾，但是你若不来，我就要去看你了。”

我们一面说着话已经上了楼。当他坐下时，他忽然低下头沉默起来。我挨近他，坐在他的椅靠上。我的嘴唇不知不觉落在他的头发上，他似乎已经觉得了，抬起头来向我一笑道：“你爱我吗？”

“你还不明白吗？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这世界上的几个字几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表示我对于你热烈的心情的！”

“我是明白的，不过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接受你这样纯挚的爱，……”

当然我知道仲谦他是深爱着他的妻的，现在仲谦不能以整个

的身心属于我，那不是仲谦的错，也许在他的妻看来，我还是破坏他们美满家庭的罪人呢。但是这是理智告诉我的，我的感情呢，唉，我的心是感着酸哽，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被上帝赋予感情的人，而我的感情又是专为仲谦而有的，什么道德法律，对于我又有什么关系！

仲谦见我痴呆的不说一句话，他伸手握住我说："美娟！你想些什么？"

"不想什么。"

"不想什么，顶好，美娟，我接到家里信说母亲近来身体多病，要我回去看看，所以我今晚就乘船回去了！"

"哦！你就要回去吗？……什么时候来呢？"

"那就说不定了，不过至迟一年我仍要出来的，你知道我是把生命交付给国家和主义的，只要我母亲略略健旺我就回来的。"

唉，相思债未清，别离味又尝，这刹那间我的心是被万把利箭所戳伤，但是我又不能阻止他不去，我除了一双泪眼望着他离开我，我还有什么办法。

……

十月七日

仲谦昨夜果然走了，我曾亲自送他上船。当我看见黄浦滩的大自鸣钟指到十二点钟时，仲谦又再三催我回去，我俯在船栏上看那滚滚江流，我渺小的眼泪是连续地滴在那上面。这虽是渺小的离人的一滴泪，然而我痴心想着，它能伴我的情郎回到他的家乡，不久它又把他送到我的怀抱里来。

"再会罢！美娟！望你为党国努力，自己多多保重。"仲谦送我下扶梯，这时电车已经停止开驰，这热闹的黄浦滩虽然还是灯火明耀，但是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我踽踽凉凉地穿过马路，才

雇了一辆黄色车回到家里来。这时我真如同做了一个梦，我不相信前夜睡在我怀抱里的仲谦今天已经在长江轮上，这时船大约已出了浦江罢！我的心一直是凄酸的，我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纠纷的局面，我为什么一定要爱他……我也想解脱，但这只是骗人的把戏，今天能解脱，当初就不至于作茧自缚了。爱情真是太神秘了。

十月八日

天公故意戏弄人，这两天阴雨连绵，一点点，一丝丝敲在心上，滴在心上，都仿佛是离人眼中的泪珠儿呢。我懒恹恹不想起床，也不想吃东西，早晨文天来找我去开会，我推病辞却了。唉，象我这种心情，什么事负担得起？一床薄罗被压在身上，都有些禁不起呢。

中午勉强起来，吃了一块面包，和一杯牛奶。我想给仲谦写信，摊开信笺更觉得心头乱如麻，但是我想除了写信给仲谦更无法消遣这苦闷的日子了。最后我的信是写好了，录如下：

亲爱的仲谦：

江头话别，回来时冷月照孤影，泪眼望江湖，这心情真是难写难描，但觉世界太荒凉，人生如浮鸥，这刹那间没有雄心壮志，只有病的身，负了伤的心，在人间苦挣扎罢了。

计程你现在已过了武汉，再有两天就可以到家了，遥想令尊堂倚门含笑欢迎你这远路归来的爱子，是如何的神圣而甜蜜呢！至于你的爱妻，……我想她一定是更热烈的欢迎你，为你整理甫卸的行装，问你客中的景况，唉，仲谦，这时节你也许要想到我，不过那只是如昙花的一现——一个情妇在你心头究竟是占有什么地位呢！……唉，仲谦，我很伤

心，我太偏狭，你爱你的爱妻是应当的，我不应向你挑拨，而且她又是一个旧式女子，我更应当同情她。仲谦你诚心诚意的爱她吧，不要为了我在你俩之间稍有云翳。我祈祷上帝，给你们美满的生活，正如秋月照临的夜，又幽默，又清净！

你的美娟

我的信是写完了，但是我心头依然是梗塞着，当然我是有不可告人的贪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爱人，是被抱在别一个女子的怀抱里，——那真是侮辱——不，简直是一种死刑——唉，最后我只有伏在枕上流泪了。

十月十五日

仲谦到家了，他今天有一封信来，他写着：

美娟：

一到家我就接到你的来信，我对于你只有惭愧，……但是我不愿骗你，我的妻的确太爱我，那样真纯温柔地为我伏侍着堂上两老，爱抚膝下子女，而对于我连年在外面东飘西泊，也毫无怨言憾意，美娟，你想这样的女子，我怎忍离弃她——可是我不离弃她又觉对你不住，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你有纯真的热情，伟大的前途，只为了我这微小的人，你牺牲了名誉地位和法律上的权利，我又怎对得住你，所以美娟，我希望在我离开你的这一年中，你能为事业而解脱，另外找一个知心的伴侣，共同过幸福的生活，这是

我朝夕所祈祷的，美娟，你接受了我的忠悃[1]之言吧！

仲谦实在是个好人，他不是自私自利、虚伪的男人，他劝我何尝不是好话，但是他哪里晓得，他的忠诚坦白，更使我不能放下他，我爱他的风度，爱他的人格，爱他的忠实，总而言之除了世上还有一个仲谦，也许可以改变我的心，不然这一生，我无论受何苦难，也难从我的心坎中把仲谦赶掉。上帝啊！给我最大的勇气，在人间——浅薄的人间，辟一条光明神奇的道路，人们只知在定见下讨日子过，我只尊重我的自我，完成我理想中的爱的伟大。

今天我的心情比较爽快，我把心坎中的纠纷，用一把至情的利箭斩断了，从此以后我只极力的为我理想的爱情作培养的功夫，人间毁誉与我何事？

十月二十日

唉，我自信不是一个俗人，我有浪漫诗人那种奔放的热情，我也有他们那种不合实际的幻想，我要冲破人间固执的藩篱，安置我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上。——这是我一向的自信，但是惭愧呵，……昨夜文天来，他坐在冷月的光影里，更显得他严肃面容的可怕，好象他是负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使命来向我劝告，他一双装满理智，带有残刻意味，深沉的眼，是那样不放松地盯着我，同时他的语调是那样沉重，他说："美娟！你现在应当觉悟，你同仲谦的关系，不能再延长下去，这不但对于你不利，尤其是对于仲谦不利。许多平日和他意见不对的人，正纷纷讥弹着

① 忠悃（Kǔn）：真心诚意。

他同你的恋爱……”

他的话，象是一座冰山——满是尖峻的冰山，从半天空坠压在我的头上、心上，我除了咬紧牙关，不使那颤抖发出声来，而我的两手抽搐着，这样矜持了许久，我到底让深伏心底的愤怒，由我的言语里发泄出来了。——当然我不能哭，我把泪滴咽到肚子里去，我急促的说：“怎么，我连恋爱的自由都没有吗？……仲谦爱了我，便是不道德，卑贱吗？”

“美娟，不是这么说，并没有谁干涉你的恋爱，除了仲谦，你爱任何人都可以。”他还是那么固执的、冷刻的往下说。

“怎么，仲谦就不能爱吗？”我愤然地驳他。

“可是，美娟，你应当了解仲谦的地位，他是一党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是被万人所注意的，这种浪漫的行为，只有文学家诗人作作，……在他就不能，不信，你只要打听打听那一些党员的论调就知道并不是我凭空捏造黑白了。”文天的眼光慢慢投向暗陬[1] 里去。我自然了解他对我说并不完全是恶意，可是我仍然不明白，同是一个人，为了地位便会生出这许多的区别来，我只得问他道：“照你的意思，我应当怎么办呢？”

“自然我也知道你很痛苦！不过你是有意志、有知识的女子，我望你能完成“爱”的最高形式，为党国牺牲些，把爱仲谦的热情去爱国爱党。……”

我实在不能反对文天的话，而且我相信他是忠于党忠于国的好同志。不幸就是他，有时不能稍替我想想。唉，人类之间的谅解，本来是有限的，我何能独责于他呢！当时我曾鼓起勇气，对他说道：“好吧！让我试试看！”

他听了这话，连忙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道：“美娟！我愿尽我的全力帮助你！”他含着满意的微笑，闪出门外，我莫明其

① 陬（zōu）：角落。

妙地跟着他的脚踪，直走到楼梯边，我才站住了。仰头看见澄澈的秋空，无云无雾，一道银河，横亘东西，如同一座白玉的桥梁，星点参差，围绕着那半弯新月，境清如水，益衬出我这如乱麻般的心情了。

我如鬼影般溜到屋里，向那张浴着月光的床上一倒，我忘了全世界！唉，在那刹那间我已失去了知觉。

十月二十一日

夜深风劲，我被那作响的门窗惊醒了。举眼四望，但见青光照壁，万象苍凉，身上一阵阵寒战，连忙拖过棉被来盖上，极力闭上眼，但是有什么用呢？越想睡，睡魔越不光临。悄悄数着更筹，不久东方发白了。弄堂里已有倒便桶的呼声，卖油条的叫卖声，这些杂乱的声音，虽使我觉得不耐烦，但因此倒压下了我的愁思，竟有些昏然想睡了。

朦胧间，似乎有人在叫我，张开眼一看，原来是瑞玲来了，她坐在我的床边，怔怔的的望着我，嗫嚅着说道："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她一下伸手摸我的额角，不禁失声叫道："你发烧了！"

"发热有什么关系？假使就这样死了，倒免得活受罪呢！"我说着禁不住一股酸浪涌上心头，这一些咸涩的眼泪，再也咽不下去了。

瑞玲望着我只是叹气，她含了一包同情泪低声劝我："看开些！"

我不能怪她不近人情，可是"看开些"这句话，在我实在觉得亦太不关痛痒了。一个人要是能看开些，还有生活的趣味吗？还有生活的力量吗？无论谁遇到难关时，都以"看开些"解之，那么这死沉沉的世界再不会有新局面发展了；就是革命家，也就

是因为这一点“看不开”的心，才肯拼命，不惜以一切去奋斗呵。不过，我是明白瑞玲这时候的心情，她无力来解释我的愁结，除了劝我“看开些”，她还能更说什么呢？所以我也只能向她点头，表示承受她的好意了。

下午瑞玲带了一个医生来看我，说是受了凉，吃了一些发散剂就好了。瑞玲替我买了些药来，看我吃过，她才怏怏地回去，我对于她的热情，只有流泪哟！

十月二十五日

我感冒已经好了，今天试着起来，两只腿觉得无力，仍然不能到外面去，只倚在那张藤椅上，看了几页小说，心潮又陡然涌起，尤其渴念远别的仲谦。我从屉子里找出他的照片，唉，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诱惑，这样一个精神隽朗的人儿，他给我生命的力，给我宇宙最上的美丽。但这仅仅是昙花一般的遇合，这是谁支配的命运？我对于这命运，应当低头，还是应当反抗到底？……人们给我的嘴脸太难看，我是否有勇气承受下去？难道是我的错吗？为了爱情，而爱一个有地位、有妻子的男人，是罪恶呢，还是灾殃？唉，还是一些我到死也难解的迷哟！

仲谦今天有信来，他是那样轻描淡写地劝慰我，当然，我也不能怪他太薄情！原是我爱他，他并不曾起意爱我，就是有些爱也是太可怜。他不愿背着这艰辛的爱的担子自是人情，但我呢，既具绝大的决心爱他，我就当爱他到底，纵然爱能使我死，我也不当皱眉呵！最可恨的“爱”这个东西这样复杂，灵魂不够，还要肉体，不然我就爱他一辈子！谁又能批评我呢！

这几天在我心里起了大屠杀！结果胜负属谁，连我自己也不敢推测咧！

十一月三日

文天今日带了一个同志来看我，他是从东北归来的。在他风尘仆仆的面容上，使我感到一些新的刺激。后来听他述说东北同胞在枪林弹雨中的苦挣扎，和敌人的残暴种种，愤怒悲慨的火焰差不多要烧毁我的灵宫。——同时我觉得有点惭愧，这一向我几乎忘记了国家，更忘记了东北。一天到晚集注全力在求个人心的解放。唉，这是多么自私呵！我禁不住滴下羞的泪来了。

文天他们走了，我独自思考了半晌，我决定转变我生活的形式了。我不但对于至上的爱要勇敢，我对于正义更应当勇敢。这时我觉得愁惨的灵魂已闪着微微的光芒了。听文天说，我们团体里要派一部分人到前线去工作，尤其需要一部分女同志作救护的事情。我应当去，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也是仲谦所盼望的吧！

十一月五日

一切都已准备了，我已决定同他们一同去——去到那冰天雪地里，和残暴的敌人相周旋。我要完成至上的爱，不只爱仲谦，更应当爱我的祖国！

今夜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夜了。也许便是此生最后的一夜呢！唉！我留恋吗？不，决不，这里的街道固然那么整齐，建筑这么富丽，可是那里面含有绝大的耻辱！我不愿再看见它。——即使还有回来的日子，我也盼祷着，同胞们已用纯洁的热烈的鲜血，洗净了这耻辱。——我站在窗前，向着那半已凋残的秋树，祝它未来的新生！

街道上，车声人声渐渐寂静了。我坐下来，铺上一张雪白的

云笺，拔出一管新开的羊毫，刺破了左手的无名指，使那鲜红、绮丽的血，全滴在一只白玉盏里，然后把预备好的纱布，包扎停当，于是濡毫伸纸写道：

仲谦——

我的信仰者。在冷漠阴沉的人间，你正如冬天的太阳，又如火海里的灯塔，你是深深诱惑了我！从那时起，我虔诚地作你的俘虏。这当然得不到一切人的谅解，可是我仍然什么都不顾忌，闯开了礼教的藩篱，打破人间的成见，来完成我所信仰的爱，这能不算是稀有的奇迹吗？

但是，仲谦，古人说得好，“好梦由来最易醒”，这一段美丽的幻梦，已成了生命史上的一页了！现在我才晓得我还不够伟大，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出血，未免太自私太卑陋。所以我不能再隐忍下去，我要找光明的路走，当然你想得出我将往何处去的。——好，仲谦，我们彼此被释放了、好自为国家努力吧！一切详情我到东北后再报告你！

美　娟

这一页血迹淋漓的信写成时，我内心充满了伟大的喜悦。

水　灾[1]

萨县有好几天，不听见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和车轮辗过轨道时的隆隆声了。这是怎样沉闷的天气呵！丝丝的细雨，从早飘到夜，从夜飘到明，天空黑黝黝的，如同泼上了一层淡墨，人们几乎忘记了太阳的形色。那雨点虽不是非常急骤的倾泻着，而檐前继续的雨漏声，仿佛奏着不调协的噪乐，使人感到天地间这时是弃塞了非常沉重的气流。头顶上的天，看着往下坠，几乎要压在人们的眉梢上了，便连呼吸也象是不容易呢。有时且听见浪涛的澎湃声，就是那些比较心胸旷达的人，用一种希冀那仅仅是松涛的幻想，来自慰藉，也仍然不能使他们的眉峰完全舒展，一个大的隐忧正搅乱着这一县民众的心。

一天一天过去了，雨也跟着时间加增它的积量，愁苦也更深的剥蚀着村民的心。

忠信村的农夫王大每日每日，闷坐在家门口的草棚下，看着那被雨打得偃伏在地上的麦梗，和那渐渐萎黄的嫩麦穗，无论如何，他不能不被忧苦所熬煎。

"唉，老天爷!"他讷讷的叫着。忽然有一张绛红色的小圆面孔，从草屋的门口现了出来，在那鲜红的唇里包满着山药，两辅上下的扯动着，同时一双亮晶晶的深而大的眼睛，不住的看着那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女声》杂志1933年第1卷第23期，后收入短篇集《东京小品》(北新书局1935年9月初版)。

正在叹气的王大叫道："爹爹！"

这是一种沁心的甜美的声调，王大的心弦不禁颤动了，嘴角上挂了不能毁灭的笑容，伸手拉过这个可爱的孩子，温和的抚弄他额前的短发。但是雨滴又一阵急狂的敲在草棚上，王大只觉眼前一黑，陡然现出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地，他看见那一片低垂着头，而大半萎黄了的麦穗，现在更憔悴得不象样了，仿佛一个被死神拖住的人，什么希冀都已完结。同时看见麦田里涌起一股一股的白浪来，象一个张牙舞爪的恶魔，正大张着嘴，吞噬着稼禾、屋舍、人畜。渐渐的，水涌到他的草房里来，似乎看见自己的黑儿，正被一个大浪头卷了去，他发狂地叫了起来。

正在编草帘的妻子，听见这惊恐的吼叫，连忙从屋里抢了出来，一把拖住王大，只见他两眼大睁着，不住地喘气。

"唷！黑儿的爹！这是怎么啦？"妻惊慌的问他，这是黑儿也从草棚的木桌底下钻了过来，用小手不住地推王大，叫道："爹爹！爹爹！"王大失去的魂灵，才又渐渐地归了原壳，抬眼看看妻和黑儿，眼里不禁滴下大颗大颗的眼泪，一面牵着黑儿，长叹道："这雨还只是下，后河里的水已经和堤一般高了，要是雨还不止，这地方就不用想再有活人了！"

"唉，黑儿的爹，这是天老爷的责罚，白发愁也不济事，我想还是到村东关帝庙，烧烧香，求求大慈大悲的关帝爷吧！也许天可怜见，雨不下了，岂不是好？"王大的妻，在绝望中，想出这唯一的办法来。王大觉得妻子的主意是对的，于是在第二天，东方才有些发亮时，他便连忙起来，洗净了手脸，叫起黑儿，拿了香烛纸绽往村东的关帝庙去。

到了那里，只见那庙的矮墙，已被水冲倒了一半，来到大殿上，礼参了关公的法像。王大一面烧化纸锭，一面叫黑儿跪下叩头，他自己并且跪在神前，祷祝了许久，才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又作了三个揖，这才心安理得的，同着黑儿回去了。

这一天下午，雨象是有住的意思，泼墨似的黑云已渐渐退去，王大心里虔信关帝爷的百灵百验，便自心里许愿，如能免了这次的水灾，他一定许买个三牲供祭。同时美丽的幻梦，也在脑子里织起来。他在麦地里绕着圈子，虽是有些麦穗已经涝了，但若立刻天晴，至少还有六七成的收获，于是一捆一捆的粮食，在那金色的太阳下面闪光了；一担担的米谷，挑到打麦场去；跟着一叠叠的银元握在手里了。王大抱着希望而快乐的心情奔回草屋里去。走进房，正迎着黑儿在抱着一个饼子啃呢，王大含笑的，把黑儿抱在膝上，用着充满快乐的语调向黑儿说道："黑儿，你想到村学里去读书吗?"

黑儿笑嘻嘻地扳着王大的颈子道："爹爹，我要念书，你得给我买一顶好看的帽子，也要作一件长衫，象邻家阿英一样的。"

"好吧，只要我们今年有收成，爹爹全给你买。"

黑儿真觉爹爹太好了，用嘴亲着爹爹的手，渐渐的眼睛闭起来，他已走进甜美的梦境去了。王大轻轻地把他放平在大木床上，自已吃了一袋烟，和妻子吃过饭，也恬然地睡去。

半夜里一个霹雷，把这一家正在作着幸福之梦的人惊醒了。王大尤其心焦的不能睡，草房上正飞击着急骤的雨点，窗眼里闪着火龙似的电光。王大跳下地来，双手合十地念道："救苦救难的关帝爷。……"

轰隆，轰隆，一阵巨响，王大的妻发抖地叫道："你听，你听，黑儿的爹，这是什么声音呵?"

王大开了门，借着一道光亮的闪电，看见山那边，一团，一团的山水向下奔，王大失声叫道："老天，这可罢了，快些收拾东西逃命吧!"

王大帮着妻，打开床旁的木箱，抓了一堆衣服，用一个大包袱包了；又郑重地把那历年来存积的五十元光洋钱抢出来，塞在怀里；一面背了黑儿，冒着急雨，一脚高一脚低地奔那高坡去。

轰隆，轰隆，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他们回头一看自己的草屋和草棚都被山水冲去了。许多的黑影，都向高处狂奔着，凄厉地叫着哭着。黑儿躲在王大的背上，叫道："我怕，我怕，爹爹呀！"王大喘着气，拉着妻子已来到高坡上了。他放下黑儿，这时天色已渐亮了，回头一看，这村子已成了茫茫的大海了，而水势依然狂涨，看看离这高坡只有二三尺了。王大的妻把黑儿紧搂在怀里，一面喊着："菩萨救命呵！"但是一切的神明都象聋了耳朵，再听不见这绝望的呼声。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高掀的大浪头，向这土坡卷过来，于是这三个人影便不见了，土坡也被淹没，只露出那土面上面的一株树梢。

这样恐怖的三天过去了，忠信村的水也渐渐退了，天色也已开晴，便是阳光，也仍然灿烂的照着。但在这灿烂光影下的一切的东西，却是令人可怕。被水泡肿了庞大的黄色尸体，人和牲畜凌乱的摆着。在那一株松树根下，正睡着王大的妻和黑儿可怕的尸体，而王大却失了踪迹。不久来了灰衣灰裤的工兵，拿着铁锹工具，正在从事掩埋的工作，还有几个新闻记者，带了照相机，在这里拍照。

忠信村已被这次的大水所毁灭了，现在虽然水已退净，而房屋倒塌，田具失落，村民就是不死，也无法生存，但是有些怀恋着故土的村人们，仍然回来，草草搭个草棚，苦挨着度日。在一天早晨，邻村的张泉从这忠信村经过，看见一个老农人，坐在一个小土坡前，低头垂泪，走近细认，原来正是失踪的王大，他站住叫道："王大叔。"

"是你啊！泉哥儿！"王大愁着眉说。

"王大叔！婶子和黑儿兄弟呢？"张泉问。

王大听见阿泉提起他妻和黑儿，抖颤着声音道："完了，什么都完了！这一次的水灾真够人受啊！你们那里倒还好？"

"哦，"阿泉说："比这里好些，不过也淹了不少的庄稼，冲

倒三五十间草房呢！……王大叔，你这些日子在什么地方躲着的？”

五大叹了一口气道：“你这里坐下吧。”

阿泉坐在他身旁，于是王大开始述说他被救的经过：

“那夜大水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躲到屋后的高土坡上去，忽然一个浪头盖了下来，我连忙攀住一块木板，任着它漂了下去。几阵浪头，从我身上跳过去时，我呛了两口水，就昏迷过去了，后来不知怎么我竟被冲到一块沙滩上。醒来时，看见一个打渔的老人正蹲在我身边。看见我睁开眼，他叫道：‘大嫂，这个人活了。’于是一个老婆婆从一只渔船里走来，给我喝了些水，我渐渐清楚起来，又蒙那好心的渔翁，给我换了衣裳，熬了热粥调养我，一连住了三天，便辞别了他们回到村里来。唉，阿泉你看这地方还象是一个村落吗？我今早绕着村子走了一遍，也不曾看见黑儿和他的娘，后来碰到李大叔，他才告诉我他们已经被水淹死了，那边的大冢埋着几十个尸首呢，他们也在那里边。唉，泉哥儿，什么都完了啊！”

“王大叔，你现在打算怎么过活？”

“我已经答应李大叔同去修河堤。”王大说。

“是的，昨天我已经看见县里招募民夫修河堤的告示了！”张泉停了停，接着说道：“我们村里大半的人都要去，这倒是一件好事，修好了河堤，以后的村民就不会再遭殃了。”

“我也正是这样想，”王大说：“我自己受了苦，我不忍心以后的人再受苦。”

阿泉站起来点点头道：“那么明天我们河堤上见吧！”阿泉说完便走了。王大又向着那大冢滴了些泪，便去应募了。

几个月以后，河堤完工了。王大仍然回到忠信村来，他仍在他本来的草屋那里，盖了一间草屋，种了一些青菜和麦子，寂寞的生活着。

第二年的夏天到了，虽然仍接连着下了几天雨，但因河堤的坚固高峻，村子里是平安的，只有王大他是无福享受自己创造的命运，在那一年的秋初，他已被沉重的忧伤，销毁了他的生命。

月下的回忆[①]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淡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亮吗?"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有看见出来呢?"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象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0号，后收入中短篇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来了；颜色和丹沙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的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式式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抑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进去了，印入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①] 之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他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

"这是哪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我站在这边的两个小

① 支那：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为China，后在佛教经籍中译作支那。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

学生在那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有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课堂，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画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玛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玛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他们已经中了玛啡果的毒了！……

"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玛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卒业生呵！"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的诅咒，眼泪不竭的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象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她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她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啸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

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 这不是玛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的海水，放出寒栗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象怜她，又好象恼她；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色的世界折磨呢? ……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

夜深了! 月儿的影子扁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

蓬莱风景线[①]

日本的风景，久为世界各国所注目，有东方公园的美誉；再加上我爱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已及人，边先把“蓬莱”的美景写出以供同好：

（一）西京　西京风景清幽，环山绕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圆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们登睿山之巅，可窥西京全市，而最称胜绝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在音羽山之巅，山上满植翠柏苍松；在万绿丛中，杂间几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风过处，松涛澎湃，花影袅娜。我独倚大悲阁的碧栏，近挹清香，远收绿黛，超然有世外感。庙宇之前，有滴漏，为香客顶礼时洗手之用。漏流甚急，其声潺潺，好象急雨沿屋沿而下。

琵琶湖是西京第一名胜。沿江共有八景。我们在五月七日的那一天泛棹湖中，时正微雨，阴云四合，满湖笼烟漫雾，一片苍茫，另有一种幽趣。后来雨稍住，雾稍散，青山隐约可辨。远望诸峰，白云冉冉，因风变化，奇形怪状，两眼为之迷离。

后来船到石山寺，我们便舍舟登岸，向寺直奔。此寺也在高山之巅，仿佛中国西湖之灵隐寺。中多独干老木，高齐庙阁。院中满植芭蕉，被急雨敲击，清碎如弄珠玉。

---

① 本篇原为《扶桑印影》的片断，最初发表在《学艺》杂志1923年第4卷第10号，后收入《当代女作家随笔》（上海中央书局1935年出版）。

傍晚雨止雾收，斜阳残照，从白云隙中射出，照在湖面上，幻成紫的粉红的嫩黄的种种色彩。我们坐在船上，如观图画，不久斜阳沉入湖心，湖上立刻幂上一层黄幂，青山白云，都隐入黑幂中，但数点渔火独兀含情向人呢。

（二）日光　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名俗话说：“不到日光不算见物，”日光的身价可想而知了。

日光共有十六景，其中杉并木，中禅寺湖，雾降泷，里见泷，中禅寺湖大尻桥几个地方更自然，更秀丽；不过最使我不能忘怀的还要算是华严三千尺的大瀑布了。

当日游华严，往还走了六十里路，辛苦是最辛苦，而有了这种深刻的印象，也就算值得。在华严泷的背后，还有一个白云泷，我们到了白云泷，看见急水如云，从半山中奔腾而下，已经叹为奇观；及至到了华严泷，只见三千尺的云梯，从上巅下垂，云梯之下，都是飞烟软雾，哪有一点看出是水。这种奇妙的大观，怎能不引诱人们忘记人间之乐呢？

（三）宫岛　宫岛乃日本三景之一，所谓三景：是松岛（在北部）、天之桥及宫岛。我们于黄昏时泛舟海上，碧水渺渺，波光耀霞，斜阳余辉，映浪成花；沿海青山层叠，白云氤氲。在海上游荡些时，又登岸奔红叶谷。这时微风吹来，阵阵清香，夹路松杉峥嵘。渡过一小红桥，就看见红叶如锦，喷火红焰，真是妙境；便是武陵人到桃源，恐怕还要叹不及此呢！

“蓬岛”称绝的三景，我只到了一处，未免是个憾事；不过在日本住了一个多月，游了八九个地方，无论到哪处，都没有感到飞沙扬尘满目苍凉的况味；就是坐在火车上，也是目不断青山的倩影，耳不绝松涛的幽韵，更有碧绿的麦陇，如荼的杜鹃，点缀田野，快目爽心，直使我赞不绝口。

其实中国的江南山川，也何尝没有好风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但是“蓬莱”另有“蓬莱”之景，其潇洒风流，纤巧灵秀，

不可与中国流丽中含端庄的西子湖同日而语。所以我虽赞许蓬莱之美，亦不敢抹煞西子湖之胜；燕瘦环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处呢！

愁情一缕付征鸿[①]

颦[②]：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气吧！妙极了，今日的天气，从黎明一直到黄昏，都是阴森着，沉重的愁云紧压着山尖，不由得我的眉峰蹇起，——可是在时刻挥汗的酷暑中，忽有这么仿佛秋凉的一天，多么使人兴奋！汗自然的干了，心头也不会燥热得发跳；简直是初赦的囚人，四围顿觉松动。

颦！你当然理会得，关于我的僻性，我是喜欢暗淡的光线，和模糊的轮廓，我喜欢远树笼烟的画境，我喜欢晨光熹微中的一切，天地间的美，都在这不可捉摸的前途里，所以我最喜欢"笑而不答心自闲"的微妙人生。雨丝若笼雾的天气，要比丽日当空时玄妙得多呢！

今日我的工作，比任何一天都多，成绩都好。当我坐在公事房的案前，翠碧的树影，横映于窗间，涮涮的雨滴声，如古琴的幽韵，我写完了一篇温妮的故事，心神一直浸在冷爽的雨境里。

雨丝一阵紧，一阵稀，一直落到黄昏，忽在叠云堆里，露出一线淡薄的斜阳，照在一切沐浴后的景物上，真的，颦！比美女的秋波还要清丽动怜，我真不知怎样形容才恰如其分，但我相信你总领会得，是不是？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蔷薇周刑》1927年第2卷第35期，后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928年1月初版）。

② 颦：即庐隐的好友、女作家石评梅（1902—1928）。

这时君素忽来约我到陶然亭去，蘡！你当然深切的记得陶然亭的景物，——万顷芦田，翠苇已有人高。我们下了车，慢慢踏着湿润的土道走着，从苇隙里已看见白玉石碑矗立，呵！蘡！我的灵海颤动了，我想到千里外的你，更想到隔绝人天的涵和辛[1]。我悲郁的长叹，使君素诧异，或者也许有些惘然了。他悄悄对我望着，而且他不让我多在辛的墓旁停留，真催得我紧！我只得跟着他走了；上了一个小土坡，那便是鹦鹉冢，我蹲在地下，细细辨认鹦鹉曲。蘡！你总明白北京城我的残痕最多，这陶然亭，更深深的埋葬着不朽的残痕。五六年前的一个秋晨吧：蓼花开得正好，梧桐还不曾结子，可是翠苇比现在还要高，我们在这里履行最凄凉别宴，自然没有很丰盛的筵席。并且除了我和涵也更没有第三人。我们带来一瓶血色的葡萄酒，和一包五香牛肉干，也还有几个辛酸的梅子。我们来到鹦鹉冢旁，把东西放下，搬了两块白石，权且坐下。涵将酒瓶打开，我用小玉杯倒了满满的一盏，鹦鹉冢前，虔诚的礼祝后，就把那一盏酒竟洒在鹦鹉冢旁。这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今这印象兀自[2]深印心头呢！

我祭奠鹦鹉以后，涵似乎得了一种暗示，他握着我的手说："音！我们的别宴不太凄凉吗？"我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但是我不愿这迷信是有证实的可能。我咽住凄意笑道："我闹着玩呢，你别管那些，咱们喝酒吧，你不是说在你离开之先，要在我面前一醉吗？好，涵！你尽量的喝吧。"他果然拿起杯子，连连喝了几杯，他的量最浅，不过三四杯的葡萄酒，他已经醉了——两颊红润得如黄昏时的晚霞。他闭眼斜卧在草地上，我坐在他的身旁，把剩下大半瓶的酒，完全喝了；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离别是什么滋味？不孤零如沙漠中的旅人吗？无人对我的悲

① 涵和辛：指庐隐的亡夫郭梦良和石评梅故去的恋人高君宇。

② 兀自：仍然还是。

叹注意，无人为我的不眠嘘唏！我颤抖！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我悄悄的垂泪。涵睁开眼对我怔视，仿佛要对我剖白什么似的，但他始终未哼出一个字，他用手帕紧紧握住脸，隐隐透出啜泣之声，这旷野荒郊充满了幽厉之凄音。

颦！悲剧中的一角之造成，真有些自甘陷溺之愚蠢，但自古到今，有几个能自拔？这就是天地缺陷的唯一原因吧！

我在鹦鹉冢旁眷怀往事，心痕暴裂。颦！我相信如果你在眼前，我必致放声痛哭，不过除了在你面前，我不愿向人流泪，况且君素又催我走，结果我咽下将要崩泻的泪液。我们绕过了芦堤，沿着土路走到群冢时，细雨又轻轻飘落，我冒雨在晚风中悲嘘。颦！呵！我实在觉得羡慕你，辛的死，为你遗留下整个的爱，使你常在憬憧的爱园中踯躅，那满地都开着紫罗兰的花，常有爱神出没其中，永远是圣洁的。我的遭遇，虽有些象你，但是比着你逊多了。我不能将涵的骨殖，葬埋在我所愿他葬埋的地方，他的心也许是我的，但除了这不可捉摸的心以外，一切都受了牵掣，我不能象你般替他树碑，也不能象你般，将寂寞的心泪，时时浇洒他的墓土。呵！颦！我真觉得自己可怜！我每次想痛哭，但是没有地方让我恣意的痛哭。你自然记得，我屡次想伴你到陶然亭去，你总是摇头说："你不用去吧！"颦！你怜惜我的心，我何尝不知道，因此我除了那一次醉后痛快的哭过，到如今我一直抑积着悲泪，我不敢让我的泪泉溢出。颦！你想这不太难堪吗？世界上的悲情，就有过于要哭而不敢哭的呢?！你虽是怜惜我，但你也曾想到这怜惜的结果吗?！

我也知道，残情是应当将它深深的埋葬，可恨我是过分的懦弱，眉目间虽时时含有英气，可济什么事呢？风吹草动，一点禁不住撩拨呵！

雨丝越来越紧，君素急要回去，我也知道在这里守着也无味；跟着他离开陶然亭。车子走了不远，我又回头前望，只见丝

芦翠碧，雨雾幂幂，一切渐渐模糊了。

到家以后，大雨滂沱，君素也不能回去，我们坐在书房里，君素在案上写字，我悄悄坐在沙发上沉思。鞶呵！我们相隔千里，我固然不知道你那时在作什么；可是我想你的心魂，日夜萦绕着陶然亭旁的孤墓呢！人间是空虚的，我们这种摆脱不开，聪明人未免要笑我们多余，——有时我自己也觉得似乎多余！然而只有鞶你能明白：这绵绵不尽的哀愁，在我们有生之日，无论如何，是不能扫尽抛开的呵！

我向往想作英雄，——但此念越强，我的哀愁越深，为人类流同情的泪，固然比较一切伟大，不过对于自身的伤痕，不知抚摸惘惜的人，也绝对不是英雄。鞶，我们将来也许能作到英雄，不过除非是由辛和涵给我们的悲愁中挣扎起来，我们绝不会有受过陶炼的热情，在我们深邃的心田中蒸勃呢！

我知道你近来心绪不好，本不应再把这些近乎撩拨的话对你诉说，然而我不说，便如梗在喉，并且我痴心希望，说了后可以减少彼此的深郁的烦纡，所以这一缕愁情，终付征鸿，鞶呵！请你恕我吧！

云音[1] 七月十五日写于灰城。

---

① 云音：庐隐的笔名之一。

雷峰塔下[①]

——寄到碧落

涵！记得吧！我们徘徊在雷峰塔下，地上芊芊碧草，间杂着几朵黄花，我们并肩坐在那软绵的草上。那时正是四月间的天气，我穿的一件浅紫麻沙的夹衣，你采了一朵黄花插在我的衣襟上，你仿佛怕我拒绝，你羞涩而微怯的望着我。那时我真不敢对你逼视，也许我的脸色变了，我只觉心脏急速的跳动，额际仿佛有些汗湿。

黄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红霞漾射于湖心，轻舟兰浆，又有一双双情侣，在我们面前泛过。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接触，可是我心里仿佛被利剑所穿，不知不觉落下泪来，你也似乎有些抖颤，涵！那时节我似乎已料到我们命运的多磨多难！

山脚上忽涌起一朵黑云，远远的送过雷声，——湖上的天气，晴雨最是无凭，但我们凄恋着，忘记风雨无情的吹淋，顷刻间豆子般大的雨点，淋到我们的头上身上，我们来时原带着伞，但是后来看见天色晴朗，就放在船上了。

雨点夹着风沙，一直吹淋。我们拼命的跑到船上，彼此的衣裳都湿透了，我顿感到冷意，伏作一堆，还不禁抖颤，你将那垫

---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的毡子，替我盖上，又紧紧的靠着我，涵！那时你还不敢对我表示什么！

晚上依然是好天气，我们在湖边的椅子上坐着，看月。你悄悄对我说："雷峰塔下，是我们生命史上一个大痕迹！"我低头不能说什么，涵！真的！我永远觉得我们没有幸福的可能！

唉！涵！就在那夜，你对我表明白你的心曲，我本是怯弱的人，我虽然恐惧着可怕的命运，但我无力拒绝你的爱意！

从雷峰塔下归来，一直四年间，我们是度着悲惨的恋念的生活。四年后，我们胜利了！一切的障碍，都在我们手里粉碎了。我们又在四月间来到这里，而且我们还是住在那所旅馆里，还是在黄昏的时候，到雷峰塔下，涵！我们那时是毫无所拘束了。我们任情的拥抱，任意的握手，我们多么骄傲……

但是涵！又过了一年，雷峰塔倒了，我们不是很凄然的惋惜吗？不过我绝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里你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不想回来了！呵！涵！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呵！现在，我感谢雷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

涵！今年十月就到了。你离开人间已经三年了！人间渐渐使你淡忘了吗？唉！父亲年纪老了！每次来信都提起你，你们到底是什么因果？而我和你确是前生的冤孽呢！

涵！去年你的二周年纪念时，我本想为你设祭，但是我住在学校里，什么都不完全，我记得我只作了一篇祭文，向空焚化了。你到底有灵感没有？我总痴想你，给我托一个清清楚楚的梦，但是哪有?!

只有一次，我是梦见你来了，但是你为甚那么冷淡？果然是缘尽了吗？涵！你抛得下走了，大约也再不恋着什么！不过你总忘不了雷峰塔下的痕迹吧！

涵！人间是更悲惨了！你走后一切都变更了。家里呢：也是

树倒猢狲散，父亲的生意失败了！两个兄弟都在外洋飘荡，家里只剩母亲和小弟弟，也都搬到乡下去住，父亲忍着伤悲，仍在洋口奔忙，筹还拖欠的债，涵！这都是你临死而不放心的事情，但是现在我都告诉了你，你也有点眷恋吗？

我！大约你是放心的，一直扎挣着呢，涵！雷峰塔已经倒塌了，我们的离合也都应验了。——今年是你死后的三周年——我就把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你在天之灵吧！

夜的奇迹[①]

宇宙僵卧在夜的暗影之下，我悄悄地逃到这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山巅古寺危立在白云间，刺心的钟罄，断续的穿过寒林，我如受弹伤的猛虎，奋力的跃起，由山麓窜到山巅。我追寻完整的生命，我追寻自由的灵魂，但是夜的暗影，如厚幔般围裹住，一切都显示着不可挽救的悲哀。吁！我何爱惜这被若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我发狂似的奔回林丛，脱去身上血迹斑斑的征衣，我向群星忏悔，我向悲涛哭诉！

这时流云停止了前进，群星忘记了闪烁，山泉也住了鸣咽，一切一切都沉入死寂！

我绕过丛林，不期来到碧海之滨，呵！神秘的宇宙，在这里我发现了夜的奇迹。

黝黑的夜幔轻轻的拉开，群星吐着清幽的亮光，孤月也踯躅于云间，白色的海浪吻着翡翠的岛屿，五色缤纷的花丛中隐约见美丽的仙女在歌舞。她们显示着生命的活跃与神妙。

我惊奇，我迷惘，夜的暗影下，何来如此的奇迹！

我怔立海滨，注视那岛屿上的美景，忽然从海里涌起一股凶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华严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后收入《庐隐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初版）。

浪，将岛屿全个淹没，一切一切又都沉入在死寂！

我依然回到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吁！宇宙布满了罗网，任我百般扎挣，努力的追寻，而完整的生命只如昙花一现，最后依然消逝于恶浪，埋葬于尘海之心。自由的灵魂，永远是夜的奇迹！——在色相的人间，只有污秽与残刻，吁！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总有一天，我将焚毁于我自己郁怒的灵焰，抛这不值一钱的脓血之躯，因此而释放我可怜的灵魂！

这时我将摘下北斗，抛向阴霾满布的尘海。

我将永远歌颂这夜的奇迹！

春的警钟[①]

不知哪一夜，东风逃出它美丽的皇宫，独驾祥云，在夜的暗影下，窥伺人间。

那时宇宙的一切正偃息于冷凝之中，东风展开它的翅儿向人间轻轻扇动，圣洁的冰凌化成柔波，平静的湖水唱出潺溅的恋歌！

不知哪一夜，花神离开了她庄严的宝座，独驾祥云，在夜的暗影下，窥伺人间。

那时宇宙的一切正抱着冷凝枯萎的悲伤，花神用她挽回春光的手段，剪裁绫罗，将宇宙装饰得嫣红柔绿，胜似天上宫阙，她悄立万花丛中，赞叹这失而复得的青春！

不知哪一夜，司钟的女神，悄悄的来到人间！

那时人们正饮罢毒酒，沉醉于生之梦中，她站在白云端里敲响了春的警钟。这些迷惘的灵魂，都从梦里惊醒，呆立于尘海之心，——风正跳舞，花正含笑，然而人类却失去了青春！

他们的心已被冰凌刺穿，他们的血已积成了巨澜，时时鼓起腥风吹向人间！

但是司钟的女神，仍不住声的敲响她的警钟，并且高叫道：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华严月刊》1929年第1卷第4期，后收入《庐隐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初版）。

“青春！青春！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
它有美丽的翅儿，善于逃遁，
在你们踌躇的时候，它已逃去无踪！
青春！青春！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
世界受了这样的警告，人心撩乱到无法医治。
然而，不知哪一夜，东风已经逃回它美丽的皇宫。
不知哪一夜，花神也躲避了悲惨的人间！
不知哪一夜，司钟的女神，也不再敲响她的警钟！
青春已成不可挽回的运命，宇宙从此归复于萧杀沉闷！

秋　声[1]

我曾酣睡于芬芳的花心，周围环绕着旖旎的花魂，和美丽的梦影，我曾翱翔于星月之宫，我歌唱生命的神秘，那时候正是芳草如茵，人醉青春！

不知几何年月，我为游戏来到人间，我想在这里创造更美丽的梦境，更和谐的人生。谁知不幸，我走的是崎岖的路程，那里没有花没有树，只有墙颓瓦碎的古老禅林，一切法相，也只剩了剥蚀的残身！

我踯躅于憧憧的鬼影之中，眷怀着绮丽的旧梦，忽然吹来一阵歌声，嘹栗而凄清，它似一把神秘的钥匙，掘起我心深处的伤痛。

我如荒山的一颗陨星，从前是有着可贵的光耀，而今已消失无踪！

我如深秋里的一片枯叶，从前虽有着可爱的青葱，而今只飘零随风！

可怕的秋声！世间竟有幸福的人，他们正期望着你的来临，但，请你千万莫向寒窗悲吟，那里面正昏睡着被苦难压迫的病人，他的一切都埋没于华年的匆匆，而今是更荷着一切的悲愁，正奔赴那死的途程。这阵阵的悲吟怕要唤起他葬埋了的心魂，徘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华严月刊》1929年第1卷第6期，后收入《庐隐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初版）。

徊于哀伤的荒冢！

呵！秋声！你吹破青春的忧境，你唤醒长埋的心魂——这原是运命的播弄，我何敢怒你的残忍！

生命的光荣[①]

——叩苍从狱中寄来的信

这阴森惨凄的四壁，只有一线的亮光，闪烁在这可怕的所在，暗陬里仿佛狞鬼睁视，但是朋友！我诚实的说吧，这并不是森罗殿，也不是九幽十八层地狱，这原来正是覆在光天化日下的人间哟！

你应当记得那一天黄昏里，世界呈一种异样的淆乱，空气中埋伏着无限的恐惧。我们正从十字街头走过，虽然西方的彩霞，依然罩在滴翠的山巅，但是这城市里是另外包裹在黑幕中，所蓄藏的危机时时使我们震惊。后来我们看见槐树上，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峰如同失了神似的"哎哟"一声，用双手掩着两眼，忙忙跑开。回来之后，大家的心魂都仿佛不曾归窍似的，……过了很久峰才舒了一口气，凄然叹道："为什么世界永远的如是惨淡？命运总是如饿虎般，张口向人间搏噬！?"自然啦，峰当时可算是悲愤极了，不过朋友你知道吧！不幸的我，一向深抑的火焰，几乎悄悄焚毁了我的心，那时我不由的要向天发誓，我暗暗咒诅道："天！这纵使是上苍的安排，我必人力挽回，我要扫除毒氛恶气，我要向猛虎决斗，我要向一切的强权抗冲……"这种的决心我虽不会明白告诉你们，但是朋友，只要你曾留意，你应当看

① 本篇最初收入短篇集《曼丽》(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初版)。

见我眼内爆烈的火星。

后来你们都走了，我独自站在院子里，只见宇宙间充满了冷月寒光，四境如死的静默。我独自厮守着孤影，我曾怀疑我生命的荣光。在这世界上，我不是巍峨的高山，也不是湛荡的碧海，我真微小，微小如同阴沟里的萤虫，又仿佛冢间闪荡的鬼火，有时虽也照见芦根下横行跋扈的螃蟹，但我无力使这霸道的足迹，不在人间践踏。

朋友！我独立凄光下，由寂静中，我体验中我全身血液的滚沸，我听见心田内起了爆火，我深自惊讶。呵！朋友！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天在马路上所看见的惨剧，你应也深深的记得：

那天似乎怒风早已诏示人们，不久将有可怕的悲剧出现。我们正在某公司的楼上，向那热闹繁华的马路瞭望，忽见许多青年人，手拿白旗向这边进行。忽然间人声鼎沸如同怒潮拍岸，又象是突然来了千军万马。这一阵紊乱，真不免疑心是天心震怒。我们正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忽听霹啦一阵连珠炮响，呵！完了！完了！火光四射，赤血横流。几分钟之后，人们有的发狂似的掩面而逃，有的失神发怔。等到马路上人众散尽，唉！朋友！谁想到这半点钟以前，车水马龙的大马路，竟成了新战场！愁云四裹，冷风凄凄，魂凝魄结，鬼影憧憧，不但行人避路，飞鸦也不敢停留，几声哑哑飞向天阊高处去了。

朋友！我恨呵！我怒呵！当时我不住用脚跺那楼板，但是有什么用处，只不过让那些没有同情的人类，将我推搡下楼。我是弱者，我只得含着眼泪回家，我到了屋里，伏枕放量痛哭。我哭那锦绣河山，污溅了凌践的血腥；我哭那皇皇中华民族，被虎噬狼吞的奇辱；更哭那睡梦沉酣的顽狮，白有好皮囊，原来是百般撩拨，不受影响。唉！天呵！我要叩穹苍，我要到碧海，虔诚的求乞醒魂汤。

可怜我走遍了荒漠，经过崎岖的山峦，涉过汹涌的碧海，我

尚未曾找到醒魂汤，却惹恼了为虎作伥的厉鬼，将我捉住，加我以造反的罪名，于是我从陡峭山巅，陨落在这所谓人间的人间。

朋友！在我的生命史上，我很可以骄傲，我领略过玉软香温的迷魂窟的生活，我品过游山逛海的道人生活……现在我要深深尝尝这囚牢的滋味，所以我被逮捕的时候，我并不诅咒，作了世间的人，岂可不遍尝世间的滋味？……当我走进刚足容身的牢里的时候，我曾酣畅的微笑着，呵！朋友，这自然会使你们怀疑，坐监牢还值得这样的夸耀？但是朋友！你如果相信我，我将坦白的告诉你说，世界最苦痛的事情，并不是身体的入牢狱，只是不能舒展的心狱。这话太微妙了；但是朋友！只要你肯稍微沉默的想一想，你当能相信我不是骗你呢。

这屋子虽然很小，但它不能拘束我心，不想到天边，不想到海角，我依然是自由，朋友你明白吗？我的心非常轻松，没有什么铅般的压迫，有，只是那未沥尽的热血的蒸沸。

今天我伏在木板上，似恍似醉的当儿，我的确把世界的整个体验了一遍，唉！我真象是不流的死沟水，永远不动的，伏在那里，不但肮脏，而且是太有限了。我不由得自已倒抽了一口气，但是我感谢上帝，在我死以前，已经觉悟了，即使我的寿命极短促，然而不要紧；我用我纯挚的热血为利器，我要使我的死沟流，与荡荡的大海洋相通，那么我便可成为永久的，除非海枯石烂了，我永远是万顷中的一滴。朋友！牢狱并不很坏，它足以陶溶精金。

昨夜风和雨，不住的敲打这铁窗，这也许有许多的罪囚，要更觉得环境的难堪；但我却只有感谢，在铁窗风雨下，我明白什么是生命的光荣。

按罪名我或不至于死，不过从进来时，审问过一次后，至今还没有消息。今早峰替我送来书和纸笔，真使我感激，我现在不恐惧，也不发愁，虽然想起兰为我担惊受怕，有点难过，但是再

一想“英雄的忍情，便是多情”的一句话，我微笑了，从内心里微笑了。兰真算知道我，我对她只有膜拜，如同膜拜纯洁圣灵的女神一般。不过还请你好好的安慰她吧！倘然我真要到断头台的时候，只要她的眼泪滴在我的热血上，我便一切满足了。至于儿女情态，不是我辈分内事……我并不急于出狱，我虽然很愿意看见整个的天，而这小小的空隙已足我游仞了。

我四周围的犯人很多，每到夜静更深的时候，有低默的呜咽，有浩然的长叹。我相信在那些人里，总有多一半是不愿犯罪，而终于犯罪的，唉！自然啦，这种社会底下，谁是叛徒，谁是英雄？真有点难说吧！况且设就的天罗地网，怎怪得弱者的陷落？朋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该作什么？让世界永远埋在阴惨的地狱里吗？让虎豹永远的猖獗吗？朋友呵！如果这种恐慌不去掉，我们情愿地球整个的毁灭，到那时候一切死寂了，便没有心焰的火灾，也没有凌迟的恐慌和苦痛。但是朋友要注意，我们是无权利存亡地球的，我们难道就甘心作走狗吗？唉！我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哟。

我在这狭逼囚室里，几次让热血之海沉没了。朋友呵！我最后只有祷祝，只有恳求，青年的朋友们，认清生命的光荣……

东京小品[1]

一　咖啡店

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炎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住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茧，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太阳，只要太阳来统领了世界，我就变成了冬令的蛰虫，了无生气。这时只有烦躁疲弱无聊占据了我的全意识界；永不见如春波般的灵感荡漾，……呵！压迫下的呻吟，不时打破木然的沉闷。

有时勉强振作，拿一本小说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潜心读两行，但是看不到几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的合拢了。这样昏昏沉沉挨到黄昏，太阳似乎已经使尽了威风，渐渐的偃旗息鼓回去，海风也凑趣般吹了来，我的麻木的灵魂，陡然惊觉了，"呵！好一个苦闷的时间，好象换过了一个世纪！"在自叹自伤的声音里，我从地席上爬了起来，走到楼下自来水管前，把头脸用冷水冲洗以后，一层遮住心灵的云翳遂向苍茫的暮色飞去，眼前现出

---

① 《东京小品》共包括9篇散文，其中一至四最初发表在《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12号，五至八最初发表在《妇女杂志》1931年第1卷第5、6、7、8号，另有《井之头公园》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学园》1931年第16号。以上作品后收入短篇集《东京小品》（北新书局1935年9月初版）。本书选其中的7篇。

鲜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闭的云海也慢慢掀起波浪，于是过去的印象，和未来的幻影，便一种种的在心幕上开映起来。

忽然一阵非常刺耳的东洋音乐不住的送来耳边，使听神经起了一阵痉挛。唉！这是多么奇异的音调，不象幽谷里多灵韵的风声，不象丛林里清脆婉转的鸣鸟之声，也不象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声……而只是为衣食而奋斗的劳苦挣扎之声。虽然有时声带颤动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觉停止了脚步，但这只是好奇，也许还含着些不自然的压迫，发出无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们同样的叹息。

这奇异的声音正是从我隔壁的咖啡店里一个粉面朱唇的女郎樱口里发出来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狭小的日本式楼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见一张红纸的广告贴在墙上，上面写着本咖啡店择日开张。从那天起，有时看见泥水匠人来洗刷门面，几个年青精壮的男人布置壁饰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开张了。当我才起来，推工玻璃窗向下看的时候，就见这所咖啡店的门口，两旁放着两张红白夹色纸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个满缀纸花的华丽的花圈，在门楣上斜插着一支姿势活泼鲜红色的枫树，沒墙根列着几种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边临街的窗子垂着淡红色的窗帘，衬着那深咖啡色的墙，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明艳丽。

在那两个花圈的下端，各缀着一张彩色的广告纸，上面除写着本店即日开张，欢迎主顾以外，还有一条写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样，——我看到这里，不禁回想到西长安街一带的饭馆门口那些红绿纸写的雇用女招待的广告了。呵！原来东方的女儿都有招徕主顾的神通！

我正出神的想着，忽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不免寻声看去，只见街心有两个年青的日本男人，身上披着红红绿绿仿佛袈裟式的半臂，头上顶着象是凉伞似的一个圆东西，手里拿着铙钹，象

戏台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连敲带唱，扭扭捏捏，怪样难描，原来这就是活动的广告。

他们虽然这样辛苦经营，然而从清晨到中午还不见一个顾客光临，门前除却他们自己作出热闹外，其余依然是冷清清的。

黄昏到了，美丽的阳光斜映在咖啡店的墙隅，淡红色的窗帘被晚凉的海风吹得飘了起来，隐约可见房里有三个年青的女人盘膝跪在地席上，对着一面大菱花镜，细细的擦脸，涂粉，画眉，点胭脂，然后袒开前胸，又厚厚的涂了一层白粉，远远看过去真是“肤如凝脂，领如蝤蛴”[①]，然而近看时就不免有石灰墙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个是梳着辫子的，比较最年轻也最漂亮，在打扮头脸之后，换了一身藕荷色的衣服，腰里拴一条橙黄色白花的腰带，背上驼着一个包袱似的东西，然后款摆着柳条似的腰肢，慢慢下楼来，站在咖啡店的门口，向着来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②]，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没有经过多久，就进去两个穿和服木屐的男人。从此冷清清的咖啡店里骤然笙箫并奏，笑语杂作起来。有时那个穿藕荷色衣服的雏儿唱着时髦的爱情曲儿，灯红酒绿，直闹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双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简直分不开来，也顾不得看个水落石出。总而言之，想钱的钱到手，赏心的开了心，圆满因果，如是而已，只应合十念一声“善哉!”好了，何必神经过敏，发些牢骚，自讨苦趣呢!

二庙会

正是秋雨之后，天空的雨点虽然停了，而阴云兀自密布太

---

①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诗经·卫风·硕人》中诗句，形容女子貌美。

②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中诗句，形容女子姿态美好。

虚。夜晚时的西方的天，被东京市内的万家灯火照得起了一尺乌灰的绛红色。晚饭后，我们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这时地上的雨水还不曾干，我们各人都换上破旧的皮鞋，拿着雨伞，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矗入云的松林里。林木中间有一座土地庙，平常时都是很清静的闭着山门，今夜却见庙门大开，门口挂着两盏大纸灯笼。上面写着几个蓝色的字——天主社——庙里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正殿上搭起一个简单的戏台，有几个戴着假面具的穿着彩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象龟精鳖怪，有的象判官小鬼。大约有四五个人，忽坐忽立，指手画脚的在那里扮演，可惜我们语言不通，始终不明白他们演的是什么戏文。看来看去，总感不到什么趣味，于是又到别处去随喜。在一间日本式的房子前，围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栅栏，里面设着个神龛，[①] 供奉的大约就是土地爷了。可是我找了许久，也没找见土地爷的法身，只有一个圆形铜制的牌子悬在中间，那上面似乎还刻着几个字，离得远，我也认不出是否写着本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征罢了。在那佛龛前面正中的地方悬着一个幡旗似的东西，飘带低低下垂。我们正在仔细揣摩赏鉴的时候，只见一个年纪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龛面前，将那幡旗似的飘带用力扯动，使那上面的铜铃发出零丁之声，然后从钱袋里掏出一个铜钱——不知是十钱的还是五钱的，只见他便向佛龛内一甩，顿时发出铿锵的声响，他合掌向神前三击之后，闭眼凝神，躬身膜拜，约过一分钟，又合掌连击三声，这才慢步离开神龛，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从这位老者走后，接二连三来了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尚在娘怀抱里的婴孩也跟着母亲向神前祈祷求福，凡来顶礼的人都向佛龛中舍钱布施。还有一个年纪二十多岁

---

① 龛（kān）：供奉佛像的小阁子。

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围裙，手中捧着一个木质的饭屉，满满装着白米，向神座前贡献。礼毕，那位道袍秃顶的执事僧将饭屉接过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满面欣慰的退出。

我们看了这些善男信女礼佛的神气，不由得也满心紧张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们的权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群，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开路，见庙烧香，便可获福无穷了。不然，自己劳苦得来的银钱柴米，怎么便肯轻轻易易双手奉给僧道享受呢？神秘的宇宙！不可解释的人心！

我正在发呆思量的时候，不提防同来的建[①] 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声，出窍的魂灵儿这才复了原位。我便问道：“怎么?”建含笑道：“你在想什么？好象进了梦境，莫非神经病发作了吗?”我被他说得也好笑起来，便一同离开神龛到后面去观光。吓！那地方更是非常热闹，有许多倩装艳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里购买零食的也有，吃冰激凌的也有。其中还有几个西装的少女，脚上穿着长统丝袜和皮鞋，——据说这是日本的新女性，也在人丛里挤来挤去，说不定是来参礼的，还是也和我们一样来看热闹的。总之，这个小小的土地庙里，在这个时候是包罗万象的。不过倘使佛有眼睛，瞧见我满脸狐疑，一定要瞪我几眼吧。

迷信——具有伟大的威权，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时候，或者在心灵失却依据徘徊歧路的时候，神明便成为人心的主宰了。我有时也曾经历过这种无归宿而想象归宿的滋味，然而这在我只象电光一瞥，不能坚持久远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童年的时候——我在北平一个教会学校读书。那一个秋天，正遇着耶稣教徒的复兴会，——期间是一来复，在这一来复中，每日三次大祈祷，将平日所作亏心欺人的罪

---

① 建：即庐隐的丈夫李唯建。

恶向耶稣基督忏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恶便从此洗涤尽净——哪怕你是个杀人放火的强盗，只要能悔罪便可得救，虽然是苦了倒霉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来舍身救世的，这是耶稣的光荣，人们的福音。——这种无私的教理，当时很能打动我弱小的心弦，我觉得耶稣太伟大了，而且法力无边，凡是人类的困苦艰难，只要求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当我被他们强迫的跪在礼拜堂里向上帝祈祷时，——我是无情无绪的正要到梦乡去逛逛，恰巧我们的校长朱老太太颤颤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并且抚着我的肩说："呵！可怜的小羊，上帝正是我们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们面前去罢，他是仁爱的伟大的呵！"我听了她那热烈诚挚的声音，竟莫明其妙的怕起来了，好象受了催眠术，觉得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在睁着眼看我呢，于是我就在那些因忏悔而痛哭的人们的哭声中流下泪来了。朱老太太更紧紧的把我搂在怀里说道："不要伤心，上帝是爱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无时无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后她又问我："你信上帝吗？……好象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块手巾吗？"我简直不懂这话的意思，不过这时我的心有些空虚，想到母亲因为我太顽皮送我到这个学校来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欢我的，倘使有个上帝爱我也不错，于是就回答道："朱校长，我愿意相信上帝在我旁边。"她听了我肯皈依上帝，简直喜欢得跳了起来，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泪……从此我便成了耶稣教徒了。不过那年以后，我便离开那个学校，起初还是满心不忘上帝，又过了几年，我脑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后我成了个无神论者了。

但是在今晚这样热闹的庙会中，虔信诚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觉生出无限的感慨，同时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实，觉得大千世界的无量众生，都只是些怯弱可怜的不能自造命运的生物罢了。

在我们回来时，路上依然不少往庙会里去的人，不知不觉又连想到故国的土地庙了，唉！……

三 邻 居

别了，繁华的闹市！当我们离开我们从前的住室门口的时候，恰恰是早晨七点钟。那耀眼的朝阳正照在电车线上，发出灿烂的金光，使人想象到不可忍受的闷热。而我们是搭上市外的电车，驰向那屋舍渐稀的郊野去；渐渐看见陂陀[1]起伏的山上，林木葱茏，绿影婆娑，丛竹上满缀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闪动。一阵阵的野花香扑到脸上来，使人心神爽快。经过三十分钟，便到我们的目的地。

在许多整饬的矮墙里，几株姣艳的玫瑰迎风袅娜，经过这一带碧绿的矮墙南折，便看见那一座郁郁葱葱的松柏林，穿过树林，就是那些小巧精洁的日本式的房屋掩映于万绿丛中。微风吹拂，树影摩荡，明窗净几间，帘幔低垂，一种幽深静默的趣味，顿使人忘记这正是炎威犹存的残夏呢。

我沿着鹅卵石垒成的马路前进，走约百余步，便见斜刺里有一条窄窄的草径，两旁长满了红蓼白荻和狗尾草，草叶上朝露未干，沾衣皆湿。草底鸣虫唧唧，清脆可听。草径尽头一带竹篱，上面攀绿着牵牛茑萝，繁花如锦，清香醉人。就在竹篱内，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们的新家了。淡黄色木质的墙壁、门窗和米黄色的地席，都是纤尘不染。我们将很简单的家具稍稍布置以后，便很安然的坐下谈天。似乎一个月以来奔波匆忙的心身，此刻才算是安定了。

但我们是怎么的没有受过操持家务的训练呵！虽是一个很简单的厨房，而在我这一切生疏的人看来，真够严重了。怎样煮

① 陂陀（pō tuó）：倾斜不平的样子。

饭——一碗米应放多少水，煮肉应当放些什么浇料呵！一切都不懂，只好凭想象力一件件的去尝试。这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到后院井边去提水，老大的铅桶，满满一桶水真够累人的。我正在提着那亮晶晶发光的水桶不知所措的时候，忽见邻院门口走来一个身躯胖大，满面和气的日本女人，——那正是我们头一次拜访的邻居胖太太——我们不知道她姓什么，可是我们赠送她这个绰号，总是很适合吧

她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咕哩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我们是又聋又哑的外国人，简直一句也不懂，只有瞪着眼向她呆笑。后来她接过我手里的水桶，到井边满满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们的新厨房里。她看见我们新买来的锅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点灰尘，她便自动的替我们一件一件洗干净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帖帖，然后她鞠着躬说声サセラナラ（再见）走了。

据说这位和气的邻居，对中国人特别有感情，她曾经帮中国人作过六七年的事，并且，她曾嫁过一个中国男人，……不过人们谈到她的历史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猜度的神气，自然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儿呢，但无论如何，她是我们的好邻居呵！

她自从认识我们以后，没事便时常过来串门。她来的时候，多半是先到厨房，遇见一堆用过的锅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里的水用完了，她就不用吩咐的替我们洗碗打水。有时她还拿着些泡菜，辣椒粉之类零星物件送给我们。这种出乎我们意外的热诚，不禁使我有些赧然。

当我没有到日本以前，在天津大阪公司买船票时，为了一张八扣的优待券，——那是由北平日本公使馆发出来的——同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卖票员捣了许久的麻烦。最后还是拿到天津日本领事馆的公函，他们这才照办了。而买票找钱的时候，只不过一角钱，那位含着狡狯面象的卖票员竟让我们等了半点多钟。当时我曾赌气牺牲这一角钱，头也不回的离开那里。他们这才似乎有些

过不去，连忙喊住我们，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角钱给我们。这样尖酸刻薄的行为，无处不表现岛里细民的小气。真给我一个永世不会忘记的坏印象。

及至我上了长城丸（日本船名）时，那两个日本茶房也似乎带着些欺侮人的神气。比如开饭的时候，他们总先给日本人开，然后才轮到中国人。至于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几个男人嘴脸之间时时表现着夜郎自大的气概，——自然也由于我国人太不争气的缘故。——那些日本女人呢，个个对于男人低首下心，柔顺如一只小羊。这虽然惹不起我们对她们的愤慨，却使我们有些伤心，“世界上最没有个性的女性呵，你们为什么情愿作男子的奴隶和傀儡呢！”我不禁大声的喊着，可惜她们不懂我的话，大约以为我是个疯子吧。

总之我对于日本人从来没有好感，豺狼虎豹怎样凶狠恶毒，你们是想象得出来的，而我也同样的想象那些日本人呢。

但是不久我便到了东京，并且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了。我就觉得我太没出息——心眼儿太窄狭，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的日本人，当然有些可恨，然而在东京我曾遇见过极和蔼忠诚的日本人，他们对我们客气，有礼貌，而且极热心的帮忙，的确的，他们对待一个异国人，实在比我们更有理智更富于同情些。至于作生意的人，无论大小买卖，都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现在又遇到我们的邻居胖太太，那种慈和忠实的行为，更使我惭愧我的小心眼了。

我们的可爱的邻居，每天当我们煮饭的时候，她就出现在我们的厨房门口。

“奥サン（太太）要水吗？”柔和而熟习的声音每次都激动我对她的感愧。她是怎样无私的人儿呢！有一天晚上，我从街上回来，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绸衫，因为时间已晏，忙着煮饭，也顾不得换衣服，同时又怕弄脏了绸衫，我就找了一块白包袱权作围

裙，胡乱的扎在身上，当然这是有些不舒服的。正在这时候，我们的邻居来了。她见了我这种怪样，连忙跑到她自己房里，拿出一件她穿着过于窄小的白围裙送给我，她说："我现在胖了，不能穿这围裙，送给你很好。"她说时，就亲自替我穿上，前后端祥了一阵，含笑学着中国话道："很好！很好！"

她胖大的身影，穿过遮住前面房屋的树丛，渐渐的看不见了。而我手里拿着炒菜的勺子，竟怔怔的如同失了魂。唉！我接受了她的礼物，竟忘记向她道谢，只因我接受了她的比衣服更可宝贵的仁爱，将我惊吓住了；我深自忏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类除了一部分为利欲所沉溺的以外，都有着丰富的同情和纯洁的友谊，人类的大部分毕竟是可爱的呵！

我们的邻居，她再也想不到她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中给了我偌大的启示吧。愿以我的至诚向她祝福！

四 沐 浴

说到人，有时真是个怪神秘的动物，总喜欢遮遮掩掩，不大愿意露真相；尤其是女人，无时无刻不戴假面具，不管老少肥瘠，脸上需要脂粉的涂抹，身上需要衣服的装扮，所以要想赏鉴人体美，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艺术团体，因为画图需要模特，不但要花钱，而且还找不到好的，——多半是些贫穷的妇女，看白花花的洋钱面上，才不惜向人间现示色相，而她们那种不自然的姿势和被物质所压迫的苦相，常常给看的人一种恶感，什么人体美，简直是怪肉麻的丑像。

至于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若是要想从她们里面发见人体美，只有从细纱软绸中隐约的曲线里去想象了。在西洋有时还可以看见半裸体的舞女，然而那个也还有些人工的装点，说不

上赤裸裸的。至于我们礼教森严的中国，那就更不用提了。明明是曲线丰富的女人身体，而束腰扎胸，把个人弄得成了泥塑木雕的偶像了。所以我从来也不曾梦想赏鉴各式各样的人体美。

但是，当我来到东京的第二天，那时正是炎热的盛夏，全身被汗水沸湿，加之在船上闷上好几天，这时要是不洗澡，简直不能忍受下去。然而说到洗澡，不由得我蹙起双眉，为难起来。

洗澡，本是平常已极的事情，何至于如此严重？然而日本人的习惯有些别致。男人女人对于身体的秘密性简直没有。有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极薄极短的衫裤的男人和赤足的女人。有时从玻璃窗内可以看见赤身露体的女人，若无其事似的，向街上过路的人们注视。

他们的洗澡堂，男女都在一处，虽然当中有一堵板壁隔断了，然而许多女人脱得赤条条的在一个汤池里沐浴，这在我却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的经验。这不能算不是一个大难关吧。

"去洗澡吧，天气真热！"我首先焦急着这么提议。好吧，拿了澡布，大家预备走的时候，我不由得又踌躇起来。

"呵，陈先生，难道日本就没有单间的洗澡房吗？"我向领导我们的陈先生问了。

"有，可是必须到大旅馆去开个房间，那里有西式盆汤，不过每次总要三四元呢。"

"三四元！"我惊奇的喊着，"这除非是资本家，我们那里洗得起。算了，还是去洗公共盆汤吧。"

陈先生在我决定去向以后，便用安慰似的口吻问我道："不要紧的，我们初来时也觉着不惯，现在也好了。而且非常便宜，每人只用五分钟。"

我们一路谈着，没有多远就到了。他们进了左边门的男汤池去。我呢，也只得推开女汤池这边的门，呵，真是奇观，十几个女人，都是一丝不挂的在屋里。我一面脱鞋，一面踌躇，但是既

到了这里，又不能作唐明皇光着眼看杨太真沐浴，只得勉强脱了上身的衣服，然后慢慢的脱衬裙袜子，……先后总费了五分钟，这才都脱完了。急忙拿着一块大的洗澡毛巾，连遮带掩的跳进温热的汤池里，深深的沉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来。差不多泡了一刻钟，这才出来，找定了一个角落，用肥皂乱擦了一遍，又跳到池子里洗了洗，就算万事大吉。等到把衣服穿起时，我不禁嘘了一口气，严紧的心脉才渐渐的舒畅了。于是悠然自得的慢慢穿袜子。同时抬眼看着那些浴罢微带娇慵的女人们，她们是多么自然的，对着亮晶晶的壁镜理发擦脸，抹粉涂脂，这时候她们依然是一丝不挂，并且她们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一条腿竖起来半跪着，各式各样的姿势，无不运用自如。我在旁边竟得饱览无余。这时我觉得人体美有时候真值得歌颂，——那细腻的皮肤，丰美的曲线，圆润的足趾，无处不表现着天然的艺术。不过有几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满身都是瘪皱的，那还是披上一件衣服遮丑些。

我一面赏鉴，一面已将袜子穿好，总不好意思再坐着呆看。只得拿了毛巾和换下来的衣服，离开这现示女人色相的地方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神经似乎有些兴奋，我想到人间种种的束缚、种种的虚伪，据说这些是历来的圣人给我们的礼赐——尤其严重的是男女之大防，然而日本人似乎是个例外。究竟谁是更幸福些呢？

五　樱花树头

春天到了，人人都兴高采烈盼望看樱花，尤其是一个初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他们更是渴慕着名闻世界的蓬莱樱花，那红艳如天际的火云，灿烂如黄昏晚霞的色泽真足使人迷恋呢。

在一个黄昏里，那位丰姿翩翩的青年，抱着书包，懒洋洋的

走回寓所。正在门口脱鞋的时候，只见那位房东西川老太婆接了出来，行了一叩首的敬礼后便说道："陈様（日本对人之尊称）回来了，楼上有位客人在等候你呢！"那位青年陈様应了一声，便匆匆跑上楼去，果见有一人坐在矮几旁翻《东方杂志》呢，听见陈様的脚步声，便回过头叫道：

"老陈！今天回来得怎么这样晚呢？"

"老张，你几时来的？我今天因为和一个朋友打了两盘球，所以回来迟些。有什么事？我们有好久不见了。"

那位老张是个矮胖子，说话有点土腔，他用劲的说道：

"没事……什么大事，……只是……现在天气很，——好！樱花有的都开了，昨天有一个日本朋友——提起来，你大概也认得——就是长泽一郎，他家里有两棵大樱花开得很好……他请我们明天一早到他家里去看花，你去不？"

"哦，这么一回事呀！那当然奉陪。"

老张跟着又嘻嘻笑道："他家还有……很好看的漂亮姑娘呢！"

"你这个东西，真太不正经了。"老陈说。

"怎么太不正经呀！"老张满脸正色的说。

"得了！得了！那是人家的女眷，你开什么玩笑，不怕长泽一郎恼你！"老陈又说。

老张露着轻薄的神气笑道：

"日本的女儿，生来就是替男人开……心的呀！在他们德川时代，哪一个将军不是把酒与女人看成两件消遣品呢？你不要发痴了，要想替日本女人树贞节坊，那真是太开玩笑了！"

老陈一面蹙眉一面摇头道："咳！这是怎么说，老张简直愈变愈下流了……正经的说吧，明天我们怎么样去法？"

老张眯着眼想了想道："明早七点钟我来找你同去好了。"

"好吧！"老陈道："你今天在这里吃晚饭吧！"

“不!”老张站起来说:“我还要去……看一个朋友……不打搅你了,明天会吧!”

“明天会!”老陈把老张送到门口回来,吃了晚饭,看了几页书,又写了两封家信就去睡了。

第二天七点钟时,老张果然跑来了。他们穿好衣服便一同到长泽一郎家里去,走到门口已看见两棵大樱花树,高出墙头,那上面花蕊异常稠密,现在只开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很动人了。他们敲了两下门,长泽一郎已迎了出来,请他们在一间六铺席的客堂里坐下。不久,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郎托着一个花漆的茶盘,里面放着三盏新茶,中间还有一把细瓷的小巧茶壶放在他们围坐着的那张小矮几上,一面恭恭敬敬的说了一声:“诸位请用茶。”那声音娇柔极了,不禁使老陈抬起头来,只见那女孩头上盘着松松的坠马髻,一张长圆形的脸上,安置着一个端正小巧的鼻子,鼻梁两旁一双日本人特有的水秀细长的眼睛,两片花瓣的唇含着驯良的微笑——老陈心里暗暗的想道:“这个女孩倒不错”,只因初次见面不好意思有什么表示。但是老张却张大了眼睛,看着那女孩嘻嘻的笑道:“呵!这位贵娘的相貌真漂亮!”

长泽一郎道:“多谢张様夸奖,这是我的小舍妹,今年才十四岁,年纪还小呢,她还有一个阿姐比她大四岁……”长泽一郎得意扬扬的夸说他的妹子,同时又看了陈様一眼,向老张笑了笑。老张便向挤眉弄眼的暗传消息。

长泽一郎敬过茶后便起来道:“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看樱花吧!”

他们三个一同到了长泽一郎的小花园里,那是一个颇小而布置得有趣的花园:有玫瑰茶花的小花畦,在花畦旁还有几块假山石。长泽一郎同老张走到假山后面去了,这里只剩下老陈。他站在樱花树下,仰着头向上看时,只听见一阵推开玻璃窗的声音,跟着楼窗旁露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的艳影。她身上穿着一件淡

绿色大花朵的和服，腰间系了一根藕荷色的带子，背上背着一个绣花包袱，那面庞儿和适才看见的那个小女孩有些相象，但是比她更艳丽些。有一枝樱花正伸在玻璃窗旁，那女郎便伸出纤细而白嫩的手摘了一朵半开的樱花，放在鼻边嗅了嗅，同时低头向老陈嫣然一笑。这真使老陈受宠若惊，连忙低下头装作没理会般。但是觉得那一刹那的印象竟一时抹不掉，不由自主的又抬起头来，而那个撚花微笑的女孩似乎害羞了，别转头去吃吃的笑，这些做作更使老陈灵魂儿飞上半天去了。不过老陈是一个很有操守的青年，而且他去年暑假才同他的爱人结婚，——这一个诱惑其势来得太凶，使老陈不敢兜揽，赶紧悬崖勒马，离开这小危险的处所，去找老张他们。

走到假山后，正见他们两人坐在一张长凳上，见他来了，长泽一郎连忙站起来让坐，一面含笑说道："陈様看过樱花了吗？觉得怎么样？"

老陈应道："果然很美丽，尤其远看更好，不过没有梅花香味浓厚。"

"是的，樱花的好看只在它那如荼如火的富丽，再过几天我们可以到上野公园去看，那里樱花非常多，要是都开了，倒很有看头呢。"长泽一郎非常热烈的说着。

"那么很好，哪一天先生有工夫，我们再来相约吧。我们打搅了一早晨，现在可要告别了。"

"陈様事情很忙吧？那么我们再会吧！"

"再会！"老张、老陈说着就离开了长泽一郎家里。在路上的时候，老张嬉皮笑脸的向老陈说道：

"名花美人两争艳，到底是哪一个更动心些呢？"老陈被他这一奚落，不觉红了脸道："你满嘴里胡说些什么？"

"得了！别装腔吧！刚才我们走出门的时候，不看见人家美目流盼的在送你呢！你念过词没有——'若问行人去那边，眉眼

盈盈处'[①]。真算是为你们写真了。"

老陈急得连颈都红了道："你真是无中生有，越说越离奇，我现在还要到图书馆去，没工夫和你斗口，改日闲了，再同你慢慢的算帐呢！"

"好吧！改天我也正要和你谈谈呢，那么这就分手——好好的当心你的桃花运！"老张狡狯的笑着往另一条路上去了。老陈就到图书馆看了两点多钟的书，在外面吃过午饭后才回寓所。正好他的妻子的信到了。他非常高兴拆开读后，便急急的写回信。写到正中，忽然间停住笔，早晨那一出剧景又浮上在心头，但是最后他只归罪于老张的爱开玩笑，一切都只是偶然的值不得什么。这么一想，他的心才安定下来，把其余的半封信续完，又看了些时候的书，就把这天混过去了。第二天是星期一，老早便起来到学校去，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到学校去的那条路要经过长泽一郎的门口的。当他走到长泽一郎家的围墙时，那两棵樱花树在温暖的春风里微微向他点头，似乎在说"早安呵，先生！"这不禁使他站住了。正在这时候，那楼窗又露出一张熟识的女郎笑靥来，那女郎向他微微点着头，同时伸手折了一枝盛开的樱花含笑的扔了下来，正掉在老陈的脚旁，老陈踌躇了一下，便捡了起来说一声"谢谢"，又急急的走了。隐隐还听见女郎关玻璃窗的声音。老陈一路走一路捉摸，这果真是偶然吗？但是怎么这样巧，有意吗？太唐突人了。不过老张曾说过日本女人是特别驯良，是特别没有身分的，也许是有意吧？管她呢，有意也罢，无意也罢，纵使"小姑居处本无郎"[②]，而"使君自有妇"[③]

① 若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北宋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江东》中词句。"眉眼盈盈"既写清丽明秀的江南山水，也写行人将要见到的女子。

② 小姑居处本无郎：唐李商隐《无题》诗句。

③ 使君自有妇：汉乐府民歌《陌上桑》诗句。

……或者是我神经过敏，那倒冤枉了人家，不过魔由自招，我明天以后换条路走好了。

过了三四天，老张又来找他，一进门便嚷道：

“老陈！你真是红鸾星照命呵，恭喜恭喜！”

“喂！老张，你真没来由，我那里有又什么红鸾星照命，你不知道我已经结婚吗”

“自然！你结婚的时候还请我喝过喜酒，我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件事忘了，可是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人家一定要打你的主意，再三央告我作个媒，你想我受人之托怎好不忠人之事呢？”

“难道你不会告诉他我已经结过婚了吗？”老陈焦急地说。

“唉！我怎么没有说过啊，不过人家说你们中国人有的是三房四妾，结过婚，再结一个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分开两处住，不是也很好的吗？”老张说了这一番话，老陈更有些不耐烦了，便道：“老张，您这个人的思想竟是越来越落伍，这个三妻四妾的风气还应当保持到我们这种时代来吗？难道你还主张不要爱情的婚姻吗？你知道爱情是要有专一的美德的啊！”

“老陈，你慢慢的，先别急得脸红筋暴，作媒只管作，允不允还在你。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一定是碰钉子的，不过我要你相信我一向的话——日本女人是太没个性，没身分的，你总以为我刻薄。就拿你这回事说吧，长泽一郎为什么要请你看樱花，就是想叫你和他的妹妹见面。他很知道青年人是最易动情的，所以他让他妹妹向你卖尽风情，要使这婚事易于成功……”

“哦！原来如此啊！怪道呢！……“

“你现在明白了吧！”老张插言道：“日本人家里只要有女儿，他便逢人就宣传这个女儿怎样漂亮，怎样贤慧，好象买卖人宣传他的货品一样，惟恐销不出去。尤其是他们觉得嫁给中国留学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留学生家里多半有钱，而且将来回国后很容易得到相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女人也比较自由舒服。有了这

些优点，他情愿把女儿给中国人作妾，而不愿为本国人的妻。所以留学生不和日本女人发生关系的可以说是很难得，而他们对于女人的贞操又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日本女人的性的解放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并且和她们发生关系之后，只要不生小孩，你便可以一点责任不负的走开，而那个女孩依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嫁人。其实呢，讲到贞操本应男女两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如象我们中国人，专责备女人的贞操而男人眠花宿柳养情妇都不足为怪，倘使哪个女孩失去处女的贞洁便终身要为人所轻视，再休想抬头，这种残酷的不平等的习惯当然应当打破。不过象日本女人那样毫没有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也是太可怕的。唷！我是来作媒的，谁知道打开话匣子便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怎么样，你是绝对否认的，是不是？”

“当然否认？那还成问题吗？”

“那么我的喜酒是喝不成了。好吧，让我给他一个回话，免得人家盼望着。”

“对了！你快些去吧！”

老张走后，老陈独自睡在地席上看着玻璃窗上静默的阳光，不禁把这件出乎意料的滑稽剧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心头不免有些不痛快。女权的学说尽管象海潮般涌了起来，其实只是为人类的历史装着好看的幌子，谁曾受到实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还只幽囚在十八层的地狱里呵！难怪社会永远呈露着畸形病态了！……

六　柳岛之一瞥

我到东京以后，每天除了上日文课以外，其余的时间多半化在漫游上。并不是一定自命作家，到处采风问俗，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同时又因为我最近的三四年里，困守在旧都的灰城

中，生活太单调，难得有东来的机会，来了自然要尽量的享受了。

人间有许多秘密的生活，我常抱有采取各种秘密的野心。但据我想象最秘密而且最足以引起我好奇心的，莫对于娼妓的生活。自然这是因为我没有逛妓女的资格，在那些惯于章台走马的王孙公子们看来，那又算得什么呢？

在国内时，我就常常梦想：哪一天化装成男子，到妓馆去看看她们轻频浅笑的态度，和纸迷金醉的生活，也许可以从那里发见些新的人生。不过，我的身材矮小，装男子不够格，又因为中国社会太顽固，不幸被人们发见，不一定疑神疑鬼的加上些什么不堪的推测。我存了这个怀惧，绝对不敢轻试。——在日本的漫游中，我又想起这些有趣的探求来。有一天早晨，正是星期日，补习日文的先生有事不来上课，我同建坐在六铺席的书房间。秋天可爱的太阳，晒在我们微感凉意的身上；我们非常舒适的看着窗外的风景。在这个时候，那位喜欢游逛的陆先生从后面的房子里出来，他两手插在磨光了的斜纹布的裤袋里，拖着木屐，走近我们书房的窗户外，向我们用日语问了早安，并且说道："今天天气太好了，你们又打算到哪里去玩吗？"

"对了，我们很想出去，不过这附近的几处名胜，我们都走遍了，最好再发现些新的；陆樣，请你替我们作向导，好不好？"建回答说。

陆樣"哦"了一声，随即仰起头来，向那经验丰富的脑子里，搜寻所谓好玩的地方。而我忽然心里一动，便提议道："陆樣，你带我们去看看日本娼妓生活吧！"

"好呀！"他说："不过她们非到四点钟以后是不作生意的，现在去太早了。"

"那不要紧，我们先到郊外散步，回来吃午饭，等到三点钟再由家里出发，不就正合式了吗？"我说。建听见我这话，他似

乎有些诧异，他不说什么，只悄悄的瞟了我一眼。我不禁说道："怎么，建，你觉得我去不好吗?"建还不曾回答，而陆様先说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们写小说的人，什么地方都应当去看看才好。"建微笑道："我并没有反对什么，她自己神经过敏了!"我们听了这话也只好一笑算了。

午饭后，我换了一件西式的短裙和薄绸的上衣。外面罩上一件西式的夹上衣，我不愿意使她们认出我是中国人。日本近代的新妇女，多半是穿西装的。我这样一打扮，她们绝对看不出我本来的面目。同时，陆様也穿上他那件蓝底白花点的和服，更可以混充日本人了。据陆様说日本上等的官妓，多半是在新宿这一带，但她们那里门禁森严，女人不容易进去。不如到柳岛去。那里虽是下等娼妓的聚合所，但要看她们生活的黑暗面，还是那里看得逼真些。我们都同意到柳岛去。我的手表上的短针正指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从家里出发，到市外电车站搭车，——柳岛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坐了一段市外电车，到新宿又换了两次的市内电车才到柳岛。那地方似乎是东京最冷落的所在，当电车停在最后一站——柳岛驿——的时候，我们便下了车。当前有一座白石的桥梁，我们经过石桥，沿着荒凉的河边前进，远远看见几根高矗云霄的烟筒，据说那便是纱厂。在河边接连都是些简陋的房屋，多半是工人们的住家。那时候时间还早，工人们都不曾下工。街上冷冷落落的只有几个下女般的妇女，在街市上来往的走着。我虽仔细留心，但也不曾看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我们由河岸转弯，来到一条比较热闹的街市，除了几家店铺和水果摊外，我们又看见门额上挂着"待合室"牌子的房屋。那些房屋的门都开着，由外面看进去，都有一面高大的穿衣镜，但是里面静静的不见人影。我不懂什么叫作"待合室"，便去问陆様。他说，这种"待合室"专为一般嫖客，在外面钓上了妓女之后，便邀着到那里去开房间。我们正在谈论着，忽见对面走来一个姿容

妖艳的女人，脸上涂着极厚的白粉，鲜红的嘴唇，细弯的眉梢，头上梳的是蟠龙髻；穿着一件藕荷色绣着凤鸟的和服，前胸袒露着，同头项一样的僵白，真仿佛是大理石雕刻的假人，一些也没有肉色的鲜活。她用手提着衣襟的下幅，姗姗的走来。陆様忙道："你们看，这便是妓女了。"我便问他怎么看得出来。他说："你们看见她用手提着衣襟吗？她穿的是结婚时的礼服，因为她们天天要和人结婚，所以天天都要穿这种礼服，这就是她们的标志了。"

"这倒新鲜！"我和建不约而同的这样说了。

穿过这条街，便来到那座"龟江神社"的石牌楼前面。陆様告诉我们这座神社是妓女们烧香的地方，同时也是她们和嫖客勾诱的场合。我们走到里面，果见正当中有一座庙，神龛前还点着红蜡和高香，有几个艳装的女人在那里虔诚顶礼呢。庙的四面布置成一个花园的形式，有紫藤花架，有花池，也有石鼓形的石凳。我们坐在石凳上休息，见来往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不久工厂放哨了，工人们三五成群从这里走过。太阳也已下了山，天色变成淡灰，我们就到附近中国料理店吃了两碗乔麦面，那时候已经七点半了。陆様说："正是时候了，我们去看吧。"我不知为什么有些胆怯起来，我说："她们看见了我，不会和我麻烦吗？"陆様说："不要紧，我们不到里面去，只在门口看看也就够了。"我虽不很满意这种办法，可是我也真没胆子冲进去，只好照陆様的提议作了。我们绕了好几条街，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一共约有五六条街吧，都是一式的白木日本式的楼房，陆様和建在前面开路，我象怕猫的老鼠般，悄悄怯怯的跟在他俩的后面。才走进那胡同，就看见许多阶级的男人，——有穿洋服的绅士，有穿和服的浪游者；还有穿制服的学生，和穿短衫的小贩。人人脸上流溢着欲望的光炎，含笑的走来走去。我正不明白那些妓女都躲在什么地方，这时我已来到第一家的门口了。那纸隔扇的木门还关

着。但再一仔细看，每一个门上都有两块长方形的空隙处，就在那里露出一个白石灰般的脸，和血红的唇的女人的头。谁能知道这时她们眼里射的哪种光？她们门口的电灯特别的阴暗，陡然在那淡弱的光线下，看见了她们故意作出的妖媚和淫荡的表情的脸；禁不住我的寒毛根根竖了起来。我不相信这是所谓人间，我仿佛曾经经历过一个可怕的梦境：我觉得被两个鬼卒牵到地狱里来。在一处满是脓血腥臭的院子里，摆列着列数株艳丽的名花，这些花的后面，都藏着一个缺鼻烂眼，全身毒疮溃烂的女人。她们流着泪向我望着，似乎要向我诉说什么；我吓得闭了眼不敢抬头。忽然那两个鬼卒，又把我带出这个院子！在我回头看时，那无数株名花不见踪影，只有成群男的女的骷髅，僵立在那里。“呀！”我为惊怕发出惨厉的呼号，建连忙回头问道：“隐，你怎么了？……快看，那个男人被她拖进去了。”这时我神志已渐清楚，果然向建手所指的那个门看去，只见一个穿西服的男人，用手摸着那空隙处露出来的脸，便听那女人低声喊道：“请，哥哥……洋哥哥来玩玩吧！”那个男人一笑，木门开了一条缝，一双纤细的女人的手伸了出来，把那个男人拖了进去。于是木门关上，那个空隙处的纸帘也放下来了，里面的电灯也灭了……

我们离开这条胡同，又进了第二条胡同，一片“请呵，哥哥来玩玩”的声音，在空气中震荡。假使我是个男人，也许要觉得这娇媚的呼声里，藏着可以满足我欲望的快乐，因此而魂不守舍的跟着她们这声音进去的吧。但是实际我是个女人，竟使那些娇媚的呼声，变了色彩。我仿佛听见她们在哭诉她们的屈辱和悲惨的命运。自然这不过是我的神经作用。其实呢，她们是在媚笑，是在挑逗，引动男人迷荡的心。最后她们得到所要求的代价了。男人们如梦初醒的走出那座木门，她们重新在那里招徕第二个主顾。我们已走过五条胡同了。当我们来到第六条胡同的时候，看见第二家门口走出一个穿短衫的小贩。他手里提着一根白木棍，

笑眯眯的，似乎还在那里回味什么迷人的经过似的。他走过我们身边时，向我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我连忙低头走开。但是最后我还逃不了挨骂。当我走到一个没人照顾的半老妓女的门口时，她正伸着头在叫："来呵！可爱的哥哥，让我们快乐快乐吧！"一面她伸出手来要拉陆様的衣袖。我不禁"呀"了一声，——当然我是怕陆様真被她拖进去，那真太没意思了。可是她被我这一惊叫，也吓了一跳，等到仔细认清我是个女人时，她竟恼羞成怒的骂起来。好在我的日本文不好，也听不清她到底说些什么？我只叫建快走。我逃出了这条胡同，便问陆様道："她到底说些什么？"陆様道："她说你是个摩登女人，不守妇女清规，也跑到这个地方来逛，并且说你有胆子进去吗？"这一番话，说来她还是存着忠厚呢！我当然不愿怪她，不过这一来我可不敢再到里边去了。而陆様和建似乎还想再看看。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既来了，就要看个清楚。"可是我极力反对，他们只好随我回来了。在归途上，我问陆様对于这一次漫游的感想，他说："当我头一次看到这种生活时，的确心里有些不舒服；不过看过几次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建他是初次看，自然没有陆様那种镇静，不过他也不象我那样神经过敏。我从那里回来以后，差不多一个月里头每一闭眼就看见那些可怕的灰白脸，听见含着罪恶的"哥哥！来玩"的声音。这虽然只是一瞥，但在心幕上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了！

八　烈士夫人

异国的生涯，使我时时感到陌生和飘泊。自从迁到市外以来，陈様和我们隔得太远，就连这唯一的朋友也很难有见面的机会。我同建只好终日幽囚在几张席子的日本式的房屋里读书写文章——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本分生活，一向所企求的，还有什么不

满足；不过人总是群居的动物，不能长久过这种单调的生活而不感动不满意。

在一天早饭后，我们正在那临着草原的窗子前站着，——这一带的风景本不坏，远远有滴翠的群峰，稍近有万株矗立的松柯，草原上虽仅仅长些蓼荻同野菊，但色彩也极鲜明，不过天天看，也感不到什么趣味。我们正发出无聊的叹息时，忽见从松林后面转出一位中年以上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白花纹的和服，拖着木屐往我们的住所的方向走来，渐渐近了，我们认出正是那位嫁给中国人的柯太太。唉！这真仿佛是那稀有而陡然发现的空谷足音，使我们惊喜了，我同建含笑的向她点头。

来到我们屋门口，她脱了木屐上来了，我们请她在矮几旁的垫子上坐下，她温和的说：

“怎么，你们住得惯吗?”

“还算好，只是太寂寞些。”我有些怅然的说。

“真的，”建接着说：“这四周都是日本人，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很难发生什么关系。”

柯太太似乎很了解我们的苦闷，在她沉思以后，便替我们出了以下的一条计策。她说：“我方才想起在这后面西川方里住着一位老太婆，她从前曾嫁给一个四川人，她对于中国人非常好，并且她会煮中国菜，也懂得几句中国话。她原是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帮忙，现在她因身体不好，暂且在这里休息。我可以去找她来，替你们介绍，以后有事情尽可请她帮忙。”

“那真好极了，就是又要麻烦柯太太了！”我说。

“哦，那没有什么，黄様太客气了，”柯太太一面谦逊着，一面站起来，穿了她的木屐，绕过我们的小院子，往后面那所屋里去。我同建很高兴的把坐垫放好，我又到厨房打开瓦斯管，烧上一壶开水。一切都安排好了，恰好柯太太领着那个老太婆进来——她是一个古铜色面孔而满嘴装着金牙的硕胖的老女人，在那

些外表上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美感，不过当她慈和同情的眼神射在我们身上时，便不知不觉想同她亲近起来。我们请她坐下，她非常谦恭的伏在席上向我们问候。我们虽不能直接了解她的言辞，但那种态度已够使我们清楚她的和蔼与厚意了。我们请柯太太当翻译，随意的谈着。

在这一次的会见之后，我们的厨房里和院子中便时常看见她那硕大而和蔼的身影。当然，我对于煮饭洗衣服是特别的生手，所以饭锅里发出焦臭的气味，和不曾拧干的衣服，从晒竿上往下流水等一类的事情是常有的；每当这种时候，全亏了那位老太婆来解围。

那一天上午因为忙着读一本新买来的《日语文法》，煮饭的时候完全"心不在焉"，直到焦臭的气味一阵阵冲到鼻管时，我才连忙放下书，然而一锅的白米饭，除了表面还有几颗淡黄色的米粒可以辨认，其余的简直成了焦炭。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位老太婆也为着这种浓重的焦臭气味赶了来。她不说什么，立刻先把瓦斯管关闭，然后把饭锅里的饭完全倾在铅筒里，把锅拿到井边刷洗干净；这才重新放上米，小心的烧起来。直到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她才含笑的走了。

我们在异国陌生的环境里，居然遇到这样热肠无私的好人，使我们忘记了国籍，以有一切的不和谐，常想同她亲近。她的住室只和我们隔着一个小院子。当我们来到小院子里汲水时，便能看见她站在后窗前向我们微笑；有时她也来帮我，抬那笨重的铅筒；有时闲了，她便请我们到她房里去坐，于是她从橱里拿出各式各种的糖食来请我们吃，并教我们那些糖食的名辞；我们也教她些中国话。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渐渐也能各抒所怀了。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建同我都不到学校去。天气有些暗，阵阵初秋的凉风吹动院子里的小松树，发出竦竦的响声。我们觉得有些烦闷，但又不想出去，我便提议到附近点心铺里买些食

品，请那位老太婆来吃茶，既可解闷，又应酬了她。建也赞成这个提议。

不久我们三个人已团团围坐在地席上的一张小矮几旁，喝着中国的香片茶。谈话的时候，我人便问到她的身世，——我们自从和她相识以来，虽然已经一个多月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平常只以“オパサン”（伯母之意）相称。当这个问题发出以后，她宁静的心不知不觉受了撩拨，在她充满青春余辉的眸子中宣示了她一向深藏的秘密。

“我姓斋藤，名叫半子，”她这样的告诉我们以后，忽然由地席上站了起来，一面向我们鞠躬道：“请二位稍等一等，我去取些东西给你们看。”她匆匆的去了。建同我都不约而同的感到一种新奇的期待，我们互相沉默的猜想着等候她。约莫过了十分钟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淡灰色棉绸的小包，放在我们的小茶几上。于是我们重新围着矮几坐下，她珍重的将那棉绸包袱打开，只见里面有许多张的照片，她先拣了一张四寸半身的照片递给我们看，一面叹息着道：“这是我二十三年前的小照，光阴比流水还快，唉，现在已这般老了。你们看我那时是多么有生机？实在的，我那时有着青春的娇媚——虽然现在是老了！”我听了她的话，心里也不免充满无限的怅惘，默然的看着她青春时的小照。我仿佛看见可怕的流光的锤子，在捣毁一切青春的艺术。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简直相差太远了，除了脸的轮廓还依稀保有旧时的样子，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被流光伤害了。那照片中的她，是一个细弱的身材，明媚的目睛，温柔的表情，的确可以使一般青年沉醉的。我正在呆呆的痴想时，她又另递给我一张两人的合影：除了年青的她以外，身旁还站着一个英姿焕发的中国青年。

“这位是谁?”建很质直的问她。

“哦，那位吗？就是我已死去的丈夫呵!”她答着话时，两颊上露出可怕的惨白色，同时她的眼圈红着。我同建不敢多向她

看，连忙想用别的话混过去，但是她握着我的手，悲切的说道："唉，他是你们贵国一个可钦佩的好青年呵，他抱着绝大的志愿，最后他是作了黄花岗七十二个烈士中的一个，——他死的时候仅仅二十四岁呢，也正是我们同居后的第三年……"

老太婆说到这些事上，似乎受不住悲伤回忆的压迫。她低下头抚着那些像片，同时又在那些像片堆里找出一张六寸的照像递给我们看道："你看这个小孩怎样？"我拿过照片一看，只见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穿着学生装，含笑的站在那里，一双英敏的眼眸很和那位烈士相像，因此我一点不迟疑的说道："这就是你们的少爷吗？"她点头微笑道："是的，他很有他父亲的气概咧。"

"他现在多大了，在什么地方住，怎么我们不曾见过呢？"

"唉！"她叹了一口气道："他今天二十一岁了，已经进了大学，但是，"说到这里，她的眼皮垂下来了，鼻端不住的掀动，似乎正在那里咽她的辛酸泪液。这使我觉得窘迫了，连忙装着拿开水对茶，走出去了！建也明白我的用意，站起来到外面屋子里去拿点心。过了些时，我们才重新坐下，请她喝茶，吃糖果，她向我们叹口气道："我相信你们是很同情我的，所以我情愿将我的历史告诉你们：

"我家里的环境，一向都不很宽裕，所以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便到东京来找点职业作。后来遇到一个朋友，他介绍我在一个中国人的家里当使女，每月有十五块钱的工资，同时吃饭住房子都不成问题。这是对于我很合宜的，所以就答应下来。及至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两个中国学生合租的贷家，他们没有家眷，每天到大学里去听讲，下午才回来。事情很简单，这更使我觉得满意，于是就这样答应下来。我从此每天为他们收拾房间，煮饭洗衣服，此外有的是空闲的时间，我便自己把从前在高等学校所读过的书温习温习，有时也看些杂志，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常去请求那两位中国学生替我解释。他们对于我的勤勉，似乎都很为感

动，在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便和我谈论日本的妇女问题，等等。这两个青年中有一个姓余的，他是四川人，对我更觉亲切。渐渐的我们两人中间就发生了恋爱，不久便在东京私自结了婚。我们自从结婚后，的确过着很甜蜜的生活；所使我们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我的家庭不承认这个婚姻，因此我们只能过着秘密的结婚生活。两年后我便怀了孕，而余君便在那一年的暑假回国。回国以后，正碰到中国革命党预备起事的时期，他为了爱祖国，不顾一切的加入工作，所以暑假后他就不曾回日本来。过了半年多，便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遭难的消息，而他的噩耗也同时传了来。唉！可怜我的小孩，也就是在他死的那一个月中诞生了。唉！这个可怜的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小孩，叫我怎样安排？而且我的家族既不承认我和余君的婚姻，那末这个小孩简直就算是个私生子，绝不容我把他养在身边。我没有办法，恰好我的妹子和妹夫来看我，见了这种为难，就把孩子带回去作为她的孩子了。从此以后，我的孩子便姓了我妹夫的姓，与我断绝母子关系；而我呢，仍在外面帮人家作事，不知不觉已过了二十多年。……"

"呵，原来她还是烈士夫人呢！"建悄悄的对我说。

"可不是吗？……但她的境遇也就够可怜了。"我说。

建和我都不免为她叹息，她似乎很感激我们对她的同情，紧紧握着我的手，好久才说道："你们真好呵！"一面含笑将绸包收起告辞走了。

过了两个月，天气渐渐冷了，每天自已作饭洗碗够使人麻烦的，我便和建商议请那位烈士夫人帮帮我们。但我们经济很穷，只能每月出一半的价钱，不知道她肯不肯就近帮帮忙，因此我便去找柯太太请她代我们接洽。

那时柯太太正坐在回廊晒太阳，见我们来了，便让我们也坐

在那里谈话，于是我便把来意告诉她。柯太太笑了笑道：“这正太不巧，……不然的话那个老太婆为人极忠厚，绝不会不帮你们的。不过现在她正预备嫁人，恐怕没有工夫吧！”

“呀，嫁人吗？”我不禁陡然的惊叫起来道：“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她现在将近五十岁的人，怎么忽然间又思起凡来呢？”

柯太太听了这话也不禁笑了起来，但同时又叹了一口气道：“自然，她也有她的苦痛，照我看来，以为她既已守了二十多年寡，断不至再嫁了。不过，她从前的结婚始终是不曾公布的，她娘家父母仍然认为她没有结婚，并且余先生家里她势不能回去。而她的年纪渐渐老上来，孤孤单单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将来死了都找不到归宿，所以她现在决定嫁了。”

“嫁给什么人？”建问。

“一个日本老商人，今年有五十岁吧！”

“倒也是个办法！”建含笑的说。

他这句话不知为什么惹得我们全笑起来。我们谈到这里，便告辞回去。在路上恰好遇见那位烈士夫人，据说她本月就要结婚，但她脸上依然憔悴颓败，再也看不出将要结婚的喜悦来。

真的，人们都传说，“她是为了找死所而结婚呢！”呵！妇女们原来还有这种特别的苦痛！……

异国秋思[1]

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牵延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攒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颤，这一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呢！低声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2]之句，这个小小的灵宫，是弥漫了怅惘的情绪。

书房里格外显得清寂，那窗外蔚蓝如碧海似的青天，和淡金色的阳光，还有夹着桂花香的阵风，都含了极强烈的，挑拨人类心弦的力量。在这种刺激之下，我们不能继续那死板的读书工作了。在那一天午饭后，波便提议到附近吉祥寺去看秋景，三点多钟我们乘了市外电车前去，——这路程太近了，我们的身体刚刚坐稳便到了。走出长甬道的车站，绕过火车轨道，就看见一座高耸的木牌坊，在横额上有几个汉字写着“井之头恩赐公园”。我们走进牌坊，便见马路两旁树木葱茏，绿阴匝地，一种幽妙的意趣，萦绕脑际，我们怔怔的站在树影下，好象身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黄色的柔光正荡漾着。使我想象到一个披着金绿柔发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云，从这里经过的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申江日报》副刊《海潮》1932年9月25日，后收入短篇集《东京小品》（北新书局1935年9月初版）。

②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醉花阴》中诗句。

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横在那迭翠的峰峦上，如黑点的飞鸦，穿林翩翻，我一缕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排，我要吩咐征鸿它带回故国吧！无奈它是那样不着迹的去了。

我们徘徊在这浓绿深翠的帷幔下，竟忘记前进了。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脚上穿着木屐，提塔提塔的来了。他向我们打量着，我们为避免他的觑视，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经过这一带森林，前面有一条鹅卵石堆成的斜坡路，两旁种着整齐的冬青树，只有肩膀高，一阵阵的青草香，从微风里荡过来。我们慢步的走着，陡觉神气清爽，一尘不染。下了斜坡，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东洋式的茶馆，里面设了几张小矮几和坐褥，两旁列着柜台，红的蜜桔，青的苹果，五色的杂糖，错杂的罗列着。

"呀！好眼熟的地方！"我不禁失声的喊了出来。于是潜藏在心底的印象，陡然一幕幕的重映出来，唉！我的心有些抖颤了，我是被一种感怀已往的情绪所激动，我的双眼怔住，胸膈间充塞着悲凉，心弦凄紧的搏动着。自然是回忆到那些曾被流年蹂躏过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我悄悄的独自叹息着。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幅逼真的图画再现出来……

一群骄傲于幸福的少女们，她们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当她们将由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曾随了她们德高望重的教师，带着欢乐的心情，渡过日本海来蓬莱的名胜。在她们登岸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樱花乱飞的天气，那些缀绵点翠的花树，都是使她们乐游忘倦。她们从天色才黎明，便由东京的旅舍出发；先到上野公园看过樱花的残妆后，又换车到井之头公园来。这时疲倦袭击着她们，非立刻找个地点休息不可。最后她们发现了这个位置清幽的茶馆，便立刻决定进去吃些东西。大家团团围着矮凳坐下，点了两壶龙井茶，和一些奇甜的东洋点心，她们吃着喝着，高声谈笑着，她们真象是才出谷的雏莺；只觉眼前的东西，件件新鲜，

处处都富有生趣。当然她们是被搂在幸福之神的怀抱里了。青春的爱娇，活泼快乐的心情，她们是多少可艳羡的人生呢？

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毁坏了！谁能相信今天在这里低徊追怀往事的我，也正是当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残刻的流年呵！它带走了人间的爱娇，它蹂躏了英雄的壮志，使我站在这似曾相识的树下，只有咽泪，我有什么方法，使年光倒流呢！

唉！这仅仅是九年后的今天。呀，这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岖的世路，我攀缘过陡削的崖壁，我由死的绝谷里逃命，使我尝着忍受由心头淌血的痛苦，命运要我喝干自己的血汗，如同喝玫瑰酒一般……

唉！这一切的刺心回忆，我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滴，连忙离开这容易激动感情的地方吧！我们便向前面野草漫径的小路上走去。忽然听见一阵悲恻的唏嘘声，我仿佛看见张着灰色翅翼的秋神，正躲在那厚密的枝叶背后。立时那些枝叶都息息索索的颤抖起来。草底下的秋虫，发出连续的唧唧声，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凄冷，不敢向前去，找到路旁一张长木凳子坐下。我用滞呆的眼光，向那一片阴阴森森的丛林里睁视，当微风分开枝柯时，我望见那小河里的潺湲碧水了。水上皱起一层波纹，一只小划子，从波纹上溜过。两个少女摇着桨，低声唱着歌儿。我看到这里，又无端感触起来，觉到喉头梗塞，不知不觉叹道："故国不堪回首呵！"同时那北海的红漪清波浮现眼前，那些手携情侣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摇着划桨，指点着眼前清丽秋景，低语款款吧！况且又是菊茂蟹肥时候，料想长安市上，车水马龙，正不少欢乐的宴聚，这飘泊异国，秋思凄凉的我们当然是无人想起的。不过，我们却深深的着怀着祖国，渴望得些好消息呢！况且我们又是神经过敏的，揣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凄风吹着，冷雨洒着的那些穷苦的同胞，也许正向茫茫的苍天悲诉呢！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呵！北海的风光不能粉饰你的寒伧！来今雨轩的灯红酒绿，不能

安慰忧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着祖国的我们，这一颗因热望而颤抖的心，最后是被秋风吹冷了。

夏的歌颂[①]

出汗不见得是很坏的生活吧，全身感到一种特别的轻松。尤其是出了汗去洗澡，更有无穷的舒畅，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歌颂夏天。

其久被压迫，而要挣扎过——而且要很坦然的过去，这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吧，——春天是使人柔困，四肢瘫软，好象受了酒精的毒，再无法振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轻松使人忘记了世界上有骆驼——说到骆驼，谁也忘不了它那高峰凹谷之间的重载，和那慢腾腾，不尤不怨的往前走的姿势吧！冬天虽然是风雪严厉，但头脑尚不受压轧。只有夏天，它是无隙不入的压迫你，你每一个毛孔，每一棵神经，都爱着重大的压轧；同时还有臭虫蚊子苍蝇助虐的四面夹攻，这种极度紧张的夏日生活，正是训练人类变成更坚强而有力量的生物。因此我又不得不歌颂夏天！

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拼命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认为只有虔敬的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1933年8月2日，后收入短篇集《东京小品》（北新书局1935年9月初版）。

承爱，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夏天是人类生活中，最雄伟壮烈的一个阶段，因此，我永远的歌颂它。

我愿秋常驻人间[①]

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试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柳永的《雪梅香辞》："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休赋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

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轧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

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汇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常存，而倏忽的生命，譬诸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

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1933年8月18日，后收入短篇集《东京小品》（北新书局1935年9月初版）。

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极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象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

当霜薄风清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之，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丰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

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积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实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玫瑰的刺[①]

当然一个对于世界看得象剧景般的人，他最大的努力就是怎样使这剧景来得丰富与多变化，想使他安于任何一件事，或一个地方，都有些勉强。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且无时无刻不想把这种个性表现在各种生活上，——我从小就喜欢飘萍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当我中学毕业时虽然还只有十多岁的年龄，而我已开始撇开温和安适的家庭去过那流浪的生活了。记得每次辞别母亲和家人，独自提着简单的行李奔那茫茫的旅途时，她们是那样的觉得惘然惜别，而我呢，满心充塞着接受新刺激的兴奋，同时并存着一肩行李两袖清风，来去飘然的情怀。所以在一年之中我至少总想换一两个地方——除非是万不得已时才不。

但人间究竟太少如意事，我虽然这样喜欢变化而在过去的三四年中，我为了生活的压迫，曾经俯首贴耳在古城中度过。这三四年的生活，说来太惨，除了吃白粉条，改墨卷，作留声机器以外，没有更新鲜的事了。并且天天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唉！在这种极度沉闷中，我真耐不住了。于是决心闯开藩篱，打破羁勒，还我天马行空的本色，狭小的人间世界，我不但不留意了，也不再为它的职权所屈伏了。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是浪

① 本篇最初收入中短篇集《玫瑰的刺》(中华书局193年3月初版

迹湖海——看过太平洋的汹涛怒浪，走过繁嚣拥挤的东京，流连过西湖的绿漪清波。这些地方以西湖最合我散荡的脾味，所以毫不勉强的在那里住了七个多月，可惜我还是不能就那样安适下去，就是这七个月中我也曾搬了两次家。

第一次住在湖滨——那里的房屋是上海式的鸽子笼，而一般人或美其名叫洋房。我们初搬到洋房时，站在临湖的窗前，看着湖中的烟波，山上的云霞，曾感到神奇变化的趣味，等到三个月住下来，顿觉得湖山无色，烟波平常，一切一切都只是那样简单沉闷，这个使我立刻想到逃亡。后来花了两天工夫，跑遍沿湖的地方，最终在一条大街的弄堂里，发现了一所颇为幽静的洋房；这地方很使我满意，房前有一片苍翠如玉的桑田，桑田背后漾着一湾流水。这水环绕着几亩禾麦离离的麦畦；在热闹的城市中，竟能物色到这种类似村野的地方：早听鸡鸣，夜闻犬吠，使人不禁有世界外桃源之想。况且进了那所房子的大门，就看见翠森森的一片竹林，在微风里摇掩作态；五色缤纷的指甲花，美人蕉，金针菜，和牵牛，木槿都历历落落布满园中；在万花丛里有一条三合土的马路，路旁种了十余株的葡萄，路尽头便是那又宽畅又整洁的回廊。那地方有八间整齐的洋房，绿阴阴的窗纱，映了竹林的青碧，顿觉清凉爽快。这确是我几年来过烦了死板和繁嚣的生活，而想找得的一个休息灵魂的所在。尤其使我高兴的是门额上书着“吾庐”两个字；高人雅士原不敢希冀，但有了正切合我脾味的这个所在，谁管得着是你的“吾庐”，或他的“吾庐”？暂时不妨算是我的“吾庐”，我就暂且隐居在这里，何尝不算幸运呢？

在“吾庐”也仅仅住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中，曾有不少值得记忆的片段，这些片段正象是长在美丽芬芳的玫瑰树上的刺，当然有些使接触到它的人们，感到微微的痛楚呢！

一 捉 贼

当我们初到一个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容易感到兴趣，但也最容易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疑惧，好象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多少总有些猜不透的感想。

当天我们搬到“吾庐”来——天气正是三伏，太阳比火伞还要灼人，大地生物都蒸闷得抬不起头来。我们站在回廊下看那些劳动的朋友们，把东西搬进来，他们真够受，喉咙里想是冒了火，口张着直喘气，额角上的青筋变成红紫色，一根根的隆起来。汗水淋着他们红褐色的脸，他们来往搬运了足足有二十多趟，才算完事。他们走后，我同建又帮着叶妈收拾了大半天，不知不觉已近黄昏了，——这时候天气更蒸闷，云片呆板着纹丝不动，象一个严肃无情的哲人面孔。树木也都静静的立着，便是那最容易被风吹动，发出飒飒声音的竹叶，也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气压非常低，正象铅块般罩在大地上。这时候真不能再工作，那些搬来的东西虽只是安排了个大体，但谁真也不想再动一下。我们坐在回廊的石栏杆上，挥动大芭蕉叶，但汗依然不干。

吃过晚饭时，天空慢慢发生了变化。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不合作的气流，这一冲才冲破了天空的沉寂。一阵风过，竹叶也开始歌唱起来，哗哗飒飒的声响，充满了小小的庭园。忽然一个巨大的响声，从围墙那里发出来，我们连忙跑去看，原来前几天连着下雨，土墙都霉烂了。这时经过大风，便爽性倒塌了。——墙的用处虽然不大，但总强似没有。那么这倒了半边的墙，多少让我们有点窘；墙外面是隔壁农人家里的场院，那里堆了不少的干草，柳荫下还拴着一头耕田的黄牛。“呵，这里多么空旷，今夜要提防窃贼呢！”我看到之后不由对建和自己发出这样的警告。建也有同感他皱紧眉头说：“也许不要紧，因为这墙外不是大街，

只是农人的家，他们都有房产职业，必不致作贼。再说我们也是穷光蛋……不过倘使把厨房里的锅和碗都偷去，也就够麻烦的。”

“是呵，我也有点怕。”我说。

“今夜我们留心些睡，明天我去找房东喊他派人来修理好了。”建在思索之后，这样对我说。这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大家都安然回到屋子里去。

“新地方总有些不着不落的，”我独自低语着。恰巧一眼又看到窗外黑黝黝的竹林，和院子中低矮而浓密的冬青树，这样幽怪的场所，——陡然使我想到一个眼露凶焰，在暗陬里窥望着我们的贼，正躲藏在那里。“哎呀！”我竟失声的叫了出来。建和同搬来的陈太太都急忙跑来问是见了什么？

我不禁脸红，本来什么都没有，只是心虚疑神疑鬼罢了，但偏象是见了什么。这简直是神经病吗？承认了究竟有点不风光。只好撒谎说是一只猫的影子从我面前闪过，不提防就吓得叫起来了。这算掩饰过了，不过这时更不敢独自个坐在屋里，只往有人的地方钻。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抱着满肚子鬼胎的，不住把眼往黑漆的角落里望，很怕果真是见到什么。但越怕越要看，而越看也越害怕。最上的方法还是闭上眼，努力的把思想用到别方面去，这才渐渐的睡熟了。

在梦中也免不了梦到小贼和鬼怪一类可怕的东西。

恍惚中似有一只巨大的手，从脑后扑来，撼动我的头部。“糟了！”我喊着。心想这一来恐怕要活不成，我拚命的喊叫“救命！”但口里却发不出声音来，莫非声带已被那只大手掐断了吗？想到这里真想痛哭。隐隐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用力的睁开两眼一看，原来是建慌张的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手正撼动着我的头部——这就是我梦中所见到的大手。但时候已是深夜，他为什么不睡却站在这里，而且电灯也不开，我正怀疑着，只听他低声

说：

“外面恐怕来了贼！”

“真的吗，你怎么晓得？”我问。

“我听见有人从瓦上走过的声音，象是到我们的厨房里去了。”“呀！原来真有人来偷我们的碗吗？”我自心里这么想着，但我说不出话来。只怔怔的看着建，停了一会儿，他说：

“我到外面看看去。”

“捉贼去吗？这是危险的事，你一个人不行，把陈喊起来吧！”我说。——陈是我们的朋友，他和夫人也住在我们的新居里，他是有枪阶级，这年头枪是好东西，尤其捉贼更要借重他。建很赞同我的提议，然而他有些着慌，本打算打开寝室的门，走过堂屋去找陈！而在慌忙中，门总打不开。窗外的竹林飒飒的只是响，颓墙上的碎瓦片又不住的哗哗的往下落，深夜寂静中偏有这些恼人心曲的声响，使我更加怕起来。但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这使得我们都有些觉得可笑。他走到陈的住房门口敲门，陈由梦中惊醒问道：“什么事呀！”

“你快点起来吧！”陈听了这话，便不再问什么，连忙开了房门，同时他把枪放在衣袋里。

“我们到院子里看看去，适才我听见些声响！”建说。

“好，什么东西，敢到这里捣乱！”陈愤然的说。

陈的马靴走在地板上，震天价响，我听见他们打开堂屋的门走出去了。我两眼望见黑黝黝的窗外不禁怕起来，倘使贼趁他俩到外面去时，他便从前面溜进来，那怎么好？想到这里就打算先把房门关上，但两条腿简直软得举不起。于是我便作出蠢得令人发笑的事情来，我把夹被蒙住头，似乎这样便可以不怕什么了。

担着心，焦急的等待他们回来，时间也许只有五分钟，而我

却闷出了一身大汗，直到建进来，我才把头从被里伸出来。

“怎么样，看见贼了吗?”我问。

“没有!”建说。

“你不是说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吗?”我问。

“真的，我的确是听见的，也许我们出去时，他就从缺墙那里逃去了!”建说。

“不是你做梦吧?”我有些怀疑，但他更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说道：“没有的话，我明明听见的，我足足听了两三分钟，才叫你醒来的。”

“园子里到处都看过了吗？莫非躲在竹林子里吗?”我说。

“绝对没有，我同陈到处都看过了，竹林里我们看过两次，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一只黑猫!”建说。

“没有就是了！……不然捉住他又怎样对付呢?”我说。

“你真傻，这有什么难办，送到公安局去好了!”建说。

“来偷我们的贼，也就太可怜，我们有什么可偷？偷不到还要被捉到公安局去，不是太冤了吗?”我说。

“世界上只有小贼才是贼，至于大贼偷名偷利，甚至于把国家都偷卖了，那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大人物，公安局的人连正眼都不敢觑他一觑呢!”建说。

“你几时又发明了这样的真理!”

建不禁笑了，我也笑了，捉贼的一幕，就这样下了台。

二　池　旁

这所新房子，原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在竹林的前面的墙角边，今天下午我们才发现了。池塘中的水似乎不深，但用竹篙子试了试以后，才晓得虽不深，也有八九尺，倘若不小心掉下去，也有淹死的可能呢!

沿着池塘的边缘，石缝中，有几只螃蟹在爬着，据叶妈说里面也有三四寸长的小鱼——当她在那里洗衣服时，看见它们在游泳着。这些花园，池塘，竹林，在我们住惯了弄堂房子的人们从来只看见三合土如豆腐干大小的天井的，自然更感到新鲜有生机了。黄昏时我同建便坐在池塘的石凳上闲谈。

正在这时候门口的电铃响了一阵，我跑去开门，进来了两位朋友，一个瘦长脸上面有几点痘瘢的是万先生，另外一位也是瘦长脸，但没有痘瘢，面色比较近褐色的是时先生。

万先生是新近从日本回国，十足的日本人的气派，见了我们便打着日语道“シバラクゲシタ”意思是久违了，我们也就像煞有介事的说了一声“イラッシセイ”意思是欢迎他们来，但说过之后，自己觉得有点肉麻，为什么好好的中国人见了中国人，偏要说外国话？平常听见洋学士洋博士们和人谈话，动不动夹上三两句洋文，便觉得头疼，想不到自己今天也破了例，洋话到底是现代的时髦东西咧！

说到那位时先生虽不曾到过外洋，但究竟也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因此说话时夹上两三个英文名词，也是当然的了。

我们请他们也坐在池塘旁的石凳上。

——这时我的思想仍旧跑到说洋话的问题上面去：据我浅薄的经验，我永不曾听见过外国人互相间谈话曾引用句把中文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中国话一定要夹上洋文呢？莫非中国文字不足表达彼此间的意思吗？——尤其是洋学士大学生们——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的程度是强煞一般民众，不过在从前闭关时代，就不见得有一个人懂洋文，那又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土货到底多过舶来品，然则这些人永远不能互相传达思想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难道说，说洋话仅仅是为了学时髦吗？“时髦”这个名词究竟太误人了，也许有那么一天，学者们竟为了“时髦”废除国语而讲洋文，……那个局面可就糟！简直是人不杀你你自杀，自己

往死里钻呵！……

我只呆想着这些问题，倒忘记招呼客人，还是建提醒说：“天气真热，让叶妈剖个西瓜来吃吧?”

我到里面吩咐叶妈拿西瓜，同时又拿了烟来。客人们吸着烟，很悠闲的说东谈西，万先生很欣赏这所房子，他说这里风景清幽，大有乡村味道，很合宜于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住的。时先生便插言道：

“很好，这里住的正是一位小说家，和一位诗人!”

我们对于时先生的话，没有谦谢，只是笑了一笑。

万先生却因此想到谈讲的题目，他问我：

“女士近来有什么新创作吗？我很想拜读!”

“天气太热，很难沉住心写东西，大约有一个多月，我不曾提笔写一个字。听说万先生近来很译些东西，是哪一个人的作品?”我这样反问他。

“我最近在译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这是一篇哄动日本现代文坛的新著作，”……万先生继续着谈到这一位女作家的生平……

“真的，这位女作家的生活是太丰富了，她当过下女，当过女学生，也当过戏子，并且嫁过好几次男人。……我将来想写一篇关于她的生活的文章，一定很有趣味!”

叶妈捧着一大盘子的西瓜来了，万先生暂时截断他的话，大家吃着西瓜，渐渐天色便灰黯起来。建将回廊下的电灯开了，隐隐的灯光穿过竹林，竹叶的碎影，筛在我们的襟袖上，大家更舍不得离开这地方。池塘旁的青蛙也很凑趣，它们断断续续的唱起歌来。万先生又继续他的谈话：

“林芙美子的样子、脾气，和不拘的态度都很象你。”他对我这样说。

“真的吗？可惜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去看看她，……我觉得

一个人的样子和神气都能相象，是太不容易碰到的事情，现在居然有，……我倘使将来有机会再到日本去，一定请你介绍我见见她。……”

“她也很想见你。”万先生说。

“怎么她也想见我？……”我有些怀疑的问他。

“是的，因为我曾经和她谈过你，并且告诉她你在东京，当时她就要我替她介绍，但我在广岛，所以就没有来看你。”

谈话到了这里，似乎应当换个题目了，在大家沉默几分钟之后，我为了有些事情须料理便暂时走开。他们依然在那里谈论着，当我再回到池塘旁时，他们正在低声断续的谈着。

“喂，当心，拥护女权的健将来了！”建对我笑着说。

“你们又在排揎女子什么了？”

“没有什么，我们绝不敢……”时先生含笑说。

“哼，没有什么吗？你们掩饰的神色，我很看得出，正象说‘此地无银三十两’，不是辩解，只是口供罢了！”

这话惹得他们全哈哈的笑起来，万先生和时先生竟有些不大好意思，在他们脸上泛了点微笑。

“我们只是讨论女性应当怎样才可爱？”万先生说。

“那为什么不讨论男性应当怎样才可爱呢？”我不平的反驳他们。

“本来也可以这样说。”万先生说。

“不见得吧！你们果真存心这样公平也就不会发生以上的问题了！”我说。

“不过是这样，女性天生是站在被爱的地位上，这实在是女性特有的幸福，并不是我们故意侮辱女性！”时先生说。

“好了，从古到今女子只是个玩物，等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这是天意，天意是无论如何要遵从的；不过你们要注意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男女确是平等的呢！”

“其实这都不成问题，我们不过说说玩笑罢了!”万先生说。

他们脸上，似乎都有些不自然的表情，我也觉得不好深说下去，无论如何，今天我总是个主人，对于一个客人，多少要存些礼貌。——我们正当词穷境窘的时候，叶妈总算凑了趣，她来喊我们去吃饭。

三　小小的猜忌

我们的新家，不断的有客来，——最近万先生因为喜欢这里的环境好，他就搬到我们的厢房里住着，使这比较冷静的小家庭顿然热闹起来。每天在午饭后，我们多半齐集在客厅里谈谈笑笑，很有意思，并且时先生也多半要来加入的。

有一天，天色有些阴黯，但仍然闷热，我们都不想工作，万先生虽比我们吃得苦，不管汗怎么流，他还伏在桌旁译他的文章，不过也只写了三五行，便气喘着到客厅里来，人人都有些倦，谈话也不起劲。正在这时，听见铃响，门响，最后是许多细碎的高跟皮鞋走在石子路的声响。我们知道有客来，然而想不起是谁，好奇心驱逐着我，离开沙发走到门口去欢迎。纱门打开后只见时先生领着两位时髦的小姐，走了进来。——这两位小姐都是摩登式的，但一个是带有东方美人的姿态，长发掠得光光的披垂在肩上，身着水绿色镶花边的长旗袍，脚下穿着黑色的带钻花的漆皮鞋，长统肉色丝袜，态度称得起温柔婉媚，只是太富肉感，同时就不免稍嫌笨重。至于那一位呢，面容是比较清瘦，但因为瘦，所以脖颈就特别显长，再穿上中国化的西装，胸部的上端完全露在外面，更使人觉得瘦骨如柴的可怜了，她也是穿的黑皮鞋，肉色长统袜，但是衣服是鲜艳的桃色。时先生呢，还是穿的他那件已经旧了的白色夏布大衫。“究竟女子是被人爱的，”我莫明其妙的又想到这句话，神情呆板的忘却招呼这两位尊贵的来

客，而客人竟来和我行握手礼。我有些窘，连忙问好，又请她们坐，仿佛是在云端里似的忙乱了一阵。

这两位客人，绝不是初会，所以彼此间谈到别后的情形，竟至滔滔不绝，这一来把万先生和时先生都冷落在一旁，但我觉得他们也还感兴趣，大约这又是两位摩登小姐的魔力了。

天将近黄昏了，西北方的阴云更积得厚起来，两位小姐便站起来告辞，我当然要挽留她们再坐一坐，不过快到夜饭的时候了，家里没有留客吃饭的菜，也不敢着实的留住她们。而万先生和时先生挽留她们的态度就比我诚恳多了。两位小姐就允许明天早些来同我们玩个整天。

客人走后，我们仍旧回到客厅里来。

“你们看这两位小姐够得几分？建！”万先生说。

“你们说说看，”建不曾具体答复。

“我说那位胖些的芝小姐还不错，可以得个七十五分，菡小姐呢，太瘦了，并且背似乎还有些驼，最多只得六十五分。”时先生这样批评。

“我觉得她们都很平常，大概也只能得这个分数吧！”建沉思后这样说了。

万先生听见他们两人的谈话，似乎有些不平，他很起劲的站起来，走到放在房中间的圆桌旁，倒了一杯茶喝过之后说：

“我的意思和你们两位正相反，我觉得菡小姐比芝小姐好，芝小姐那么胖，只能给人一些肉的刺激。菡小姐却有一种女性的美，眉梢眼角很有些动人处。”

“当然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呀！”时先生似开玩笑似讥讽的说，“你们不晓得万先生对菡小姐是一见倾心，他屡次在我面前夸奖她呢！”

“这真笑话，我老万何至于那么无聊！”万先生说。

“你何必说那样的撇清话呢，这个年头谁没有一两件浪漫事

儿呢?”时先生打趣般的说。

“好了，老时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己的浪漫史呵!”万先生报复的说。

“万先生和时先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你们彼此间的浪漫史，自然谁也不必瞒谁，何妨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呢?”我说。

“你们不晓得老时从前有许多爱人，就是那位王小姐他也曾爱过。”万先生说。

“既是有过爱人怎么不爱到底呢?”建问。

“大约王小姐又有了新欢吧?……这个年头的小姐们真不容易对付，因为恋爱不知害了多少好青年?”万先生说。

“不过恋爱到底是富于活跃的生命的，无论怎么可怕，我还是要爱，只可惜我现在没有相当的对象，喂，你们也替我帮邦忙呵!”时先生说。

“你是不是想向芝小姐进攻?”万先生问。

“那也不一定……你呢?……不过你已经有了老婆，当然用不着了。”

“哦，万先生已经结过婚吗?……那真有点不对，前天晚上，你还要我替你介绍一个老婆，我幸喜还没替你进行!……”万先生本来说他需要一个老婆，我以为他还不曾结婚呢，时先生今夜无意中泄漏了他的秘密，我又责问他；自然他大不高兴，但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无精打彩的沉默着。

一个小小猜忌的根芽就在这时候种下了。

第二天我们伴着两位小姐去游湖，划子到岳王庙时，我们上了岸，到附近的杏花村去吃饭。

杏花村是一个很有幽趣的所在，小小的园子里有几座灵巧的亭子，我们就在西南的那一个亭子里坐下。伙计在那铺着白色的台布上安放了象牙箸，银匙，酒杯，随后就端了几盆时鲜的雪藕和板栗来。

在吃栗子的时候，万先生剥了一个送到菡小姐的面前说："请吃一个！"

"老万又要碰钉子了！"时先生插嘴说。

果然菡小姐将栗子送了回来说："万先生请自己吃，我们虽是弱者，但剥栗的力量还有。"

"哈哈……"全桌的人都笑了。

万先生真不好意思，由不得迁怒到时先生身上：

"老时你何必专门敲边鼓！"

时先生不说什么，只是笑。万先生也沉默起来，而那两位小姐却高谈阔论得非常起劲。

今夜大家都喝了些酒。时先生格外高兴的同两位小姐攀谈着，只有万先生一声不响的望着湖水出神。

"老万！怎么不说话，莫非见景生情，想到日本的情人吗？"时先生似挑拨般的说。

"真怪事，我老万有没有情人想不想情人，与你老兄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和我过不去！"万先生真有些气愤了。

为了他俩的猜忌，我们也没了兴致。

在回来的路上，建如有所感的对我说：

"女人究竟是祸水，为了一个女人，可以亡国，可以破家，当然也可以毁了彼此间的友谊！何况小小的猜忌！"

四　一阵暴风雨

吃过午饭后建出去看朋友。

万先生陈太太和我都在客厅里坐着。不久时先生也来了，今天那两位小姐还要来——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她们。

始终听不见门上的电铃响，时先生和我们都在猜想她们大概不来了。忽然沉默的陈太太叫道："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万先

生抢先的迎了出去，一个面生的女客提着一个手提箱，气冲冲的走了进来：

“这里有没有一位张先生？”

“有，但是他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们不清楚！……您贵姓？”万先生问她。

“我吗？姓张。”

“是张先生的亲眷吗？从哪里来？”

“是的，我从上海来！”

万先生殷勤的递了一杯茶给她，她的眼光四处的溜着神气不善，我有些怀疑她的来路，因悄悄的走了出来，并向万先生和时先生丢了一个眼色。他们很机警，在我走后他们也跟了出来。

“你们看这个女人，是什么路道？”我问。

“来路有点不善，我觉得，……你同张先生很熟，大约总有点猜得出吧！”

张先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最近也搬到此地来住。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过年轻的时候，有些浪漫，我曾听他说，当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曾被一个咖啡店的侍女引诱过，——那时他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所房子的三层楼上。有一天他到咖啡店里去吃点心，有一个女招待很注意他，——不过那个女招待样子既不漂亮，脸上还有历历落落的痘瘢，这当然不能引起他的好感。吃过点心后他仍回到家里去。

过了一天，他正在房里看书，只见走进一个女子——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当然使他不由得吃惊，不过在他细认之后，就看出那女子正是咖啡店里注意他的侍女。

“哦，贵姓张吗？……请将今天的报借我看看。”

张先生把报递给她，她看过之后，仍旧坐着不动。

当然张先生不能叫她走，便和她谈东说西的说了一阵，直到

天黑了她才告辞去。

第二天黄昏时，她又来找张先生，她诉说她悲苦的身世，张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虽不爱她，却不能不同情她没有父母的一个孤苦女儿，——但天知道这是什么运命，这一天夜里，她便住在张先生的房里。

这样容易的便发生关系，张先生不能不怀疑是上了当，因此第三天就赶紧搬到他亲戚家里去了。

几个月之后，那个女子便来找他，在亲戚家里会晤这样一个咖啡店的侍女，究竟不风光，因此他们一同散步到徐家汇那条清静的路上去。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发觉生理上起了变化。”她说。

“什么生理上起了变化？我不懂你的意思！”但张先生心里也有点着慌，莫非说，就仅仅那夜的接触，便惹了祸吗？……

“怎么你不懂，老实告诉你吧，我已经怀了孕。”

“哦！”张先生怔住了。

“现在我不能回到咖啡店去，我又没有地方住，你得给我想想法子。”她说。

张先生心里不禁怦怦的跳动，可怜，这又算什么事呢？从来就没想和这种女人发生关系，更谈不到和她结婚，就不论彼此的地位，我对她就没有爱，但竟因她的诱引，最近竟得替她负责！……

张先生低头沉思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不响？……我预备明天就搬出咖啡店，你究竟怎么对付我？”

“你不必急，我们去找间房子吧！”

总算房子打到了，把她安置好，又从各处筹了一笔款给了她，张先生便起身到镇江去作事。

两个月以后她来信报告说已经生了一个女孩。

这使张先生有点觉得怪，怎么这么快？不到六个月便生了一个女孩，……但究竟年轻，不懂得孩子到底可否六个月生出？因脸皮薄，又不好对旁人讲。

张先生从镇江回来时曾去看她，并且告诉她将要回到北方的家里去。

“你不能回去，要走也得给我一个保障!”那女子沉思后毅然决然的说。

“什么保障?”张先生慌忙的问。

“就是我们正式结了婚你再走!”那女子很强硬的要求。

“那无论如何办不到！我已经定过婚。”张先生说。

“定过婚也没有关系，现在的人就是娶两个妻子并不是奇事，而且我已经是这个光景，怎能另嫁别人?”

“无论你的话对不对，我也得回去求得家庭的许可才是!”

“好吧，我也不忍使你为难，不过至少你得写一张婚书给我，不然你是走不得的。”

张先生本已定第二天就走，船票已经买好，想不到竟发生这些纠葛。“好吧!”张先生说：“你一定要我写，我就写一张!”

于是他在一张粗糙的信笺上写了：

“为订婚事，张某与某女士感情尚称融洽，订为婚姻，俟张某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时，再正式结婚……”

这么一张不成格式的婚书总算救了张先生的急。

张先生回到北方去了，才晓得那个孩子并不是他的；过了两个月孩子因为生病死了，张先生的责任问题，很自然的解除了。从那时起张先生便和那女子断绝了关系，不知怎么今天她又找了张先生来。……

我同万先生和时先生正谈讲着，那位女客竟毫不客气的，走了进来。

“张先生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万先生道："那说不定，这里是一个姓陈的军官的房子，我们都是客人。……"

"军官吗，军官我也不怕!"那女子神经过敏的愤怒起来。

"哦，我并没有说你怕军官，事实是如此，我只把事实告诉你……你不是找张先生吗？……但这里也不是张先生的房子，他也只是借住的客人!"万先生有些不高兴的说。

那女客没有办法又回到客厅里去，万先生和时先生也跟了进去。

"我从早晨六点钟从上海上车到此刻还没有吃东西，叫娘姨替我买碗面吃。"她说。

"她真越来越不客气，大有家主妇的神气，"万先生自心里想，但不好拒绝她，便喊娘姨来。可是娘姨的眼光是雪亮的，这种奇怪的女客没得主人的命令，她们是不轻易受支配的。

一个新来的湖南娘姨走了进来。

"万先生喊我什么事?"她说。

"你去给买一碗面来，这位女客要吃!"

"我是新来的，不晓得哪里有面卖。而且我正哄着小妹妹呢，你叫别个去吧!"她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万先生无故的碰了一个钉子，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门口响着马靴的声音，军官陈先生回来了。

这位陈军官是现代的军人，他虽穿着满身戎装，但人却很温文客气。

"好了，陈先生回来了，您有什么事尽可同陈先生说，他是这里的主人……"万先生对那个女子说。

"陈先生您同张先生是朋友吧!"她问。

"不错，我们是朋友，"陈先生说。

"那就好办了，唉，张先生太不漂亮了，为什么躲着不见我!"女子愤然的说。

“女子同张先生也是朋友吗？几时认识的？”陈先生问。

“我们呀也可以说是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关系要在朋友之上哩！”

“那么究竟是哪种关系呢？……怎么我从来没听张先生说过。”

“这个你自己去问张先生，自然会明白的。”

“那且不管他，只是女士找张先生有什么事？……张先生也是初搬到这里暂住，有时他也许不回来，……我看女士无论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可以替你转达，好吧？”

“不，我就在这里等他，今天不回来明天总要回来了！”女子悍然的说。

“但是女士在这里究竟不便当呵。”

“也没有什么不便当，我今夜就在这里坐一夜，再不然就在院子里站一夜也不要紧！”

“女士固然可以这么作，可是我不好这样答应，不但对不起女士，也对不起张先生。我想女士还是把气放平些，先到旅馆里去，倘使张先生回来了，我叫他去看你，什么问题你们尽可从长计议，这样不是两得其便吗？”陈先生委惋的说。

“但是我一个孤身女子住旅馆总不便当，而且我们上海也有许多亲戚朋友，说来不好听。”陈先生听见那女子推辞的话，不禁冷笑了一声，正在这时候门外又走进两位女客，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芝小姐与菡小姐了。她们走进来看了这位面生的女客，大家都怔住不响。

“我想女士还是先到旅馆去吧，一个女子住旅馆并不算希奇的事，你看这两位小姐不也是住在旅馆里吗？”陈先生指着芝小姐和菡小姐说。

“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呵！”她说。

“住旅馆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时还不是一个人住旅馆，象

我们这种离家在外求学的人，不住旅馆又住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的……”

“是呵，难道说她们两位住得，女士就住不得？……而且我这里还有熟识的旅馆可以送女士去。”

最近女子屈服了：“好吧，我就到旅馆去。”她说。“不过倘张先生不到旅馆来见我，我明天还是要来的。”她说。

“我想张先生再不会不见你的，放心好了！”陈先生说。

陈先生同着这位女客走了，一阵暴风雨也就消散了。

“你们猜要发生什么结果?”菡小姐说。

“不过破费几个钱，把那张婚书拿回来就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万先生说。

“对了，我看她的目的也不过要敲一笔竹杠而已。”

——这小庭园里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正如暴风雨过后的晴天一样恬适清爽。

五　她

这几天我正在期待着一个朋友的来临，果然在一天的黄昏时她来了。

——我们不是初见，但她今夜的丰度更使我心醉，一个脸色润泽而体态温柔的少妇，牵着一只西洋种的雄狗，款步走进来时，使我沉入美丽的梦幻里。如钩的新月，推开鱼鳞般的云，下窥人寰，在竹林的罅隙间透出一股清光，竹叶的碎影筛在白色的窗幔上，这一切正是大自然所渲染出最优美的色与光。

我站在回廊的石阶旁边迎接她，我们很亲切的行过握手礼。她说：“我早就想来看你，但这几天我有些伤风，所以没有来。”

那只披着深黄色厚裘的聪明的小狗，这时正跟在它主人的身旁，不住的嗅着。

Coming这是小狗的名字，当它陡然抛开女主人跑向园角的草丛时，女主人便这样的叫唤它。真灵，它果然应声跳着窜着来了。我们就在廊下的藤椅上坐下。

成群的萤火虫，从竹林子里飞出来，象是万点星光，闪过蔚蓝色的太空，青蛙开始在池旁歌唱了。"这里景致真好!"她赞美着。

"以后你来玩，好不?"我说。

"当然很好，只是我不久便打算到北平去!"

"作什么去?……游历吗?"

"也可以算作游历……许多人都夸说北平有一种静穆的美，而且又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点，所以我很想到北平去看看，同时我也想在那边读点书。"

"打算进什么学校?"

"我想到艺术学院学漫画。"

"漫画是二十世纪的时髦东西咧!"我说。

"不，我并不是为了时髦才学漫画，我只为了方便经济……你知道象我这样无产阶级的人，学油画无论如何是学不起，……其实我也很爱音乐，但是这些都要有些资本……所以我到如今颇后悔当初走错了路，我不应当学贵族们用来消遣的艺术。"

"你天生是一个爱好艺术，富于艺术趣味的人，为什么不当学艺术?"

"但是一切的艺术都是专为富人的，所以你不能忘记经济的势力。"

"的确这是个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谈话陡然停顿了，她望着那一片碧森森的翠竹沉思，我的思想也走入了别一个区域。——

真的，我对她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同情与好感，也许是因为把她介绍给我的那一位朋友，给我的印象太好。——那时我还在北

平，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挂号信，信的字迹和署名对我都似乎是太陌生，我费很久的思索，才记起来，——是一年前所结识一位姓黎名伯谦的朋友——一个富有艺术趣味的青年，真想不到他此时会给我写信，我在下课的十分钟休息时间中，忙忙把信看了。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我替你介绍一个同志的好朋友，她对于艺术有十分的修养，并且其人丰度潇洒，为近今女界中不多见的人材，倘使你们会了面一定要相见恨晚了，她很景慕北平的文风之盛，也许不久会到北平去。……”

我平生就喜欢丰度潇洒的人，怎么能立刻见到她才好，在那时我脑子里便自行构造了一种模型。但是我等了好久，她到底不曾到北平来，暑假时我也离开北平了。

去年冬天，我从日本回来时，住在东亚的旅馆里，在一天夜里，有三位朋友来看我，——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就有一个是我久已渴慕着要见的她。

——一个年轻而丰度飘逸的少女，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上穿了一件淡咖啡色西式的大衣，衣领敞开的地方，露出玫瑰红的绸衫，左边的衣襟上，斜插着一朵白玫瑰。在这些色彩调和的衣饰中，衬托着一张微圆的润泽的面孔，一双明亮的眼瞳温和的看着我，……这是怎样使人不易消灭的印象呵，但是我们不曾谈过什么深切的话，不久他们就告辞走了。

春天，我搬到西湖来，在一个温暖的黄昏里，我同建在湖滨散着步，见对面走来一对年轻男女——细认之后原来正是她同她的爱人，我们匆匆招呼着，已被来来往往的人影把我们隔断了。

从此我们又彼此不通消息，直到一个月以前，她同爱人由南方度过蜜月再回杭州来，我们才第二次正式的会面。他们打算在杭州常住，因此我们便得到时常会面的机会。——

“你预备几时到北平去呢?”在我们彼此沉默很久之后我又这

样问她。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吧。”

“时间不多了，此次分别后又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聚会……希望你在离开杭州以前再到我这里来一次吧!”

“好，我一定来的，你下半年仍住在杭州吗？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不过太住久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到底嫌太平静单调，你觉得怎样?”

“不错，我也就这样的感觉着了。所以我下半年大约要到上海去，同时也是解决我的经济问题!”

“唉，经济问题——这是个太可怕的问题呢，我总算尝够了它的残酷，受够了它的虐待……你大约不明白我过去的生活吧!”

“怎么？你过去的生活……当然我没有听你讲过，但是最近我却听到一些关于你的消息!”

“什么消息?”

“但是我总有些怀疑那情形是真的……他们说你在和你的爱人结婚以前，曾经和人订过婚!”

“唉，我知道你所听见不仅仅是这一点，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恐怕也不见得十分明白我的过去，老实说吧，我不但订过婚而且还结过婚呢!”

她坦白的回答，使我有些吃惊，同时还觉得有点对她抱愧，我何尝不是听说她已结过婚，但我竟拿普通女子的心理来揣度她，其实一个女子结了婚，因对方的不满意离了婚再结婚难道说不是正义吗？为什么要避讳——平日自己觉得思想颇彻底，到头来还是这样掩掩遮遮的，多可羞，我不禁红着脸，不敢对她瞧了。

“这些事情，我早想对你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同情心的人不多呢，尤其象你这样了解我的更少；所以我含辛茹苦的生活只有向你倾吐了。”

实在的，她的态度非常诚恳，但为了我自己的内疚，听了她的话，我更觉忸怩不安起来。我只握紧她的手，含着一包不知什么情绪的眼泪看着她。——这时冷月的清辉正射着她幽静的面容，她把目光注视在一丛纯白的玉簪花上，叹了一口气说：

“在我还是童年的时代，而我已经是只有一个弱小的妹子的孤儿了。这时候我同妹妹都寄养在叔父家里，当我在初小毕业的那一年，我弱小的妹妹，也因为孤苦的哀伤而死于肺病。从此我更是天地间第一个孤零的生命了。但是叔父待我很亲切，使我能继续在高小及中学求学，直到我升入中学三年级的那一年，叔父为了一位父执的介绍将我许婚给一个大学生，——他年轻老实，家里也还有几个钱，这在叔父和堂兄们的眼里当然是一段美满的姻缘。结婚时我仅仅十七岁。但是不幸，我生就是个性顽强的孩子，嫁了这样一个人人说好的夫婿，而偏感到刻骨的苦痛。婚后十几天，我已决心要同他离异，可是说良心话，他待我真好，爱惜我象一只驯柔的小鸟，因此他忽视了我独立的人格。我穿一件衣服，甚至走一步路都要受他的干涉和保护，——确然只是出于爱的一念，这也许是很多女人所愿意的，可是我就深憾碰到了这样一位丈夫。他给了我很大的苦头吃，所以我们蜜月时期还没有完，便实行分居了。分居以后我的叔父和堂兄们曾毫不同情的诘责我；但是那又有什么效果？最后我毅然提出离婚的要求，经过了很久的麻烦，离婚到底成了事实。叔父和堂兄宣告和我脱离关系。唉，这是多么严重的局面！不过‘个性’的威权，助我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甘心开始过无告，但是独立的生活。“我自幼喜欢艺术，那时更想把全生命寄托在艺术上。于是我便提着简单的行装来到杭州艺术大学读书，在这一段艰辛的生活里，我可算是饱受了经济的压迫。我曾经两天不吃饭，有时弄到几个钱也只买一些番薯充充饥。这种不容易挣扎的岁月，我足足挨了两个多月。后来幸喜遇见了那位好心的女教授，她含泪安慰我，并且允

许每月津贴我十块钱的生活费，嘱我努力艺术……这总算有了活路。

“那时候我天天作日记，我写我艰辛的生活，写我伤惨的怀抱，直到我和某君结婚后才不写了。前几天我收拾书箱把那日记翻来看了两页，我还禁不住要落泪，只恨我的文字不好，不能拿给世上同病的人看。……”

“不过真的艺术品是用不着人工雕饰的，我想你还是把它发表了吧!”

“不，暂且我不想发表它，因为自始至终都是些悲苦的哀调，那些爱热闹的人们不免要讥责我呢!”

“当然各人的口味不同，一种作品出版后很难博得人人的欢心。不过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欢乐的事情太少，哪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没有几页暗淡的呢？……将来我希望你能给我看看!”

她没有许可，也不曾拒绝，只是无言的叹了一口气。

那只小狗从老远的草堆中窜了出来，嗅着它主人的手似乎在安慰她。

“我真欢喜这只狗!”她说。

“是的，有的狗很灵……”

“这只狗就象一个聪明的小孩般的惹人爱，它懂得清洁，从来不在房里遗屎撒尿，适才你不是看见它跑到草堆里去吗？那就是去撒尿。……”

“原来这样乖!”

她不住用手抚摸小狗的背。我从来对于这些小生物不生好感，并且我最厌恶是狗，每逢看见外国女人抱着一只大狼狗坐在汽车上我便有些讨厌。但今天为了她，我竟改了平日对狗的态度，好意的摸了它的头部，它真也知趣，两眼雪亮的望着我摆尾。

这时月光已移到院子正中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几只青蛙在

墙阴跳踉。她站起身整了整衣服道：

“我回去了，一两天再会吧！”

她的车子还等在门口，我送她上了车便折回来，走到院子里见了那如水的月光、散淡的花影如若梦境。

六　一个沉默的人

我们正预备搬家——可是为了那新房子太大我有些胆小，正在踌躇难决的时候，忽听见扶梯旁马靴声橐橐，走上来一位年轻的武装同志。

“从营里来吗？近来忙些什么？”我问。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这两天特别糟，到处去找房子，都找不着！”

“找房子作什么？”

“昨天接到我太太的快信，就是这几天以内要到杭州来。”

“那好极了，省得你常常闹寂寞呵！”

“好是好，但嫌太忙了些，一时哪里去找个相当的房子？”

“就是你太太一个人来吗？”

“是的，就是她一个人。”

“那么我们请她住到我们新房子里去好不好？”我问建说。

“也好，”建在思索后说：“不过不知道陈先生赞成不？”

“怎么，你们也要搬家吗？”

“对了，我们打算搬家，因为这地方太闹，简直不能写东西，并且天气热……”

“那么你们房子找到了没有呢？”

“找是找到了，只是房子太多，院子太大，我们单独住，我有些怕，倘使你来那就好了……并且可以借重你的武器壮壮胆！”

陈先生听了我这话，连忙笑道：“只要你们不嫌弃的话，我

们就来同住吧！……”

建和我应道：“好，你们就来吧！”

陈先生虽然很年轻，但世故很深，他看见建有些踌躇的情形，他便自动的先把他太太的为人介绍我们。他说：

“我的太太是个中学生，年纪很轻，她顶不喜欢说话，人到是极老实的。”

“那么是沉默一流的人了，我最喜欢沉默的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沉默，多少都有些伟大不可及的地方。”

“你太过奖了！她只是不懂得什么的一个小孩子，哪里说得到伟大。”

“呃，呃，你也不必过谦吧！……我们还是谈谈房子的问题……”建插言说。

“你们打算几时搬？”

“倘使我们商议妥当了，明后天就可以搬。”

“那么你们就定规后天搬，我的太太明天下午就可以到杭州，我想先住一夜旅馆，后天就到新房子去。”

“何必住旅馆，就一直到这里来，将就住一夜，后天就可以一同搬过去了。”

“那也好，只是又麻烦你们。”

“自家人何必那么客气？”

“好吧，我们就决定这么办吧，现在我还要回到营里去料理些事情，今天晚车到上海去接她，……再会吧！”

“好，再会！明天到了就来吧。”

陈先生匆匆的走了，建忙着整理他自己的书籍，我只怔怔的坐在沙发上，揣想那一位不爱说话的陈太太。

——一个中学生，年纪很轻，并且不爱说话，一定是一个深沉而温柔的人儿。这是多么可爱，以后搬到那幽雅的新房子里一定有许多值得人留恋的生活呢！……我这样想着日色渐渐下沉

了，夜里躺在凉榻上时，心里还急切的盼望陈太太的来临。

第二天我一面整理衣服箱子，一面看手上的表已经下午五点钟了，我的心更加慌了，“怎么他们还不来?”我对建说。

“总会来的，你着什么急!”

“不是，我想看看那位陈太太。”

“真奇怪，你为什么那样喜欢看她!”

“没有什么理由，我只喜欢沉默的人。”

“沉默比一切都伟大——这是你的哲学是不是?”建有些和我开玩笑。

“真讨厌，什么哲学不哲学，你专门会讥讽人!”

建同我都不禁笑了。

“砰砰砰砰”后门打得山响。

“喂，来了，叶妈，叶妈快下去开门!”叶妈被我催得发了昏，把茶杯放在床上就忙忙跑下去开门。果然是他们来了，橐橐的马靴声和细碎的高跟皮鞋声间杂着直响到楼梯上，我放下手里的衣服迎到楼门口。陈先生笑嘻嘻的领着他的太太站在我的面前。他对他的太太说这位是“黄先生!”我对面的那位太太一声不响的向我鞠躬。我连忙还礼，请他们里面坐。陈先生在这样的炎热天气里还穿着老布的军装，背上被汗水打湿了一片，他便连忙脱衣服到浴室去洗脸了。陈太太真沉默，她静静的坐在一张藤椅上。

“陈太太才从火车上下来吧?”

“是!”她又不说话了。

“天气很热呢!”

“是!”

我刺刺不休的问东问西，她只应道“是”，别的话再不多说一句，建向我看着笑，我装作看不见，侧转头去，也开始学沉默。不久陈先生从浴室里回来了，建便和他计划明天搬家的事

情。

吃晚饭了，我请陈太太到下面去，她也只应了一声“哦!”这一来把欢喜说话的我，也变成哑子了。晚饭后天气还是非常热，我请陈太太出去湖滨走走，陈太太依然是沉默的，我们绕着微有波皱的湖水走了大半个圈子。建和陈先生并肩的谈笑着，我同沉默的陈太太跟在后面，还只是沉默着。

晚上的西湖，被浓雾盖住了青山，只见一片黝黑，一片苍茫，在这时候沉默似乎更有意义；我不住揣想沉默的陈太太这时脑子里织些什么剧景，也许她在听大自然的低语，或在看天末的神影……“到底沉默是伟大的!”我最后自己向自己下了这么个断语。

由湖滨回来时，我对陈太太说：“今天你们很累了，早些休息吧!”

“是!”她还只是一个“是”字回答我。当我们回到房里时，我不禁对建赞叹道：“陈太太真沉默。”建没有说什么，只是淡然一笑，我猜不透他的心事，大概又在笑我犯神经病吧!

第二天我绝早就起来了。八点钟，搬运汽车已经开到，我们忙着搬东西。陈太太站在院子里，依然沉默着，在一切喧嚣杂乱的空气中，我似乎更体会到沉默的意义，也更看重沉默的不平凡。搬到新房子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太阳的凶焰，逼得我头疼周身发软，这时候我真懒得开口，只怔怔的靠在还没有安置好的沙发上。建还没有来，他在料理交代房屋的事情。陈先生营里有公事不能久耽搁，他走后，偌大一所房子只有沉默的陈太太和我留在那里，叶妈还没有来，四境真是同死般的寂静。只有夏蝉拖着暗哑的鸣声穿过竹林，和小麻雀在葡萄架下面啾啾的叫。

中午时，建回来了，他为那些琐碎的事情麻烦得动了肝火，不住的向我唠叨。夏天人们的气分都不大好，我为了他的唠叨也就发起牢骚来。我们高声的谈讲着，而陈太太却默默无言的在收

拾她自己的房屋。

搬了新家，有许多朋友不断的来看我们。所以客厅里差不多是每天都坐着客人，大家谈东说西，热闹非常。而陈太太总是默默的坐在沙发上，听那些客人们发狂论。她不答言，也并不露着厌烦，只是沉默的微笑。有时象是在沉思。有时客人来了，她便独自躲到院子里，坐在回廊的犄角上，无言的挥动着芭蕉扇。每天黄昏时，陈先生由营里办公回来，陈太太也只默默的随着陈先生回到房里。有时偶然也听见他俩低声的谈话，但是还是陈先生不断的说，而她只简单的回答。

“这真是一个怪人，我是头一次看到!”建对我说。

“对了，我也觉得她不平常，不过我不知道她的沉默是不是有意义的?”

“你也太神经过敏，世界上哪里有几个伟大的沉默，我看她只是麻木罢了!”

“真是的，你怎么总是这样看不起人?”

“什么看不起人，你只要仔细的观察就明白了!”

“什么! 你难道已观察到什么了吗?”

“你看昨天我们都在忙着别的事情，门铃那样响，她站在院子里，动都不动，这不是麻木吗?”建的话果然提醒了我，她的动作有时真象是麻木的。

“不管她，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沉默的人罢了，至于沉默得是否有意义，那又是另一件事。”

“无意义的沉默就是麻木。”建还是不肯让步。

“算了，我不同你多辩。”

“本来用不着辩。”

我们的话有些不投机，最后我也只有沉默了! ……

七 时先生的帽子

我们的客厅，有时很象法国的“沙龙”。常来拜访的客人有著作家，诗人，也有雄辩家，每天三四点钟的时候，总可以听见门上的电铃断续的响着。在这样的响声中，走进各式各类的客人，带着各式各类的情感同消息。——炎夏不宜于工作，有了这些破除沉闷空气的来宾总算不坏。

这一天恰巧是星期日，那么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陈先生的缘故，也很有几个雄赳赳的武装同志光临。他们虽不谈文艺，但很有几个现代的军人，颇能欣赏文艺；这一来，谈话的趣味更浓厚了。

“我很想写一篇军人的生活，”我说。

“啊，说到军人的生活，真是又紧张又丰富的。我也觉得很有写的价值，只可惜我们没有艺术的训练！”一位高身材的上校说。

“喂，你们军队里收不收女兵？”我问。

“怎么？你想从军吗？……不过你的体格不够……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同志曾再三要求到军队里来，最初当然不能通过；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商榷，才允许她来检查体格，但结果是失败了。而且她的身体真不坏，个子比你高得多呢！可是和男子比起来还是不行！”另一位脸上微有痘瘢的中尉说。

“这样看来，我是没有希望写军队生活一类的小说了。”我很扫兴的说。

“我看也不尽然，当兵你固然没有希望，但作看护妇是可以的。”陈先生说。

“好，将来你去打仗的时候，就收我作看护队队员吧！”

“你何必一定要写军队生活……我看你就替我的帽子作一篇

小传吧!”时先生忽然举起他的陈旧的帽子向我笑着说。

“怎么，你的帽子有什么样历史吗?”

“唉，你们作文学的人，难道还观察不出我这帽子有点特别吗?”我听了这话，不禁把时先生的帽子拿来仔细的看了又看——帽子是细草编就的，花纹是四棱形，没有什么出奇处，但是颜色有些近于古铜，很明显的告诉我，这帽子所经过的风吹日晒的日子至少在五年以上，再翻过帽子里来看，那就更不得了，黝黑的垢腻，把白色的布质完全掩盖住。

“呵，你从哪个古物陈列所里买得这顶帽子?”我说。

“哈，哈，哈，哈，”时先生大笑道：“那也不至于就成了古物吧?你们文学家真会虚张声势；老实说吧，这帽子在我头上盘旋的时候，不多不少，整整六个年头。”

“你真太经济，一顶草帽竟戴上六个年头!”建说。

“不，我并不是经济，只是这顶帽子曾经伴着我，经过最甜和最苦的日子，所以我不忍弃了它。”

“哦，原来如此，那么请你的帽子说说它的汗马功劳吧!”我说。

“好吧，我来替它说，可是有一个条件：我说完你一定要替我写一写。”

“那也要看值不值写!”

“密司黄你就答应他，我晓得那里面一定有一段有趣的浪漫史，……”陈先生含笑说。

“既然如此我就答应你。……请你开始述说吧!”

那几位武装同志，都挺直着身子坐在旁边笑眯眯的等待时先生的陈述：

“自从我被命定成了一顶帽子，我就被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一家铺子的玻璃橱里。在我的四周有很多的同伴，它们个个都争奇斗艳的在引诱过往的游人。果然有西装少年，长衫阔少，都停

住脚，有的对它们看一看，便走开了。有的摸一摸也就放下了。有的象是对它们亲切些，把它们拿下来摸着看着最后放在头上试了试，但很少能终得人们的欢心，最后依然把它们放在橱里，毫不留恋的去了。我看了这个情形心里很悲哀，不知哪一天才有好主顾呢？正在这时候，只见从外面走进一个身穿夏布大褂的青年来，他站在橱旁把所有的同伴看了又看，试了又试，最后他竟看上了我，他欣然的把我戴在头上，从此我便跟着这位青年去了。

“第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家里，放在他的书桌上，他拿起一根香烟，燃了自来火吸着，他象是在沉思什么，不久他便拿出一张美丽的绿色信笺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友琼。他约她今晚在夏令配克看电影。我晓得今天晚上该我出风头了，我不禁喜欢的跳了起来，不小心几乎掉在地上，幸喜我的主人把我挡住，我才得安然无恙的伏在桌上。

“晚饭后我的主人一切都料理停当——皮鞋擦得雪亮，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对着镜把头发梳了又梳，然后把我戴在头上，意气扬扬的出门去了。

“到电影场时他买了两张头等的入场券，看看时间还早，他便不忙到里面去，只在门口徘徊着。九点钟到了，来看电影的人接连不断往里走，但还没有看见那位琼女士的仙踪。眼看场里的电灯全熄了，那位琼女士才姗姗的来了。他们在电影场虽然没有谈说什么，可是我也知道主人很爱这位琼女士，因为主人常常侧转头向琼女士好意的注视着。从这一次后，我常常同着主人会琼女士在公园里、电影场，有时也在大菜间里。

“不久秋天到了，一阵阵的凉风吹着，主人便对我起了憎嫌，暂且把我放在帽盒里。在我们分别的一段时间中，我不能知道主人又经过些什么变化。

“第二年的夏天来时，我又恢复了和主人的亲切关系，但是主人那时候似乎遇见了什么不幸的事，他总不大出门，只在书房

里呆坐着，有时还听见他低声的叹息。唉！究竟为了什么呢？我真怀疑，便整天守着他，打算探出他的秘密。有一天夜里，全家的人都睡了。只有主人对着窗外的月儿出神。后来他从屉子里拿出一张如红色的片子来。……

某月某日某君和琼女士结婚。

“‘呵，这就是了！’我不禁独自低语着：‘怪不得主人那样不高兴呢，原来那位美丽的琼女士竟被别人占有了。’这时主人看着片子，竟至滴下泪来。多可怜那失恋的人儿。

“过了几天我看见主人收拾了书籍衣物，象是要长行的神气。‘到哪里去呢?’我怀疑着：‘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可怜的主人近来更忧郁更憔悴了。

“在一天东方才有些发亮的时候，主人就起来，坐在什物杂乱的书案旁，在一张白色的信笺上写道：

‘唉！我走了，走到天之涯地之角去，琼既然是不能给我幸福，我在这里只增加苦恼，反不如远去的好。幸福往往只给走运的人，我呢！正是爱情上失败的俘虏。……’

“主人写了这张不知给什么人的信，他将信压在砚石下就匆匆拿着简单的行李走了。从此我同着主人过飘流的生活，在南洋的小岛上整整住了三年，主人似乎把从前的伤心事渐渐淡忘了，今年便又回到这里……”

时先生陈述到这里便停住了，所有在坐的人们不禁望望时先生憔悴的面靥，同时也看看那顶值得留存的帽子，大家的心灵上，都微微觉得曾闪过一道黯淡的火花。

夜深了，这时来宾全兴尽告辞，时先生也怅然的拿着他的帽子，穿过那条长甬道去了。……

ISBN7-80141-040-8／I · 22
全套定价：158.00元　本册定价：15.80元

责任编辑：晓　洋　谢　香
封面设计：郑炳宏



ISBN7-80141-040-8／I·22
全套定价：158.00元